
武俠世界
第32年
50
$15.00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乃蕭顯先生新著「英雄本色」。國際反恐怖組織的李靜警官，英勇機智，槍法精妙，每次出擊無往不利，城中黑幫聞其名無不喪膽，這次奉命前往舊金山執行任務，他深入虎穴，取得上下衆人的信任，終於使在逃十餘年的毒犯老魔頭南宮血落網，立下大功……李靜着手調查一宗棘手案件，偶然遇上初戀的情人張少慧，張少慧爲抵償父債而陷入火坑，任人凌辱，最後張少慧以鮮血洗滌羞恥，協助李靜揭破一個販毒集團的幕後大老板，爲民除一大害。故事情節曲折離奇，打鬥場面緊張激烈，佳作當前，不容錯過！

*　　　*　　　*

繼「武林謎圖」之後，西門丁先生另一新作「巨龍幫」由今期起連載刊出，西門丁先生之作向以文筆流暢，故事情節生動活潑見稱，受到不少讀者的讚賞，喜歡西門丁先生佳作的朋友，這回又可一飽眼福。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南宮宇先生撰著的「石中精靈」。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370.00
　　　　　一年港幣 $ 740.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399.00
　　　　　一年港幣 $ 7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456.00
　　　　　一年港幣 $ 912.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侠世界

第32年
第 50 期
（總號165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現代社會技擊俠情故事／蕭顯·文　可飛·圖

英雄本色

美國西海岸舊金山，華厦、車燈、美女。

這是晚上八點。萬通銀行正在繼續營業，門口，突然衝進來十幾名氣勢洶洶的大漢，每人手上均握着套了滅聲器的手提機槍。

看看那十幾個烏黑的槍口，銀行的職員都驚呆了。

「這是怎麼回事？你們到底想幹甚麼？請趕快離開這裡，不要幹蠢事！」

經理雷德曼雖然大驚失色，但他知道他現在不保持冷靜，就沒有人能應付這局面了。

「要我們走其實也很簡單，不過，得加個條件。」一個頭目模樣的瘦漢獰笑道。

「甚麼條件？」雷德曼道。

「要是你立即提供一千萬美元的話！」

「甚麼？一千萬！」雷德曼叫道。

隱姓匿名　海外緝匪

頭目浮起一絲殘忍的微笑，道：「這點錢對你的萬通來說，並非大數目！」

左側一名暴徒冷酷的接道：「快點！我們給你兩分鐘時間，要是再拖延時間，下場就像這個！」

他突然調轉槍口，拇指將扳機一扣。

「噗噗噗……」

一排排彈雨掃射在塑料製的百葉窗上，留下一排排彈孔，墻上泥土石屑四下飛揚。

這些人絕對是羣不要命的亡命之徒。

如果他們要一千萬，你就絕不能少給，他們也絕不會多要。

「別開槍！好吧，我答應你們的條件！」

雷德曼沉吟着，叫他的秘書開銀庫去取現款。

不久，一隻裝得滿滿都是鈔票的大型旅行包很快便抬了出來。

三名持槍的暴徒迅速拖過那隻旅行包。這時，街道上馳過來一輛豪華的BMW28CS轎車，車門打開，從車裡鑽出幾條大漢來，他們接過旅行包便迅速關閉車門，馬達像頭殘暴野性的猛獸般咆哮着，立刻便消失在汽車流裡。

接着，大街的另一角又馳過來一輛大卡車，十幾名暴徒迅速爬上卡車。

就在這時，突然從街道四面迅速湧來了一大羣美國警察。

雙方短兵相接，槍聲大作，街上行人尖叫着連忙躲避。

彈雨橫飛中，七八名暴徒已慘嗥着疾舞雙手，從車上摔了下來。卡車司機在彈雨中喪命，車輪也在警方火力網中爆了胎。

那名頭目模樣的瘦漢驚怒交集，口中詛咒着：「狗娘養的，來吧！」他端起韋森式卡賓槍朝迅速逼來的警察一陣狂射。

十三名暴徒也開槍了。這幫傢伙畢竟都是受過血的訓練，經過瞬間的呆滯、慌亂，便馬上反應過來。

一陣彈雨的激瀉下，十幾名奔在最前面的警察慘呼着橫七豎八倒了一大片。

「快！伙計們，都給我散開！衝出去。」

那瘦漢大吼如雷，一邊拚命往後撤，一邊持槍對準衝過來的警察一陣狂射。

七名暴徒相繼在飛蝗般的彈雨中跳起了最後一次「搖擺舞」，便去見上帝了。

這時，有幾發子彈穿過卡車底座，因為雙方距離近，彈頭嘯聲十分尖厲。

剩下那六名暴徒還在拚命抵抗。但是，他們畢竟敵不過警方配合巧妙構成的火力網，瞬間便在彈雨中相繼斃命。

警方由於火力並不算大，大都是用短射程、威力小的貝雷塔自動手槍，而且所攜帶的子彈有限，在對方強大殺傷力的韋森式卡賓槍的狂掃下死傷也不少……

十幾名亡命之徒中只有那名頭目逃出了警方佈下的狙擊圈。他經過一陣玩命般的疾跑，鑽進了一條行人不多的小巷子裡。

就在這時，一輛瑞典製的富豪高級轎車迎面馳來，那人急忙舉手擋住去路。

轎車突然一個急刹車。司機座上只有個戴着特大眼鏡，氣度不凡的男人，他嘴裡叼着一根雪茄，他從車窗伸出頭來，忽然道：「快上車！」

那人忙繞過車前，打開助手座的車門，他拿出一張五十美元的鈔票塞進那人西服口袋裡，「兄弟，幫個忙，有人在追我，是我情婦的丈夫……」

司機猛地開動了汽車：「看不出來，你小子倒挺會說俏皮話的，明明是被警方追趕，卻說成是你情婦的丈夫！哈哈，真有趣！」

那人一驚，忽然拔出手槍，對準了他的腦袋，「你究竟是甚麼人，怎麼知道我被警方追趕的？」

司機眼光看着反光鏡裡映出了汽車的排氣煙和輪胎的磨擦煙，淡然道：「用不着大驚小怪，伙計，當心槍走火。」

「快說！你小子到底是甚麼人？」

那人的一雙眼中暴射出野獸般的光芒。

「甚麼人？反正不是警察就是了。老實說，美國的警察我一個也不放在眼裡。哦，對了，差點忘了問你老弟的姓名？」

那人鬆了一口氣，他兩眼望着汽車的後視鏡，確認後面沒有警察的巡邏車，「我叫蒙大鵬，香港人。」

「啊哈！原來你伙計是香港人，怪

不得你看起來比美國佬要精明多了。我是台灣人，叫傅雷，以前曾在台灣和記幫幹過一陣職業殺手。」

蒙大鵬一聽說他是台灣人，立即便有種親切感，「原來都是自己人，剛才多有冒犯，請多包涵！」

「沒關係。」傅雷將轎車駛上高速公路，脚尖踩下加速器，轎車一面抖動一面加速，路旁的護欄杆變成了一條白帶子。

蒙大鵬忽然道：「傅兄這次可是來舊金山撈世界嗎？」

「是的，時下局勢在變，台灣那邊生意越來越難做了，只好出來混混世面了。」

傅雷嘆了一口氣說。

蒙大鵬亦有同感：「小弟原本在香港九龍幹過一陣殺手，聽說中共要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便帶上一幫弟兄先來舊金山佔地頭。可是近日這裡的生意並不好景，裡外十來個人個個長得牛高馬大，開門七件事，那樁事不是要錢的，從清早一睜眼就得動腦筋塡肚皮。如今買賣更不易，經常張羅半天，卻弄不到幾文進賬，無可奈何，只好挑了個銀行的買賣聊爲補貼……」

傅雷用眼角掃了一眼蒙大鵬，內心忍不住暗暗嘆了一口氣。

有些人好像總有種奇怪而又愚昧的幻想，他們爲了得到大把大把的錢，所以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險也要去偸、去搶。

說話間，轎車已馳出高速公路，轉入市內一座立體交叉橋上，下了交叉橋，是一條寬敞的大街。

舊金山的夜生活充滿着强烈的刺激。

蒙大鵬忽然問：「傅兄下一步準備怎麼幹？」

「那要看情形再說了。」

這時，蒙大鵬忽然一揮手，「停一下，傅兄，咱們就在這裡分手吧，謝謝你幫了我的大忙。對了，你現在住在那裡，改天有時間好去拜訪一下。」

傅雷停下轎車，「客氣甚麼，我在城西田子浦新港租了一間房子，有空請來玩。」

看着蒙大鵬鑽進一輛大轎車，傅雷嘴角泛起了一絲譏誚的笑意。他猛然摔掉雪茄，左手放開變速杆，輕輕推上四檔，轎車忽而向左，忽而向右，朝城北絕塵而去。

轎車在一座大樓下的停車場外熄了火。

這是座豪華的建築。它是美國典型的夜總會，據說是座耗資幾億美元的高級夜間遊樂場。

一名只戴着黑色乳罩和一條黑絲綢比基尼三角褲的女服務生趕快迎了上來，安排他在電子音樂噴泉邊坐下，並送了一杯威士忌酒。

傅雷一邊喝，一邊欣賞噴泉水柱。這些水柱幾乎全是西班牙風格的標誌，伴隨着强烈的的電子搖滾樂喧嘯的音響，不斷變幻出顏色不一的燈光，讓人在微醉中錯把人間當仙境。據香港以及美國警察廳的資料，他早已掌握這間夜總會是由黑幫「月月紅」所經營的。

傅雷的眞正名字叫李靜。

李靜本來是個國際反恐怖警官的一員，專門負責暴力集團事務的秘密任務。他的身份很少人知道，只有香港警務處高級官員，以及從事國際緝毒組織才知道。

反恐怖組織是在各國警察廳衆多精銳中挑選出來的，李靜作爲香港警察被選中，自然有他獨到之處。

他被送到瑞典一個秘密訓練營地集訓了六年。反恐怖組織的訓練方法很殘忍，它設在格克蘭的一個訓練基地，就和罪犯集中營毗鄰，隊員們用死囚進行交手訓練，他們可以對死囚拳擊、脚踹、挖眼睛、踢死囚的睾丸，甚至可以將死囚的四肢卸下。這些隊員的頭頭經常對他們說：「這種訓練方法比用刀往沙袋上戳要有實效得多。」

畢業以後他擔任實務已經十年了，其中最爲顯著的要算在保護美國總統列根的行動上，以及孤身潛入東南亞最大的販毒集團鐵血門，並協助國際掃毒組織一舉剷除鐵血門的狠窩。

這次李靜的任務是爲了尋找通緝要犯南宮血。

南宮血！

這個令人厭惡和憎恨的字眼，它給人們帶來的災難和不幸，眞是罄竹難書。

早在七十年代裡，南宮世家就已分佈在東南亞各大城市，並成爲當時黑社會中勢力最大，人員最多，武器裝備最精良的暴力集團。

在當時，無論是哪個幫派都不敢去惹南宮世家。

因爲他們都十分清楚得罪了南宮世家的後果。

而且，他們還知道南宮世家的殺手全都是些嗜血成性，兇殘如虎的角色。

香港運用强大保安機器與那些禍害公民的暴力集團展開血腥的角逐。

從那時起，南宮世家才眞正遇到了勁敵，淪落爲一個地地道道的逃亡者、亡命之徒。

他們爲了保持實力，不得不離開香港，僞裝分散到世界各大城市裡去。香港皇家警察總部向國際刑警發出了緝拿南宮血的通緝令。但由於各國也忙於建設和維護本地治安，加上南宮血是條久經沙場的老狐狸，十幾年來都未被人發現踪跡。

然而，世上絕沒有隱形人。

看不見的只有幽靈和鬼魂。

根據反恐怖組織最近提供的情報說，已有人發現了南宮血在美國舊金山出沒。

因此，香港特派遣李靜以台灣殺手傅雷的身份，秘密潛入舊金山暴力集中的地區，並賦予他從事非常行動的特殊權力。

但是，現在李靜正處在敵暗我明的劣勢之下，要想對付這個老謀深算的暴力集團頭頭，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他當然知道這是一次非常艱巨的任務，也是一次最危險、最刺激的任務。

雖然現在還摸不清這裡黑社會的內幕，而且他既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也得不到任何人的幫助。但是，對於這一次的行動他卻充滿了信心。

因爲他知道要想很快搞清楚這老魔頭的狠窟，只有依靠智慧。

是的，智慧！這東西好像冥冥中有種神秘的力量，已不止一次使他從死亡的幽靈中逃了出來。

這也許就是「智慧」的偉大神力！

霓紅燈泛出斑駁絢麗的光彩，勾引人們心甘情願爲這個充滿蠱惑魅力的夜晚揮金如土。

舞廳中央，十幾名搖滾樂披頭士瘋狂的扭着身體，做出令人興奮的動作。這時，場中忽然又多了幾名挺着豐乳，性感十足的女郎來。

台下每個人的眼裡射出類似於野獸的目光，緊緊瞪着那些觸電般狂舞女郎的臀部，以及因激烈運動使得乳房亂顫的刺激場面。

這些舞女身上只罩着一件如蟬翼般薄的衣衫，裡面卻無寸絲半縷。因此，雙峯隱約，溝壑分明，踢腿扭腰之際，纖毫畢露。

台下所有的人不由血脈賁張，五內如焚，口中喊聲雷動。舞會終於到了高潮。

那些性感舞女們隨着狂熱的搖滾樂節奏，水蛇般的嬌軀抖得更快了。一雙雙美眸中射出勾人魂魄的淫蕩春意。

忽然，只見她們動作一變，身子戰慄，口隨之張開，發出呻吟般的春叫……

觀衆又響起了一片興奮的喝采聲。

「快點，小心肝，把那玩意兒也扯掉！」

「脫吧！寶貝，展現你美麗的胴體！」

李靜冷眼看着台上下一片狂熱勁。看來白天策劃的行動該開始了。

他突然伸手打了個響指。

一名混血女郎走過來，「先生，您有何吩咐？」

他取出一張面額一百美元的鈔票，塞進她腹下短褲內，微笑道：「我有好多的錢，請給我找個漂亮的小妞。」

「好的。」

過了一會兒，那名混血女郎領來了一位體態妖嬈、年輕美貌的女人。

李靜情不自禁地注視着這位可愛的金髮女郎。他憑着天生的識別女人的本領，立刻判定，這是一個惹火的尤物。

潤滑而溫柔的肌膚，富有光澤，豐滿的肉體和富有性感的表情中，露出一種撩人心魄的媚態。

身材也無可挑剔，個子纖細，顯得苗條修長；豐腴的乳房似欲將黑絲綢乳罩撐破；緊繃在胯骨上的黑網狀、半透明的三角褲給她那粉嫩修長肢體增添了一種强烈撩人的韻律，一覽無遺地展現出她那嬌美的身姿。

「介紹一下，這位是麗娜姑娘，半月前才進來幫忙的。您可要好好待她啊。」

混血女郎那對勾魂的翦水雙瞳，滴溜溜的掃了一眼李靜，便忙着招呼客人去了。

麗娜甜甜地向他笑着點了點頭。

「好啦，坐下吧，小姐。」

她照着吩咐坐了下來。盡管彎着大腿，腹部也顯不出有鬆弛的地方。

「你想喝點甚麼？」

「隨便。」

李靜替她斟了一杯加冰威士忌酒，注視着她那雙水汪汪的美眸，「來，爲美貌的小姐乾杯！」說完一口氣將威士忌喝乾。

「您眞行。啊，太舒服啦。」她嬌笑着一口喝掉三分之一的酒。

李靜看了一下手錶，時間已近十點。

「您很忙吧？」

麗娜說着，用一種懶散的姿勢搖晃着那兩條奶油雙腿，白潤光滑的皮膚很容易令人想入非非。

「不，我們到靠墻那邊吧。」

「那好，請等一下，我去跟老闆說一聲。」她站了起來，扭着豐滿的臀部走過去。

李靜將第二杯威士忌也喝乾了，然後進了洗手間，將門閂插上，他迅速把連肩套一起將瓦爾薩手槍從左腋下取出，掀起右褲脚，用吊帶把槍套綁在小腿肚上，彈藥包轉移到左褲脚的暗袋裡。

然後，他打開水龍頭，洗了手，走出洗手間。

「啊，叫你等久了吧？」

「沒關係，有座位了。」

「走吧。」

麗娜挨着李靜的左邊坐下，雙脚一並攏，三角褲便一直縮到大腿根。下腹以及雙腿間三角地帶隆起的女性特有的丘陵，彷彿就要擠破徒具其形的比基尼而脫穎而出。

幾杯酒一下肚，她粉腮上便浮起一抹紅暈，美眸之中也閃漾出一種無限的春意。

李靜忍不住抱住她的嬌軀，「你太美了！」他在她脖子和耳朵之間來回吻着。

她雙眼緊閉，雙手在他的胸脯和背上摸來摸去。

也許是在搜索隱藏的武器吧。因爲她在觸到他後背時，停頓一下，但她當然沒有搜索到甚麼。

李靜的右手插進麗娜的兩腿之間。

「怎麼樣？能到上面去嗎？」

「當然可以，反正我是打散工的，甚麼時候回去都行。你先到樓上三零五號房等我。」

結了帳，他乘着電梯上了三樓，走進三零五號房。一進門是間寬敞的客廳。客廳裡擺酒櫃，立體音響裝置等。

他關上門，迅速從小腿肚解下槍套。

要是綁在小腿處，抽槍射擊太花時間。

一切準備妥當後，他在沙發上坐下，桌上放着肯特牌美國香煙，他抽出一根，點上火。

雖然還搞不清楚南宮血究竟是不是「月月紅」的幕後人，但他決定先拿這裡開刀。

不久，麗娜進來了。

李靜站了起來，「眞够闊氣嘛。你掙不少錢吧？」他打開套房的門，一邊說着，一邊檢查是否有人躲着。

「哪兒的話，我剛來這裡還沒有十五天呢。」她轉過身去拿了一瓶杜松子雞尾酒。她替李靜斟滿了酒，然後挨着他大腿坐下，端起了酒杯，「爲只有我們倆的夜晚乾杯。」

「乾杯！」

見麗娜喝了，李靜也一口喝乾。

「嗯！這酒也是不錯的呢。對了，你老家在甚麼地方？」

「在鄉下。還是談談您的事吧。聽老闆說，你是台灣來的，是嗎？」

「是的，我在台灣基隆住過很長時間。算啦，別談這些吧。」他說着，伸手欲抱麗娜。

「等等！」

她滑得像條泥鰍，身子一閃便躲開了。她拉開床頭櫃的抽屜。當她轉過身來時，手裡已拿出二支綠色的細煙捲和一隻打火機。

麗娜將大麻煙分給他一支，然後給二人點上火。她準是想叫李靜迷幻失去理智。

李靜只好閉上眼，抽起大麻來。不過他沒有將煙吞進肚子，只是讓煙在嘴裡轉了一圈便吐出。一邊抽煙，一邊作起自我暗示，告誡自己，即使被大麻剝奪了正常的思維能力，也絕不能暴露自己的眞正身份。

「阿哈，上等的阿拉伯貨。從哪兒搞到的？」

「你要保密，懂嗎？」麗娜深深吸着大麻，水汪汪的美眸秋波頻送：「這可是他們冒着上電椅之險從東南亞那邊搞來的。」

即使具有迷幻、催淫、剝奪羞恥心，使快感持久等作用的印度大麻，也比不上阿拉伯上等貨。

她的眼神漸漸變得淫蕩起來，伸展粉臂摟住李靜的脖子。

李靜雖未將煙吞下肚裡，但也感到頭有點暈乎乎的。

麗娜赤脚搖搖晃晃地走到立體音響跟前，打開音響。

强烈的節奏充斥着整個房間，麗娜開始和着節奏扭着臀部，桃腮微紅，媚眼如絲，那嫣然巧笑之間，萬般風情，蕩起了撩人心醉的春情。

李靜趁機迅速將手槍藏進床墊底下。

她一邊跳起了脫衣舞的動作，一邊將黑色乳罩以及三角褲一件件脫下。

「親愛的，你也把衣服脫了吧！」

李靜站起，將衣服和褲子脫下，露出結實的肌肉。

她嘴裡溢出了呻吟聲。

「快！抱住我！」

李靜忽然抱住了她發燙的胴體，情慾如決堤的洪水將麗娜吞噬，她急不可耐地緊緊貼在他的胸脯上，雙手愛撫着他的背部，嘴裡發出了銷魂的喘息聲。

李靜一邊在快樂的浪濤中隨波逐流，一邊卻在敏銳地捕捉外面的動靜。

當兩人就要達到高潮的時候，他突然聽到了一陣極輕微的響動。

在慾海陶醉中，李靜發揮出頑强的意志力。

那陣脚步聲同房間裡的立體電子搖滾樂混在一起，如果不是很謹慎的人，根本就很難分辨。

他迅速伸手從床墊下抽出手槍，離開了她的胴體，仰面臥倒，裝着疲憊不堪的倒在床上。

麗娜經過一陣激烈的折騰，像死去一樣躺着，閉着眼睛回味着剛才那美妙滋味。

李靜眼睛微微眯成一條縫，右手握槍，拇指搭在槍機上。

門輕輕地被推開了！

三條黑影忽然出現了，正躡手躡脚地想跨進臥室。

第一個是條粗壯的大漢，頭上戴着黑禮帽；左邊跟着一個體魄强健，中等個子的人；右邊那人則是個瘦瘦的漢子。

這三名大漢都握着一把套着滅聲器的貝雷塔M九二自動手槍。

李靜突然躍起，亦迅速開了火。

一道橘紅色的火焰，閃電般噴射而出。

轟雷般的槍聲震撼了房間，那條粗壯的大漢腦袋忽然被炸掀半邊，鮮血混着腦漿像霧一樣射在左右兩人的臉上。

李靜就是喜歡這種震耳欲聾的槍聲。

這聲音好像很有氣勢，比起那「噗噗」的滅音槍，首先在聲勢上便壓倒了對方。

這一聲轟響，使得二名槍手頓時怔住了。

李靜朝右邊那人扣下扳機，隨着一聲轟響，那傢伙慘叫着忽然躍起，然後跌下。

等左邊那人反應過來，李靜已像猛虎般撲了過去，就勢飛起一脚將他的手槍踢飛。手槍疾射了出去，撞在玻璃窗上，在夜色中不知去向。

接着，李靜突然揮出一拳，正好搗在他的臉上，隨着一聲刺耳的骨頭折碎聲，那名槍手一百多斤重的身子，也已被打得飛了出去，重重的撞在墻上，再沿着墻壁滑了下來。

他倒下去時，鼻樑已歪到眼睛下。

李靜連看都沒看他一眼，慢慢取出一塊絲巾，擦乾了拳頭上的血跡。

第一聲槍響爆發時，就把麗娜嚇得滾下了床。她把雙手緊緊壓在唇上，拚命克制了奪口欲出的驚叫。

樓下裡依然一片狂歡，醉生夢死的男女們都絲毫沒有覺察到樓上的變故。

李靜緩緩穿上衣褲，關閉音響，在沙發上坐下，抽出一根香煙，點上火。

過了片刻，那名被李靜擊暈的槍手好不容易才清醒過來。

李靜將瓦爾薩手槍放在桌上，冷笑道：「很遺憾是不是？你們本該是來要我的命，但現在你們的計劃都落空了。」

那名槍手額上流出冷汗，臉上肌肉扭曲着，渾身因痛楚而不斷顫抖。

這時，麗娜已站起身來，哆哆嗦嗦地抱住李靜的大腿，哀求說：「饒了我吧，我可是甚麼都不知道！」

「可以，看在你剛才床上的努力，暫時饒你一命。不過，你必須說清楚和這三個狗娘養的關係。」

「我是月月紅夜總會的舞女，爲了一萬美元才幹這件事的。」

「這麼說，他們是月月紅的人了？」

麗娜縮成一團，點了點頭。

「今晚算你厲害。」那人血流滿面，呻吟着說，「不過，我們並不是眞的想要你的命，上頭叫我們來試探一下你是否鐵手組的人，只是試試而已。這是命令，沒辦法。請高抬貴手，放過一馬。」

「你們的頭頭叫甚麼？」

「不知道！」

「那好，我來幫你回憶。你要是以爲我的心腸軟，那你就錯了。」

李靜站起身，笑着拿起桌上的槍，把槍口對準他的脚趾。

「這下該說了吧？」

李靜笑了，笑容裡，有點殘忍的味道。

「別動手！」那槍手見勢不好，慌忙求饒。

「那就老實的說吧！」

「我說……她叫莎莉。」

「撒謊！」

「不騙您，眞的，我們的頭頭是女的！」

「那麼，鐵手組又是甚麼組織？」

「鐵手組是我們的死對頭。他們甚麼都幹，綁架、勒索、殺人、槍劫等專幹暴力事件，並且還搞私運毒品和販買軍火的勾當，在舊金山很有勢力。」

「鐵手組的頭頭是誰？」

「這我們就不太清楚了，不過聽很多人說叫孤狼。我說的都是實話，請饒了我吧。」

李靜點點頭：「這次算便宜了你，不過得給你們個教訓！」

說着，他已扣下了扳機，高爆子彈將那小子的脚趾炸成了無數碎片。他慘嗥着便暈死過去。

一絲不掛的麗娜嚇得尖叫一聲，連忙向客廳爬去。

與此同時，李靜瞄準她微微分開的兩腿之間開了一槍。

爆炸般的槍聲，再次震撼了房間。

槍彈穿過麗娜的兩腿間，巨大的衝擊波將她兩腿內側的皮膚掀去大半，滲出了鮮血。

麗娜慘叫一聲，雙腿左右分開，做了個大張開的動作，然後一屁股坐倒在地上，翻着白眼昏了過去。

李靜下了電梯，迅速打開車門，取出點火匙，放開變速杆，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原地急轉彎。

掛上倒檔，朝左後方猛地開動車子，把車開到路中央，飛快地絕塵而去。

轎車駛過郊外彎道，進了一條更寬敞的公路。李靜將車速保持在一三零公里的時速。

車內收音機的廣播說，舊金山唐人街一帶今天發生十五起暴力案。看來南宮世家暴力集團極有可能就在這一帶。

李靜看着街上輝煌的夜景，他又笑了，笑得很特別。

每當他這麼笑的時候，就表示他一定又發現了很多別人不知道的秘密。

轎車穿過工業區，轉入繁華的唐人街，到達了霓虹燈泛濫的「黑玫瑰」酒吧。

李靜在外面的停車場熄了火，從容地走進大廳裡。

酒吧內，隨着一陣電結他激烈彈奏，身穿透明迷你裙的少女們雙頰通紅，不斷扭動腰肢。

這裡煙霧瀰漫，音樂震耳，彩光閃閃，充滿了强烈的刺激。

酒吧的裝飾很合男士的口味，頗具宏麗高貴的氣質。廳內椅子都有皮質靠墊，用黃銅釘固定，顯得極盡豪華。

沙發裡坐滿了一對對風流男女。

女服務生僅戴着小小的乳罩，穿着小小的比基尼三角褲和網狀的黑色緊身衣，端着托盤，體態輕盈地穿梭於客座之間。

李靜看也不看裡面那些人，就逕直朝電梯升降處走去，上了三樓。

一名妖嬈的女人迎了過來，嬌滴滴的說道：「先生，您想點哪位姑娘？」

李靜從口袋裡拿出一大叠暗黑色的鈔票，在手掌上拍了拍，微笑道：「我有足夠的錢，只要你覺得哪位小姐很不錯，就盡管叫來好啦。」

說着，他拿出一張鈔票，笑嘻嘻地塞進那女人的乳罩內，順勢捏了捏她那高聳的乳房。

「好的，包您滿意。」

那女人向他丟了個媚眼，便扭着豐臀走了。

過了一會兒，六七名打扮得十分性感的女人吱吱喳喳叫嚷着圍了過來。

「先生，您出手眞闊啊！怎麼樣，我漂亮嗎？」

「嗨，眞是個男子氣概十足的小伙子！」

「我說他簡直是個白馬王子嘛！」

「喂，親愛的，你眞叫我們動心哪！」

「先生，您能不能請我們這些姐妹喝點甚麼？」

「當然可以啦。而且，要是你們聽話，等下每個人都另有貼士。好啦，現在都給我坐下來。」

女郎們頓時一陣歡呼，爭先恐後地圍在李靜身邊坐下。像他這樣豪爽的客人，她們當然要侍奉得更殷勤了。

李靜叫來調酒師，給每人斟上一杯加冰伏特加酒。

一名身體發育得相當成熟的女人挨着他大腿旁坐下，忽然伸手插進他的兩腿間。

「等等，喂，別那麼急嘛！」

李靜微笑着閃過一邊，現在他實在已沒有這份胃口。

「先生，您是出門在外的吧？我們以前好像沒有見過您呢！」

一個女人嬌滴滴的說。

「是的，來舊金山我還是第一次呢。在台灣時，常聽人說這裡很容易賺錢，所以就出來混混世面啦。」

李靜說着，突然伸手在左邊那女人的胸脯上抓了一把。

「天哪！嚇死人了。」

那女人誇張地向後一仰，弄得黑絲網乳罩內的兩團肉峯一陣亂顫。

「小姐們，咱們來玩個有趣的遊戲。」他從上衣口袋裏拿出一大叠鈔票，將三張五十美元紙幣折成一份，說：「要是誰先將對手的褲子脫下，這一百五十元的鈔票，就歸她的了。」

「哇，眞有趣！」

女人們叫嚷着紛紛出手，只聽得一陣撕裂三角褲發出的聲音大作了起來。

這時，一名打手模樣的大漢衝了過來。

「混帳！你在幹甚麼？」

「怎樣啦，想搶錢是不是？」

他故意裝着不高興的樣子說。

「你小子活膩了嗎？」

「婊子養的，別惹老子發火！」

那名打手怒吼一聲，突然揮拳朝他頭部搗了過來。

李靜藉着他撲過來的慣性，一把將他提起來，頭朝下重重地撞在地板上。

幾乎同時，背後又衝過來一名打手。李靜側身閃過一邊，朝着突然提膝向上一頂撲來的傢伙，將他的睾丸擊撞。

兩名打手慘嚎着倒在地上抽搐着。

「好小子！敢來這裡搗亂，這回有你苦頭吃的啦！」

另外一名打手拔出手槍，惡狠狠地說：「乖乖的舉起手來，小子，要是不老實的話，老子將你的腦袋給轟了！」

他向兩旁一呶嘴，二名打手撲了過來，揪住李靜的雙臂，將他推進一扇小門裡。

「見鬼！你們到底想要幹甚麼？」

「幹甚麼？你小子可要倒霉啦！」

李靜被推進一間辦公室。裡面坐着三個大漢，寫字枱上是一個中年壯漢。這人蓄着鬈髮，兩頰留着黑鬍子，一道疤痕從他右眼連到脖後。他整個樣子看來絕不是好惹的人物。

二名打手將他按在那人對面的一張椅上，然後走了出去，將門帶上。

「伙計，看來你是第一次來舊金山的吧？在這裡鬧得很不好。」那人沉着臉說。

「婊子養的，別掃老子的興！」李靜裝着醉了一般，逗他發火。

「放肆！到了這裡還硬嘴！」那人大怒，朝左右使了個眼色：「給他點顏色瞧瞧！」

立刻，那三條大漢撲了過來，左右夾攻李靜。

李靜冷眼一掃，對付這三個傢伙還用不着取出槍來。他側身閃過左邊的拳頭，突然一記勾拳，將那傢伙的下巴搗個仰天，那人悶哼着如爛泥般倒下。接着，反身提膝，背後那條大漢閃避不及，正好擊在他的褲襠下，他慘叫一聲，捂着身倒在地上，像隻狗一般在地上翻騰。

最後面那人趁機飛來一脚，疾踹李靜的背脊，李靜也不看背後，突然反掌猛切。

每個人都聽到一聲刺耳的骨頭折碎聲。

聲音剛響起，李靜飛起一腿，又踢在那傢伙的下巴。

大概被他踢爛了，那人殺豬般嚎

叫起來，身子便如被踢飛的足球般射出房門外。

坐在寫字枱上的那人忽然摔掉手上的香煙，伸手到背後去掏槍。

李靜一個虎躍，就勢飛起一脚，那人低哼一聲，人已倒地，手卻已握住槍柄，並溜了火。

震耳的槍聲響起，可是身體失了平衡，槍彈失去了準頭，射在百葉窗片上，炸得碎片四下亂飛。

李靜不待他再次扳下槍機，突然飛脚踢飛了他手上的槍，另一隻脚用力踩在他的脖子上。

「痛……痛死我了！快……快鬆……」

「過了一會就不痛了！」李靜獰笑着，脚下力量越來越大。

那人一張臉因缺氧而漲成紫色，舌頭吐出好長一段。「饒……饒我一條活命……你到底想幹甚麼？」

「閉嘴！現在是我審問你，懂嗎？」

「是是！請……請脚下留……留情。」

「聽說你們鐵手組如今在舊金山搞得火熱，你們的資金是從甚麼地方搞到的？」

「同月月紅一樣的，月月紅不也是通過私運毒品和用武力威脅地產公司和建築公司撈取油水嗎？你為甚麼要問這個？」他喘着氣說。

「哦，你們從甚麼渠道搞來的毒品？」

「不知道！就算知道也不能告訴你。殺了我，給我來個痛快的。再說，你到底是甚麼人？」他有氣無力地叫道。

「找死！」李靜怒喝一聲，脚下一點點增加力量，那人臉上沁出冷汗，白眼一陣亂翻，軀體劇烈地痙攣起來。

「死亡的滋味比這更不好受，伙計，現在該說了吧？」李靜脚下又稍為放鬆了一點。

「我……我說了你能保證饒了我？」

人通常都是這樣的，一面臨死亡，所有一切要求都會降低了標準。

「混帳話，我殺了你對我也沒有甚麼好處。」

「你為甚麼單挑我們鐵手組呢？」

「狗娘養的，快把詳細情況說出來！明白嗎？」

「明，明白！不瞞你說，本組的毒品是由海上秘密運來的。」

「胡說，如今每個國家都禁運毒品，難道海關沒有成立取締毒品事務所麼？」

「絕沒有騙你！這些美國取締毒品警察頭目們都想在毒品身上撈油水，平時都以追剿毒品走私的姿態出現在民衆面前，實際上，他們只是把那些小宗走私的毒品商抓起來大肆渲染着去判刑。只要拿些紅利送給這幫傢伙，我們的貨就很容易混過關的。再說，我們鐵手組在舊金山可不是好惹的！」

「哦，原來這些執法的傢伙暗中與你們鐵手組串通一氣，大搞毒品走私！」

「我說的全是眞話，要是組長知道了會殺了我的，就算逃到天邊，也逃不過鐵手組殺手的追殺。」

「你說的事我不會告訴任何人，放心好啦。不過，時下香港對走私毒品查得特別嚴，你們是怎樣運過來的？」

「從香港出關，危險太大，不過這倒不用發愁，因為我們派人到中國買了大量綿羊，再將毒品藏在羊肚內，然後用油輪運來舊金山，大陸警方沒有任何緝毒經驗，根本就不用擔心毒品被查出來的。」

「原來是這樣！鐵手組長叫甚麼？住在哪裡？」

「我們的組長叫孤狼，住在……」

就在這時，窗外突然伸進來幾把黑洞洞的槍口。

李靜眼明手快，迅速一個魚躍，滚了開去。

槍響了。一排子彈瘋狂地朝躺在地上的那名頭目傾瀉過去，那傢伙慘叫着，四肢一陣抽搐，被打成了蜂窩。

接着，又一陣彈雨狂射向天花板，刺眼的燈光隨着瘋狂的彈雨同時熄滅。

李靜暗叫不妙，他迅速朝螢光燈開了火。槍彈打中鑲嵌着的間接照明的螢光燈管，屋內頓時一片黑暗。

槍口噴出的火舌點燃了窗簾。

這幫狗娘養的武器極有可能是殺傷力極強的AR四七型機槍。

李靜等槍聲一停，立刻舉起手槍，一口氣打光槍膛裡的子彈。

窗外的三支機槍不吭聲了。

他在地上換了一個位置，迅速扳開槍膛將空彈退下，然後從衣袋裡掏出子彈，敏捷地推上槍膛。

當李靜裝子彈時，窗外又響起了機槍的一連串巨大槍聲。

李靜再次扣下扳機，來了一陣點射，只聽得外面有人慘呼着摔倒在地。

論射擊的本領，還是在實踐中久經鍛煉的李靜要技高一籌。轉眼間又有三人被他擊倒。

然而，槍聲不斷，來的人顯然不少。

這些槍手可能自覺不是李靜的對手，所以一直不敢輕易衝進來。

李靜凝神細聽，外面至少有十來個傢伙。

他悄悄脫下鞋，小心翼翼屈膝彎腰，慢慢摸了去，順着墻脚摸向浴室。

浴室的門開着。李靜迅速打開通風窗，將瓦爾薩手槍藏好，雙手抓住鋼柱，像隻貓一般爬下去。下面是一

個脫衣舞劇場，淡淡的月光下，可以看見四五個裸女正坐在露台上乘涼。

李靜毫不猶豫的縱身往下跳。在着地的刹那間，他身體猛一收縮，制止了慣性的衝擊。他就勢一滾，然後才迅速爬起來。

當然裸女們搞不清楚樓上發生了甚麼事，突然看見有人從三樓跳下來，都嚇得跑進屋子裡。

這時，街的對面已響起了警車的呼嘯聲，可能是剛才激烈的槍戰把警察引來了。聽聲音，至少來了五輛。

李靜在露台上一陣狂奔，跑了一段距離後，縱身躍下屋頂，走進一條小巷。

小巷裡居然沒有人出來看熱鬧，在美國這一點就是好，即使你在大街上引爆一枚C——四濃縮炸彈，他們也都只關心自己的事。

李靜大搖大擺地走上正面的街上。這時，幾輛警車急駛而來，戛然停下，警察氣勢兇兇地跳下車子。

李靜招呼那些警察說：「喂，警察先生，剛才從黑玫瑰酒吧樓上傳出了一陣激烈槍聲，你們快去看吧，可能又出人命了。」

二十幾名警察迅速抽出腰間的手槍，衝進了黑玫瑰酒吧間內。

李靜迅速鑽進車裡，將轎車開動，朝城西田子浦新港方向飛奔過去。

今晚鬧得差不多了，雖然差點喪命，但總算沒白幹。情況終於有點眉目了，鐵手組的幕後人很有可能就是南宮血。

他把車馳出高速公路，在華而澳斯大街的公用電話亭旁熄了火。鑽進電話亭，他取出一枚硬幣投入收費筒內，右手撥着國際緝毒總部的秘密聯絡室號碼，電話一接通，他壓低嗓門匯報了今晚的意外收獲。

過後，他又撥了長途電話，直通香港皇家警察總部。

他看了一下大街，發現並沒有人在監視。

「您是哪一位？」

一個熟悉的聲音反問：「您是李靜嗎？」

「是的。」

對方沉默了，李靜的聲音很快被送進電子計算機進行分析。片刻，只聽接綫生問：「您要接至哪裡？」

李靜叫他接給威里森部長。

「你好，伙計。在舊金山嗎？」威里森問。

李靜道：「是的！關於南宮世家暴力集團的情況，似乎已有點眉目了，我敢斷定鐵手組一定是這老魔頭一手組成的。」

「鐵手組這名稱好像很少聽說過。」

「今晚上我專找從香港轉移來舊金山的黑幫試探一下，看來鐵手組的情況符合南宮世家重組的跡象。遺憾的是，在我審問其分部的一名頭目時還沒說完就被他同黨滅口了，他們全是些亡命之徒，本想再抓住個把舌頭拷問，卻來了幾輛警車，不得不放棄這個念頭。」

「喂，我說，別同警察作正面的衝突。這可不是在開玩笑！」威里森急了，沉聲說。

「知道啦，即使被包圍了，我也按您的吩咐幹的。」

「這才是好樣的，下一步你打算怎麼做？」

「怎麼做？還不是再挑鐵手組的分支大搞一場，引蛇出洞，然後才能擒住這狡猾的魔頭。」

「多加小心，別搞得太過份。要是覺得一個人危險的話，就馬上撤回。」

「明白。」

「記住，」威里森告誡說：「不管遇到甚麼情況，都不能暴露你的眞實身份。」

「這用不着您說我也知道，波士。」

「眞拿你沒辦法！好吧，小伙子，按原計劃繼續行動下去吧。」

「YES,SIR！」

李靜放下了電話。

回到車上，他從口袋內抽出一支幸運牌香煙，點上火，然後把車發動了起來。車身劇烈地顫抖着，飛快地馳入大街上汽車洪流中，他返回酒店休息。

* * *

中午接近十二點。

李靜忽然被一陣刺耳的電鈴聲吵醒。

他敏捷地爬了起來，伸手從枕頭下摸出大口徑瓦爾薩手槍，關上保險卡。

「誰？」

他赤脚下了床，小心翼翼地走出卧室，沉聲問。

「先生，外面有人找您。」

像是侍應生的聲音。

李靜收起手槍，打開了門。

然後，他就看見了一個人。

是蒙大鵬！

蒙大鵬手中拿着一大堆禮物，臉上露出笑容，靜靜地看着他。

李靜忙衝了過去，像老朋友一般緊緊握住他的手。

「哈哈，想不到是蒙老兄來了！裡面坐，裡面坐。嗨，幹嘛不事先告訴我一聲？你瞧，一合眼就睡到現在，眞不好意思。」

李靜將他迎進客廳裡，並冲了一杯熱咖啡遞給蒙大鵬。

「哦，想不到傅兄倒挺會享受的嘛！像這樣高級的酒店，我可是第一次光顧呢。」

蒙大鵬掃了一眼屋內的設備讚道。

「哪兒的話？像我這樣的流浪漢，整日裡在槍口下混碗飯吃，要是不住高級點，吃喝舒服點，就沒有太多的

機會啦。說不定哪天被人家要了命，想多享受點人生的趣味也來不及了，蒙兄弟你說是嗎？」

李靜從酒櫃裡拿出一瓶德國香檳，替蒙大鵬和自己斟滿。

「幹我這一行的，不時是提着腦袋和閻王爺作對哩，要是不及時行樂，那活着還有甚麼意思？來，乾杯！」

「像傅兄這樣的身手，只能是要別人的命，而別人就算想要你傅兄的腦袋，只怕要比登天還難哪。」

李靜點點頭。

「對了，差點忘了問傅兄一件事。」

蒙大鵬好像忽然想到甚麼似的說。

「甚麼事？」

「昨晚上在黑玫瑰大打出手，可是傅兄的傑作？」

「談不上甚麼傑作，怎麼啦？」

「眞是大水衝了龍王廟，你甚麼地方不好幹，卻撞到自己的頭上來啦？」

「甚麼？難道蒙兄竟是鐵手組的人？」李靜假裝大吃一驚。

「嗨，這都怪我不好，我若是事先說了，怎會發生昨晚上的事？」

「這，這豈不壞事？」

「沒事，沒事！」蒙大鵬看着他驚愕的臉色，安慰說：「昨晚上你露出這一手，立刻便將鐵手組上下震動了。這在舊金山裡，還是頭一遭呢。甚至連老頭子也過問了此事。幸好我給組長說了你救我的經過，組長還一直讚揚你呢，他似乎很欣賞你傅兄是條漢子，說無論如何，也要交一交你這樣的朋友。這下叫我買了這些東西，特地來請你過去呢。」

「是麼？那我傅某豈非太榮幸了。」

「怎麼樣？老大他們特地在總部設宴，替你洗塵。傅兄肯賞臉過去增光？」

「當然可以，既然是鐵手組的的老大相邀，哪有不去之理？」

「好極了！傅兄果眞豪爽。咱們這就走吧。」

鐵手組總部竟然設在郊外一座別墅裡。

李靜被帶上五樓的一條長長的甬道，兩側墻上到處是隱藏的射孔。

蒙大鵬領着他在一扇門前停了下來，替他推開了大門，然後，蒙大鵬忽然走了。

這是間富麗堂皇的房間。一個很大的光彩奪目的魚缸，把客廳和卧室分爲兩部份。墻上掛着意大利著名風景水彩畫，威尼斯精美的玻璃器皿擺在古玩櫃上。

這裡的一切看來顯得非常豪華。

當他收回眼光時，便看見酒席上坐着一個人。

這人身旁是一條德國純種狠狗，他的主人也正和這條狠狗一樣孤獨。

他看來和普通的人並沒有甚麼兩樣，只不過他那雙眼睛裡卻似乎帶着逼人的鋒芒，冷森而銳利，看上來就像他身旁那條狠狗的雙眼。

他的身子就倚在錦椅上，失去左耳的頰面上是一大塊醜惡深紫的痕疤，看上來更顯得冷酷、兇殘。

這人就是鐵手組的老大孤狠！

正當李靜要踏進房門時，眼前忽然一黑，一記鐵拳閃電般擊了過來。

躲在門後的人出手實在太快，不但攻擊凌厲，而且部位準確。

這人顯然已算準了這部位是李靜的死角。

沒有人能在死角中出手。

李靜沒有閃避，也沒有招架，甚至沒有人能看出他的動作。

孤狠也沒有看出。但是他卻看見了突然像閃電般亮起了刀光。

就在這時，李靜出手了！

刀光一閃！

鮮血已從這人肩上飛濺出去，就像是一朵神奇鮮艷的紅花突然開放。

這人悶哼一聲，粗壯的身體立刻失去了平衡。

一記鐵掌就勢擊在這人的背部，但聽喀喇的一聲骨頭折碎聲，這人魁梧的身軀便重重地摔了出去。孤狠霍然站起，又坐下，臉上已全無血色。他吃驚地看着李靜，吃驚地看着昏倒在地上的壯漢。

「失禮了，這人不懂禮貌，我稍微教訓了他一下。」李靜緩緩收回詹姆獵刀，淡淡道。

「好，好功夫！坐！」孤狠舉起了鬱金香式的高脚酒杯。

「別急。來，爲鐵手組又增添了傅兄這樣的好手乾杯！」

他的聲音低沉、冷漠，帶着種說不出的陰沉，臉色卻依然是毫無表情。

李靜走了過去，在他對面坐下。

這時有人進來將那人抬了出去。

「關於你的事，我已聽大鵬他們說了，我很想交你這個朋友，不過，江湖上有個老規矩，希望你能明白。」

「你說。」

「有道不是朋友，就是仇敵！但願你能成爲我們的朋友。」

「我傳某既然來了，就是你的朋友！」

「好，好極了！有你這樣的人才，眞是鐵手組莫大榮幸。」

「過獎。不過，我還有條件。」

「這眞有意思，可以說給我聽嗎？」

「每月薪金不能少於十萬美元，還有，我的對手必須是强大的，因爲只有和强大的個人和組織搏鬥，我的手段才能眞正發揮！」

「這樣吧，每月給你十五萬。至於對手，軟弱的我用不着專門找你啦。這一次的對手，我一定滿足你的要求。不，甚至可以說是過份强大的對手。」

「哦，能問一下對手是誰嗎？」

* * *

一連幾天，李靜並沒有接到任務，蒙大鵬整天陪着他到鐵手組各地盤去熟悉情況。

直到現在，李靜總算摸清了鐵手組的一些不爲人知的內幕。

鐵手組從香港解散到舊金山後，便與軍警政界不法分子勾搭成巨大的網絡，伸入國家經濟、政治命脈，在舊金山市形成「網中之網」。

隨着新海港的建設，高速公路的通行，以及土地價格的暴漲，這一切對鐵手組暴力集團來說，不啻爲一棵搖錢樹。他們不失時機地對這些大公司施加壓力，並擬定了一份名單，然後按名單給每個敲詐對象投寄了一份通知，要求他們在指定的時間，到指定地點交出一大筆錢。

然而奇怪的是，這麼多年來，不管被敲詐的數目多大，也不管受恐嚇威脅的程度多重，卻從未有人報過案。

於是，鐵手組更加肆無忌憚，作惡多端，私運毒品，倒賣軍火……這些統統都成了鐵手組拿手的絕活。

在這幾天裡，他還了解到舊金山另外一個黑社會集團，黑狼旅。和月月紅一樣，黑狼旅全是在幹「黑吃黑」的勾當，他們操縱着當地的販毒、賣淫和職業謀殺等地下行業。

這天，正當李靜在黑玫瑰酒吧和妓女們廝混的時候，樓上突然走下來一名身材矮小，尖嘴削腮的人來。

這位猴頭猴腦的仁兄，如果不穿衣服，恐怕就和一隻眞猴沒甚麼差別了。

李靜一看見他，就知道是孤狼的心腹人物，並且也知道他叫洛特，是個混血兒。

這傢伙陰狠毒辣，是個嗜血成性的變態狂，他的槍法卻是一絕。據說他無論要殺甚麼人，一擊必中，在鐵手組衆多殺手裡，沒有第二個比他更懂得殺人。

他對孤狼一直忠心不二，唯孤狼之命是從，絲毫不打折扣。總而言之，孤狼若要他由絕崖上往下跳，他也會照跳不誤，甚至連眉頭都不皺一下。

看到洛特走來，那些本來還在與李靜調情的妓女像遇見瘟神一般，馬上溜得光光的。

「有事嗎？」

「老大在樓上等你。」

李靜眉頭微皺，他知道孤狼這次準是要他去幹掉一名難纏的對手。

房子很簡陋。孤狼就坐在沙發上。

「坐。這幾天玩得快活嗎？」

李靜緩緩道：「是不是有任務了？大哥！」

「不錯。」孤狼沉着臉：「你這次的任務是幹掉黑狼旅的瓢把子莫卡特。這幫狗娘養的越發囂張了，竟然從我們的地盤上搶走剛從香港運來的二十公斤上等海洛英，並且打死打傷二十三名弟兄。」

他忽然拉開辦公桌抽屜，取出一支口徑僅零點二二的CAR十五自動輕機槍，以及兩盒裝得滿滿的高速子彈彈匣。

李靜知道CAR十五自動輕機槍是美國特別行動縱隊專用機槍，是從MR十五衝鋒槍改製的，槍身縮短，每三十發彈匣，槍托可折疊，並裝有特殊設計的消焰器及滅聲器。即使加上槍托，全長也只有七十六公分，是一種極具强大殺傷力的輕機槍。

「莫卡特這頭瘋狗行動極爲謹慎，而且有十三名不要命的傢伙專門在日夜保護着他。因此，一般人根本就很難靠近他，更談不上要幹掉他了。不過，這傢伙有個要命的弱點，即嗜色。他在雷威斯達樓房裡有個情婦，每星期的今天去一趟那裡。這挺機槍是我剛從以色列同行手中搞到的，性能極佳，你可以用它去對付莫卡特手下的狠貨色。」

李靜忽然道：「這挺機槍我用不着。」

孤狼一怔：「哦，爲甚麼？」

李靜掏出大口徑瓦爾薩手槍，然後淡淡道：「這把槍就足夠要任何人的腦袋。」

「但據我所知，這把手槍性能並不很好。」

「能殺人的槍，就是好槍！」

對李靜來說，這把老式德製瓦爾薩手槍，已不僅僅是一把槍了，他的人與槍之間，已經有了別人無法了解的感情。

他一向槍不離手，只因爲他一直用的都是這把槍，至少已用了接近二十年了。現在這把手槍幾乎已成了他身體的一部份。

他使用這把手槍，幾乎比別人使用自己的手指還來得靈活如意。

漆黑的槍，槍柄漆黑，槍套也是漆黑的！

這把手槍象徵着的雖然是死亡，但卻是他的生命！

* * *

暮色漸深，黑夜已經來臨。

李靜隱蔽在雷威斯達樓房的小山坡上，靜靜地伏在亂草裡，一動也不動的注視着樓房裡的一切。

「不動」，也是種很特別的本事，那要有超人的忍耐力。

也許有很多人能不停的動個三個時辰，但在三個時辰中能完全不動的人，世上只怕還沒有幾個。

李靜在瑞典接受特殊訓練時，就曾像這樣一動也不動的伏在地上達六個小時。

有幾次他在外國執行任務時，這種本事特別有用，而且曾經不止一次救過他的命。

藉着高倍數望遠鏡的觀察，透過淡藍色薄紗窗簾，他看到莫卡特和一個赤裸的女人坐在沙發上。

這女人豐滿健美的身段，簡直可以做比基尼游泳衣的模特兒。淡淡的燈光下，給她那成熟誘人的胴體蒙上一層白雪的光彩。

她那高聳而鮮嫩的乳峯，潔白柔潤的皮膚，充滿着銷魂蝕骨的誘惑力。

任何人，只要他是男人，見了這旖旎情景，都會泛起種種念頭，而且一定是「侵犯性」的念頭。

盡管隔着七十多米，李靜禁不住亦心神搖蕩。

單以這副豐滿成熟的裸體，以及如此蕩人魂魄的風情，只怕也很少有男人能抵抗得住的。

李靜簡直有點嫉妒了。

夜漸漸深了。

李靜覺得是行動的時候了。

他貓着腰，穿過一片樹林，慢慢靠近了樓房的背後。

這時，他突然發覺情況有點不對。

因爲就在這時，他突然發現前面暗處有兩點極微弱的星火一閃一滅，他馬上聞到一股香煙的味道。

這地方一定隱藏着兩名保護莫卡特的槍手。

他獰笑着，拿出用來發射速效毒針的煙嘴，對準左邊閃着火星處射出一枚毒針，然後，又對準了右邊那人射了過去。

接着，黑暗中傳來兩聲摔倒在地上發出的輕響。

他收好煙嘴，疾奔了過去。那兩名槍手連哼一聲都沒有，便被他莫名其妙的幹掉了。

他順着牆壁上的水管像貓一般迅速爬上三樓。在一扇窗門邊停了下來，傾耳靜聽。

從裡面傳出的說話聲判斷，屋子裡至少有四個傢伙。

李靜緩緩取出特製煙嘴，用同樣的方法幹掉裡邊的四名槍手。然後，動作極爲輕快的鑽進屋子裡。

那四人已經死了，桌上有一台二十吋彩色電視機和一台SONY錄像機。

螢幕上放的是一部成人錄影帶。

李靜打開門，迅速靠近莫卡特的房間。

門外暗處好像也有人守着，從他們吸煙時閃爍的火星可以看出，有三名亡命之徒伏在那裡。

李靜玩的還是老把戲，取出發射毒針的煙嘴，逐個將那兩個傢伙無聲無息的幹掉。

然後，他敏捷地摸了過去。

屋裡傳出了一陣急促的喘息聲。

李靜透過氣窗往裡看，只見莫卡特摟着那個女人在床上放浪形骸地折騰着。

李靜血液沸騰，心猿意馬。他强吸一口氣，平熄心中邪念，摸出瓦爾薩手槍，一手拿着萬能鑰匙，插進鎖孔，利用他的開鎖技術終於打開了門鎖。

李靜握着槍衝進了套房。

「莫卡特！」

莫卡特正摟着女人瘋狂着，聽到喊聲，一骨碌爬了起來，瞪着驚恐的眼珠，看着李靜手上套了滅聲器的手槍。

「我的錢足夠買下三藩市的任何一條大街，怎麼樣，要多少我都給！」

莫卡特不顧赤身裸體，强笑着朝李靜走去。

當莫卡特距離李靜還有幾步的時候，李靜輕輕扣動了扳機。

「噗！」

高爆彈頭準確地打在他脖子上，他的腦袋頃刻間忽然飛到床上去。

然後，莫卡特的身軀才沉重地倒在地氈上。

那女人忽然看見莫卡特的腦袋飛到了自己大腿內側，嚇得驚叫一聲便昏了過去。

李靜毫不遲疑，一轉身關上電燈，逕直朝樓梯上奔去。

半小時後，李靜回到黑玫瑰酒吧，孤狼等人正在三樓等待着。

李靜匯報了事情的經過。

「幹得漂亮極了，傅兄不愧是一名高手！」

孤狼高興地拍着李靜的肩膀，並遞給他一隻皮包。

這是鐵手組的人第一次看到孤狼的笑容。

李靜立即打開皮包，裡面是一疊疊大額的美鈔，他迅速點算一下，一共是五十萬元。

「來，乾杯，爲傅兄的勝利和鐵手組的繁榮昌盛乾杯！」

衆人一起與杯，响起一片歡呼聲。

經過這一次考驗，所有鐵手組的人都對李靜無比信任和欽佩。

李靜總算達到預期目的。

深入虎穴　首惡落網

這天中午，他和蒙大鵬來到三藩市最大的淺水灣游泳。午後二時的海灘，烈日高懸，人頭鑽動，五彩斑駁的太陽傘一直排出好幾哩。

李靜和蒙大鵬現在就躺在太陽傘下，喝着可口可樂，欣賞着各種膚色的男女在海裡嬉戲。這裡幾乎已集中了全世界的風流男女。

最吸引人的要算是在浴場西邊的那柄太陽傘下面的女孩子了。

這女孩子穿着粉紅色比基尼，那勻稱的身段和嫩如凝脂的肌膚，使她宛如神話中的絕色美女。

陽光撫摸着她那抹了防曬油的白色皮膚，泛起眩目的光澤，彷彿是一

尊東方美女的雕塑像。

這時，那女郎一雙美眸忽然掃了過來，目光中散發着那種勾魂蕩魄的魅力，似水的眸子投落在李靜臉上，他覺得那雙眸子也是灼熱的。

李靜忍不住讚嘆：「她太美了！」

「不錯，這等絕色嬌娃，國色天香，在這裡還算少見。」蒙大鵬笑着說。

「她是誰？」

「她就是孤狼的妹妹，老頭子的掌上明珠，她叫南宮美。」

「甚麼？她就是孤狼的胞妹？」

「是的。這丫頭太驕氣、太任性，從來沒有一個男孩子被她看得上眼，不過，她好像對你傅兄並不反感。」

「是嗎？」李靜漫不經心的答道。

就在這時，他們忽然發現浴場左側的餐廳裡衝出十來個持槍的傢伙。

「不好，是黑狼旅的槍手！」蒙大鵬閃電般一躍而起，順勢從衣袋內掏出手槍，朝南宮美奔了過去。

李靜也不落後，他取出瓦爾薩手槍也衝了過去。這時，那十幾名槍手開槍了。

「噗噗噗！」

一排排子彈傾射在南宮美周圍，細沙激揚，太陽傘被槍彈打得碎片亂飛，所有人驚呼着抱頭狂奔。

就在這一瞬間，蒙大鵬和李靜開槍了。

六名亡命之徒狂舞着身軀倒了下去。

槍聲大作，整個海灘頓時亂作一團。

「快！兄弟，把大小姐帶到汽車那邊去。」

蒙大鵬一邊叫喊着，一邊連連出手，又打倒三個奔在最前面的槍手。

「我把車發動，在那兒等你。」

李靜抱起大驚失色的南宮美朝汽車停靠處狂奔了過去。

「別等啦！」蒙大鵬大吼着。

就在這時，一枚子彈擊在他左大腿根上，一陣錐心劇痛迫使他雙脚跪了下去。

蒙大鵬呻吟一聲，怒吼道：「狗雜種，來吧！」吼聲中，他又射倒兩名槍手。

然而，蒙大鵬並沒有抵擋多久，因爲就在這時，一排彈雨已將他四肢撕成無數碎片。

李靜將轎車發動起來，這時，三輛黑色轎車忽然包圍了過來。

他猛踩油門踏板，伸直裸露的手臂急打回方向盤，巧妙地穿過中間一架轎車的空隙。

李靜臉上露出笑容，對技術充滿自信。他看了看左側的倒後鏡，那三輛轎車正好被一架貨櫃車擋住了。

他繼續加大油門，車身開始軋軋作響。前面是公路收費站，周圍沒有其他汽車。他滿不在乎地從收費站門外衝了過去。他飛快地轉動變速杆，然後衝上了單行道。

「當心跑得太快啦！」南宮美尖叫道。

「你害怕了嗎？」李靜將車速保持在一四〇公里以上，車輪在地上猛烈磨擦着向左轉去。

他脚尖輕輕踩下油門，柏油路面的白綫飛向眼前。這時，後面已跟上來一輛美洲虎牌轎車，而且，前面又出現了一輛轎車。

「混蛋！」他咬牙切齒地罵了一聲。

「逃不了啦，怎麼辦呀？」她幾乎要流下淚來。

「哭有甚麼用？要哭就活不了！」李靜毫不猶豫地猛踩油門，此刻只有衝過去才是出路。

轎車輕輕擦過前車的左後部，斜着向前衝去。他的車終於越過了堵在前面的汽車。

南宮美緊張地抓住他手臂，呼吸急促起來。

「沒事吧？」

「我快不行了！」她窒息般地說。

路面越來越窄，看來很難擺脫後面的追車。要是南宮美代他開車，他就可以騰出手來開槍。

「你會開車嗎？」

「會，但我可沒有把握。」

「振作點，來，你代我開一段。」

汽車轉了個大彎，由於車速太猛，車身便橫滑了出去，後面的車眼看就要追上來了。

前面有一大段是直路，兩人迅速交換了位置。南宮美沒有吭聲，使勁地踩着加速器。

李靜悄悄打開後窗，左手握槍，耐心等待着機會。

這時後面那輛美洲虎牌轎車迅速靠了過來。

李靜立刻扣下扳機。槍聲響過，但見對方的車輪被高爆子彈一下子炸飛半邊。後面另一輛轎車來不及剎車，正好撞在前車的後部，碰撞聲和剎掣聲混在一起，劇烈的碰撞使後面的車變了形，一下子便熄了火。

南宮美眼裡射出野獸般的光芒，狠踩油門，轎車提高速度，以每小時一百六十公里高速飛馳而去。

「幹得漂亮！」李靜吐了一口氣，「行啦，等我來吧！」

* * *

天漸漸黑了。

李靜將轎車駛進一條小巷裡，在一座旅館門前停下。兩人的衣着都非常滑稽，幸好現在正是炎夏，穿泳褲和比基尼還不致被人笑話。

侍應生領着兩人朝右邊的一排房間走去。打開一零五號房門，李靜兩人跟了過去。

這是一間雙人套房，裡面設備齊全，佈置非常雅緻，四周牆壁都髹上淡綠色，地板上鋪着厚厚的紅地氈。套房的設備一應齊全，而且一切都是現代化的，完全可以和那些高級酒店

的客房媲美。

南宮美很感興趣地來回打量着。李靜轉過臉對她說：「這兒看來挺舒服，你認爲是嗎？」

她莞爾一笑。「是不錯。」

侍應生端着一個盛滿牛排、香腸、三文治、咖啡以及火腿等食品的盤子放在餐桌上。「好了，希望兩位能感到滿意，需要甚麼的話，請按鈴好了。哦，順便說明一下，壁櫥裡有衣服，你們自己拿來換，不過都是東方式的。」

「謝謝。」李靜說。

服務員道了聲晚安，便退出去，並帶上房門。

李靜轉身看着南宮美，她顯得有點不知所措地站在那裡，身上還滿是泥沙。他忍不住大笑了。

他握住她冰冷的手。「不管怎樣，我們總算逃出了那幫狗娘養的狙擊圈，而且還有這樣舒適的房間和豐盛的晚餐，你說呢？」

她輕笑一聲。「你好像對即將發生的事眞的一點也不擔心？」

「有甚麼好擔心的。現在除了吃餐或洗澡換上衣服外，沒有別的選擇。別傻啦，大小姐！」

「好吧，既然這樣，我想，我還是先洗一洗吧！不過，這要你幫我一下。因爲我從沒在這種地方洗過澡，我不知該怎麼弄？」

「這個容易。」

李靜從櫥櫃裡取出一套中國式睡袍及內衣，帶着她走進浴室，扭開水龍頭。浴室裡一應俱全，無論是男的或是女人用的東西都有。

他調節水溫，轉身照了照鏡子，看着自己一副狼狽相，不由苦笑一聲。

當他俯下身去試水溫時，南宮美的兩條白嫩而細膩的雙手從後面摟住了他的脖子。

李靜已可以感覺到她溫熱的緊貼在他背後，他不由心神一蕩，轉身摟住她的嬌軀。

她火熱的紅唇在他脖子上吻着，喘息着說：「這件中國睡袍，使我有種新的感覺。無論如何，你已向侍應生說我們是夫妻。」

他用手撫摸着她，然後在她微翹的櫻唇上印了個吻。

兩人互相凝視着，眼睛裡都閃着情慾的光芒。

李靜忽然退後一步。「好啦，快進去洗一個澡吧，現在不是時候。」

她浪笑一聲，挑逗說：「行啊，但我要你幫我洗。」

「你不怕我對你無禮？」

「諒你也不敢，膽小鬼！」

「眞的嗎？」李靜笑道。

南宮美眼波流動。「難道你還敢對我怎麼樣？」

「夠了，我得去吃晚餐了。」李靜走到門口，將門帶上。

不久，浴室的門打開了。

李靜一邊喝着果汁，一邊在思考問題，直到南宮美走到面前他才發覺。

她沒有穿上睡袍，甚至一絲不掛。

燈很亮，她的胴體卻更白，白而晶瑩。

李靜心裡似有股火焰燃起。

若是別的男人，此刻一定會用力把她拉到自己懷裡，讓她知道你是個男人，讓她知道你才是眞正的强者。

但李靜卻只不過輕輕拉起了她的手。

她的手纖秀美麗，他低下頭，目光沿着她柔和的曲線滑下去，這絕對是個惹火的女人。

他連忙閉上眼，但他可以感覺到她那雙勾人魂魄的美眸，此時正春情萬種的注視着自己。

「我的大英雄，你在想甚麼？」她在耳旁膩聲說。

「沒甚麼，你這該死的，快點穿上衣服，別在那兒耍嘴皮！」李靜站起身朝浴室走去。

「哼，簡直是個十足的冷血動物！」她嘀咕了一聲，坐在餐桌上吃起東西來。

當李靜走出浴室時，南宮美正坐在梳發上發悶。

「你這壞蛋，還沒吃東西嗎？我可要去睡覺了。」她嬌嗔一聲。「如果你是說我們該上床了，我當然很願意的。」

她從沙發上站起來，臉上帶着妖媚的笑容，赤裸着玉體朝他走了過去。

李靜呆呆的看着她粉粧玉琢般的誘人胴體，呼吸忽然變得急促起來。

他敢打一百個賭，就算柳下惠見了她這副撩人的嬌軀，也絕對不會坐懷不亂。

她又笑了：「現在你是否已滿意？」

就算是最會挑剔的男人也絕不會對她不滿意，所以李靜根本就用不着回答。

「抱我到床上去。」

任何男人，只要懂得人事，而又不是有缺陷的人，見了這等美女，提出這樣要求，就決不會回絕的。

除非他不是人，是塊木頭。

李靜當然不是塊木頭，他抱起了她。床並不太大，卻很柔軟，雪白的床單好像剛換過了，連一點皺紋都沒有。

理想的女人，理想的床。

她已在等着，已準備接受。

一個意志瓦解、完全不再設防的少女，在此刻會變成甚麼樣子？

她會把脂玉般的胴體放鬆下來。

像植物之「萬木無聲待雨來」的境界一樣。

屋子裡沒有別的人，加上美色當

前，李靜立刻倍覺血脈賁張，情慾如流水泛濫。

這些日子的渴思，一下子爆發了。

他終於忍不住忽然壓在她火熱的胴體上，像一個溫柔多情的情郎，那麼蜜意的、那麼熟悉的吻着她。

南宮美嬌笑一聲，一雙美眸蕩漾着一股火焰的青春浪波，半掩半閉；小巧如玉的鼻子，鼻翼微微聳動，滑出令人魂飛魄散的咻咻鼻息；底下又小又紅的彷似櫻桃的小嘴，微張着吐出那叫人癱軟的嬌哼聲。

第二天早上，南宮美給孤狠打了個電話，並說出地址。孤狠立即親自來到這座愛情旅店。

這些年來還很少有令他親自出面的事，因爲這些事本就用不着他出面的。

但現在情況不同，一方面南宮美是他的胞妹，另一方面也是老頭子最寵愛的掌上明珠。

孤狠當然清楚老頭子的脾氣，他先向老頭子通通氣，然後馬上趕了過來。

孤狠帶着三十幾名槍手，分乘幾部轎車到了愛情旅店，見兩人沒出事，才鬆了口氣，說是老頭子要見見李靜和南宮美。

轎車駛上高速公路，朝郊外一陣奔馳，好不容易才來到一座豪華的別墅門前停下車。

李靜被人帶進一間佈置得相當幽雅的客廳。客廳內的一切佈置都應有盡有，琳瑯滿目，美不勝收。

裡面坐着一個老人。

這老人佈滿皺紋的臉上沒有一絲表情，就好像已被凍結，臉上每一塊肌肉都被凍結了。

看到這老人的臉龐，李靜全身的血一下子就衝上了頭頂。

他當然知道這人是誰。

不錯，這人便是香港皇家警察一直通緝十幾年的老魔頭南宮血。

在香港皇家警察總部，李靜所看到的有關照片正和現在的南宮血一模一樣。

他只覺全身每一塊肌肉、每一根神經都已繃緊。

只可惜所有的人此時卻沒有注意到他的表情。

從南宮血的衣着以及屋內的一切擺設，可以看出他是個非常懂得享受的人。

而且這老魔頭居然是個附庸風雅的人。

因爲他覺得一個人如果處處都表現得很風雅，無疑便表現了這個人與衆不同的氣派。

大廳裡所有擺設中，最突出的是一件具有古色古香的隋朝漢玉駿馬。

這是幾年前，一伙黑道人物爲了能在舊金山站穩脚跟向南宮血孝敬的。

南宮血一直愛之如命，從不輕易將它拿去送人。

但如今他卻毫不猶豫地把它送給李靜。

「小伙子，謝謝你救了我女兒一命，這隻玉馬希望你老弟收下，以聊表我的一份心意。」

沒有人能得到南宮血這樣的厚待，沒有任何人，只有李靜。

一連幾個星期，李靜一直都在鐵手組總部和孤狠喝酒。

這天，一名槍手進來報告。「香港的貨快到了。」

孤狠立即振作起來。「好極了，有多少？甚麼時候到？」

「一百五十公斤，連羊帶貨都在貨櫃輪上，時間是晚上七點。」

「太棒了，眞夠意思！」

李靜不由暗吃一驚，想不到鐵手組走私毒品的數量如此巨大。這在舊金山的黑市價格至少有幾億元。

「傳我命令，將所有人集中到海港那邊去，叫人把那裡的幾家酒店、酒吧全包下來，收貨的事由洛特負責執行。」

「知道。」

* * *

夜色降臨。所有鐵手組的槍手已齊集到碼頭岸邊，每個人都在街上溜躂，不過裝裝模樣而已。

因爲等下若是一切順利的話，每個人都有一筆可觀的獎金。到那時，他們就可以拿到這筆錢到妓院找個漂亮的女人玩個通宵。

一想到幹那種事，每個人的臉上就充滿了激蕩的表情，錢銀、女人，這是一切犯罪的動力。

可是，此時最激動的並不是這些槍手，也絕不是孤狠。

此刻最激動的是李靜。

因爲過一會兒他就可以看到自己一手導演的絕妙好戲。

現在他彷彿已看到這裡槍聲大作，彈雨紛飛，血肉四濺的驚人情景。

有時人生確實就像是一場戲，每個人都在戲裡充當形形色色的角色。

這裡面有醜角，也有主角，有聰明的，也有傻瓜，但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場戲的導演。

七點。

每個人神情肅然地凝視茫茫的海面，誰也不知道將會發生甚麼事，他們正在用血和生命與死神賭博。

一條巨輪終於出現在海面上。

這時，街頭駛來一輛皇冠牌轎車和一輛大貨車，在岸邊熄了火。轎車上走出一個戴眼鏡，披黑風褸的人來，這人正是孤狠。洛特急忙迎了上來。

「一切準備妥當了嗎？」孤狠沉聲問。

「一切都已按你的吩咐辦了。」

「好，現在讓所有弟兄換上CAR十五自動式輕機槍，每個人帶八個三十

發一盒的單匣，立即戒備，以防不測。」

「是。」

孤狠冷峻地掃了一眼正在靠岸的貨櫃輪，鑽入汽車，一溜煙在街頭上失去踪影。

貨櫃輪總算在岸邊靠了下來。

一切都出乎預料的順利，綿羊很快被裝上十幾輛大貨車裡。

就在這時，四面的街道上忽然衝過來三十幾輛大貨車，機槍也就在這一瞬間怒吼起來。

黑狠旅和月月紅的重機槍手突然噴射出憤怒的子彈，狂傾的彈雨將岸邊鐵手組的槍手掃倒一大片，並且有幾輛貨車已燃起了火。

「婊子養的！」洛特怒罵着，端起CAR十五式輕機槍一陣狂掃，空彈殼在空中亂竄。十來個黑狠旅的槍手慘嗥着從車上掉下來。

接着，鐵手組的槍手也開火了。

突然，對面有人摔過來十幾枚已點引信的手榴彈。

「狗娘養的好狠，快伏下去！」洛特怒吼着。

「轟！轟！轟！」

宛如半空中突然跌下了十幾個火球，大地在這十幾個火球震撼下，劇烈地動蕩着。

震耳的巨響聲中混雜着一片鬼哭狼嚎，殘肢碎體夾着砂塵土屑暴射激揚。

驚心怵目的情景發生得突然，消失得也快。

煙硝中，但見地上橫陳了五十多具殘屍。

然後又是一陣炒豆似的槍聲大作了起來。

這裡的每個人都已喪失了理智，現在他們心裡只有一個殘酷的念頭：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槍聲、爆炸聲越來越密集，這充滿血腥的殘酷音響，好像唯有這種喧囂才能顯示出人類偉大的生命力。

電話亭內，李靜撥通三藩市警察廳。

「我以爲我有必要告訴諸位一件驚人的大事，原諒我不能說出我的名字。此刻海港那邊暴力集團正在爲爭奪剛運過來的毒品而展開槍戰。我想這幫狗娘養的亡命之徒大概已打算兩敗俱傷了。現在該輪到諸位上場了，這是一場徹底摧毀黑社會集團的絕妙機會。」

李靜放下電話筒，猛然摔掉雪茄，上了車朝南宮血的別墅馳去。

別墅裡，南宮血正在喝酒，他喝酒的時候，一定有女人陪伴着他。

李靜一進門，正好看到他嘴裡在嚼着一塊燒肉。

他本來對燒肉並沒有甚麼胃口，但這塊燒肉他卻不能不吃下去，因爲這塊肉是他懷中那個女人用小嘴銜進他嘴裡的。

看到李靜走進來，他用手指了一下對面的沙發，示意他坐下。

「你怎麼……那邊的情況怎麼樣？」

李靜忽然把槍放在桌上，笑了。

「你這是甚麼意思？」他吃了一驚。

「意思就是要你跟我走一趟。」

「你說甚麼？」他好像還聽不懂。

李靜取出香港皇家警察證件。「用不着大驚小怪，走吧，跟我回香港一趟。」

「畜牲！原來你是香港派來的。」南宮血驚怒交集，忽然推開懷中的女人，朝電話機衝去。

李靜抓住他按號碼盤的食指，慢慢朝後折，他又笑了，笑得很動人。「想打電話給你那寶貝兒子？」

南宮血額上沁出冷汗來。「你要多少錢？我都給你，饒了我！」

「誰要你的臭錢？」

這時，那個女人驚呼一聲，朝門外奔去。

李靜開槍了，巨大的衝擊把她炸得飛下樓去。

這時，樓下傳來急促的脚步聲，十幾名槍手圍了過來。李靜左手挾住南宮血的身體迅速走出房間。

那些槍手呆呆的看着李靜，誰也不敢輕舉妄動。

李靜迅速靠近左邊的樓梯口。

「你們開槍啊，狗娘養的！」

他將身子藏在南宮血的背後，獰笑着走下樓梯，一邊注視着樓上端着機槍的傢伙，一邊迅速朝汽車停靠處奔了過去。

這時，兩名槍手突然端起機槍。

李靜眼明手快，立即開火。

「砰砰！」前面那小子像是特技演員一般，突然從樓上倒栽了下來，另外那一個槍手慘嗥一聲，一條胳膊被高爆子彈炸得飛上屋頂，巨大的衝擊力將他的一張臉擊得血肉橫飛，倒在地上一陣翻滾、痙攣。

李靜將槍口對準了南宮血的腦袋，喝道：「快叫這幫蠢貨把槍扔掉，快！」

南宮血早已嚇得魂飛魄散，忙道：「他媽的！快把槍扔掉！你們這些不中用的混蛋！」

那些槍手紛紛將機槍扔到樓下。

「早就該這樣做了，好啦，伙計們，現在全給我滾進房子裡，一個也不准出來。」

等到他們進入屋內，李靜忽然將南宮血擊昏，打開車門將他推進助手座裡，然後發動汽車，狠踏油門。

汽車活像一隻暴怒的美洲虎，怒吼着疾奔了出去。當他駛在高速公路時，聽到別墅裡響起了幾聲零落的槍聲。

汽車朝着國際機場方向駛去。

當美國警方派出百多名警察趕到碼頭時，雙方已死傷大半，警方乘虛

而入，將所有的殘存者一網打盡。

這時，李靜已押着南宮血，穩坐在飛返香港的航機上，輕鬆的翹起了二郎腿，他忽然想起了香港的維多利亞港。李靜的前面，他即將面對新的兇險，是否有如怒海中的驚濤駭浪？

＊　＊　＊

美麗的海灣，美麗的夜景，美麗的汽車，美麗的女人。

這位女郎美極了，更美的是她半裸的玉體，以及她閃光的金髮。

女郎坐在車內，她身上只有三點被包裹着，顯然是剛剛在泳場浴罷歸來途中。

金髮女郎的身邊，是一位同樣年輕的男子，但卻是黃皮膚黑頭髮。

中西合璧，很和諧的組合，很美妙的配搭，很動人的異國情鴛。

香港國際刑警督察方亮不禁在心裡暗讚一聲，把車子停下。

方亮今晚的心情特別好，因為他剛剛接受了一筆可觀的獎金，以及整個月的假期。這是因為他親手破獲了一宗龐大的毒品案，而且據說是意大利的販毒集團第一次在香港失手。

香港開埠以來最大宗的毒品案，第一次破獲意大利販毒組織，這驕人的成績，落在任何人的身上，都會被勝利沖昏頭腦。

方亮是人，他自然亦不會例外。當一個人心情愉快的時候，他總是樂於助人的。

方亮見前面那輛小車停在路上，車上那位美麗的意大利女郎與年輕英俊的中國男子，無奈的站在車旁，顯然是拋錨死火了。

方亮熄了火，鑽出車門。

「怎樣了？把車停在路上喝風麼？」方亮說了一句俏皮話。

三點式意大利女郎瞥了方亮一眼，眼波流轉，忽然用嬌滴滴迷人的中國話說：「車子死火了，但不知道哪兒出了故障。先生，能幫幫忙嗎？」

方亮咧嘴一笑，女郎的性感美貌簡直令男子無可抗拒。

方亮走過去，掀起車蓋。他在火花塞上隨便動了幾下，便抬頭一笑，道：「好了，開車試試。」

女郎把點火鎖匙一撥，車子引擎便發出一陣清脆的鳴響。

「好極了，謝謝，你真有一手，先生。」英俊的中國男子握住方亮的手說。

「小意思，你們是初次到香港吧？」方亮微笑道。

「對極了，香港很美，她是我的女朋友莉娜，我叫陳江，來香港度假。」那中國男子動手放下車蓋，介紹說。

車上的女郎莉娜熄了火，跳下車，突然貼胸抱住方亮，在他臉上嘖的吻了一口，然後格格嬌笑，說：「謝謝幫忙，但還不知道先生貴姓？」

方亮微笑，他胸前還留着溫軟的蕩人感覺，媽的，這些外國妞兒就比中國人開放。方亮心裡叫道。

「我姓方，過後就忘了，倒是你的美貌，令人難以忘記。」

「嘻嘻，那希望以後再見面吧！」

莉娜從車上拿出根雪茄，那是著名的古巴名牌，她遞給方亮，還替他點上火。

方亮哪能拒絕？他吸了一口，果然是地道的古巴名牌雪茄。

「拜拜，有空到美國找我啊！」

莉娜和陳江開車走了。

方亮笑了，他胸前的溫軟感覺猶存。方亮重新上車，忍不住又深深吸了一口雪茄。他腦中忽然有一種暈眩的感覺，一句話突地跳了出來，那是在他逮捕那批意大利毒販時，其中一名毒販咬着牙說的。

「朋友，你在老虎頭上冒險了！」

方亮忽然有一種不祥的感覺，那是死囚臨上絞刑架般的感覺，毒販的那句話漸漸凝成三個字眼——黑手黨。

方亮渾身抖了一下，他手捏的雪茄猶如一條吐信的毒蛇。

方亮正要把雪茄扔出車外，但已太遲，只聽一聲轟響，巨大的氣浪把車子掀起半丈高，然後又重重的摔下，變成一堆熊熊燃燒的廢鐵。因為一顆超微型的炸彈，就藏在那根名牌雪茄裡面。

方亮屍骨殘碎。

方亮只是走先了一步，他並不會感到寂寞，因為他的下屬應接連的跟隨他來了，可惜那並非天堂，而是血肉模糊的地獄。

所有的遇害者都有份參與那宗意大利毒品案件，方亮所督率的那個國際刑警反毒組成員，幾乎無一倖免。

就在此時，血戰舊金山的李靜返回香港來了。

李靜本來有兩個月的假期，因為國際刑警總部不想李靜在香港拋頭露面。

但李靜獲悉方亮的死訊後，便向國際刑警香港分部主管威里森申請取銷假期。

「為甚麼？」威里森皺着眉，盯着李靜，奇怪的問。

李靜狠狠的咬了咬牙，說：「方亮是我的朋友，我和他有一個君子協定，如誰被害，生者必須替他報仇，還有……」李靜一頓。

威里森說：「還有甚麼？說下去。」

李靜淡淡的說：「香港是我的老家，保住老家的安寧是我的本份。」

威里森眼睛一亮，他似乎被李靜打動了，但隨即又皺眉說：「但你知道你要打交道的對手是誰麼？」

李靜淡然一笑，說：「黑手黨，連意大利警方亦退避三舍的黑手黨！」

威里森眨了眨眼，說：「你猜得不錯，那是黑手黨典型的殺人手法，你不怕？」

房車突然起火，並發出爆炸聲。

李靜面無表情的說：「怕，但怕也沒用，唯一的辦法是搶先把他們消滅。」

＊　＊　＊

這是一座典型的意大利式裝潢的酒廊。

靠窗的走廊這時坐着兩個年輕男子，一位西裝畢挺、風度翩翩，另一位卻是一件黑色皮機恤。

兩人叫來滿桌食品，但菜式未動，啤酒卻先喝了六瓶。

「還喝麼？」穿西裝的男子口齒含混的說。

「喝，為甚麼不喝？媽的，與黑手黨徒打交道，那是舔刀子的活兒。現在不喝，槍聲一響，那就不用喝了。」

「為甚麼不用喝？」

「媽的，死人怎麼會喝！」

兩人粗言穢語，口齒不清，顯然已喝醉了。醉酒的人是最危險的，不論對別人還是自己，因為在言談中，兩人已暴露了他們的身份。

此時，酒廊邊側的一張桌上，忽然站起一人，迅速上了三樓，走進一間貴賓房裡。

房內的沙發躺着一位意大利男子，他的懷中抱着一位嬌媚的美麗女郎，女郎坐在意大利男子的膝上，翻起的迷你裙內是條薄薄的粉紅色三角褲。

來人目不斜視，緩緩走了過來，沙發上的意大利男子看見來人，便推開了那女郎。

「寶貝，先出去一下，我有客人。」

那女郎識趣的走了出去，在外面把門關上。

「甚麼事？陳江。」

「外面有兩名香港警方密探，好像是衝着我們來了，要把他們幹掉麼？」陳江說，他就是那位向方亮敬「死亡雪茄」的意大利籍的中國男子。

「哦，他們現在幹甚麼？」沙發上的意大利男子眼裡閃過一縷兇光。

「兩名蠢貨，他們大概已喝醉了。」

「好極，叫喬治和杜爾出手，先給他們一個下馬威，讓他們明白，任何人與黑手黨作對，都只有『死亡』兩個字。但不要在這裡幹，等他們出去再動手。」

「知道。」陳江答應一聲，迅速的離去。

外面走廊那兩個喝醉了的「蠢貨」，穿西裝的那位叫約翰，典型的英國人，另一位黑皮機恤的男子叫李靜。

過了一會，進去的那位中國男子又回到酒廊，而且在他的身後，還跟着兩名意大利人。

約翰向李靜瞥了一眼，李靜微一點頭。

約翰替李靜斟酒，但酒瓶已空了。

李靜跌跌撞撞的站起來，「喝……

但不能在這裡喝醉，媽的，還有任務啊！」

兩人在桌上扔下兩張大鈔，就跌跌撞撞的摟抱着下樓去了。

左側的陳江和兩名意大利人見狀亦連忙結帳，尾隨下樓。

李靜和約翰上了車子，開動引擎，車子忽左忽右，好像一名醉漢，駛上了高速公路。

陳江和兩名意大利人亦急忙駛了一輛日本小車，遠遠的跟了上來。

約翰從倒後鏡瞧着跟隨的小車，立即興奮起來，他迅速從座下摸出一挺微型機關槍，這是一種性能極佳的超級武器，每一個彈盒可以發出八百四十顆微型高爆彈。

「李SIR，這一招引蛇出洞好極了。」

李靜微笑一下，他的手上亦多了一枝手槍，這依然是他的寶貝德製瓦爾薩槍。

「對付恐怖份子唯一有效的法子，就是比他們更恐怖。」

約翰打開保險掣：「他們來了。」

李靜淡然說：「等一下。」

李靜突然把車速加快了，但到了一處僻靜的地方，卻突然停了下來。

看見前面的小車突然熄火，陳江立刻下令逼上前去。

距車子數丈遠，陳江亦把車停下。三人迅速打開車門，抽出一枝大口徑的左輪手槍，向前面的車子逼近。

車子內的李靜和約翰似乎已醉得不省人事，因爲他們都伏在座椅背上，動也不動。

陳江獰笑着把槍口對準駕駛座上的李靜，說：「他媽的都給我滾出來！若想稍遲見上帝的話。」

黑手黨的殺人手法從來別具一格，他們殺人從來不會留下任何痕跡。因此陳江打算製造一宗汽車失事爆炸事件，那就算車內的兩名「蠢貨」死了，亦僅是他們因醉酒駕駛而咎由自取，不會使人生疑，更無法循任何線索追查。

在大口徑的左輪手槍槍口下，醉得不省人事的李靜忽然睜開眼睛，射出刺人的光芒，微笑說：「急着去見上帝的是你，我的黑手黨朋友。」

陳江心頭一抖，手握的大口徑左輪手槍一抬，卻扣扳機。

就在此時，一道橘紅色的火焰突然竄到他的臉上，他慘嗥一聲，眉心登時被打了七八個血洞，然後在裡面爆炸，腦漿四下迸裂，立刻見上帝去了。

喬治和杜爾見勢不妙，霍地一個魚躍，滾進路邊的樹叢中。

雙方的槍都怒吼起來，子彈把李靜的小車後窗擊碎了幾個大洞。

約翰端槍猛掃，掩護李靜下車。

李靜滾出車外，伏在後輪邊。他看見前面樹叢後不時露出一道道火舌，便猛一甩槍，射出一發子彈。

李靜甩槍，例不虛發。高爆子彈轟雷般在樹叢裡炸開，夾雜着一聲慘叫，杜爾的腦袋竟被炸飛，沾在他後面的一棵樹上。

與此同時，一排無聲槍彈狂射過來，打在車蓋上發出巨響。

約翰被火力壓得不能抬頭，只能端槍盲目循聲掃射。

李靜靜寂不動，突然，他發現右邊樹叢人影一閃，一枝槍嘴對準了車內的約翰。

「快伏下！」李靜怒叫一聲，隨即抬手朝那枝槍嘴的方向扣動扳機。

轟的一聲爆響，李靜射出的高爆子彈，竟逕直射入對方的槍管，與槍管內正要擊出的無聲彈頭相撞爆炸，喬治握槍的一條手臂登時被炸飛了。

喬治殺豬般的慘叫起來，劇痛令他滿地打滾，草叢被血染成紅色。這大概是喬治自出道以來，所碰上的最恐怖的最狠辣角色，這使他失去任何抵抗下去的勇氣。

當天晚上，李靜和約翰駕着一輛建築用的泥頭車，車後三名反恐怖突擊隊員押着喬治。

泥頭車開進一個建築工地，突擊隊員把喬治推上一個攪碎石的攪拌機前。

李靜想從喬治口中知道其他黑手黨徒在香港的潛伏地點，但喬治死也不肯透露。

「好極了，朋友，大概你的肉體比機器的攪拌刀還硬了。」

李靜微笑着，右手朝攪拌機輕輕一指。

突擊隊員把喬治殘存的左臂推向攪拌機的入口，然後把攪拌機開動了。

攪拌機裡面的石塊立刻一塊塊地碎裂，喀喀喀喀的脆響令人毛骨悚然。

李靜笑了，笑得很動人。

「畜牲，狗雜種，我甚麼也不知道，快點把我殺了！」喬治狠狠的咒駡，又似乎藉此替自己壯膽，因爲在咒駡中，夾雜着壓抑不住的呻吟。

李靜微笑：「不，朋友，我絕不會殺你，不過我會把你變成一塊光禿禿的石頭，你信不信？」

喬治慘叫：「你也跑不了，你們的方亮督察就是你的榜樣。與黑手黨作對的人，絕不會再在世上活着……」

李靜的回答是把手指清脆的一彈。

突擊隊員立刻把喬治的手臂往入口推前了一寸，再過一寸立刻就變成肉泥。

喬治慘叫着咒駡一句，李靜的手指又彈響一聲，喬治的手臂就失去一寸。

喬治的慘叫聲漸漸微弱了，突擊隊員的面色也變得蒼白。

李靜卻連眉毛也沒跳一下，他微微一笑，說：「朋友，你也明白與反恐怖組織作對的後果了麼？你把炸彈藏進雪茄殺人的勇氣到那裡去了？你知道方督察爲了香港市民的安全，遺下三個孩子沒人撫養，他的老婆還懷了六個月身孕呢？」李靜說着，忍不住狠狠的一咬牙，獰笑說：「當你四肢失去，變成一塊肉石時，你就會知道無辜被害者的痛苦了。」

在李靜這位鐵了心的反恐怖高手面前，黑手黨徒喬治的精神與肉體終於都徹底崩潰了，他眼見李靜又欲彈響手指，情不自禁的失聲叫道：「別……別動手，我受不住了，我……我把知道的都說了。」

* * *

晚上十點二十分。

天鵝夜總會最熱鬧的時候。

電子激光燈閃爍，舞廳中央，性感女郎在扭腰踢腿。

台下的客人，一面與懷中的女人調情，一面往那些蟬翼衣舞女瞟去，這些女郎雙峯隱約，豐臀搖擺不停。

四周不時有三點式女郎，在客席間穿梭來往。

李靜和約翰走進來，到處煙霧瀰漫，五光十色，正是慾念與刺激最瘋狂的時刻。

「先生，需要女伴麼？」一名妖媚的女郎朝李靜和約翰飛着媚眼，嬌聲的上前接待。

「找人，小姐，請問這裡五樓四二三號房是不是住着一個叫莫特曼的意大利人？」

女郎把李靜和約翰引到櫃枱，隨便翻了一下名册。

「有的，兩位是他的朋友麼？」

「不錯，生意上的朋友，有一宗大生意要找莫特曼生先交易。」李靜隨口答了一句，便與約翰向電梯走去，兩人的神態安詳極了，就仿如眞的是莫特曼的知交朋友。

莫特曼此時果然在四二三號房內，他全身光裸，壓着一位女郎正拚命的起伏，女郎自然亦是一絲不掛。

莫特曼是黑手黨派到香港的另一位小頭目，方亮督察的助手就是他指揮殺的，他不斷的殺人，也不斷的被人追殺。

他根本已失去任何人的感情，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活着，他只知道按黑手黨的指令去進行一切最殘暴的勾當。

他是黑手黨內一名著名的殺手，在他的手上，至少已捏斷了三十條生命。

莫特曼偶爾亦需要鬆弛一下，他最佳鬆弛的辦法就是女人。

這時，一名年輕女子被他壓在下面，發出聲聲呻吟，也不知是痛苦還是快活。

莫特曼的雙手在女人身上忙個不了，挪移搓捏抓，女人宛若在驚濤駭浪中掙扎，莫特曼的嘴角卻終於浮起一絲笑容。

就在此時，快活屋的房門突然被撞開了。

「莫特曼！」有人用英語吼了一聲。

正在床上樂着的莫特曼聽到叫聲，他的反應非常敏捷，一手推開女人，另一手便在枕下抄出一枝大口徑左輪手槍。

可惜莫特曼碰上的是比他更狠辣的反恐怖高手，莫特曼的手槍僅抬起一半，約翰手中的超速微型機槍便射出一道橘紅色的光芒。

「達達達！」莫特曼突地慘嗥着，狂舞雙手從床上躍起，又重重的跌在地上，血花四濺。

在約翰每分鐘八百發超速武器的槍下，只怕就連一隻小小的飛蠅，亦一樣難逃劫數。

那渾身赤裸的女郎，就連叫聲也沒發出，已嚇得昏了過去。

三十分鐘後，黑手黨的另一名小頭目康特，命令手下把炸藥準備妥當，康特的行動目標是向香港警方施下馬威。

康特命令五名黨羽把一顆威力極大的TNT高爆彈，藏進一輛嶄新的皇冠車內。

然後六人上了汽車，風馳電掣的向港島一幢著名的商業大厦開去。

康特的目標就是這座著名的商業大厦。這顆威力極大的高爆彈足以把整幢商業大厦一半炸塌。炸彈一爆，整個香港勢必震動，香港警方的顏色就好看得很了。

誰敎香港警方敢在太歲頭上動土，惹怒黑手黨這頭超級老虎。

至於因此殃及無數香港市民的生命，在黑手黨徒的眼中，就如螻蟻般無足輕重。

但在康特的皇冠車駛離酒店的五分鐘後，李靜和約翰亦率領十幾名突擊隊員趕到了。

李靜見撲了空，心頭大震，馬上通過香港交通監察網，查悉那輛編號一九〇〇的皇冠汽車的去向。

康特竟然有恃無恐，他無法想像李靜行動的神速。因此，當皇冠汽車接近那幢商業大厦時，康特居然減慢了車速。

前面三百米便是繁盛的商業區，那幢商業大厦的正門就在商業區的中段，只要接近商業區，香港警方就變得束手無策，因爲誰也不敢負上誤傷百萬市民這個罪名。

就算雙方交火，康特也有恃無恐，因爲大不了就引爆車上的高爆彈，與那幢商業大厦和千百香港市民來個同歸於盡。

康特的皇冠汽車緩緩的向那幢商業大厦逼近，距離越來越近，二百五十米、二百米、一百五十米，每向前逼近一段，康特的勝算就多了一分，因爲在一百米的範圍內，康特車內的

炸彈亦足以對那幢商業大廈構成强烈的破壞，更不必說在這範圍內的百萬途人的生命了，因此誰也不敢向他的車子開火。

康特摸透了警方的弱點，這是他敢於以命作賭有恃無恐的原因。

眼看康特的皇冠汽車已接近商業大廈不到一百米範圍了，此時康特就連握槍的手亦放鬆了點，因爲他斷然確認，在這個繁盛的商業區範圍，香港警方絕對不敢首先向他開火，他只要把車子再駛近一點，然後他和其餘的五名黨羽大可從容跳出車外，車子向前的慣性衝力，會準確的撞向那幢商業大廈的正門，這種碰撞力足以引爆車上這顆威力驚人的高爆炸彈。康特不禁得意的獰笑一下。

香港開埠以來的一場恐怖浩劫眼看勢不可免了。

就在此時，一輛重型貨車突然在商業大廈的側面衝出，逕直的向康特的皇冠小車撞去，大貨車恰恰擋住了皇冠小車的去路。

康特大吃一驚，他深知兩車相撞的後果，但這時又無法向大貨車發出警告，而且就算在此時與大貨車相撞，商業大廈由於有大貨車擋住正面，受破壞的程度亦會很微，而自己與對方卻白白成了高爆炸彈的替死鬼。

顯然這不合算極了。

更可怕的是駕駛大貨車的人似乎瘋了，根本不理會前面皇冠小車擋住去路，依然風馳電掣的拚命衝來。

康特狠狠的咒罵了一句，不得不咬牙扭轉駕駛盤，斜刺的衝出商業區，此時那輛大貨車恰好呼的一聲在皇冠車的一丈遠處掠過。

大貨車把皇冠車逼出商業區，似乎眞的發瘋了，吱吱的一陣急轉，又認準皇冠車的尾部撞來。

此時皇冠車已被逼出商業區三百米處，康特更不敢在此時被貨車撞上來，他咬牙切齒的狠狠咒罵着，無奈開足馬力，向前面直竄，希望避開大貨車自殺式的追撞。

大貨車卻緊緊咬住康特的皇冠車不放。康特在此時又不敢胡亂開槍，若驚動警方駁火，車上的自己及其他人首先遭殃，因此只好全速逃避。

就這樣，內藏烈性高爆炸的皇冠車，竟成了逃犯似的在前面飛竄，而那輛不知死活的大貨車卻成了追捕者，緊緊咬住皇冠車不放。

一大一小的兩部車子越追越遠，片刻後便衝上一條僻靜的山邊公路。奇怪的是，方才這驚險的兩車追逐，警方竟然好像無動於衷似的，任由大小兩車逃去。

在皇冠車內的黑手黨徒幾乎氣瘋了，一名黨徒忍不住了，把手槍伸出窗外，正要向大貨車掃射。

康特卻一手把這名黨徒的手槍扯回，狠狠的罵道：「媽的！這時候還開甚麼槍！把警方驚動了，誰也休想活着離開了。」

駕駛大貨車的人就是李靜，他旁邊的約翰伏在車座上，臉色變得蒼白。

剛才的行險一擊，簡直是拿自己的生命作賭注。約翰雖然身經百戰，但也被弄得一陣心驚肉跳。

「李SIR，你明知小車內藏有烈性炸彈，竟敢眞的與它碰撞？」約翰苦笑道。

李靜微微一笑，道：「邪不勝正，違法的人總是心虛的，就算黑手黨徒亦不例外。」

「哎，你似乎比黑手黨更狠更辣，他們碰上你，活該倒霉……要生擒他們麼？」約翰說。

李靜微笑說：「試一試吧，除非他們肯離開小車投降，否則神仙也不能保證他們的生命安全，不過，他們若肯乖乖地投降，就不是眞正的黑手黨徒了。」

約翰苦笑說：「這伙亡命之徒，生死咎由自取，但千萬別讓他們把車子再駛進市中心區域，否則誰也背不起這大黑鍋！」

李靜淡然一笑，說：「插翅難飛。」

就在此時，在前面數百米處，突然迎面駛來兩部巨型泥頭車，吱嘎一聲急駛，併列橫停在高速公路中央。

泥頭車上，有十幾條黑影一躍而出，隱入高速公路兩旁。

併排橫放的兩部泥頭車，恰恰是高速公路的寬度，這時就連一輛單車也休想通過。

康特的皇冠車前路被死死堵住，後面又被發了瘋的大貨車緊緊咬住不放，康特這時才突然明白，他已落入香港反恐怖突擊隊的巨網中了。

康特氣瘋了，剛才他尚存一線希望，因此不想手下黨羽開槍，但這時他卻像輸光了的賭徒般，咬牙切齒的孤注一擲，突然扭轉軚盤，皇冠車猛烈的顛跳一下，終於掉過頭來，發瘋般的向李靜的大貨車衝來，一面怒吼道：「開槍，把大貨車的瘋子幹了！」

康特的如意算盤是先把大貨車的司機殺死，然後他就可以插隙而過，重返市中心區域。只要能重返市中心區，他就有恃無恐，如魚得水了。

五名黑手黨徒早已按捺不住了，一聽康特下令，立刻把槍伸出車外，向李靜的大貨車駕駛座五槍齊掃，大口徑的左輪子彈如暴雨般的潑向駕駛座。

在這突然的彈雨襲擊下，任何生物只怕都會立刻死亡。

果然，一輪掃射後，大貨車立刻橫亙路中不動了。

康特獰笑着，猛一踩油門，皇冠車就如飛雷般衝了過來。

這時，伏在駕駛車座上的約翰，手中的超速微型機槍突然吼響，槍彈就如高壓水龍，打在皇冠車前面一丈

遠處，成了一道橘紅色的火力網。

約翰的用意是打算把皇冠車逼退，或者停下。

康特卻獰笑說：「媽的，你怕子彈打在車上引爆炸彈同歸於盡麼？老子偏要與你賭一賭誰的命硬！」

康特不理火力網，繼續全速駛來。果然，他每前進一段，前面的火力網就被逼退一點。眨眼間，皇冠車已逼近大貨車不到五十米了。

康特這時更膽壯，因爲他知道在這種距離下，若對方的子彈打在車內，高爆彈一炸，誰也逃不了粉身碎骨的厄運。因此他判斷對方必定不敢直射車內，在氣勢上，他已重新把對手壓住了。

兩車眨眼又接近到僅距二十米。

就在此時，大貨車突然全速退後，呼的直竄後數十米，然後一個急轉，掉頭溜走了。

康特狂笑，全速前進，緊緊咬住大貨車不放，一面獰笑說：「蠢貨！你怕了麼？哈哈，在黑手黨人面前，任何高手都會變成怕死的懦夫。」

車後的子彈擊在車板上咯咯作響。伏在車座上的約翰面色發白，喃喃的說：「這班傢伙果然是鐵了心腸的亡命之徒，若被他們重返市中心區，那就完了。」

這時，駕駛座上的李靜卻微微一笑，道：「你以爲我會給他們這種機會麼……」

話音未落，李靜左手把握軚盤，猛地把油門一踩，右手的瓦爾薩德製手槍突地朝車後一甩。

李靜甩手一槍，例無虛發。

瓦爾薩槍的高爆彈，不偏不倚，竟正中射入後面皇冠車的油箱裡面。

約翰一見，便把眼睛一閉，苦笑說：「他們當眞成了亡命之徒了！」

約翰話聲未落，大貨車已如箭般向前射出近百米。

後面康特和五名黑手黨的皇冠車，卻突然起火，隨即是一聲驚天動地的爆炸轟鳴。

約翰睜眼一瞧，皇冠車已四分五裂，六名黑手黨徒的衣服、肢體、鮮血有如仙女散花，在半空紛紛揚揚落下。

* * *

國際刑警總部大樓。

威里森部長與李靜僵持着，就如鬥牛場上的兩隻發怒的公牛，在虎虎對視着。

顯然，威里森打算制止李靜某種行動，他費盡唇舌，但收效不大，相反，卻似乎反而被李靜的辯訴打動了。

威里森臉上的表情很古怪，說不清是怒還是喜。李靜卻繃着面孔，呼嗤呼嗤的直喘粗氣，有如一頭絕不認輸的蠻牛。

終於，威里森部長歎了口氣，面色舒緩了，但語調卻更嚴厲。

「夠了，我的李督察，你再蠻幹下去，香港警方遲早會把你當殺人犯抓去，到時誰也救不了你，因此你必須停止一切行動。對付黑手黨的任務，我會請求轉到香港警方重案組。」

威里森部長不容反駁的斷然道。

李靜的眉毛抖了一下，他忽然微微一笑。

「用普通的反黑社會匪徒手法，你以爲能夠有效對付黑手黨麼？在抓到他們的眞憑實據的時候，百萬無辜市民早已成寃鬼了！」

「這是唯一的辦法，我們不能知法犯法，但難道有其他辦法嗎？」

「有，以暴易暴，以狠制狠，以恐怖反恐怖！這是對付黑手黨這一類匪徒的唯一有效方法。當然更重要的是爲了防止千百和平市民變成無辜寃鬼。」

李靜恨恨的道，他絲毫不掩飾他對黑手黨人的憤恨。

威里森默默凝視李靜，他的神色很古怪，就好像他瞧着的是一個怪物。他終於歎了口氣，道：「好了，我不打算跟你爭辯，但我問你，你不怕他們向你報復？還有，當警方把你當殺人犯起訴你時，你怎麼辦？」

李靜微笑說：「我不怕。」

「爲甚麼？」

「第一，老虎頭上的土我已經動了，怕與不怕，他們也不會放過我，唯一安全的辦法是搶先把他們消滅。第二，他們絕對沒有向警方投訴的機會，因爲我不會留下任何活口。」

李靜淡淡的說，就如吐一口煙般從容鎭靜。

威里森部長沉默了，因爲他不得不承認，爲香港市民的生命財產着想，對付黑手黨這類亡命之徒，李靜的以暴易暴，以狠制狠，以恐怖反恐怖的手法，是唯一有效的方法。

威里森苦笑道：「好啦，李SIR，你去吧！但願火頭不會燒到國際刑警總部上來就好啦。」

李靜笑了，笑得很動人。

「不會的，威里森部長，我保証，火頭絕不會燒到刑警總部。」

「爲甚麼？」

「不爲甚麼，因爲這一切都是李靜個人的責任，而且威里森部長只是同意我執行反恐怖任務，其餘的你甚麼也不知道。」

李靜眨了眨眼，說。威里森忍不住咧嘴一笑，但隨即臉色一沉，說：「好吧！你按自己的方案去做吧！但最後的結果，你一定要活着回來向總部呈報！」

李靜一怔，道：「爲甚麼？」

威里森板着臉孔道：「別問爲甚麼，因爲這是命令！」威里森一頓，又添了一句，「因爲我不想失去一位能幹的得力助手！」這末了的一句，就很帶點私人的感情了。

從這一晚後，整整一個月的時間

，李靜再沒踏進國際刑警總部，因爲他被總部作强逼性私人休假。

初戀情人　身陷火坑

在整整一個月內，李靜把一切公事都抛開了，終日流連於酒吧、夜總會，摟着最妖艷的女郎睡覺。

總之一切最快活的地方，就必然有李靜的踪跡，這位叱咤風雲的警界虎膽英雄，變成一位放浪的花花太歲。

這一天凌晨，李靜又醉醺醺的從一間豪華夜總會出來，他的身上似乎還殘存着女人的肉香。

李靜駕車返回他在九龍的住所。

他忽然從照後鏡中發現，二輛皇冠小車已跟了他一段距離。

李靜的眼睛突然亮了，在醉醺醺中射出兩道刺人的光芒。

前面是一座古廟，居高臨下，仰視下面的公路。

李靜忽然把車停下，緩緩的向古廟走去。

後面二輛皇冠車也停了，九條大漢一躍而下，每人的手中均揑着一枝手槍。

「李SIR！」九人之中忽然有人用半鹹不淡的中國話叫道。

「是！甚麼？」李靜出乎本能的回了一句。

「是他！別讓他跑了！格殺勿論！」

李靜忽然一個魚躍，身子便落在古廟前的兩隻石獅子後面。

幾發子彈穿過石獅子間隙，因爲距離近，彈頭嘯聲異常尖厲。

「狗東西！果然嗅着李某人踪跡來了！」

李靜咒駡一聲，迅速抽出德製瓦爾薩手槍，扳起保險掣。

九條大漢已呼嘯着撲過來。

李靜雙手擧槍，從石獅縫間來了一個移點速射。

跑在前面的三名亡命之徒，在槍響過後，便首當其衝，翻倒在地。

李靜笑了，他對自己的槍法一向很有自信心，他故意吼道：「狗東西，怕死了麼？上呵！不是要替同黨報仇麼？怎麼不上！」

那名頭目怒吼了，剩下的六條大漢子呼嘯撲來。

子彈擊在石獅子上，碎石紛飛。

李靜獰笑着，突然反擊，他使出他又一手絕招速射槍法。

左面三人怒叫着圍上來，他們手中的槍也在吼着，但沒跑幾步，他們的腦袋就像炸開的西瓜，紅與白的東西四處飛濺。

居中的二名黨徒拚死向李靜一陣狂射。

李靜疾速伏下。就在此時，那二個亡命之徒疾如閃電的衝了過來。

李靜如飛轉身，看也沒看，甩手兩槍速射。

李靜甩手一槍，例無虛發。

其中一槍，把一名黑手黨徒的左邊腦袋掀去一半。另外一槍，把最後一名恐怖份子兩條大腿炸成碎片。

這最後的一名黑手黨小頭目，慘嗥一聲，便昏死過去。

待他清醒時，發現他正躺在寺廟的一角。

李靜就蹲在他面前，他抽出一根煙，點上了，才慢慢的用英語道：「遺憾麼？本來是要我的命，但你卻先要送命了！除非你肯把指揮香港恐怖組織的頭子坦白說出來！」

這人額上忽然滲出冷汗，臉上肌肉扭曲起來。

李靜以爲他害怕了，不禁微微冷笑。

但他突然笑了，笑得非常陰森詭秘。

李靜從來沒見過這種恐怖的笑容，他連忙伸手一探這人的鼻孔，他的手指猛地抽回，就好像他觸着的是一條極可怕的毒蛇，因爲這人的呼吸已突然停止了。

李靜猛地跳起來，轉身就走，他連一秒鐘亦不想停留。李靜這時才忽然明白，爲甚麼黑手黨這個恐怖組織如此可怕，一經失手便服毒自殺滅跡。

李靜並沒有返回他在九龍的秘密住所。

他把車子駛到港島的一間夜總會門前，把車停下，便如飛的鑽了進去。

李靜拚命的喝酒，他要令自己的神經麻醉，但忽然又忍不住要吐。

他殺過許多人，也見過許多死屍。

但看到那具死屍的笑容，他依然忍不住要吐。

李靜覺得自己已再不能喝下去了，他現在需要的是一個安靜的睡覺地方。

他在夜總會出來，這時已經是凌晨四時。

他沒有上車，因爲他知道自己已沒有一處安全的地方。

他就近拐進一條小街道，他忽然想起那些「一樓一鳳」，雖然他此刻需要的並非一個女人，但在這個「鳳巢」裡，他至少可以躺上一張安全的睡床。

李靜微笑着向前面那塊「正牌純情女看護」的燈牌走去。

忽然，他聽到一個女人的叫救命聲。

李靜並沒有停步，因爲他知道自己的麻煩事已夠多了，他實在再無心思理會這些閒事。

但李靜不能不停了下來，因爲他突然見到一位女子向他前面跑來。

隨即，從拐彎的街道又衝出二個男子。

兩個男子兇狠的撲了過來。

「先生，求你救救我！」

女子向李靜哀求道。

李靜瞥了女人一眼，這是一位非常美麗的女子，年輕而又豐滿，雙峯高高挺起，腰細臀豐，典型的戰鬥格女人身裁，而且還是一位金髮的女子。

李靜笑了，「我爲甚麼要救妳？妳又爲甚麼要人救？」

女人哭了，哀哀的道：「我被人禁錮，逼我接客！我逃走，他們追我，被他們捉到，我就完了！」

老一套的故事，老一套的調子！

李靜微笑了，他伸手摟住女郎的腰肢。他知道這是她的目的，往下的結果會更美妙。既然如此，李靜自然卻之不恭，何況李靜是一個血氣方剛的男子，他有男子的一切弱點。

這時，二名男子已追了上來，惡狠狠的逼近。李靜瞧清了，他們是地道的本地人。

「小子，不關你事，快放下這女人！」

二人忽然多了一把匕首，匕首的刀鋒很薄，在月色下閃着青光。

李靜忽然覺得這青光好看極了。

「我爲甚麼要放開？這麼美麗的女人，誰忍心令她的胸口多一個血洞？」

李靜微笑着，淡淡的說。

「好小子！你一定是想鬆鬆筋骨了！」

喝聲中，二人閃電般撲了過來，身手居然非常敏捷。

李靜拖着女郎閃過一邊，但左面的男子手中的匕首，已插到李靜的胸前！

李靜微笑不改，忽然飛起一脚，那人立刻慘叫一聲，同時發出一聲骨頭碎裂的聲音，大概這人的右臂，已被他踢廢了。

在同一時間，李靜的右手已經卡住右面那人握刀的手，左掌猛地朝他的肘關節切了一掌。「喀察」一聲，令人魂飛膽碎。李靜的右膝隨即一提，向那人大腿盡頭的命根子撞去。

這種狠辣的近身搏擊，是李靜的又一絕招，這二人碰上他，算是倒了十八輩霉，因爲他那玩意大概被撞爆了，這人捂着褲襠在地上猛烈翻滾，一陣悽厲的慘叫。

遠處傳來一陣叫喝，隨即傳來一陣急驟的脚步聲，大概是街上的巡警聞聲趕來了。

李靜笑了笑，便摟着女郎揚長而去。

「謝謝你救了我！」

「不要客氣。哦，對了，我還不知道妳的名字呢？」

「我叫瑪麗。」

「好！瑪麗小姐，送你到那裡去呢？」

「我的錢被人偷了，去哪兒都行。」瑪麗低聲說，顯得有點難爲情，這大概是很自然的事，因爲任何人口袋空空，說話的聲音通常都不會很大。

李靜微笑了，他截了一部的士，把瑪麗帶進一家酒店。

房門關上了，李靜緊挨着瑪麗坐下。

「對了，剛才是怎麼回事？妳爲甚麼被他們禁錮？」李靜隨便的問道。

「我是意大利人，第一次來香港旅遊，在一間夜總會錢被人偷了，他們逼我……幹那種事……」瑪麗猶有餘悸的回答說。

「那夜總會叫甚麼名字？」

「這……好像中文叫帝宮夜總會。」

「哦！」李靜眼神一亮，他忽然想起二年前他查辦的一宗龐大毒品案，這「帝宮夜總會」的老闆，有跡像顯示牽涉其內，可惜並無有力的證據，只好撤消追查。「爲甚麼這意大利女子恰恰會在帝宮夜總會出現？」李靜心中不禁一動，但他知道此時並非理會這事的時機，因爲這時他是否能活着離開，就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瑪麗這時哭了，雖然是小聲的哭，但畢竟有眼淚掉了出來。而李靜是最怕見到女人的眼淚的。

「好啦！好啦！別擔心，我會替妳想想辦法的！」李靜說。

「謝謝！你眞是個好人。」

瑪麗高興了，她忽然抱住李靜，

動情的在他唇上吻着，她的手卻在他背後一陣亂摸。

李靜微笑，他知道女郎的心思，在這種情形下，女子向男子亂摸，通常只有兩種解釋，不是藉機檢查甚麼，就是情慾衝動的結果。

李靜但願這是後一種的原因，因為他與黑手黨數度交鋒，對這種不要命的恐怖份子已感厭倦了。

李靜抱着她，溫柔的吻了一下，便把她放開。他摸出幾張鈔票，放在桌上。

「我先走了，這些錢妳先拿去用吧，明天晚上我再來看妳。」

「別……走，我害怕！」

瑪麗眼睛又紅了，她的眼淚似乎特別豐富。

「再說，你救了我，我還沒有報答你呢！」瑪麗忽然站了起來，朝李靜走過來。

當她站起來時，李靜的眼睛不由又一亮，因為就在這時，瑪麗已變成一個全裸的女郎。

美麗女郎的迷人胴體，照亮了李靜的眼珠。

她的腰柔軟、細膩、皮膚雪白，在燈下如發光的白綢緞。

她的腿修長而結實，胸脯豐滿而高聳。

這女人的肉體，無不令人銷魂，但最迷人的還是她那對眼睛，極少男人能夠抗拒。

李靜是男人，而且是一位血氣方剛的男人，他有男人一切不幸的弱點。

他接觸過不少女人，但沒有一個能與眼前這副胴體相媲美，他的心突突的跳了，還有一種血脈膨脹的感覺。

她慢慢俯向李靜的胸前，聲音溫柔而遙遠，就如天外來的仙女。

「我甚麼也沒有了，我只能用肉體來報答你。你……你會拒絕麼？」

她輕輕的嬌喘着，臉紅如醉，藍眼睛微閉，小嘴已微微張開，一切都足以勾魂攝魄，令男人無法抗拒。

李靜甚麼也沒說，他的回答是立刻把她抱到床上，然後用最猛烈的行動，證明他是一個男人，一個足以征服任何女人的男人。

他們在床上翻滾騰挪。

房間內充滿了肉慾的熱浪。

就在此時，門外忽然傳來輕微的腳步聲。

腳步聲雖然輕微，但對於在槍口下過活的李靜卻已足夠了。

李靜的嘴角掠過一絲冷笑：果然是一個早已佈下的死亡溫柔鄉。

李靜的左手仍然摟着扭動的瑪麗，右手卻悄悄的摸出床墊下的手槍，門突然被撞開了，七八條持槍的大漢衝了進來。

李靜的槍響了。

當先衝進來的二名黨徒，慘嗥着跳起了「搖滾舞」。

在同一時間，李靜推開懷中的女人，霍然躍起。

「砰！砰！砰！」

李靜連續扣了三次扳機，把三名黨徒的腦袋掀去一半。

對方的槍也在此時怒吼起來。

百葉窗被打得碎片橫飛，槍彈擊在酒櫃上，酒瓶的碎片夾着金黃的酒水四下激射！

李靜疾如電閃的滾到一面，在滾動中突地甩手發槍。

李靜甩手一槍，例無虛發。

剩下的三名黑手黨徒突然把槍一扔，雙手狂舞，慘嚎着一縷幽魂回意大利老家去了。

瑪麗這時已縮到床底下，她身上並沒武器，這點李靜早就清楚了。

李靜把手槍緩緩的放在桌上，穿上衣服，掏出一根煙，很優美的點上火，又吐了一口煙霧。

瑪麗赤着身子，從床底下爬了出來，她的身子壓抑不住的戰抖，因為她大概還沒見過李靜這樣的狠辣對手。

她仍想用女人的一招，她爬到李靜的身前，雙手抱住李靜的大腿，可憐的道：「我……我甚麼也不知道呵！」

李靜的回答是突然揮出一拳，正好擊在她的左乳房上，瑪麗尖叫一聲，身子如大字形般飛跌在地上。

李靜獰笑，忽然從褲腳摸出一柄匕首，按了一下按鈕，彈出一截閃着青光的尖鋒。

李靜向瑪麗走過去。瑪麗驚恐的睜開眼睛，美麗的藍眼睛因驚恐變得很醜陋了。

「你不知道，我知！我知道因為你們黑手黨的黨徒，我的朋友被殺遺下孤兒寡婦！我也必成槍下冤鬼！千百香港市民更會變成無辜的冤魂！」李靜冷笑道。他忽然把刀尖架在她的胸前，冷酷無情直視着她的眼睛。

「妳瞧着！我會從這裡開始，一個洞一個洞的切，直到妳的冷血流乾為止！也許，這會幫助你的記憶力，把眞相說出來！妳信不信？」

在李靜的狠辣、暴力、恐怖手段面前，很少有人能夠抵受這種殘酷的精神和肉體壓逼，黑手黨徒到底亦是人，因此，瑪麗終於點了點頭。

「好……你別動手，我說……領袖親自指揮香港這次『獵狼』行動，目標有兩個，一個是報復香港警方扣了我們五千萬美元的海洛英，還有就是……不惜一切代價殺你！因為許多黨人被你殺死了！」

李靜微微冷笑，「你們要殺我，這個我早就知道了，不必你說！妳如果想留一條命，最好坦白說清楚，你們選擇那個目標報復香港警方！」

「……是香港啓德機場。」

「甚麼時間？」

「就在……今天早上七時。」

李靜猛吃一驚，如果啓德機場有三長兩短，這個災禍就大了！他瞥一眼腕錶，這時已經是凌晨六時！

李靜的心不禁一陣狂跳，他一手抓着瑪麗的頭髮吼道：「你為甚麼不早說！他媽的妳知道這是幾百條人命麼。」

李靜怒火中燒，突起一拳，搗在瑪麗的太陽穴上。

瑪麗連一聲也沒叫，立刻便昏過去了。

李靜再也不理會她了，他一步搶到房內的電話前面，抓起電話，便狠狠的吼道：「威里森部長。」

* * *

早上七時正，是一班飛往美國洛杉磯的航班。

該航班上的乘客共有一百三十八名，其中過半數是美國人，其他的包括香港本地人、英國人、日本人。

如果這一航班出事，其影響將是國際性的，香港勢將名醜海外，香港警方的面子將受到極大的損害！

更要命的那是一百三十八條珍貴的人命。

所有這一切，在電光火閃的霎間，李靜就掌握得一清二楚。

由於事關重大，李靜也不敢孤身蠻幹，他先把此事向香港國際刑警總部報告，再由刑警總部向香港警方高層通報。

香港警方高層接報後高度重視，派了一名高級警司協同李靜，指揮整個反恐怖行動。

當李靜率五十名便裝突擊隊員趕到啓德機場時，已經是當天早上六時三十分，還差三十分鐘，波音機就要起飛。

李靜一到機場，便立即下令機場進入一級戒備。

所有在七時至九時飛航的班機都進行了地氈式的搜索。

但所有航機都沒發現任何可疑物品，同時所有進入候機大樓的旅客，也並無任何携帶危險品發現。

搜索花了二十分鐘，差十分便是早上七時正了，而七時便是恐怖分子動手的時間。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難道這是黑手黨的調虎離山計？他們到底如何下手？

李靜皺着眉頭，他這時是眞的焦慮了，因為這已經不是他個人的生命受危，而是事關香港國際聲譽的如天重責。

是否瑪麗這個女黨徒欺騙他？李靜閃過這疑點。但很快他就把它推翻了，因為瑪麗這時已落在警方的手上，她已再難玩甚麼花樣，當一個人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時，通常都不會撒謊，因為說謊對她的絕望處境並無任何幫助。

就在此時，李靜口袋內藏的微型報話機忽然響了。

微型報話機傳來了李靜的助手約翰的聲音：「李SIR，帝宮夜總會發現五名可疑的意大利人！請指示。」

又是「帝宮夜總會」，李靜心頭又一動，突然又想起兩年前的那宗龐大毒品案，難道那姓崔的老闆竟與黑手黨扯上關係麼？

但這時李靜不敢在這事上糾纏，他飛快的思索一下，突然，一個恐怖的念頭浮上他的腦裡：「帝宮夜總會以直線計，距離機場跑道不足一千米！距離一千米是一個對機場有威脅性的距離。」

在電光火閃的霎間，李靜已斷然有所決定。「好！約翰注意！嚴密監視對方動靜！在我趕到以前，絕對不能驚動對方！知道麼？」

「是，李SIR！」約翰在那裡簡捷的回了一句。

李靜立即興奮起來，他召集了十名突擊隊員，分乘三部小車，風馳電掣的向帝宮夜總會方向馳去。

接近帝宮酒店時，李靜忽然下令把車子折向酒店對面的商業大厦，這幢商業大厦恰恰位於帝宮夜總會與啓德機場的中間。

李靜率五名突擊隊員，迅速衝上商業大厦的頂樓。

在商業大厦的頂樓天台，李靜與突擊隊員隱伏下來。

李靜用一隻高倍數望遠鏡，向帝宮夜總會的頂樓掃瞄。

李靜忽然發覺酒店的天台上，突然出現五個移動的身影。他連忙調近焦距，人影便變得非常清晰了，李靜的心也立刻被抽緊。

在天台上，五名意大利人中，有三名瘋子竟握着一挺套着遠程瞄準器的火箭炮！

現在的時間已是早上六時五十九分。

那些瘋子顯然已用火箭炮對準了七時起飛的美國班機，只要飛機一升到射擊直線高度，火箭彈便可以把飛機炸成一堆廢鐵！

「這些瘋子，好狠辣的手段。」

李靜咒罵一聲，這時距飛機起飛只剩最後的一分鐘，一切的解救手法都失去效力了。

李靜猛一咬牙，突然在突擊隊員的手中搶過一枝遠射程狙擊槍，狙擊槍裝了滅聲器和高倍瞄準鏡，在特等獵手的手中，這種槍的有效射程可達五百米以上。

李靜緩緩的把三名握火箭炮的黑手黨人套進視環內。

六時五十九分五十八秒，啓德機場的那美國班機已呼嘯着沿跑道飛馳！

三名黑手黨人的火箭炮炮口緩緩抬高。

滿載百多名乘客的波音機，立刻就要在半空化成碎片。

此時，李靜斷然扣了下扳機，立刻，一排排無聲子彈，以每秒三百米的高速射了去。

在瞄準鏡裡，李靜見到三名托火箭炮的瘋子，連聲也來不及哼出，就忽然被一排催命無聲子彈轟爛了腦袋，餘下的兩名黑手黨徒，李靜順便把他們也送去閻王報到去了。

就在此時，啓德機場的那班美國波音飛機，已抬起機頭，呼嘯直上萬里晴空去了。

李靜笑了，笑得很動人。因爲他知道，潛入香港執行「獵狼」行動的黑手黨，除了那個落網瑪麗外，已再無任何活口，因此他終於可以確信，自己並沒有違背他向威里森部長許下的諾言！

李靜正要下令收隊，但就在此時，他在往下移動的瞄準鏡中忽然發現了一個很奇特的圖景。

那是帝宮夜總會十樓的一個房間，透過百葉窗稍微捲起的下幅，露出一位女子的腹部，赤裸的腹部！在腹部那片迷人的陰影四周，在雪白柔嫩的肌膚上，紋綉了一朵猩紅的玫瑰花！忽然，又現出一隻女人的手，這隻手的指甲，在狠命的刮着那朵神秘的紅玫瑰。

這情形就有如一個有潔癖的女人，突然觸着一塊骯髒的污物。

李靜不禁一怔，他見過不少紋身的女人，但通常都是刺在手臂，或者刺在背部、胸部，在那個神秘的地方，刺上一朵神秘的紅玫瑰，至今卻絕無僅有。

這女人爲甚麼甘心情願在那兒刺上那朵紅玫瑰？

既然刺上了，爲甚麼對這朵紅玫瑰又如此憎恨？

爲甚麼黑手黨女黨徒瑪麗恰恰在帝宮夜總會遇竊？

爲甚麼手握火箭炮的黑手黨人又恰恰在帝宮夜總會天台出現？

這一連幾個爲甚麼，就如一串悶葫蘆，懸在李靜的眼前，無論如何揮之不去。

李靜無可奈何的苦笑了，因爲他深知自己不可克服的弱點。

他若然不能把這一串悶葫蘆解開，那他在往後的日子，就休想再擁有片刻的安寧了。

李靜雖然下令從商業大厦收隊離開，但他的心思，卻已牢牢的黏在對面的帝宮夜總會上。

＊　＊　＊

有人在她後面跟踪，對這點她已不再懷疑了。

張小姐走進這漆黑的書房時，周圍靜悄悄的。

現在，她卻清晰的聽到在地氈上移動的脚步聲，甚至一個男子的粗重呼吸聲！

她自知死到臨頭，渾身的熱血突然冷卻，凝固了。

「啪」的一聲，壁燈被人在後面撳亮了。

她拚命壓抑住驚恐，緩緩的轉過身來。她立刻看到一枝對準她胸脯的槍嘴。這是一枝黑森森的大口徑左輪槍，上面套了一個黑環，她知道那是無聲無息殺人的滅音器。

持槍的男子她也認識，他是徐老闆的心腹伙記李綠。

「想不到吧！張小姐？」李綠陰沉的臉上，浮出了譏諷的笑容。

「是你麼？你在這裡幹甚麼？」她點點頭，盡量鎮靜的說。

李綠的槍口仍然對準她的胸脯，但他臉上的譏諷卻消失了。

他意料不到她竟會這般若無其事，毫無懼色。他寧肯她高聲尖叫，或者哭泣求饒，那他就可以心安理得的扣動扳機，送她到閻王處報到，然後自己就去向他的主人交差討賞。

「徐老闆有電話來！要我守在這裡，任何人進書房，都格殺勿論！」李綠咬牙道。

糟了，姓徐的遺下那條鎖匙，顯然是一個死亡圈套，故意誘她鑽進去！死的恐怖，再次襲上她的心頭但她的臉上，卻反而露出妖媚的笑容。

「那你一定要殺我了麼？」

李綠咬咬牙，不自然的點了點頭。

「爲甚麼？」

「怪你自己吧！你不該動徐老闆的鎖匙！」

她笑了，笑得更加妖媚：「甚麼鎖匙喲？我聽也沒聽說過！」

李綠嘴唇蠕動了一下，甚麼也沒回答。他只慣殺人的思索，對這種事反應很慢，而且，他的主人也沒吩咐他必須回答此類問題。

「你……你不該到這裡！」他還是回答了，不知爲甚麼，他忽然覺得有點惱火。

「那好吧，我馬上出去，行了吧？」

「不許動！」

「那你要甚麼樣呢？」她瞟了他的槍口一眼，停住了脚步。

「快把鎖匙交出來。」他拚命的尋找馬上殺她的借口。

「不，我真的沒拿他的鎖匙。你不相信？那這樣好了，你可以在我身上隨便搜呵！」

她柔聲說，不等他有所表示，便開始動手去解衣衫的鈕扣。

一粒、兩粒……隨着鈕扣的解脫，她的肉體便顯露出來，最後只剩下上下三片布料。

李綠的眼睛頓時一亮，眼前的肉體太炫目了。媽的，如果這副胴體是我李綠的，就死早三年，若皺一皺眉就不算是好漢。李綠在心裡叫道。她的身上就如磁石，如吸鐵般的把他的眼珠定住。

「還要脫麼？」她問道，嫣然一笑。

李綠猛地咽了一口唾沫。

她似乎猜透了男人的心理，根本不必他回答，便解開了綳緊於胸前乳罩，一對堅挺的乳房騰的彈了出來。

然後她又輕輕的把腰肢一扭，那條粉紅色的內褲便飄離了她的胴體。

她把身子一旋，手一揚的優美的把這些女人的寵物扔到一旁。

自始至終，她的眼睛撩人的緊盯着他，她的眼眸就有如兩朵燒人的火焰。

他被燒熔了，因爲他眼前是一幅活的仙女神像。高聳堅挺的乳房，纖細渾圓的腰肢，平坦光滑的小腹，每一處凹凸，每一道線條，都如此撩人，簡直把萬千細胞的慾火，亦勾了出來。

李綠喘息着，目光不能不往下移，往她的下腹部移，李綠的眼珠驀地瞪大了，就如乞丐突然見到一堆耀目的金子。

她的下腹部那片陰影上面，雪白柔嫩的肌膚上面，刺着一朵花，一朵鮮紅的玫瑰花。

這朵花的主人曾經當衆炫耀過這朵玫瑰花，李綠聽說，常常在夢中揉捏、擠壓它，醒來卻只能強壓慾火，自歎無福採摘。這時，它卻擺在眼前，只要他願意，就可以輕易的把玩。

她把他的心裡話瞧透了，她因此腰肢一扭，向他走來，她的蓮步輕移，乳峯搖曳，幻影玫瑰，花開花闔。

「鎖匙……」李綠後退半步，以最後的一點勇氣，無力的擠出呻吟般的追問。

「就在這裡呵！」

她甜甜的說，示意地用手輕撫一下那朵神秘的玫瑰，然後轉過身去，走到寬大的書桌旁邊坐下，面向着他，露出那朵幻彩玫瑰。

天在旋地在轉，一切都突然變得七顛八倒了。

李綠感到喉燥耳熱，心兒狂跳，血液膨脹，他咬了咬牙，尋找着一切可以原諒自己的借口，他媽的，先幹了她！在殺掉她之前，不享受一下，那豈非天字第一號的蠢蛋。

「來呀！你喜歡怎樣搜查，就怎樣搜查好啦！」她在那面輕聲喘叫。

他終於把手槍一扔，雙眼血紅向她撲去。

當他低下頭，瘋狂的把貪婪的大嘴向她的乳房啄去時，一記沉重尖厲的敲擊，已落在他的後腦枕上。

李綠哼了一聲，立刻歪身倒下了。

她立即跳了起來，顧不得揩抹濺在身上的血，慌忙扔掉手中金屬所鑄的筆筒，緊張的掃視四周，側耳傾聽。

沒有人影，也沒有人聲，書房內一片沉寂，就有如一切都沉入了地獄。

她惶亂的跨過地上躺着的李綠，撿起衣物，手脚亂顫的胡亂穿上，便匆匆的跑向書房東面。

那裡靠墻立着一個文件櫃。她跪下，猛力打開櫃門，彎腰鑽了進去。

裡面甚寬，可容二人躺或坐，但卻空空如也，一團漆黑。

她關上櫃門，在令人窒息的熱悶中，伸手摸到了後面的櫃板。櫃板竟然是活動的，可以抽開。她抽開櫃板，一道仿似墻色的鐵門，突然出現她的眼前！

只要打開鐵門，進入地道，她就能逃出這座魔窟，重獲自由。

她驚喜而又惶急，她等待這個機會已等得差點發瘋了。

那條鎖匙果然在她手上，因爲她從高跟鞋的墊底把它挖出來了。

這是一條黑色的鎖匙，形狀普通，就如任何一種鎖匙，但它不久卻惹起了一場驚天動地的風暴。

她立即把黑色的鎖匙插進了鎖孔，用力扭動。

鐵門無聲的彈開了，露出了一個黑的洞口，裡面是伸延向下的水泥階梯。

她緊抓住胸前的衣襟，長長的吐了口氣。此刻，再也沒有甚麼能夠阻擋住她了，她終於成功了。

她彎腰走進洞內，毫不猶豫的拾級而下，她很快就消失了。

但她畢竟是女人，她不能避免女人的弱點，女人情緒衝動時，是很少周詳的思慮後果的。

她太匆忙，也太大意。

她忘了關上書房的壁燈，也忘了向地上的李綠再補上致命的一擊。

這是李綠的幸運，他免去成爲花下寃鬼，但卻是她一長串不幸的又一個開始。

＊　＊　＊

這時，李靜與他的女助手陳麗雲，正在一輛便裝的警車上面。

李靜把他與黑手黨交手的經過，向上頭呈報後，不久威里森部長就把他召到國際刑警香港總部。

威里森部長苦笑着對李靜說：「很遺憾，我答應給你的半年假期只好取消了！」

李靜並不感到意外，因爲他在呈報時，忍不住把帝宮夜總會的嫌疑，順帶着加了進去，這是一宗未了結的龐大毒品案件。李靜因此預料，自己偶然的好奇，必定會替他惹上麻煩。

這時他一聽威里森的口氣，便也苦笑道：「我早知道你不會放過我的！怎麼幹？你下命令好了。」

威里森微笑道：「不放過你的另有其人。你眞的惹上麻煩了。」

李靜一怔，道：「那是誰？」

威里森笑笑，道：「香港警務署長。」

李靜歎了口氣，道：「他要把我當殺人犯抓去麼？你就不替下屬辯護？」

威里森微笑，道：「誰說我不替你辯護？我向署長說，你現在最需要的是休息，因爲你的神經太緊張了，發展下去會精神崩潰，我不能失去一位得力的部屬，但我到底不能說服他，因此只好同意他把你抓去。」

李靜有點明白了，忽然亦微笑道：「那我明白了，他們必定是爲了帝宮夜總會嫌疑的事，他們要我提供詳細的資料。」

威里森搖搖頭，道：「你祇猜對了一半，因爲不是提供資料這麼簡單，而是把你借去，直接負責那宗未了結的毒品案件，目前一切都安排好了，就只差你是否願意服從命令了。」

「他們打算怎樣安排？」

「專門成立一個重案組，由你全權負責，但你必須改變慣用的狠辣手法，你是否願意接受這個挑戰？」

威里森注視李靜，忽然又加了一句，「如果你不敢，我不會勉强你。」

威里森這最後的一句把李靜激怒了，他冷笑道：「誰說我不敢？倒好像我是嗜殺的劊子手似的，我現在就去警務署報到。」

李靜說罷，轉身就走，果然眞的去向警務署總部報到去了。

這時，當一切已成定局，李靜與重案組的女警陳麗雲同坐在這輛便裝警車上時，李靜才突然歎了口氣。

「我中計了。」

「你中了甚麼計？李SIR。」女警陳麗雲嚇了一跳，驚道。她是一位美麗的女人，飽滿而結實，一雙乳房特別惹人矚目。

李靜苦笑道：「激將計……但不說這些了。我在想帝宮夜總會的事。」

陳麗雲點點頭，她知道，二年前，帝宮夜總會的老闆徐仁傑，與一宗龐大的國際販毒案有嫌疑，曾被國際刑警追查，但後來卻不了了之，徐仁傑依然滿面春風，做他的帝宮夜總會老闆。陳麗雲來自緝毒組，她自然知道這件往事。

「那你抓到線索了麼？」陳麗雲問。

李靜搖頭，苦笑，卻沒作聲。他暗感慚愧，因爲這宗案件他有份參與，但卻以失敗告終，這對於他來說，是一種耻辱。

正因爲如此，他才耿耿於懷，不肯放手，半自願的中了威里森部長的激將計。

「你眞是一個好人，但就是太認眞了。」

陳麗雲半嗔半笑的瞟了李靜一眼，她的身子趁勢向他身邊靠過來。

李靜對付罪犯的手段狠辣，但他對女人有時卻有溫柔的一面，而且僅憑他俊秀的外表，的確很能令一些喜歡刺激的女人動心。陳麗雲似乎正是這一類喜歡刺激的女人，因此她被調來李靜的重案組後，彼此相處不久的時間，她似乎對李靜已有點動芳心了。

李靜的下巴，被她的秀髮撩得癢癢的，手臂觸着兩團溫暖而富彈性的東西，他不禁神思一蕩。

李靜似乎發覺他這位美麗的女助手，在他面前神情的異樣，他也很喜歡她的機靈和熱情，李靜並非第一次碰上這種女人，不過，這裡面還談不上甚麼愛情，因爲李靜自己覺得，他今生今世，也不可能眞正喜歡一個女人，這其中是甚麼原因？這只有李靜自己才知道。

「又來了，正經點好麼？」李靜哄娃娃似的說，用肩膀輕輕推了她一下。

就在此時，車內的報話機響了。

「七一三注意！七一三聽到沒有？」

「七一三聽到。」李靜回答。

「帝宮夜總會發生槍擊案，七一三距離現場不遠，請趕往現場協助。」

「七一三知道。」

李靜回了一句，他立刻興奮起來，不知爲甚麼，他此時只要聽到帝宮這二個字眼，他的神經就會條件反射似的緊張興奮起來。

李靜扭轉呔盤，轉彎直向機場方向的帝宮夜總會駛去。

李靜趕到帝宮時，發生的一切都已結束了。

據目擊者報稱，十五分鐘前，有人衝進酒店，瘋狂搜索，並肆意搗亂。

李靜掃一眼夜總會大堂，但見一片狼藉，還有受傷的顧客，心中便微一跳，暗道：是那路好漢，竟敢在帝宮夜總會惹事？酒店是被人尋仇？還是單純的受害者？

這時，酒店的老闆徐仁傑聞訊從寫字樓出來了。

李靜瞥了他一眼，依然是相貌堂堂，溫文爾雅，西裝畢挺，與二年前李靜與他打交道時毫無異樣。

「呵，是李SIR！大駕光臨，稀客呵！」

徐仁傑微笑着，略帶嘲諷的說，但神情卻非常鎭靜，雖經險亂，卻如閒庭信步。

「是徐老闆，又見面啦！」李靜不動聲色的一笑，立刻劈頭問道：「按徐老闆的看法，來酒店行兇的是甚麼人？」

「我那會知道？我從沒見過他們。」

「是仇家尋仇麼？」

「那有這事，徐某人幹的是正當生意，打開門面，誰來都是客，何來仇人？李SIR說笑了。」徐仁傑傲態十足的否認道。

李靜微微一笑，他並不理會他的倨傲，也並不打算從他口中得到甚麼，他只是要證明一種判斷，因此他並不肯就此放過他。

「那麼，是搶劫囉？」

「不是，錢財並未受損。」徐仁傑一頓，忽然又加了一句，「據下面的職員說，他們似乎是要搜尋一個人的下落。」

「甚麼人？」

「一個女人。」

「那一類女人？客人？還是徐老闆旗下的舞女？」

「不知道。」

「這女人被抓去了麼？」

「不清楚。」

至此，徐仁傑已顯得不耐煩了。

李靜微微一笑，不再追問。

這時，陳麗雲走過來。

「李SIR，現場情況基本清楚，搗亂的人是今天晚上八點零五分光臨的，目的好像是搜尋甚麼人。」

「有人受傷麼？」

「一個傷勢較重，其餘都是輕傷。東西物品，包括錢銀並未受嚴重損失，也沒發現槍枝彈藥和其他凶器，但是……」陳麗雲一頓，似在猶豫，是否當着徐仁傑的面前說出來。

「但是甚麼？說吧！徐老闆也是受害人，他有權知道嘛！」

「是！有二名舞女和一名女職員失踪了。至今下落不明，要繼續追查麼？」

李靜不作聲，瞥了徐仁傑一眼。

徐仁傑這時顯得有點緊張，他的臉色微微發白，「她們到哪裡去了？是甚麼人把她們綁架？」他喃喃的說。

沒人回答他，也沒人能回答他。

李靜微笑，他走過去，安慰似的道：「徐老闆不知道，那誰會知道？不過徐老闆請放心，事情總會水落石出的。」

徐仁傑歎了口氣，道：「哎，錢物受損，我不大在意，但若有人命損失，這個禍就闖大了，到底是誰幹的？」

李靜笑笑，不再理會徐仁傑。他留下陳麗雲，繼續在現場查探，他自己就離開了。

李靜駕車返回重案組，默默的思索。但一切都很紛亂，甚至可以說是毫無頭緒。

「爲甚麼黑手黨人兩次在帝宮夜總會出現？徐仁傑與黑手黨是否有神秘聯繫？那個神秘的女人爲甚麼恰恰在那個時候出現？她是帝宮夜總會的人嗎？那些人要搜尋的是否是這個神秘的女人？還有她下腹部那朵銷魂的玫瑰花……這女人到底是誰？她與販毒集團是否有某種關係？」

李靜凌亂的想，不知爲甚麼，他只要一想起那朵「玫瑰花」，他就莫名其妙的感到一陣氣惱。

到底爲甚麼？這只有李靜才知道。因爲那天在狙擊槍瞄準鏡下出現的女人的下腹部，清晰的露出一顆只有綠豆大小的胎記，這顆胎記是一位少女的特徵，普天下只有李靜才有幸目睹的特徵，因爲這位少女是李靜生平唯一的戀人，一位在日後突然失踪的戀人。

這是一段悽怨的往事，這是一段不幸的情史，這是李靜唯一亦是最後的初戀，任何人的初戀都是刻骨銘心的。

「這是她麼？」李靜下意識的想，但他立刻又暴躁起來，狠狠的把自己這個判斷推倒。

「不會！不會！不會！她是一位嫻淑溫柔的少女，怎會淪至如此墮落的地步。」

時近九時，李靜面前的電話忽然響了。

「李SIR，有新線索了。」是女助手陳麗雲的聲音。

「快說。」

「失踪的三名女子的屍體，在距酒店五百米的一個建築地盤發現了。」

「眞的是她們嗎？沒認錯人嗎？」

李靜立刻緊張起來。

「錯不了，我把酒店的經理帶去認領的。」

「有甚麼發現？」

「有，但不多，」陳麗雲的聲音忽然降低了，似乎有點自責，「受害女人無一例外，都是被勒死的，三人脖子上都有明顯的痕跡。從屍體的軟硬程度判斷，三人被害的時間約在一小時以前，也就是我們剛剛抵達酒店的同一時間……」

「現場有沒有任何兇手的痕跡？」

李靜按捺不住，打斷了陳麗雲的話。

「有！但不多，屍體是從一輛客貨型小車上搬出來的，然後就立刻開走了，現場只留下車輪的痕跡。還有，三名受害人的衣裙，都被撕破了，顯然曾受到暴力對待。」

「有傷沒有？」

「只有一些輕微的抓傷，內衣褲整齊無損，也沒有被奸汚的跡像。」

「完了？」

「完了，暫時就這些。」

「你等着，我馬上趕來。」

李靜放下話筒，轉身欲走，這時，電話又突然響了。

這次是李靜的另一位男助手約翰打來的，約翰被他硬調到重案組來。

據約翰報告，說是在馬路邊，救起了一個衣衫破爛，昏迷不醒的女子，看情形似乎與帝宮的劫殺案有牽連。

「人呢？約翰！」李靜忙問。

「已送到醫院去了。」

「嚴密保護這名女子的安全，我馬上趕到，知道麼？約翰。」

「放心吧！我親自守在急救室外面，鬼也傷不了她。」約翰在那邊說。

當李靜趕到醫院時，約翰已在羈留病房外面等候着了，另外還有兩名當值的警員。稍後陳麗雲也聞訊趕來。

「她在裡面。」約翰手指室內，低聲說。

李靜面色陰沉，一聲不響，他走

進病房內，映入李靜眼眸的，是躺在潔白病床上一具寂靜的人體。

任何人一眼就可確認，躺在被單下面的，一定是一個美妙的女人，因爲她的輪廓線條是如此美妙。

李靜輕輕走近，這時他的心跳得很厲害，他怕他所預感的是眞實。他的目光投向她那張臉蛋時，他便如遭電殛似的呆住了，他心裡一股火焰騰的竄上腦殼，臉色登時漲得血紅。

果然是她，這臉孔，這臉孔，這臉孔下面的胸脯、腰肢、下腹、美腿，一切一切，他都曾經擁有過，因此一切一切他是如此熟悉。

那是許多年前的事了。那時他與她在一個場合偶然認識，從此，兩人就墜入火熱的愛河裡面。有花前月下的携手密語，有夜半無人的抵死纏綿。

那時李靜就第一個知道了她身體的一個神秘特徵，那是她的下腹部的一顆胎記。

但一年後，她在半夜之內，竟突然失踪。他十萬火急趕去她家中時，她的家裡空空如也，在她的睡房內，他發現了一枝注射毒品用的針筒。

李靜氣瘋了，他懷着一種强烈的復仇心理，投入警界，開始了他每日與死神打交道的生涯。

此後在漫長的歲月中，他曾經多方設法追尋她的下落，但卻無任何踪跡，他只能在夢中與她相見，但就算在夢中，她也是那般虛無縹緲……

背後突然響起了脚步聲，這才把李靜驚醒了。

他扭頭一看，原來是負責這間羈留病房的一位老醫生，因爲他的頭髮已然花白了。

「我是重案組李幫辦，請問，她怎樣了？有生命危險麼？」李靜木無表情的詢問道。

「放心吧！」老醫生擺擺手，道：「她並沒有受傷，只是精神極度驚恐的昏迷。」

「她……有吸毒的象徵麼？」李靜突然問了一句，他心裡有一種舊創復發的痛苦。

「沒有，」老醫生回答，他瞥一眼他的病人，又續道：「但身上有一個比吸毒更糟的墮落印記。」

「是甚麼印記？」李靜壓抑着內心的狂跳問，他有一種災難馬上降臨的感覺。

老醫生悶聲不語，走過去掀起女病人身上的床單，她的衣褲已被撕破，從裂口中露出她赤裸的腹部。

「你自己看吧！」老醫生指着她的下腹。

那裡紋刺了一朵花，一朵鮮紅的玫瑰花。

老醫生歎了口氣，厚道的把床單重新蓋上了。「在這個地方刺上花的女人，通常只有一種解釋，就是比妓女更墮落的淚妓。」

李靜的臉色一陣發白，老醫生所言的，好像是他自己的奇耻大辱。

他死也不敢相信，在夢中虛無縹緲如仙女的她，今日降臨在他眼前，卻竟然打上了這個魔鬼似的印記。

一朵鮮紅的玫瑰花，一朵代表耻辱和罪惡的魔鬼花。

李靜的腦袋一片空白。

老醫生這時忽然不解似的道：「我不明白，她爲甚麼要撕破自己的衣褲，自暴其醜？難道這裡面有甚麼難言之隱麼？」

老醫生的話猶如電光石火，李靜的眼神一亮，他突然大聲叫道：「麗雲！請進來一下。」

陳麗雲應聲進來，微驚道：「李SIR，甚麼事？」

「那三名遇害的女子，是否穿着同一種款色的褲子？」李靜一字一吐問。

「都是深灰色的褲子麼？」

「不錯。」

「她們被撕裂的部位是否相同？」

「差不多。」

「準確說，哪裡？」

「這裡……」

李靜連珠炮般的追問，把陳麗雲逼得喘不過氣來，只好用手在自己的下腹部位劃了個圓圈。

「下腹部甚麼特徵？」李靜再問。

陳麗雲忽然忸怩起來，咬唇欲言又止。

「快說。」

「她們，她們下面……都被人用脫毛水弄得光禿禿的。」

女助手陳麗雲嬌羞不勝，吞吞吐吐的咬着牙說。

李靜一聽，沉默不語。好一會才忽然道：「走吧！收隊。」

李靜返回他在九龍的秘密居所。他把身子擲在床上，點上一枝煙。

一切都清楚了，夜襲帝宮夜總會的人，目標正是這時躺在羈留病房的那位女子，一位李靜夢魂相牽的初戀情人。

李靜根據現場的所有跡像判斷出這一點，對此，他已絕對沒有懷疑。

但爲甚麼那些人會選擇帝宮夜總會下手？難道帝宮夜總會的老闆徐仁傑是好惹的麼？他難道眞的做正當生意麼？既然如此，爲甚麼黑手黨徒兩次在他的夜總會出現？爲甚麼同時會被他發現那朵該死的玫瑰花？

這一連串的爲甚麼，開始更强烈的在李靜腦殼中糾纏。

李靜苦笑了，暗道殲滅黑手黨後的假期無論如何失去了。面對眼前的舊怨新仇，他還有心思去享受這度假的風流日子麼？

＊　＊　＊

月黑風高，夜已深沉。

李靜往羈留病房窗外的夜色瞥了一眼，他的眉頭皺得更深了。

他轉過頭來，掃一眼病床，病床上的女人依然昏迷不醒，李靜腦中那朵該死的紅玫瑰花忽然怒放了。

「約翰！你先送麗雲回家，轉頭再來接我。」李靜向他的助手約翰和陳麗雲下令說。

約翰開車走了。

李靜再往病床掃了一眼，就走出羈留病房。在門口，他指示當值的兩名警員小心看守，寸步不得擅離，如果病人神智恢復，就立即打電話到重案組通知他。

他想守在她的身邊，等她醒來，但他必須趕回重案組，他必須盡快把紛亂的線索清理出頭緒。

夜色深沉，街道上風掃黃葉，人與車均影踪稀少。

李靜緩緩的走着，身後拖着一條淡長的影子。

一陣引擎聲彷彿傳來，李靜扭頭一望，但連車的影子也見不到。他正欲向前，一束燈光突地閃了一下，掃過他的眼角，又馬上消失。

李靜心中突突一跳，疾速閃到馬路的暗角，再轉頭仔細察看。

燈光又閃了一下，一輛電單車正轉出街角，向他這面緩緩駛來。

李靜立刻知道，這是一位跟踪者。但跟踪他的目的是甚麼？他不知道。

前面是一個拐彎的路口，李靜一個閃身，便在路邊的陰影隱伏下來，他脫掉外衣，抽出他那柄德製瓦爾薩手槍。

電單車的引擎聲越來越近，車頭燈把路面照得一片雪亮。

到了他身前的拐彎處，車速減慢了，車身向左面傾斜，駕車人頭盔下面的眼珠，正向四周霍霍的掃射。

李靜突地躍出，把外衣一甩，向那人罩過去。正如李靜所料，外衣恰好罩住駕車人的頭盔。這人頭臉被罩，不得不急剎車，兩個車輛軋軋亂響，打了個回旋，把他甩出幾米遠。

李靜疾躍上前，這人尚未爬起，李靜猛起一脚，飛擊他的肚腹，這人鬼嚎般慘叫一聲。李靜舉起手槍，用槍柄朝他的鎖骨用力砸去，這一擊非常沉重，可以聽到骨頭碎裂的膽響。

這人慘叫一聲，倒在地上不動了。

李靜往四周一瞧，扶起電單車，熄火開燈，又撿起自己的外衣，揚揚灰塵，披上身上。

不遠處有一排綠樹，茂密的枝葉在地上投下一片陰影。李靜抓着這人的衣服領口，拖到樹蔭下。

他略一搜索，便在這人身摸出一枝手槍，隨手放在自己的衣袋。然後卡察一聲，點燃打火機，湊近這人的下巴，藍色的火焰把這人的短鬍鬚燒焦了，這人痛醒了。

「把頭盔脫下！」李靜沉聲道。

這人忍着鎖骨碎裂的痛楚，硬着脖子，摘下頭盔。打火機的藍色火焰，照着他的臉。

「說吧！朋友！是誰派你跟踪？」

「不！媽的！我沒有跟踪你！」這人口硬的咒駡道。

李靜微微一笑，突起一掌，劈在他受傷的鎖骨上，不等他嚎叫出聲，又把槍口插進他的嘴裡，再在他的胸部補了一拳。

這人嘴被堵着，叫不出聲，又急又痛，雙脚亂踢一下，便昏了過去。

李靜知道，對這類人的仁慈，就是對自己的殘酷。

李靜把槍從他嘴裡抽出，再次點燃打火機，伸到他的臉上。

這人被烤醒了，見李靜又舉起手槍，他到底被折磨怕了，連忙驚叫道：「別……別打了！我說，我說……」

「好極！這話你早該說了，我問你，帝宮夜總會的命案，是你們幹的麼？」

「是……是老闆令李綠帶我們幹的。」

「目的是甚麼？」

「李綠說，要捉人……一個女人。」

「李綠是甚麼人？」

「是老闆的頭號殺手。」

「老闆是誰？」

「徐雲龍，錢豐洋行的老闆。」

這人回答得很爽快，李靜心頭一動，「錢豐洋行」、「徐雲龍」這幾個字眼，在李靜追查一宗毒品案時就曾經出現過，可惜沒有抓住有力的證據。

「徐雲龍現在人呢？」李靜不動聲色的追問了一句。

「聽說，接貨去了。」

「接貨地點？」

「不知道……」

「說！」李靜狠狠一拳擊在這人肚皮上。

「不知道！眞的，你打死我也是不知道哪……」這人尖聲慘叫。

李靜皺一皺眉，憑他的經驗，他知道這類角色到此地步是不敢隱瞞甚麼的了，而且這種九流角色也根本不可能獲悉更深的內幕。

「是徐老闆令你跟踪我的嗎？」李靜突然轉了話題道。

「不，是李綠下的命令，一方面給點厲害你瞧瞧，然後再幹掉那個女人。」

壞了，李靜暗地驚叫一聲，他突地一躍而起，再無心思與這人糾纏，向他的鎖骨再加了一拳，這人立即昏了。

李靜轉身向這人駛來的電單車跑出，飛身跳上，打着火，就向他剛離開的醫院飛速駛去。

醫院一片靜寂。三樓羈留病房那個窗口，依然透出微弱的燈光。

李靜暗鬆口氣，一切看來都很平靜。但他也不敢大意，便脫了便鞋，握着手槍潛上樓去。上到三樓，他伏在墻角，往走廊望去，壁燈依然亮着，但沒有人影，就連當值的兩名警員

，也失踪了。

李靜的心一陣急跳，或許李綠的人已搶先動手了。

李靜閃身撲上，在羈留病房門前停下，貼耳細聽，裡面傳出有女人痛苦的掙扎呻吟聲。

幸好，她還活着，李靜抓緊的心登時放鬆了一點。

不過，裡面的情形必定非常危險，殺手有幾個？有沒有帶武器？這些，光憑聽聲，根本無法分辨。

李靜猛一咬牙，便身貼門邊的墻壁，伸手去握門上的把手，在推開門的同一時間，他衝進室內，肩頭着地一個前滾翻，再立即躍起。

沒有槍聲，也沒有動作，一切都很平靜。那女人赤裸的仰躺在病床上，不過她的雙脚被細綁住，嘴裡也塞了一團破布。

她那雙美麗的大眼睛，充滿驚懼和擔心，射向他的背後，似乎向他提示甚麼。

李靜心急電轉，正要轉身，但已遲了，一枝冰冷的槍嘴已頂着他的背部。

「不準回頭，把槍扔掉。」一聲沉喝在李靜身後響起。

李靜皺一皺眉，但卻毫不驚懼，因爲對他來說，中伏已不知有多少次了。而且他就算在這種極不利的情形下，也常常可以反敗爲勝。不過此刻他卻擔心自己的反擊會危及床上的那女人。

李靜悶聲不語，乖乖的把手槍扔在脚邊。

對手共有兩人，一人用手槍頂着他的背部，另一人馬上繞到他的身邊，俯身去撿拾李靜扔下的手槍。

就在此時，李靜隨這人俯身之際，猛地抓住他的衣領往上一提，沉喝一聲，反手向後面扔去，他的身子隨即向前撲倒。

這人的身體撞向另一人的槍口，槍響了，這人的胸部立刻添了一顆滾熱的彈頭。

李靜得勢不饒人，立刻飛撲上前，疾飛一脚，踢掉握槍人的手槍。

這人的身手也不弱，他手中的槍剛脫手，倒地一個翻滾，向病床撲去，人未立起，手臂已疾伸向前，勒住了女人的脖子。

李靜抽出先前繳獲的那枝手槍時，女人的脖子上，也架了一柄鋒利的尖刀。

「你開槍，我就殺了她。」這人咬牙切齒道，尖刀逼近女人的咽喉。

女人雙眼盯着李靜，神色極之複雜。

「蠢材！殺了她，你以爲你跑得了麼？」李靜冷冷的盯着持刀人道，李靜在尋找反擊的最有利的時機。

「把槍扔過來，你退到一邊，我走。」這人沉喝道。

李靜悶聲不語，似在猶豫，終於，他低下了頭，垂眼看着手中的槍，向它作無聲的告別。那人面上一陣獰笑，他知道對方不能不屈服了。

突地，李靜微微一笑，砰！槍聲也響了，倒下的是那持刀人，他手中的尖刀，也滑落到女人的胸前。

李靜甩手一槍，例不虛發。這一槍，恰恰直透持刀人的眉心。

那女人雙眼一閉，兩滴眼淚一齊掉下。

此時，警鈴聲響了起來，門外走廊響起紛雜的脚步聲。

李靜皺一皺眉，連忙扯起染血的床單，蓋住女人光裸的胴體。

李靜的助手約翰沙展首先衝了進來，他看看倒在地上的兩具屍體，抱歉的說：「李SIR！我遲到了！」

「不，來得正好，你快去搜查，看看當值的兩位警員下落。」

「他們都被暗算，受了重傷，就在外面……」約翰說。

很快，醫院的醫生、護士也來了，兩具屍體經檢驗後抬走，替病床上的女人鬆綁。李靜與約翰轉過身，目光避免觸及女人的光裸胴體。

約翰偷偷瞥了李靜一眼，他忽然發覺，李靜雙目緊閉，咬緊牙根，似在抵受一種慘酷的痛苦折磨。

約翰自然不可能知道，病床上的女人，就是與李靜失散了數年的初戀情人張少慧。

* * *

五年後的今日，李靜和張少慧終於又靜靜的坐在一起了。

藉着窗外的晨光，他仔細看她。雖經昨夜一夜的折磨，她的美貌依然，她仍然是她，只是添了風塵之色，但也因此更顯成熟。

她也在盯着他，目光卻很冷漠，平寂如一池死水。

「李先生，審問該開始了吧？」她似乎忍耐不住了，冷冷的道。

她這句話，把李靜剛湧上心頭的柔情堵回去了，一下子把他扯回冷酷的現實世界，此刻她與他，已非昔日的花前月下情侶，而是彼此對立的警察與疑犯。

「請問，你和徐雲龍是甚麼關係？」他問。

「我也不清楚。」

「甚麼？」他恍若聽到外星人的聲音。

「是眞的，他不是我丈夫，因爲我跟他沒有註册登記結婚。」她冷冷的說，好像她所說的完全與他無關，「不過，我也和他同睡了五年的時間。」

李靜的臉頰抖顫了一下，他痛苦而迷惑的瞪着她。

「爲甚麼？這到底是怎樣回事？」

「這不是很清楚麼？他是債主，我是我父親欠債不還的抵押品。」

「你父親，他欠徐雲龍的債？甚麼債？」李靜驚疑的道：「請說清楚點，張少慧小姐。」

「海洛英債唄！我父親吸光了身家，借了他五萬元，那年暑假回家，我才知道。」張少慧恨恨的說。

原來如此，李靜恍然大悟，原來她五年前失踪的原因，就是因爲她父親欠下的這五萬元閻王債。

「你爲甚麼不告訴我？」李靜悲憤難抑的盯着她道。

「告訴你也沒有用，你當時能拿出五萬元來嗎？有辦法保護我父親和弟妹免遭毒手嗎？」張少慧冷冷的說。

她說得對極了，因爲李靜當時只是窮學生一名，休說是五萬元，就連五百元也拿不出來。但正因爲如此，他更惱怒了。

「就算這樣，」他的聲調不禁提高了，「你也應該先對我說清楚嘛！爲甚麼你一聲不響，就跟這姓徐的走了？」

「我……」她欲言又止，淚水在眼裡打轉，那似乎是委屈的淚水。

因爲她在還債的當晚，徐雲龍就把她灌醉了，不但奪去她的處女寶，而且在她最隱秘的地方刺下那朵紅玫瑰！永遠洗脫不去的耻辱的標記！因此，她還有臉當面告知他嗎？

她拚命咬着牙，把這一切咽回肚裡。

李靜自然不知道這些，他怨恨的瞪着她，「你說呀！怎麼不說？」

她忽然冷笑一聲，迎着他逼人的目光，昂頭道：「說不說是我的自由！難道我跟別人睡覺，也算犯法嗎？」

李靜怔住了，他沒想到，她竟當面說出這種厚顏無耻的話來！

「可以進來嗎？」

門外，響起李靜的另一位女助手陳麗雲的聲音，他和她卻悶聲不語，四目相對，恍似陌路中人。

陳麗雲推門而進，她手裡托著茶盤，上面放了一杯咖啡。她察覺到室內異樣的氣氛，頓了一下，便逕直向李靜走來。

「有甚麼事？」李靜似乎直到此時才回過神來。

「沒甚麼，給你送一杯咖啡來了！」陳麗雲親暱的盯着他說。

「謝謝！」李靜道，但沒伸手接，似在下逐客令。

陳麗雲毫不尷尬，她輕輕放下杯子，扭腰轉身，走過張少慧身邊時，故意露出一臉鄙夷的神色。

張少慧的臉顯得蒼白了，她垂下雙目，語氣也忽然變得恭敬起來。「你還要問甚麼？」

李靜苦笑，無奈道：「據可靠線報，徐雲龍有販毒嫌疑，你知道麼？」

「不知道，他甚麼事也不會告訴我，我不敢問，也不懂這些。」她似乎早料到他會問這點，馬上一口拒絕回答。

「你和他睡在一起……也不知道嗎？」李靜咬牙道。

「對不起，我不是他的甚麼人，更不是老婆，只是一個囚徒和洩慾工具，我所有的自由，就是在床上，就是說，陪他睡覺！」

「你眞的不知道？」李靜皺眉道。

「是！不知道！」她斷然道。

李靜苦笑了，他沒有忘記她的脾性，她這種神氣，他知道，再問下去也是徒勞了，他點着一枝煙，站起來，踱向窗前。

許久，背後忽然響起她的話聲：「你問這些，對你很重要嗎？」

「坦白說，我當時已經知道你的失踪與毒品有關，因此我才幹了這一行業，目的就是爲了殲滅人世間的一切罪惡！」李靜恨恨的道。

「啊……但可惜，我幫不了你甚麼。」她忽然嘆了口氣道。

他聽出了她話中的眞誠，不敢相信的轉過身來，他終於看到一雙充滿溫情的眼睛，但剛觸着他的視線，便馬上掩飾的移開，臉也紅了起來。

「你想說甚麼？」李靜的心情破例的有點亂了。

「沒甚麼，我可以走了嗎？」但她卻忽然冷漠下來，站起來道。

「不要走！」

「爲甚麼？難道你要拘捕我嗎？」

「不，不是這意思，」李靜分辯道，不自禁的露出對她的關切，「是爲了你的安全！」

她沒再發話，低頭避開他的目光，轉身向門外走去。但到了門口，又忽然站住了：「你，可以把電話號碼告訴我嗎？」

她的聲音很輕，也很快。李靜目注她的背影，猶豫了一下，但到底還是把他的專線電話號碼告訴她。不知因爲甚麼，他感覺應該相信她。

「請你……不要爲我擔心！」她輕聲道，她的肩背明顯的顫抖了一下，然後，就急急的走了出去。

李靜怔怔的目送她的背影消失，他如墮入雲霧，她在他的心內，此刻又變成一個不解的謎。

第二天，他等着她的電話，但卻失望了。

第三天，他意料她絕不會打電話來了，但卻接到一封匿名信。

瞧着這些既陌生又眼熟的字跡，李靜漸漸明白了，她已非昔日的情人，也並非不可解的謎，而是一隻在妖火中飛撲的不幸的燈蛾。

血洗羞恥　玫瑰殞命

李靜斷然決定，他無論如何非要去「錢豐洋行」一趟不可了。

「錢豐洋行」經理徐雲龍，一聽說李靜登門造訪，頭皮就不禁一陣發麻，雙腿也有點發軟了。

在江湖上混了大半的世人，徐雲龍視警方如「傻佬」，但對那些不貪不賭的正義之士，徐雲龍碰上了，可就心中發毛，不幸李靜正是這百無一中的一個。年前的一宗毒品案，徐雲龍

就只差點被李靜抓住了痛脚。

徐雲龍只來得及略略思索應付之策，李靜就進來了，他的身後跟着他的女助手陳麗雲。

「呵呵，是李SIR！請坐，請！」徐雲龍向李靜微笑點頭道。

「聽說徐老闆剛從泰國回來，是嗎？」李靜劈頭便道。

「他媽的！消息果然靈通！」徐雲龍在心內咒罵一聲，卻裝笑道：「是啊，李SIR有何指教？」

「泰國的生意好做嗎？搞的甚麼大生意？」

「呵呵，小本經營罷了！」徐雲龍回敬道：「訂了一批橡膠，李SIR有興趣嗎？」

李靜微微一笑，忽然把話鋒一轉，道：「不，隨口問問，我感興趣的，是一個人！」

「甚麼人？」

「徐老闆的人！」

「是誰？」

「李綠，有這個人嗎？」

李靜盯着徐雲龍道。徐雲龍頭皮一陣發痳，但隨即亦微微一笑，伸出手去，按動傳呼機訊號，「有！有這個人，李SIR要見他？好吧，請李綠進經理室來。」

一會後，人就到了，果然自報叫李綠，但一望便知是無關的雜役角色。

「不是他！」陳麗雲忽然叫道。

「那可抱歉了，小姐！」徐雲龍把身子往椅背一靠，目光卻直射陳麗雲的胸脯，「錢豐洋行叫李綠的，就只有他一個。」

李靜不動聲色的笑笑，道：「據我所知，李綠好像是受傷了，他應該頭上纏了繃帶吧？」

「不，不，敝公司沒有這樣的人，抱歉得很，李SIR！」徐雲龍立刻斷然道。

李靜站起來，「是這樣嗎？那好吧，告辭了，再見！」

徐雲龍摸不準李靜的心思，便隨即亦站起來，道：「李SIR若不相信的話，請隨便搜一搜好了。」

李靜微微擺手，「啊，不必了，徐老闆說沒有，那就是沒有啦，況且我也沒帶搜查令，徐老闆也不想我揹上騷擾市民的罪名吧？」

李靜說罷，就和陳麗雲走了。

徐雲龍目送李靜的背影消失，怔了一會，才軟軟的坐回椅上去。他忽然覺得背上發涼，他反手摸一下，背部的冷汗竟把衣服也沾濕了一片。

就在此時，有人匆匆跑進來，神色倉皇。

「大老闆來了！」

「在那裡？」徐雲龍立刻站起來，道。

「書房，他說馬上要見你。」

徐雲龍的臉肉抽搐了一下，馬上向書房奔去。

這間書房，其實是洋行裡的一間密室，能夠踏進來的人絕不會很多，裡面黑得有如攝影沖印的黑房。

徐雲龍撞進來，黑暗中果然有人坐着，而且正向他轉過身來。

徐雲龍心中一寒，閃身一避，疾速抽出手槍。

「失魂落魄，連我也認不出來嗎？」黑暗中的那人厲聲喝斥道。

聽到這熟悉的聲音，徐雲龍才鬆了口氣，把手槍收起，呵呵一笑道：「老大，神神秘秘的，嚇了我一跳。」

「老大」抬起手來，抹了一下斑白的頭髮和鬍子，驀地站了起來，沉聲道：「是李靜這小子來過吧！」

「老大」赫然便是帝宮夜總會的大老闆徐仁傑。

「是，但已被我送走了。」徐雲龍得意的道。

徐仁傑卻沒有半點讚賞之意，他輕輕的哼了一聲，道：「他來的目的是甚麼？說！」

徐雲龍不敢隱瞞了，道：「他指明要找李綠。」

「哼，他這是有備而來。」徐仁傑心中冒火，「都是你幹的好事，誰叫你從泰國打電話回來？要李綠瘋狗似的亂竄？去抓甚麼女人，這下子冒煙了，我看你如何收拾！」

「這……這我會想辦法善後。」

「你打算怎麼樣？」

「禍根是那賤人，一定要抓她回來滅口！」徐雲龍咬牙切齒的說。

「不！你還要玩火嗎？」徐仁傑怒道。

「甚麼？」

「這個女人，暫時放開，知道嗎？」

「這……但她似乎知道地道的秘密，留着是一個禍根。」

「這不用你管，我會處理。」徐仁傑的聲音放鬆了，「你先把那批貨辦好，別的不必理會。」

「我離開曼谷時，貨已起運了。」

「貨色如何？」

「三號純的貨色，但歐泰郎要起價……」

「他怎麼說？」

「他說，他把貨從泰國運到香港，過五關斬六將，分分鐘提着腦袋做人，不肯加價，就另請高明……他的口氣硬得很。」

「多少？」

「這個……」徐雲龍豎起兩根手指。

這通常是指每磅海洛英加兩個價位，徐仁傑的臉孔漲紅了。

「你答應了？」

「不答應不行啊，香港拆家的訂金已經收了，沒有貨怎麼交代？」徐雲龍不安的道，連忙瞥了徐仁傑一眼，他自然清楚徐仁傑事事算到絕的脾性，這一下子加了他兩個價位，這豈非要了他的命，若非其中有徐雲龍五個佣

的好處，就算殺了徐雲龍，他也絕不敢答應。

意外地徐仁傑並沒有發作，只是把鷹般尖利的目光盯着徐雲龍：「嘿嘿，老二，你的膽子可越來越大了。」

徐雲龍深怕說多了，自己那份厚利會被一下子揭破，他不由一陣寒涼。

徐仁傑卻不動聲色的嘿嘿一笑，「他甚麼？你又甚麼？你不說我也知道，凡事要有分寸，不要做得太狠，你記住這個就夠了。」

徐仁傑越是陰聲細氣，徐雲龍的背部就越發寒冷，他知道這是「老大」殺人的「先兆」，碰上他這副神氣，誰亦會膽戰心驚。

徐仁傑的目光在徐雲龍身上，轉了幾轉，忽爾又微微一笑，道：「好啦！你去忙你的啦，這批貨一定要做得乾淨利落，你好自爲之。」

徐仁傑說罷，就告辭走了。

目送「老大」在密室的暗門外消失，徐雲龍怔怔的呆立不動，許久，他才長長的吐了口氣，一絲獰笑跳上他的嘴角：「他媽的，街外錢大家賺，要不是我徐某人十多年來替你老傑打的天下，你有今日的威風神氣？老子也不是好惹的，若有個風吹草動，你也休怪老子辣手無情。」

兩天後的晚上，帝宮夜總會燈火輝煌。

媽媽生領着三個年輕的女人，走進徐仁傑的總經理室。

「總經理，這三位是新招聘的，你過過目吧。」媽媽生討好的對徐仁傑道。

徐仁傑瞇着眼，逐一打量眼前的這三位女人。

第一個太瘦，兩腿的胯骨撐了起來，令人想起會移動的衣架。

第二個略胖，也矮了點，男人與她跳舞，必定要俯下身子，那賣座力想必大打折扣。

第三位卻令徐仁傑眼神一亮，因爲她的容貌與身裁，就算在美女雲集的帝宮夜總會，不說第一，起碼也屬絕無僅有了。

徐仁傑瞇着的眼睛也不禁瞪大了，牢牢的盯在那女人高聳的胸上，在那兒，兩點淡紅色的乳峯透了出來，猶如兩粒引人欲滴的鮮葡萄，這當眞是不可多得的妙人兒。

徐仁傑咽了一口唾沫，他定了定神，好不容易才裝出一副總經理的神氣，伸指向那妙人兒點了一下。

這似乎是一種暗號，媽媽生心領神會，點點頭，示意三位女郎隨她離開。

徐仁傑再也坐不住了，他幾步走到酒櫃，斟滿了兩杯酒，他有個嗜好，每碰上特別刺激的事，必定要連乾兩杯。

第一杯剛入肚，一個電話便打進總經理室來了，打電話來的人，是與徐仁傑有數面之緣的李靜。

「徐老闆，請問你認識錢豐洋行老闆徐雲龍先生麼？」李靜在電話裡問道，他的聲音異常平靜，根本不帶任何感情。

「是徐雲龍老闆嗎？有，有一面之緣吧，呵呵！」

「生意上，沒有來往嗎？」

「沒有！我從來不和他這類人打交道。」

「啊！那徐老闆說說他是那一類人？」

「李SIR，開甚麼玩笑？」徐仁傑有點惱怒了，「誰不知道徐老闆是靠甚麼起家的？雖然現在他幹的是正當生意，但徐某人還不屑與他有任何生意來往。」

「別緊張，徐老闆，我只是隨便問問。」李靜微微一笑道。

「李SIR還有甚麼事嗎？」徐仁傑有點不耐煩了。

「啊，沒有了，再見！」

徐仁傑狠狠的把電話擱下「李靜啊李靜！你也太自負了，居然打算在我徐某人口中挖料，任你有通天本領，只怕也逃不過徐某人這個吧，嘿嘿！」

徐仁傑把掌心狠狠的一揑。

徐仁傑仰起脖子，把第二杯酒倒入肚裡，然後他就上了八樓的一間套房。

那妙人兒果然已在那裡靜靜的等待，她坐着不動，就如一尊精美的女雕像。

徐仁傑緩緩的走近去，把手按在她的肩上。

「你叫甚麼？」

「我姓紅，叫玫瑰。」女郎輕聲道，又補充了一句，「這是我的藝名。」

徐仁傑微笑一下，「啊，沒關係，眞名也好藝名也好，都只是身外物，重要的是人的質素……你能讓我見識你的質素麼？紅玫瑰小姐。」

紅玫瑰的肩頭在他的掌下扭動了一下，又點了點頭。

徐仁傑微微一笑，便把她從梳發椅上拉了起來，摟着她的腰肢向裡面的卧室走去。

紅玫瑰似乎急於顯示自己的「質素」，因此，她很快便開始脫衣服，根本不必徐仁傑開口，她脫得很快，僅一會，她身上就再無寸縷了。

徐仁傑的眼睛，被妙人兒的肉體映得雪亮，他奔到床邊，在一個小櫃裡摸出一個小瓶，倒出一些白色的粉末，湊着鼻子猛吸了幾下，然後他就飛快的脫光自己身上的衣服。

他回轉身來時，她的嘴再一翹，馬上露出妖艷的笑容。

他把她扯到身邊，猶如把玩一件新買的玩具，忽然他的目光被她的腹部吸引住了。

「……紅玫瑰，好一朵鮮嫩的紅玫瑰！果然是人如其名，好，好極了。」徐仁傑狂喜的喃喃叫道。

然後，他迫不及待的把她推卧在床上，狠狠的壓了上去。

在徐仁傑粗重的喘息中，夾雜着紅玫瑰迎合的呻吟。

終於，徐仁傑在她身邊沉沉的睡着了。

紅玫瑰緩緩的撑起了身子，她的身子微微抖顫，就如毒蛇的信舌，剛剛在她身上舔吻。

「紅玫瑰」就是剛逃出徐雲龍毒手的張少慧。

她離開李靜後，便找了一家僻靜的酒店藏身，她深知徐雲龍絕不會放過她，必定要殺她滅口。

張少慧兩日夜苦苦思索，如何協助李靜的破案。

在徐雲龍身邊多年，她對他的「生意」自然並非一無所知，但是，徐雲龍背後的「大老闆」是誰，他們的販毒罪證，她卻毫不知情。

逃走當晚，她進入地道後，在迷宮般的各條岔道間失了方向，在黑暗中亂跑亂轉，她只知入口，不知出口，更料不着這條地道的複雜詭秘。

幸而她後來靈機一觸，沿下水道的水管摸去，終於在帝宮夜總會的地下車庫尋着出口。

因此她僥倖沒成槍下冤鬼，也因此令她忽然明白，錢豐洋行竟然有秘道直通帝宮夜總會，錢豐洋行必定與帝宮夜總會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這便是她投效帝宮夜總會的最大原因，也是她甘願向帝宮夜總會大老闆徐仁傑獻身的唯一原因。

她被徐仁傑瘋狂般的擠壓，弄得精疲力竭，不得不重新躺下。她的肩頭觸及沉睡一旁的徐仁傑，不禁抖了一下。她不知道他底細，但她決定，她不得不冒險向他試探。

自第一晚的接觸後，徐仁傑對張少慧就着了迷。

這是半月後的一天中午，徐仁傑又飛快的摸進套房裡來了，張少慧這時躺在床上，她全身一絲不掛，雪白的肉體，在粉紅色的光線下，映射着迷人的七彩。

就算在大白天，徐仁傑也不想她穿上衣服，徐仁傑說，如此美麗的肉體，若被那些該死的衣料遮掩，豈非暴殄天物！

徐仁傑這時又伏在她的身上了。

她微微抬起上身，看徐仁傑痴迷的神氣，她感到機會來了，她決心趁此良機向他試探。

「你喜歡我嗎？」她忽然格格一笑，輕聲的道。

「這不是廢話嗎？」他喘息着回答，嘴和手依然不停的在她身上移動。

「你是仙女，老天爺賞賜我的寶物。」

「別開玩笑嘛！」她嬌聲的嗔道，輕輕的撥開他停在乳峯上的手，「我是說，我的眞實姓名和眞正的身份。」

徐仁傑怔了怔，抬起頭，又瞇起雙眼。

「我不叫紅玫瑰，也不是自願來投聘帝宮夜總會的舞女。」她盯着他，等着他的反應。

但一切都沒有發生，他把目光移向她的腹部，然後微微一笑，道：「我知道，紅玫瑰是妳的藝名，就跟這兒一樣。」他把手指往她下腹的紋花一點，「紅玫瑰，這不是人如其名嗎，呵呵！」他一陣狂笑。

「不！我是一個毒販的黑市夫人，他們來帝宮要捉的人，就是我！」她忽然大聲叫道。

「啊！是這樣嗎？」他終於爬起身子來了，像忽然碰見妖物似的盯着她。

張少慧暗地吸了口氣，她知道自己已走了第一步，無論是生是死也要走下去了。

於是，她把自己如何賣身還毒債，如何被囚禁玩弄，又如何逃跑的經歷告訴徐仁傑，不過，她隱瞞了她是從錢豐洋行的秘道逃走，以及與李靜的關係，在醫院被人暗算的隱秘。

徐仁傑神色古怪，猶如聽着神話故事，許久，才半信半疑的提出疑問。

「那個要你以身抵債的人，他是誰啊？」

「徐雲龍，公開的職業是錢豐洋行的大經理。」

「是他！他幹的不是出入口的正當生意嗎？」徐仁傑吃驚道。

「那是掩飾的外衣，其實，他是毒販。」她恨恨的道。

「啊！那想不到，眞想不到。」徐仁傑歎氣道。

「你認識他嗎？」

「一面之緣吧了，我做的正當生業，跟他能有甚麼深交，現在聽你說的，我簡直憎恨他了。」

「你認識他，你向他求情，求他放我一馬，好嗎？」張少慧驚恐的道：「我怕，怕他尋仇到帝宮，把我殺了……」

徐仁傑皺眉道：「那不行，我和他沒甚麼交情，我開口求他，反而令他知道你在帝宮窩藏，豈不是更害了你？」

「你有甚麼辦法救我？」

「報警！怎麼樣？」他忽然又挨近她，焦急的道：「我認識一位警察幫辦，他一定可以救你。」

「他是誰？」

「李靜，他現在是緝毒組的高級幫辦，他一定會救你，只要你肯和他合作，怎麼樣？」

「不，我不想驚動警方。」她竟然一口拒絕了。

「爲甚麼？」徐仁傑略感驚訝，但卻不動聲息的笑笑。

「你看看……」她伸手指指自己的下腹部，苦笑道：「警方會相信我這種人嗎？弄不好，反而把我抓到戒毒中心去了！」

徐仁傑沒再說話，因爲他的目光又被她的那朵紅玫瑰吸引住了，漸而又變得一副痴迷的模樣。

這老色鬼，張少慧暗地咒罵一聲，腰肢一扭，道：「那怎樣辦？你說呀！」

他定了定神，才無奈的苦笑道：「那就別報警吧，其實我也不想失去你這位美人。」

「但我是逃出來的，他們正在搜尋我。」

「你就躲在這裡吧，別出門，我保證他們必定找不到你。」他猶如娃娃般的天眞。

「可我總不能老躲在這兒呀！」張少慧哭笑不得，她在他身上根本得不到要領，除了確證他是一名老色鬼外，她甚至不能確定他的眞正的身份，因此她就連再試探下去的興趣也失去了，她悲哀的感到，她白白付出了代價。

「你要是太悶，可以在酒店的範圍內隨便走走，但千萬別到人多的地方，這是爲了妳的安全。」徐仁傑見她久不作聲，悶悶不樂，終於討好的道。

「那好呀！我現在就去散散心。」她連忙叫道，能夠獲得一點活動的自由，總勝於整日困守於這見鬼的風流穴。

「不！等一等！」徐仁傑忽然一躍而起，伸手按住她的頭部，推向他的腹下，「這裡，你先親一親……」

她不能不服從他的瘋狂的慾念，因爲她知道，她既然已把自己的秘密告訴他，自己的生命就等於揑在他的掌心裡了。她並不怕死，事實上死對於她來說，並不比活着更可怕，但她不想死，至少現在，暫時她還不能死去。

她把頭埋在他的腿間，努力的討好着他。

到傍晚時分，她終於走出徐仁傑的那間套房，她走到長廊，吸一口新鮮空氣，她感到自由的可貴。

她的父親，已因吸毒去世了，五年過去了，現在年幼的弟妹也已長大成人，再也不用她掛心了。在她心內，家已經沒有了，只有一個人，是眼下唯一令她念念不忘的……

想起他，她的眼睛變得模糊了，她警覺自己的衝動，便回轉身，走進帝宮夜總會金碧輝煌的大廳。

大廳是圓形的，位於整幢大廈的中央，以大廳爲軸心，放射出無數條通道，通道的兩旁，是酒店出租的房間。

她因此立刻想起酒店的地下車庫，地道的出口，就在地下車庫側面，從外面看，僅是下水道的出口，誰也不知道它下面是一條地道。越公開的地方，越是容易隱藏秘密；越危險的地方，有時反而越是安全，這條地下秘道的主人，想必就是利用了這點人性的逆反心理。

張少慧想起秘道，她的背部就不禁一陣發涼，心頭也禁不住一陣發抖，她極力抑制自己的驚恐，走過大廳，沿梯級而下，她打算一層一層的走下去，直達地下的停車場。

沒有人認識她，她走的是梯級，碰到的人也極少，因此，直到三樓，她沒遇上任何痲煩事。

但在三樓的通道，她忽然被人叫住了。

「紅小姐，你是紅玫瑰小姐麼？」

張少慧不能不停下脚步，她扭頭一看，原來是當日與她一道投效帝宮夜總會的舞女，那略胖的女郎。

她只好點點頭，算是回答，然後便打算抽身走開。

那女郎卻一手扯住她，急急的道：「我是欣欣呀，你忘了嗎？我知道老闆最疼你，你幫個忙，可以吧？」

「甚麼事？」張少慧此時實在不想多管閒事，但又掙不脫欣欣的糾纏，無奈道。

「有個客人，要逼我出街鐘。」

「那還不容易，你說身體不舒服不就行了嗎？」張少慧笑笑道。

「啊！不行，不行，他不是人養的，他是泰國人，聽說他最喜歡折磨女人了。」

「他在哪裡？」張少慧不禁略感好奇。

「看！他過來了！」欣欣驚恐的往通道那面一指。

張少慧順着欣欣指的方向一瞧，三樓的大廳，果然走出來一位粗壯的男子，張少慧一見這男子，幾乎忍不住驚叫出來。

她認識他，他名叫歐泰郎，是一個走泰國曼谷與香港的貨船船長，她曾經在徐雲龍的別墅見過他，起初，她還以爲他就是「老大」，後來才知道，他是一條泰國輪船的船長。

豈料歐泰郎這時竟會在帝宮夜總會出現。他必定認識她，想到這點，她的心弦隨着扯緊了，立即轉身，避免觸着他的視線。

「你救救我呀！」欣欣差點哭道。

張少慧苦笑，「我自身難保，如何救妳？」說罷，她連忙轉身走了，這時，在張少慧心中，只有一個人，以及這個人留給她的那個神秘的電話號碼。

幾乎在同一時間，李靜的秘密住所的電話響了。

李靜的心立刻一顫，因爲能夠把電話直接打到他這裡的人，絕不很多，而張少慧恰恰是這不多的其中一個。

李靜一手抄起電話筒，打電話來的人，果然是她。

「妳在哪？」他急忙問道。

她沒有回答，聲音忽然降低了：「有一條剛到香港的泰國貨船，船長叫歐泰郎，泰國人，你要找的貨，可能

就在他的船上。」

「你在哪裡？快說！」李靜急道。

但電話已再無回音，顯然，她已匆忙的收線了。

李靜緩緩的放下電話，腦裡迅速的思索這突然而來的線報的價值。

他不知爲甚麼，在感情上他依然相信她，而且她雖然匆忙收線，但剛才說的，實是清晰俐落，顯然並非受人脅逼而說。

更要命的是，李靜手頭的線索，現時幾乎全部斷了。

曾經運載帝宮女死者的十二座客貨車，雖然已被尋着，但這是一部早已報失的失車。

據說頭部受傷的李緣，也恍如石沉大海，再也不見他的形踪。

那晚跟踪他，被他逼供的人，當晚便失了下落，這顯然是有人助他逃脫。昨天，在新界的一座荒嶺，有人發現了這人的屍體，才知是被人殺掉滅口。

至此，李靜唯一能夠入手的線索就全部變得支離破碎。

因此，張少慧的電話，就恰如暗夜中的火花，雖然不太明亮，但也足以令黑暗中摸索的人動心。

李靜立刻趕返緝毒組，很快，他的兩名助手約翰和陳麗雲也奉召趕來了。

李靜把他接到的線報簡述一下。約翰興奮的一躍而起，道：「那還等甚麼？立刻出發抓人吧！」

李靜微微一笑，道：「抓人？若尋不到證據，怎樣抓？你就算把他抓了，也無法入他的罪，反而打草驚蛇。」

「難道任由他們順利接貨嗎？」約翰急道。

李靜笑笑，「那自然不是，我們可以採取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約翰苦笑道：「哎呀我的李SIR，你有妙計就快點說出來吧，吞吞吐吐，把人也急死了。」

李靜微笑道：「黑吃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就算搜不到貨，也不致於打草驚蛇，同時也可以逼他吐露內情。」

通過海運署，李靜很快就查出，今天中午，果然有一條泰國貨船抵港，船名叫「飛翔」，船主是泰國人，但並非「歐泰郎」，而是「查差」。

李靜他們很快就來到「飛翔」號停泊的碼頭，而且，很快就尋到那艘叫「飛翔」號的泰國貨船，但船上靜悄悄的，不但沒有人影，也沒見燈光。

李靜揮了揮手，令其他人在四周警戒佈防，他與約翰和陳麗雲便裝登船。

船的長度約幾十呎，保養得很好，甲板洗刷得閃閃發光。

李靜向約翰和陳麗雲示意，他兩人立即分頭走向兩邊船舷，向船尾方向搜索。

李靜傾耳細聽了一會，便攀上舷梯，跨過駕駛室後面的欄桿，走到上層的甲板上，他發現一個打開的艙口，透出一點燈火，但卻同樣寂靜無聲。

李靜從艙口的豎梯走下，進入船艙。船艙有三個房間，他摸過去逐間推門，其中兩間的房門緊閉，第三間房卻露出一條小縫，裡面傳出一些古怪的響聲。

他把耳朵貼近門，他終於聽清楚了，裡面除了碰撞艙壁的金屬響音，還有女人的呻吟和男人的喘氣聲。

李靜立刻明白，裡面的人正表演着甚麼妙戲。

霎間，兩種疑念在李靜腦裡疾速閃過：一、這是一個陷阱，目的是令他痲木，引誘他貿然闖進；二、是這的確是一幕春宮妙戲。

要通知約翰和陳麗雲，已太遲了，李靜略一沉吟，便果斷的推開艙門，擠身進去，他把身體貼在艙壁上，撩開擋住視線的簾布。

艙內的光線很暗，但已足以令人瞧清裡面的春宮妙戲。在一綫微弱的床頭燈下，一個赤裸的女人，正趴伏在床邊，她身後是一個粗壯的光裸的男子正拚命的向前推壓着女子，這情形就有如一頭公狗騎壓着一頭母狗。

李靜暗地一笑，他輕輕放下簾布，退了出來，這時，約翰和陳麗雲也搜索回來了。

「有甚麼發現？」李靜用手勢發問。

「鬼影也不見。」約翰用手語答道。

那女人已被放回床上，她向上仰卧，那男人正坐在她的身上，瘋狂的發洩着慾火。女人似乎忍受不住了，正要尖叫，男人連忙伸出大手，拚命壓着她的嘴臉。

李靜拔出匕首，一躍而前。

那男人聽到響聲，扭頭一看，登時目瞪口呆，因爲李靜的刀尖已頂住了他的屁股。

「幹得漂亮極了。」李靜冷冷的笑道。

男人沒說話，一會後，才把身體向李靜這面轉過來。

「不准動！」李靜的刀尖一閃，已抵住男人的咽喉。

男人額上青筋暴漲，面孔發黑，突地，他左手虛晃一下，右手疾速向枕下伸去。

李靜的刀尖一閃，閃電般把男人的右手釘在床板上，男人立刻發出鬼般的慘嚎。

李靜伸手，從枕下摸出一柄手槍，拋給聞聲衝進的陳麗雲，然後把匕首一抽。

男人立刻又慘叫一聲，鮮血把床布也染紅了，他哼叫着，從女人身上爬了起來。

「你是甚麼人？敢這樣對我？」男人怒叫道。

李靜把匕首往男人身上一擦，擦去血跡，嘿嘿一笑。

「進廟燒香，你既然進了我的地盤，就不孝敬一點甚麼嗎？歐泰郎船長。」

李靜說着時，那女人已爬起來，被陳麗雲帶到外面去了。

男人果然是泰國來的歐泰郎船長，他把帝宮夜總會的欣欣帶上船，正快活時，冷不防鑽出了眼前的兇神。

歐泰郎額上的血管迅速膨脹，連脖子也漲得通紅了。突地，他大吼一聲，向李靜撲了過來。

李靜側身閃過，猛出一拳，擊在歐泰郎的肚子上。歐泰郎禁不住李靜猛力的一擊，登時仰面摔在地上。

李靜扯着他的頭髮，把他從地上拉起，又一拳打在他的下顎，歐泰郎撞在床欄上，痛得縮成一團。

「快說！貨在哪裡？」

歐泰郎哼叫道：「貨……甚麼貨呀？」

「裝傻嗎？你運來的，除了海洛英，還有甚麼貨。」

「不！不……我不大清楚，沒有……」

歐泰郎喘着氣，一面用手抹去嘴角的血。

「找死！」李靜又一腳踢在歐泰郎的腹上，他剛欲爬起，又跌倒了。

李靜用脚踩住他被刀刺穿的手掌，一點一點的加重力度。

「再不說，老子把你的骨頭拆下來！」

「我……我……」

歐泰郎被李靜的狠勁征服了，終於開口。

「那批貨，已卸下了！」

「在哪裡？」

「西貢碼頭……」

「甚麼時候？」

「今天中午。」

「接貨人是誰？」

「是……錢豐洋行徐老闆的人！」

李靜微微一笑，「錢豐洋行徐老闆」幾個字眼，令他相信，歐泰郎吐露了眞情，他忽地手起一拳，又把歐泰郎擊昏了。

這時，陳麗雲恰好押那女人走進來。

「李SIR，你下手太重了！」陳麗雲掃一眼地上的歐泰郎，皺眉道。

李靜悶聲不語，他的視線轉向她身後的那女人，女人這時已穿上衣服，但披頭散髮，滿臉污跡。

「你叫甚麼？」李靜問她。

「欣欣……」

「爲甚麼到這船上？」

「出鐘咩……他是客人，硬把我拉上來的。」

「在那處高就？」

「帝宮夜總會……」欣欣低低的答道。

李靜的心頭一動，但卻沒說甚麼，下令遣去。

車駛離碼頭，李靜一直沉默不語。這時，在座的人均明白，一切的言語都是多餘的了，因爲「貨」已在中午卸下，到這時，已如石沉大海了。

「小姐，你住在哪兒？」駛車的約翰，瞥一眼欣欣，問道。

車子這時已駛入九龍深水埗區。

「前面那幢大厦……」欣欣往前一指，又驚恐的補了一句，「請問，你們是甚麼人？」

約翰不作聲，李靜伸手拍拍欣欣的肩，道：「不要問甚麼，這就送你回家，好好睡覺，把一切都忘了，就當甚麼也沒有發生過。」

欣欣下了車，惶惶不安的向那幢大厦走了進去。

「李SIR，下一步如何行動？」

約翰剛關上車門，陳麗雲便忽然焦急的問道。

李靜苦笑：「你以爲他會等着我們去收『貨』嗎？我的大偵探小姐？」

陳麗雲格格一笑，轉過身，伸了個懶腰，高聳乳峯直逼李靜的前胸：「我甚麼也不想，只想睡三日三夜的懶覺。」

「好吧，回家睡吧，有甚麼情況，我再通知你們。」李靜道。

約翰也很滿意李靜這個決定，他猛踩油門，車子風馳電掣的向前駛去。

李靜返回他的秘密住所。

他正準備躺下，但忽然又一躍而起，他心緒不寧，總好像遺忘了甚麼似的。

到底是甚麼漏洞，一時間他又無論如何想不出來。

慢慢地，他的思路又聚集到「飛翔」號貨輪，爲甚麼船上人跡全無，只有一個尋歡的船長歐泰郎，其他人到哪裡去了呢？

「飛翔」號絕對不會只有一位船長，唯一的可能，是在自己上船搜索時，船上的其他人早就離開了，而他們的行踪，除了歐泰郎本人外，只有一個人會知道。

這人就是帝宮夜總會的舞女欣欣！

這猶如電光火閃的念頭，剛在李靜的腦中掠過，他的人已飛出室外，跳上車去。

李靜駛車來到深水埗，他疾速走進欣欣的那幢大厦，他剛才已留意到，欣欣是直上四樓的。

「請問，欣欣小姐住四樓幾號房？」李靜向一位值夜更的中年女子打探。

中年女子打量一下李靜，神色古怪的笑笑，道：「你是她甚麼人，又是甚麼表哥吧？」

李靜一聽，心中突突一跳，壞了，有人已搶先一步，他馬上抽出他的警員證，向中年女子一揚：「警察……快說，她在幾號房間。」

「七號！七號……」中年女人嚇了一跳。

李靜一個箭步搶到電梯前，電梯的門剛好打開，走出一位男子。

這是一位身裁瘦削的男子，他與李靜擦身而過，走進電梯，李靜才察覺，電梯內有兩個帶水漬的脚印。

出了四樓，李靜立刻找到七號房，房門緊閉，門下的縫隙卻透出微弱的燈光，李靜按鈴、敲門，但均沒有回音，也沒有脚步聲。

一種不祥的感覺掠過李靜的腦海，他咬咬牙，抽出手槍，以重手法把門撞開了。

裡面沒有人，床上的枕被很齊整，顯然沒被動過，地上卻有幾件衣服，李靜認得，那是欣欣不久前穿着的。

廚房的門開着，洗手間的門卻閉着，水漬從洗手間的門縫滲流出來。

李靜疾速搶到洗手間，猛擰把手撞了進去，欣欣渾身赤裸，正躺在浴缸裡面，浴缸的水，已快把她的頭面淹蓋了。

李靜一個箭步衝上前去，抱起欣欣，放到地上，用力按壓她的胸口。

欣欣的嘴吐出了帶血的水，她的心臟終於恢復了跳動，雖然仍很微弱，但總算渡過了危險的關頭。

「欣欣，你醒醒……」李靜呼喚道。

欣欣緩緩的睜開眼，她的眼珠發白，似已凝固，她已認不出他是誰。

「我救你的，剛才行兇的人是誰？」李靜也顧不了許多，忙道。

她搖搖頭，又無力的閉上眼睛。

「你到船上後，除了那泰國船長，還有其他人麼？」

她無力的喃喃道：「他們……走了，都走了……」

「去哪裡？是海邊嗎？」

欣欣點了點頭，鼻孔有血水流了出來。

「你知他們去哪裡幹甚麼嗎？」

沒有回音，她的臉色由白轉青，微弱的呼吸也陷於停頓。

李靜皺了皺眉，一躍而起，搶到電話前，向附近的警署打了個電話，請他們立即派救護車來。

然後，李靜就疾奔而去。

李靜知道，片刻也不能停留了，因爲歐泰郎在關鍵之處騙了他，那批「貨」並非在中午已卸走，而是在李靜上船的同一時間，轉移到另一處地方卸貨，很可能直到此時，那批「貨」仍在那個海灘。

而能否抓住徐雲龍的尾巴，就看李靜是否能夠及時趕到了。

那是一個漆黑的，充滿兇險的海灘。

李靜伏在一艘漁輪的甲板上，向海灘前面望去，在一座荒廢了的油庫陰影中，停了輛貨車，車上有人影移動，車後的沙地上，堆放着一堆甚麼東西，從貨車到海邊，約有六百呎距離。

李靜到來時，這艘漁輪已停泊在舊碼頭。這時，李靜忽然聽到甲板上有脚步聲，甲板是金屬造的，聲音在金屬中傳得很遠，李靜的耳力也特別靈，因此，當他伏在甲板上時，就算一隻老鼠走過，也難逃脫他的耳朵監察。

脚步聲向前甲板移過來，李靜立刻繞到船尾，悄悄攀上後甲板，他剛伏下，脚步聲就在前甲板消失了。

李靜寂伏不動，用眼睛掃視周圍的環境，借着海水微弱的反光，他看到那座油庫，貨車，車上的人影。

貨車和這艘漁輪，顯然大有來頭，而那堆放在車後的東西，很可能就是歐泰郎運來的那批「貨」，而且，更有可能「貨」是先由「飛翔」號貨輪，轉移到這艘漁輪，趁夜深人靜，才開始卸貨裝運。

最危險的地方反而是最安全的地方，看來，李靜的對手很懂得利用這個人性的弱點。

但這一切只是推斷，是否如此，李靜並無絕對的把握，而且他只有孤身一人，此時要通知任何人已絕不可能了。漁輪與貨車之間，有幾百呎的距離，如何接近，只要略一大意，就會兩面受敵，就算李靜有三頭六臂，也難逃一死。

李靜這時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等待，等待最有利的反擊的時機。

李靜側轉身，藏在後甲板的纜盤後面，抽出他那柄德製瓦爾薩手槍，他越來越喜歡這支槍了，因爲它不止一次救過他的生命。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

李靜覺得，他不能空耗時間了，他決定轉移一下位置。

就在此時，前甲板方向又傳來脚步聲，而且不止一個。

李靜探頭出船舷，向前望去，在黑暗中，有兩人正抬着一個木箱，走近搭橋，走上碼頭的岸邊，李靜忽然聽到這兩人的低語。

「快走……」

「趕着去見鬼嗎？這是最後一箱了。」

「你知個屁，剛才小姐來過！歐泰郎把老闆出賣了……」

「小姐，你是說她親自出馬？」

另一人沒有回答，兩人已走上碼頭，向那座油庫走去，漸漸變得身影模糊。

李靜的心突突一跳：「小姐！」這「小姐」是誰？莫非對方已掌握了自己的一切行踪？

李靜的心陡地抽緊了，如果自己的行踪早已暴露，那此刻他說不定已被人嚴密監視。

李靜咬咬牙，便沿着左舷向前甲板爬去，他知道，他此時就連一秒鐘也不能再等待了，因爲等待的結果，

將是死亡。

李靜全身的細胞都處於戒備狀態，每爬前一步，都有隨時被襲的可能，但並沒任何動靜，能夠聽到的，只是他自己的心跳聲。

爬抵貨艙與前甲板相接的轉彎處，他蹲着身，探頭望去，前甲板空蕩蕩的，不但沒有人影，也沒有任何木箱，只剩下幾根繩索，以及一幅大油布。

剛才那兩人抬走的，果然是最後一箱「貨」了，此時，除非他立刻上前追截，否則，人和「貨」便會安然運走，在他李靜眼底下安然運走。

李靜一急，便欲躍身而出，但就在此時，他的背部已被一枝冰冷的硬物頂住。

「不準叫，舉起手來！」他的耳邊響起耳語般的喝令聲。

李靜只能服從，他乖乖的舉起雙手，手握的槍，也立刻轉移到身後那人的手上。

「走，向前，不準回頭！」第二聲喝令又響了起來。

李靜的背部被槍頂着，向前邁步，他不禁一陣苦笑，自己這隻螳螂，竟有黃雀在後。

李靜緩緩的移着脚步，他並沒半點驚恐，類似的兇險他不知碰過多少次了，而且身後的人似乎也不想要他命，這點，李靜聽對方的口氣便心中有數。

一會後，已走到貨艙的艙口，下面黑漆漆的，猶如一口深淺莫測的枯井。

李靜突地一扭身，高舉的雙手趁勢向後一掃，頂着背部的槍立刻移開了，他隨即用右腿向後猛蹬，恰恰擊中對方的脛骨，那人被他一脚掃倒，餘勢不止，竟滾落船艙去了。

李靜閃離艙口，爬上通向駕駛台的舷梯，那人雖然被他掃落船艙，但他手上有槍，李靜不敢大意。

駕駛台上也是漆黑一片，李靜不敢亂動，傾耳細聽，下面船艙再無聲息，那人可能跌昏了。

再過片刻，李靜開始移動身體，但他剛一舉步，匕首便碰着一塊金屬，劃出一點火花。

就在此時，李靜的肘部突然被人猛力撞了一下，手握的匕首竟脫手而飛，這一擊非常沉重，李靜感到自己的半邊身竟痛得不能動彈。

顯然，襲擊他的人身手絕對不弱，但這人似乎並不想要他的生命，只是纏住他，拖延時間。

李靜心中一陣氣惱，他俯下腰，似乎痛得就要倒下了，那人一閃而近，顯然再欲補一擊，把李靜打昏。

就在此時，李靜決然的反擊了，這時是他含怒出擊，拳如電閃，猝然擊出，世上甚少有人能夠迴避。

李靜一擊即中，對方立刻悶叫一聲，李靜的第二拳卻無法擊出，因爲他的第一拳觸着的，竟是一團溫軟而富彈性的肉體，李靜知道，世上具有這種銷魂特性的物體，只能是女人的乳峯。

但李靜的第一拳，已足以令對手軟倒了，這人也不例外，身子竟軟軟的向李靜倒過來。

李靜把這人頭罩的絲襪剝去，他不禁目瞪口呆，就如在現代的大都市，突然出現了一頭史前的食肉恐龍。

這人竟然是他的女助手陳麗雲，一位在緝毒組任職多年的女沙展。

李靜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拚命的搖着她，一面低叫道：「麗雲！醒醒！我是李靜……」

陳麗雲終於醒了，但她臉上已失去往日的甜笑，半睜的眼睛閃着的是兇狠的光芒。

「麗雲，你來這裡幹甚麼？」李靜的鼻樑就挨了沉重的一拳，在驚疑中的李靜，被這一拳擊倒了。

陳麗雲一躍而起，發瘋般的向李靜撲來。

李靜心中一涼，連忙滾身避開，這時他就連苦笑也無法發出了，他斷定，陳麗雲不是存心殺他，就必定是瘋了。

陳麗雲卻沒有追來，突然又在黑暗中消失了。

李靜這時心又一涼，連忙躍到駕駛台的暗處，他知道，他最不願意見到的事，終於還是發生了。

果然，他立刻就聽到刺耳的槍聲，尖嘯的彈頭在他四周飛濺，他知道對方動機並非要殺他，而是向甚麼人鳴槍示警，但結果都一樣，因爲在他手下竟然出現這種丟臉的事，這比殺了他更令他難過。

槍聲在寂靜的夜中，猶如霹靂雷霆，油庫的貨車幾乎在同一時間，就立刻開走了，眨眼便消失在黑暗中。

槍聲停了，也可能是對方的子彈已打光。李靜趁勢一個飛躍，翻下船艙，他突然像被釘住，再也不能移動。

陳麗雲半躺在船艙裡，手握的槍正對着他的胸膛，她秀髮紛亂，衣服已被撕成碎片，嘴角不斷湧出血水，顯然她已受了重傷，但她仍然足可奪去李靜的生命，因爲李靜的身手再快，也絕對快不過她手握的槍。

兩人默默的對視，一切的語言此刻都已成多餘了，因爲一切已不再存在。

「爲甚麼？爲甚麼？」李靜喃喃的道。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知道嗎？」陳麗雲忽然歎了一口氣，低聲的叫道。

「但你可以回頭是岸。」李靜忽然生氣了。

「不，太遲了，人一旦落了水，就休想乾身上岸了。」

陳麗雲幽幽的歎了口氣，槍口忽

然一轉，抵住了自己的胸口。

「……別幹蠢事！」李靜大叫一聲。

但沉悶的槍聲已響了，她半跪着的身體緩緩的向李靜這面倒下，鮮血在她的乳峯間噴出，濺濕了李靜的雙腿……

整整三日三夜，李靜和約翰幾乎把全香港的夜總會都刮遍了，但李靜要尋找的人，依然不明下落。

陳麗雲的自殺，令李靜不得不全盤改變自己的行動計劃。

陳麗雲是某毒販集團打入警方的內奸，此點已確定無疑。而且她與錢豐洋行的徐雲龍有某種聯繫，這點也是確定不移。

但徐雲龍是否便是這個毒販集團的「老大」？李靜不能斷定，同時，對方的販毒證據在哪裡？李靜更無法掌握，知道這一切秘密的，只有歐泰郎，但由於陳麗雲向對方洩密，歐泰郎在那晚上便被殺掉滅口。

至此，李靜所有的線索，已全部中斷。

在絕望中，李靜忽然想到一個女人，這個女人就是張少慧，對方既然可以派人潛進來做內奸，他為甚麼不好好利用一下這個天然的卧底，這叫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想到要利用她來做卧底，李靜就不能不感到痛苦，因為這等於把她推上死亡線上，但李靜已再無選擇，因為這是他目前剩下的唯一殺手鐧。

終於，李靜尋到張少慧的下落，而且，在高度秘密的情形下，他與她單獨見了一次面。

這時，是他與她見面的第七天晚上，李靜忽然接到她的一個線報。

李靜默默沉思一會，終於把約翰召來。

「舊油庫碼頭，約翰。」李靜道。

約翰沙展一聽高興了，立刻道：

「好極了，我馬上率隊趕去。」

李靜略一沉吟，便道：「不，只帶十個人，而且除你我外，所有人不准接近油庫……出發！」

李靜和約翰很快率隊趕抵那座舊油庫，李靜下令緝毒的其他人在外圍警戒，沒他的命令，不准接近油庫。

一會後，就聽到貨車駛來的聲音，這是一輛載重的大貨車，車卡蓋着黑色的帆布，沒開車燈，悄悄駛近，猶如一座黑色的墳墓。

大貨車駛到油庫的大門口，車上跳下兩條人影，跑到門前，推開了兩道大鐵門，貨車隨即駛了進去，大鐵門在裡面重新關上了。

李靜打了個手語，約翰會意，與李靜一道貼着牆邊，摸到倉庫背後，從一個缺口中鑽了進去。

倉庫裡面黑漆一片，廢棄的東西胡亂的堆放着，沒有任何燈光，也沒有任何人聲。大貨車就停在倉庫的前半部，貨車後面有人影晃動，似在搬

運甚麼東西。

李靜打了個手語，約翰點點頭，立即向右面牆壁爬去，繞過一堆水泥板，潛移向倉庫的前半部。

李靜向左面的牆壁摸去，突然，有五、六條人影向這面跑來，李靜連忙伏下。

這批人一直跑向前面的一間破屋，一會後，李靜眼前一亮，破屋竟透出火光，原來那班人竟點亮了一盞風燈，顯然，這班人自以為此地非常安全。

李靜悄悄向破屋摸過去，把眼珠靠近破屋的裂縫，他心頭不禁突突一跳。

此時破屋裡面走出一個男人，西裝領帶，打扮斯文，但露出的卻是猙獰的笑容。

「徐雲龍……」李靜暗叫一聲，「他此時為甚麼會出現？」

「把她請出來！」徐雲龍這時獰笑下令。

立刻，有人被推了出來，這是一個女子，她的嘴被破布塞住，只能發出含混的叫聲。

徐雲龍走近去，重重的摑了女人一記耳光，女人的臉立刻側向一邊，正迎着李靜的視線，她竟然是張少慧。

李靜握槍的手，不禁一陣微顫，她不是在徐仁傑身邊嗎？為甚麼忽然又落在徐雲龍的手上？

「他媽的，你以為藏在帝宮，老子就難奈妳嗎？你知道徐老闆是誰，他是我徐某人的老大，你以為老大會為妳與我反目嗎？你也不想想，嘿嘿，他做阿頭沒有老子替他打天下，他有今日的風光……他到底把妳送回老子的手上了。」

徐雲龍咒罵着，隨即又獰笑道：

「你既然背叛我，可就休怪老子不念一夜夫妻百日情了……請吧，兄弟，你們喜歡對她怎樣，任隨尊便！」徐雲龍說罷，緩緩的退到一邊。

他身邊的五、六個男人，立刻發出鬼嚎般的怪叫聲，然後一齊動手，把她推在地上，用手或腿壓住她的手腳，剝脫着她身上的美麗的衣服，眨眼，她就被剝脫得一絲不掛了，十幾隻手掌掠過後，她的乳峯、肚皮、大腿，便留下一道道黑色的痕跡。

李靜的腦袋一陣昏眩，因為他的血管已幾乎脹破了。

「要幹，就快點，他媽的，前世未玩過女人嗎！」徐雲龍獰笑道。

「……紅玫瑰，她身上有紅玫瑰……」有人怪叫道。

隨即有人向地上的她，撲壓過去。

就在此時，破屋外面傳來一聲慘嚎，破屋裡面的人立刻亂作一團，有人在破屋內衝了出來。

李靜知道，那是約翰按捺不住，在那面悄悄動手了。

李靜趁機把手槍一甩，李靜甩手一槍，例不虛發，這一槍，立刻把破屋內的風燈擊滅。

這一霎間的黑暗，對李靜來說就已經足夠了，在電光火閃的瞬間，李靜已在破屋內外來回了一次，他閃電般躍走時，他的腋下多了一個赤裸的女人，這個女人就是「紅玫瑰」張少慧。

這一槍，還有另一個作用，就是向約翰示警，約翰聽到槍聲，立刻火速撤離油庫，因為李靜嚴令：槍聲就是撤走的訊號。

李靜抱着張少慧，閃電般的撤離油庫。

前面就是緝毒組其他人埋伏的小樹林。

就在此時，李靜的身後强光一閃，隨即是一聲相當猛烈的爆炸，整座舊油庫頃刻倒塌，烈焰衝天而起，把夜空燒得通紅。

帝宮夜總會的大老闆徐仁傑，此刻正躺在他那間套房，欣賞着電視。

這是舊油庫發生爆炸的兩小時後，電視的新聞報告把爆炸現場播了出來。

徐仁傑笑了，笑得非常甜蜜，因為這一切都是他導演的，這是他一生人中所導演的最美妙的一幕戲。

陳麗雲是他派潛警方的內奸，由於陳麗雲的密報，他早就知道張少慧與李靜的不尋常的關係，他故意把張少慧留在身邊，以此來支配李靜的行動。

唯一失策是他被李靜搶先找到那泰國船長歐泰郎，而且從歐泰郎口中獲悉那批「貨」的下落，這因此令他損失了陳麗雲這名得力的女將。

到此地步，徐仁傑決定棄車保帥，他故意在張少慧面前露口風，透露徐雲龍有一批貨在舊油庫上落，利用張少慧的口把李靜引去。

然後他又把張少慧送回徐雲龍，以此表示對他的信任。

同時，他另派他的心腹執行另一項秘密任務：在舊油庫埋下烈性炸藥，令李靜和徐雲龍一鑊熟。

另一方面，那批「貨」他已安然運入帝宮夜總會下面的秘道。

「……據警方現場透露，舊油庫的爆炸案，不排除被人破壞的可能，但破壞舊油庫的目的是甚麼，警方目前正在追查中……」電視台的新聞報導說。

徐仁傑不禁一陣大笑：「呵呵！甚麼不排除被人破壞的可能？為甚麼不乾脆一點說，這是一位天才導演的傑作！」

「不錯，這的確是一位天才導演的傑作！可惜這位大導演並非徐老闆你！」

突然，徐仁傑後面響起冷冷的嘲笑聲道。

徐仁傑猛吃一驚，連忙扭頭一看

，站在他身後數呎遠的，是他預料早就「一鑊熟」的李靜和張少慧，而他們的身後，通向這間套房的秘道洞口正張開了黑盤大口。

李靜的槍口，也冷冷的對着他的胸口。

徐仁傑知道完了，因爲他們既然是從秘道走出來，那秘道中的那批「貨」，必然已落到李靜的手上，而帶領李靜進入秘道的人，就是有朵「紅玫瑰」的張少慧。

徐仁傑至此才明白，李靜到底是李靜，他太低估他的能耐了，他不但識穿自己棄車保帥的妙計，相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利用張少慧這個「卧底」，故意中計，在他不備時，便突然來個暗渡陳倉，把他的黑窩連根拔起。

徐仁傑盯着李靜和張少慧，緩緩的站了起來。

「不準動！」李靜沉喝道。

李靜喝聲未落，徐仁傑的腰突地向下一縮，雙手同時猛力向前一推，他坐的帶輪梳發椅便閃電般撞向張少慧。

李靜暗吃一驚，他怕張少慧受傷，便疾速一閃，擋在張少慧前面，他的手槍也響了，但只擊中沙發椅的靠背，沙發椅反而撞中了他的膝蓋，李靜身體一晃，幾乎跌倒。

徐仁傑閃電般的一躍而上，飛起一脚，踢掉李靜手握的槍，李靜揮拳直擊徐仁傑的頭部，右手趁勢把張少慧推開了。

李靜推開張少慧，他的右手卻被徐仁傑反腕扣住了，然後縱身一躍，用右手鎖住了李靜的咽喉，李靜登時一陣窒息。

張少慧一見，不顧一切的撲了過來，「你放開他！」她嘶聲叫道。

徐仁傑猛揮一拳，擊中張少慧的胸口，她叫了一聲，按着胸口倒下了。

李靜趁徐仁傑出拳的剎那，猛力一扭脖子，拚力轉過身來，順勢提膝向徐仁傑的下腹猛力一撞。

李靜的這一擊非同小可，徐仁傑的臉孔登時扭歪了，身體亦彎下，呼呼的直喘氣。

李靜不容他回氣，疾撲上前，向他的腹部又狠狠一拳。

這一拳把徐仁傑打得向後撞去，撞上酒櫃，軟癱在地上了。

李靜撲到張少慧身前，俯身一探，幸好她只是痛得暫時不能移動，李靜太關心她的安危了，反而被徐仁傑瞧穿了他這個弱點。

李靜抬頭時，他發覺徐仁傑手上已多了一枝手槍，原來他的手槍就藏在酒櫃下面，他被李靜連擊二拳，知道在拳脚上他絕非李靜的對手，便故意露出空門，挨了李靜一拳，身子趁機倒向酒櫃這面，李靜向張少慧俯身時，徐仁傑已在酒櫃裡面摸出這枝裝了滅聲器的手槍。

李靜暗吃一驚，他知道壞了，便雙手猛一運力，把張少慧推到墻角，再突地反身閃電般的向徐仁傑撲去。

徐仁傑嘿嘿冷笑，向張少慧那面一滾，避開了李靜近身一擊，烏黑的槍口依然對着李靜的胸口。

此時李靜距徐仁傑有五呎遠，張少慧卻反而落在徐仁傑的身邊。

李靜歎了口氣，他知道自己無論如何都要先挨一槍了，然後他才有機會反擊，假如這一槍並不能置他於死地的話。

槍聲響了，由於裝了滅音器，只是沉悶的「卜」的一聲。

倒下的卻並非李靜，而是張少慧，她突然躍起，向徐仁傑撲過去，子彈就在近距離射入她的下腹部。

這僅是千鈞一髮間的事，但千鈞一髮間，已足夠李靜反擊了，幾乎在槍響的同一時間，李靜的直勾拳便擊中徐仁傑的太陽穴。

徐仁傑連叫聲也沒有發出，就如死屍般的倒在地上。這本來是李靜欲作的最後一擊，這一擊所含的力度，世上任何活人，也決計承受不起。

李靜一手抱起張少慧，鮮血已把她的下腹部染紅了，但尚有些微的氣息。

「支持住！我馬上送妳去醫院！」李靜大叫道，不知爲甚麼，李靜自己也覺得，他的叫聲竟含有哭音。

張少慧動了一下，李靜忽然聽到她的低語聲：「……不，太遲了，人世間已不需要我了……我只想問你一句話……」

「說！妳說吧！……」李靜道。

「……鮮血是否可以洗脫紅玫瑰的污跡？」

李靜怔了怔，他不知如何回答，他見張少慧正焦切的盯着他，便連忙用力的點點頭。她終於笑了，笑得非常甜美，就猶如李靜初見她時，是位美麗純眞的少女，但這是她終生的最後一次眞正的笑容。

李靜的淚水終於掉了下來，淚水與她身上的鮮血混和了。

約翰沙展這時率隊衝了進來，他一見眼前的情形，竟怔住了，「李SIR，你受傷了嗎？」約翰驚道。

李靜怔怔的呆立不動，終於，他能夠苦笑了，他歎了口氣，道：「不，我沒受傷，但這是我李某人最窩囊的一役，因爲我竟然不能回答：鮮血是否可以洗脫紅玫瑰的耻辱。」

李靜說罷，抱着絕命的「紅玫瑰」，走了出去。

（全文完）

三國演義之四十三

政歸司馬氏（二）

徐正・編繪



37　走不到十里，猛聽得一聲炮响，鼓角齊鳴，一支兵攔住去路。當先三騎馬上，正是司馬懿父子，高叫：「公孫淵哪裏走！」



38　一千遼東兵被魏軍一掃，就完全散了。公孫淵無路可走，只得下馬投降。



39　司馬懿斬了公孫淵，取了襄平，出榜安民。過了幾天，司馬懿留下鎭守人馬，傳令班師。大軍剛到洛陽，接到曹睿詔旨，說在許昌得了重病，要他趕去見面。

40　他趕到許昌行宮，見曹睿病勢沉重，便在床邊跪下請安。曹睿令他起來，又叫人把太子曹芳和大將軍曹爽召來。



41　曹睿握着司馬懿的手，喘着道：「兒子曹芳，今年才滿八歲，還不懂事，全仗太尉和大將軍同心輔助。」又對曹芳說：「我死以後，你見太尉如同見我一樣，要十分敬重。」



42　曹芳過來，抱住了司馬懿的頸項。曹睿落淚道：「太尉不要忘了他今天依戀你的情份。」說完，便昏過去了。



43 當天，曹睿病故，曹芳即位。尊郭皇后爲皇太后。一切國家大事，都由司馬懿和曹爽會同辦理。曹爽是曹眞的兒子，年輩小，經驗少，凡事都尊重司馬懿的意見。

46 何晏冷笑道：「從前，老將軍與太尉一同領兵在祁山抗蜀，只因幾次三番受太尉的氣才氣死了的，這簡直是殺父之仇呢。」這一說，不由得引起了曹爽的憤恨。



44 曹爽是富貴子弟，喜歡吃喝玩樂。家裡養着幾百門客，其中最信任的，是何晏、鄧颺、李勝、丁謐、畢軌。還有一個綽號「智囊」的大司農桓范，也與他氣味相投。

47 他與門客們商量，决定先奪下司馬懿的兵權。便到宮裏來見曹芳，說司馬懿的功勞大，應該加封他爲太傅。



45 一天，何晏對曹爽道：「大魏是曹家天下，不要過份相信外人。」曹爽道：「先帝把幼子托給我和太尉，我當然要遵從遺命。」



48 曹芳還是個孩子，不懂其中的機巧，便把司馬懿召來，封爲太傅。司馬懿全沒防着，又不好違抗，只得把指揮全國兵馬的印信，交了出來。



49 曹爽拿到兵權，令他的弟弟曹羲爲中領軍，曹訓爲武衛將軍，曹彥爲散騎常侍，各帶三千御林軍，保護宮廷。何晏、鄧颺、丁謐、畢軌、李勝也做了大官。

52 城裡玩厭了，又帶了家將門客，出城去打獵，常常好幾天不回府。曹羲諫道：「阿兄掌握了兵權，却常常出城，要防別人暗算。」曹爽笑說：「兵權在我手中，有甚麼可怕的？」



50 司馬懿交出了兵權，就在家養病。曹爽因此更放了心，天天和何晏等飲酒作樂，聽歌看舞。

53 後來曹羲告訴了桓范，桓范也來苦諫，諫得曹爽主意不定，不聽呢，只怕果眞出事；聽了呢，又捨不得玩樂。



51 他把各處進貢來的東西，揀好的拿到自己府裡。新造了好多亭台樓閣，到處裝飾着金銀珠玉。

54 這時李勝升了青州刺史，前來辭行。曹羲猛然得了個主意，要李勝去司馬懿那裡察看情形。



55　李勝只說向太傅辭行，來到司馬懿府上。司馬師和司馬昭把他引到房中。只見司馬懿面容憔悴，躺在床上，由兩個丫頭扶住了，才勉强撑起身來。

58　李勝寫了告辭的話，送與司馬懿。司馬懿放在眼前，看了一會，才笑道：「是青州。我病得耳聾眼花了。刺史路上保重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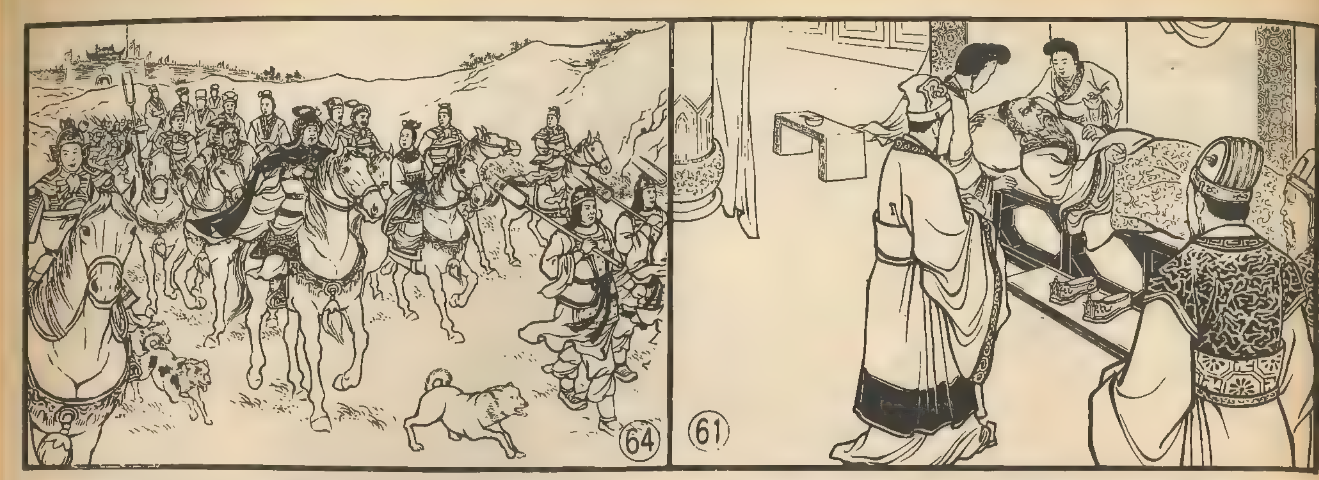
56　李勝說了要赴青州的話。司馬懿含糊應道：「并州接近匈奴，好好防備。」李勝道：「是青州。」司馬懿笑道：「你從并州來？」李勝道：「是山東青州。」司馬懿大笑道：「你剛從青州來？」

59　他用手指指嘴巴，丫頭捧上湯水。他就在她手裡喝着，湯水流了一衣襟。



57　李勝道：「太傅如何病得這樣了？」司馬師告道：「家父病得耳聾了。」李勝道：「請借紙筆用一用。」司馬師便取了紙筆，交與李勝。

60　他喘了一會，哽咽着道：「我年老力衰，活不久了，剩下兩個兒子，要托曹大將軍照顧。請刺史在大將軍面前多多吹噓。」



61　說完，倒在床上，不住地喘氣。李勝看清了，便起身告辭。司馬懿連道別也沒有力氣，只指指兩個兒子，也不知是要他們送客，還是要托李勝照顧。

64　過了幾天，曹爽請曹芳一同出城，祭祀曹氏祖墓，順便打獵。他帶了三個弟弟，心腹門客，大小官員，點起御林軍，高高興興地出了城。



62　李勝走後，司馬懿便起了床，穿上衣冠，對兒子們道：「李勝回去，必然把我的情形報告曹爽，曹爽再不防我了。只待他出城打獵，便好動手。」原來司馬懿的病，全是假裝的。

65　桓范攔在馬前諫道：「大將軍執掌兵權，責任重大。現在弟兄一齊出城，若然城中發生變化，如何應對？」曹爽聽了，十分掃興，搖了搖鞭子道：「哪一個敢生事，你不要亂講了！」



63　再說，李勝趕回大將軍府，報告曹爽。曹爽大喜道：「這老頭兒一死，我就甚麼也不怕了。」

66　桓范還要說話，曹爽却躍馬揚鞭，指揮御林軍，威武地走了。桓范無奈，只得嘆口氣自回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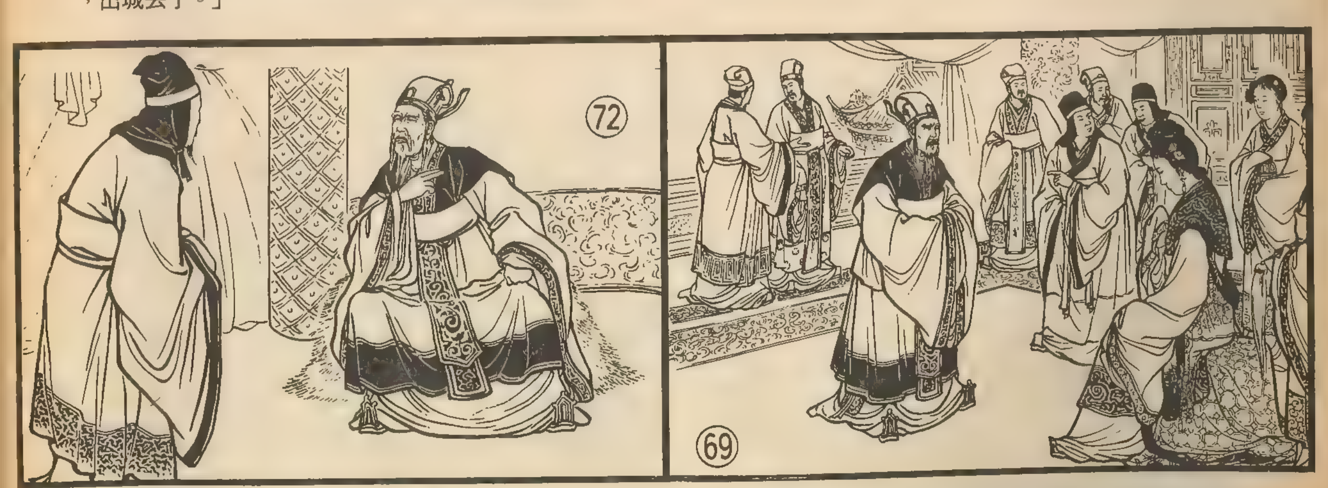
67　司馬懿是時刻留心的，得到這個機會，哪肯放過。曹爽才出城，司馬懿馬上把從前的心腹將士召到府中，商量大事。

70　司馬懿便令太尉蔣濟寫了一道表，派人送到城外，交給曹芳。表裡列擧曹爽許多不法事情，說已經奉了太后的旨意，奪去兵權，廢去官位。



68　商量定了，便帶了司馬師兄弟和衆將飛身上馬，直向朝中奔來。

71　他一面傳令緊閉城門，不許進出，一面親自帶兵出城，屯在洛河邊上，守住了浮橋。傍晚時候，東門的守門將來報：「曹爽部將辛敞和魯芝，斬關奪門，出城去了。」



69　他派人佔領了曹爽弟兄的兵營，就帶了幾個親信的朝官來見郭太后，說曹爽奸邪亂國，應該辦罪。太后慌得沒了主張，只得由司馬懿去辦理。

72　司馬懿聽了，猛然記起了「智囊」桓范，只怕他也出城去替曹爽出主意，趕忙派人去召他。(待續)



武林軼事異聞錄／麥　浪・文
可　飛・圖

大漠遊龍

吸血八鬼　大漠橫行

「見月出東海之邊……
海浪擁紅日，光芒耀天。
覩月升於祁連之巔……
萬山映青虹，流水如影……
催馬過東海。
覓夸父之金戈，
長嘯越山峯……
笑后羿之射弩……
君不見，秦皇漢武求長生，
徒貽萬世之笑柄，
君不見，白雲蒼狗終縹緲……」

歌聲中，還雜着一聲聲馬蹄擊山石的音響，風沙漫天呢！那有這樣的人在沙漠中來往，這因爲歌聲是蒼涼而且是單調，馬蹄聲可以聽得出，祇有一人騎來的，誰也應該知道，在沙漠中行走，除非是有商隊的來往，還得加有駱駝的補充，否則，是很難越過白龍堆地區，這樣單人匹馬，還唱着歌，所以看來是難以解釋，難道此人不怕這「鬼旋風」？對，這裡新近有着這樣的怪事，據說：祇要在平地發現一陣旋風，就在旋風消失時，耳邊總會聽得一陣陣鬼叫聲。遇到這種事情，不論是極大的商隊，也不論有多少人畜團集在一起，(按：沙漠中行走的商隊，一發現有沙漠風吹起，就得由領隊的老手，發下命令，將人馬、駱駝，圍成一圈，然後，人們在這牲畜圍成的圈子中伏下，以避風沙。)鬼聲一止，點一點數，就得少了三二個人，還得加上幾匹牲畜，商隊是爲了生計而奔走，而且，他們也是熟悉這沙漠中的一切，可以說，極少能碰上困難的，除非突然的天變，遇到了沙丘的移動，那麼，碰了個瘟頭瘟腦，甚至全軍覆沒也有可能。像這樣的事件，一陣旋風，幾聲鬼叫，就少了幾個人和幾匹牲畜的事，可說是絕無僅有的事，但是，在最近的幾個月來，這樣的事件，已發生了幾次。

行商們都提心吊膽，並且是一致的將這旋風，安上了個名字「鬼旋風」。誰都怕鬼的，尤其是在沙漠之中，旋風已是最大的障礙，再加上個「鬼」字，其受害的人除驚駭、恐懼之外，也就更蒙上一陣神秘色彩。

自從鬼旋風出現之後，在新疆的地區，已是減少了不少商隊的來往，誰也是怕死的，要錢不要命，到底是在少數，即使有着大批商旅經過，他們也得僱些有武功的保鏢，而且，這些商旅，也是個別的帶了兵刃、馬刀、虎叉，甚至於弓箭甚麼似的。因爲邊區人民，慓悍好鬥，爲了生計，他們不得不戰戰兢兢。但是，戒備還是不得不提高，而人數也更形增加。因爲，這種辦法，是由幾幫人合在一起，這是有着多方面的打算，人多勢衆，容易照顧，就是在僱用保鏢時，費用由幾幫人分擔，也可以相宜些，故此，最近在沙漠中行走的商旅，人數越來越多，集團也越來越寵雜，幾個人的一堆，已是難能發現，而單人匹

馬的，更是絕無僅有，這個唱歌的傢伙，他——不免使那些大商隊中的成員，感到了一陣奇怪。

歌聲傳來，唱得挺好聽……

「君不見，白雲蒼狗終縹緲，
應曉人生如朝露，
盃酒雖然應當歌，
英雄要念福緣善慶，
談笑縱然須洒脫，
却需要顧念身後，
非份之念終非福，
無妄之災因貪來！
勸君能知足，知足則常樂，
勸君別强求，强求又何用……」

風沙中，漸漸的可以看清，這一人一騎是相當的狼狽，這也是無法可想的，在這悶熱的沙漠之中，汗是不能不出，沙也是老實不客氣的往他與他的馬身上沾染，即使這匹馬本來是白的，那怕是黑的吧，也得讓黃沙給牠變了顏色，人，也就更不用說了，總之，這一人一騎，在風沙中走來，遠看，祇見是一團黃影，而且，這一人一馬走得那樣的慢，好像是遊山玩水的騷人墨客，不……這裡缺山少水，這就算他遊風玩沙吧！看來就有那麼一分孤獨、凄涼的感覺。

突然，傳來一陣急驟的馬蹄聲，由那東南面，可以看到一陣陣極大的沙影，原來，在東角上，影綽綽的有不少商隊在緩緩移動，這幾團黃影，就是從商隊裡分出來的，大概是聽到了這單身人的歌聲，或者對他有些同情甚麼似的，且看看他們有甚麼交代……

「喂，朋友……」沒有錯，是那個最先一騎馬，馬上的人在大聲招呼，出口朋友，顯見是沒有甚麼惡意。

「你是幹甚麼的？一個人在沙漠中行走，到那裡去？」

各位讀者，這幾句聽來是沒有甚麼奇異之處，不過，却可以聽得出，這說話的人，中氣充沛，八成沒錯，是個「會家」，眞的，在這沙漠之中，風沙撲面，而且，套一句此地的俗語：「沙漠中吹的，眞盡是無定向風。」並且可以說的是，在四面八方全有風吹來，大概這是盆地的原故，因此，在沙漠之中有這麼多的旋風發生。

平常人在風中說話，無論如何都得打個折扣，甚至於有口氣不太接連的現象，可是此人的說話，聲音不高，却是傳出極遠，一字一字，清晰萬分，如果在內功修爲上沒個十年八年功力，就難能達到這個地步，所以，我就吃準他是個「會家」。

果然，一看此人的打扮，更可以斷定，此人是個武林中的朋友，雖然是風沙捲地，人馬在風沙中出沒，走近了，還是可以看得出此人的打扮，單憑這一領披風，不是武林中的能手，就不能穿上的，面目是看不準切了，因爲，上面已經說過，風沙的吹掩，將個人的輪廓樣貌全掩沒了，不過，這一對眼睛，依然泛出異樣的神采，功力不弱，眼神極佳，此人的後面還有三騎馬，三個人，想來也差不了許多，很快的，已與這單身人碰上了。

這單身人毫不在意，控轡而立，祇是歌聲已停，馬也一站，看了看這四騎人馬，面上有扭動，沙也有些躭不住在他的面部移動，掉下了不少，他用手再一抹一撈，哈！這樣是好得多啦，看得清此人尊容，方臉、大耳、濃眉長目、鼻挺口方，有些濃髭，顯得是不十分齊整，也將他的面容減了一份精神，兩眼有些懶洋洋看住了這四騎人馬，面色有此尷尬，而且，也有些笑意，劈口就是一聲：「又是好久了，沒見個人與我打個招呼，唉！這個世界，可眞太單調了……」

這四騎人馬聽到了這句話，全有兀突，那爲首一人，也算現出本來面目，他是一個年約三十七、八的中年人，生得挺神俊，虎背熊腰，眞有些氣派，一見這單身的騎馬人，心中就透着十分的奇怪。

那單身客人的打扮是文士，那怕給風沙掩沒，臨近了還能看得眞切，墨綠色的長袍，一個同色的髮巾，頭髮上全是黃沙，兩眼有神，不，簡直是神采奕奕，可是，有一股看了令人不舒服的感受，爲甚麼，太冷，太憂鬱，好像有些精神不正常的樣子，背上有一個長長大大的包袱，看不清是行李，還是另有其他物，飛馳而來的爲首一人，乃是迪化城的有名鏢頭，此次爲了一舉兩得，須入關一行，加上與這一大商隊中的一個領隊，叫哈老八的有些交情，所以，一半稱幫忙，一半是人情的，加入了這個商隊，作爲保鏢護送他們入玉門關，當然也是爲了鬼旋風，所以他們說明了，祇要一過白龍堆，進入玉門關，他們的公事就完了，不過，在這個當兒，他却看到了這單人一騎，此人心中有些不忍，不忍一個孤身旅客，發生不幸，所以，出面來阻止，在他意思是，想將他加入商隊之中，至少，這一來可以有個照應，再說，在這荒野沙漠之中，一個人行走，也眞不大好過。

但是，當他一與此人碰面，心中就有一陣驚詫，這就是老江湖的可貴了，這單身人，有來歷、有本領、這氣度、這神情，還有這一對眼神，在在顯出此君不是個他們想像中的膿包，一個可憐的單身旅客，本來，他就不想多事，不過，既已來了，總得有個交代吧！所以，這招呼還是不得不打，來意不得不說明，以免引起誤會。

怪人？還是瘋漢？

「這位朋友貴姓？爲何單人匹馬在這白龍堆中行走？」

單身客祇是面現苦笑，對這位鏢頭看了一眼，雙肩一聳，將頭一搖，道：「我姓甚麼？嘿！有許多年啦，我就不大用姓甚名誰這討厭的調兒，單人匹馬也有很長的日子了，我已記不清是那一年，那一日，那一天開始的，爲甚麼？我也說不上來，總之，我發覺應該單人匹馬的時候，就這麼着，東走西跑，南飄北蕩的走啊走，無休無止，無停無息，爲甚麼？嘿！我可是記不起爲甚麼來了呢。」

這鏢頭與他的同伴，聽到此君的說話，心中全已有了一陣焦躁，嘿！碰見了個瘋人……

「很久啦！又是很久了，至少，有那麼幾個月啦，沒個人與我說幾句人話，悶，當然是悶得發慌，不過，沒辦法，就與我的老朋友談談，很可憐的談談……」

那鏢頭不禁一怔，原來，他是有朋友的呢！不過，現在祇是一人一騎，莫非他的朋友與他失散了，或者也碰見了鬼旋風，將他們吹散了，這就難怪他有些難過，那麼，這神經是有爲而發，該幫幫他的忙，這位鏢頭却是好心腸的人。

「朋友？你的朋友呢……」鏢頭嘀咕了一句。

那單身客又是苦笑了笑道：「嗯，我有三個朋友……不壞，可惜三個朋友全遺失了。」

可憐，這鏢頭在心中替他難過，剛想開口安慰幾句，不料這傢伙却仰天一陣長嘯，然後一搖頭，拍了拍馬頸子，幽幽的說道：「這是我的第二個朋友……」

四個人全是一怔，他繼續又道：「牠的影子是我第三個朋友，還有我的影是我第一個朋友……哈……我不是有三個朋友嗎？陪我在東飄西蕩……唉……單調，單調得很，祇有我的話，不聽見牠的話回答，偶然，發牠的脾氣，嘶叫那麼幾聲，聽來，總是那麼的不自然，至於另外兩個朋友，更是喪氣，連嘶叫的聲音也沒有，我，我祇能自己與自己說話，單調……」

瘋了，這傢伙眞正的瘋了，不過，聽他的說話，鏢頭們全有一股說不出的難過，因爲，這說話是太低沉，並且有着鬱鬱不歡的感情，令得他們心中全蒙上了一陣愁意，一個人，一匹馬，在這樣的地方，東奔西走，南飄北蕩，這滋味是實在的不好受，鏢頭還想請他加入他們的商隊，可是，他不肯，祇是搖搖頭，對他們舉手作別。「多謝你們，唉！雖然祇說了幾句話，不過，對我來說，至少是一件好事，可惜我……唉！再見吧！」

「……見日出於東海之邊……
海浪擁紅日，光芒耀天……」

歌聲又起，這一人一騎，單獨的、抑鬱的，向着遠處走去，雖然走得很慢，不過，在風沙瀰漫中，人望住了他的背影，各人嘆了一口氣，一抖轠繩向商隊會合，四騎人馬還沒有奔近大隊，可是在眼前，他們已清楚的看到一陣旋風，像條直柱那樣，阻住在商隊前，風聲中已傳來一聲聲驚叫聲，駝鈴震落，馬蹄奔騰，四個鏢師臉色一變，一陣呼嘯，各人已將兵刃抖出，飛也似的向商隊撲去，在這紊亂的聲音中，四人依稀聽到：「鬼旋風……」

「留神啦……」

「啊！」

這最後一聲慘叫，四個鏢頭心中不禁一凜，難道，在這個地方，果然有鬼？果然眞的能有一陣旋風攝走了人畜的怪事發生？

四人都是江湖能手，並且走南闖北，全都有一定的經歷，那能相信有這種無法理解的怪事？他們離開商隊本遠，這一陣急馳，與商隊還有一段距離，由於離得遠，他們是很清楚的看到這一陣旋風，一升起後，依稀在旋風柱中，有着影綽綽的人影，他們盡力的定一定神，果然是人，不是一個，四個鏢頭不禁面色大變，拚命的催馬前進，一聲聲怒喝，爲首一人，更不怠慢，手一抖，就有三點金星，微帶爆音，向這股旋風中打去。

這股旋風一個轉折，三點金星宛如石沉大海，依稀又聞得一陣噓，嘯鬼叫，一個大旋轉，貼地飛繞，四騎馬在拚命的往商隊中飛馳，不料，他們的馬，突然向天長嘯，四蹄翻騰，四個鏢頭全是一陣心驚，拚命用力夾住馬腹，待到馬匹落地，又是一陣掙扎，而這一陣旋風已無聲無息，消滅無踪，四個鏢頭不愧是老江湖，立即一扭回身，向那邊看去，果然，在他們的來處，發現了一團黃影，極快的向前飛馳而去，而商隊中人，却全已伏身於地，牲畜圍成的圈子，零亂不堪，而四個鏢頭中的爲首一人，却突然一聲巨喝：「魏賢弟，跟我走，商老二，商老三，去守住他們……我倆去去就回來……」

果然那個姓魏的跟了爲首的一人向那陣黃影追去，而另二人則已向商隊中奔來，察看損失。

白龍堆中，有時是一望無際，遍地黃沙，偶然也有平地出現的山石，小丘，不過，大部份是黃沙的堆積，一變天，碰上大風，就能來個大移動，坑殺人畜的，當然，也有眞正的山丘，不過，非有經驗是分不出來的，那鏢頭與那姓魏的，爲了發掘這旋風的秘密，又加自視有本領，非要探出個眞正來歷不可，如果有這可能，他倆眞想替行走沙漠的商旅，除此一大害，因此鼓起一股勇氣，向這股旋風拚命的追逐。

也不知走了多少時候，前面的黃沙風影卻不見了，祇是，有一人一騎緩緩的單行，這一來，兩個鏢頭心中就是一陣奇怪，看一看清楚，咦！那不是那個瘋人，莫非是他？兩人的心中差不多一同有了這個的想法，再一盤算，此人應該沒有這樣快的脚程呀？同黨！對！這傢伙一定是鬼旋風

的同黨，明明他們看見旋風一折，向他們身邊擦過，他們四人都全看得眞切，擦身而過後，就往這一條路逃去，此人不是同黨，那麼，在這陣風經過之後，就該將他也帶走了，除了是自己人，否則沒有不傷害他的道理，再說，這傢伙說話瘋瘋癲癲，焉知不是詐癲納福之流，阻住他，掏摸個清楚明白，兩人的主意打定，一夾馬腹，兩匹千中選一的好馬，就像兩條沙龍也似的，向這單身人撲來。

這單身人一直走得很慢，現在，他的歌聲也不繼續了，不過，走得更是淒涼，兩騎馬快如追風，不多時，已越進他的馬頭，一扭回身，就此將他阻住去路。

那單身客面現惶然之神色，不過，還可看到他帶着一絲笑意，一見兩人，還舉起手來，對兩人道：「眞對不起，在下不想加入貴隊之中，眞的，我祇想一直的走，一直走，走到天盡頭……回頭路……不太好……」瘋話，兩個鏢頭不禁有些氣憤，爲首一人劈口就道：「朋友，你與鬼旋風有何關連？眞人面前，別說假話……」

單身人面色微變，再看了看兩人的面色，他是對自己的馬在說話了：「老馬……看來有些痲煩啦，這一次是我招來的，不關你的事……」

「朋友，別再裝神弄鬼啦！你就亮相吧……姓侯的也是好朋友，由西到東，即使沒有我大哥的聲譽，江湖上提起金星七煞，總得有個情面，朋友，你就老實的說一說，鬼旋風是甚麼東西……作些甚麼樣的勾當……」

單身客聞言，神色巳變，一抬頭，看了看天色，不，他在沉思之中，突然，他搖了搖頭道：「鬼旋風？沒這號朋友，記得在七年前，我在中條山，曾經斬了一個小賊，叫甚麼潑風鬼的，相差了一個字，次序也顚倒不順，鬼旋風？不騙你，我第一次才聽到……至於尊駕你，金星七煞，嗯，倒有過一個相近的朋友，不過，他叫金面七煞，鬍子有這麼長啦，而且，也已白了，你……我也沒見過，這幾年來我的腦筋也眞差得很，對不起……」

這簡直是胡鬧，金星七煞侯天冲不禁有氣，一聲冷笑道：「朋友，你這是在消遣我姓侯的了？」

單身客苦笑一聲道：「我才不想消遣人呢！眞的，再說我也沒有這好的心情來消遣時光呀！」

侯天冲的朋友那個魏充是實在忍不住了，一聲怒喝道：「朋友，你也太會裝蒜啦，打……」打字出口，就見三縷精虹，分三面向這單身客上、中、下三盤打到，單身客一見三柄飛刀，面色一變道：「甚麼地方開罪你兩位啦，唉……」

「噹噹噹」三聲響，魏充的追魂飛刀，是武林中成名的暗器，不知這傢伙是用甚麼手法，將這三柄飛刀祇一撈，就讓他一手給抓住了。

單身客一手抬起，看了看這三柄薄如蟬翼，精光澄亮的小刀，一聲嘆息道：「好刀，好刀！」又見他一抬頭，面色微變，手一抖，好快的手法，這三柄刀竟然帶起嗚嗚的劈空之聲，向兩人左側投下，突突突連聲，又是一陣驚叫，一條人影，其疾如箭的向斜裡飛去，在場三人，全已看清，這人影是個蓬頭披髮，身材瘦小的傢伙，兩個鏢頭是根本沒法看出身邊有埋伏，而這單身客出手接刀，立即回刀，竟然將這潛伏一邊的怪人驚起，兩人心中又是一陣驚惶。

單身客望了望遠處，風沙揚起，像是一條蜿蜒的長蛇，面色不禁微笑，喃喃自語道：「好身法……好功力……」又一回頭，對兩個鏢頭看了一眼，道：「想來，這就是你們想抓的鬼旋風了吧！唉！我不是看小你們兩個，憑你兩個，難是他的對手呢……再見……」他話才畢，一抖韁繩，緩緩的，也是很悠閒的，向着前面繼續行走。

侯天冲與魏充兩人到底是在江湖上打了多年的滾，眼光不弱，當單身客毫不費力的將魏充的三柄刀一下子抓住，心中已經在打鼓，當此君接刀回刀，驚起潛伏的强敵，看得出這潛伏者的身法、步法，都表示出是一流的身手，常言道：「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兩個人也聽出單身客的說話，有着眞理，不禁面面相覷，並且有着萬分不自然，一見此君想走，侯天冲的腦筋突的一亮，一扭馬頭，立即追上，就勢將他阻住。

「朋友，不，英雄，請願諒咱們兄弟招子不明，心竅不靈，多口得罪好朋友……」

單身客微微一笑道：「唉！沒辦法，眞對不起，我已有多年沒有走過回頭道路啦，再說，管閒事也管得膩了，我想走到天邊盡頭處，沒法可想，祇能一個人，一匹馬，走呀走的……總之，回頭路不走，要我幫你倆的忙，對付這個甚麼風，我……辦不到，對不起，再見！」

單身客說出這樣的話，使得侯天冲與魏充兩人全都一陣難堪，不成啊！讓他一走，以後……這件事是很難脫得了梢，依自己的身手，對付這鬼旋風是絕對沒把握，說不定還得送了命……兩人憂心如焚，又知這單身客，既已說出這樣的話來，想强留，絕對沒辦法，怎麼……呢？兩人就此給難住呆在當地，瞪眼看着這位大爺沉着的，向前面走去。

突然，一陣馬嘶聲，兩人探頭一望，祇見那個單身客不知怎樣，由馬上摔了下來，兩人剛想拍馬追上，眼前突然見一股旋風平地而起，風柱中，兩人眼光不弱，看出風柱中有幾個人，再看一看清楚，這幾個人竟是連成一條長柱那樣，肩上坐人，依次而

下的，就像雜技團中的叠羅漢那樣，而一聲聲的鬼叫傳來，一折一翻，爲首一人已脫離了第二人的肩頭，宛如一隻大鳥那樣，盤旋而下，撲向那單身客來。

侯天冲不顧一切，抖手就是三枚金星串，向這撲下的怪人打到，立聞一聲極淒厲的惡笑，勁風飛來中，那三枚能爆炸的金星串，就此爲其一抬手中，抖出老遠，魏充也不甘示弱，再發出一套追魂飛刀，風聲中聞得一聲陰惻惻的冷笑道：「原來是你。」

魏充的面前，不知從那裡飛來一股勁風，向他當頭罩下，魏充的身手不弱，就知來了勁敵，他那肯束手就擒，一挺腰，手一抖，胯下馬立即一聲長嘶，人立而起，「刷」的一聲，魏充眼前已見紅光數道，原來自己的坐騎，爲來人一爪抓斃了，魏充心中大驚，暗叫好險，如果不是自己這一下變招，爲其一爪抓中，還不是與那匹馬一樣，落了個頭破血流？甚至送了性命。

好個魏充，臨危不亂，坐騎已毀，他立即借勁使力，一個「倒翻身法」，一彈一頓，身子像支長箭般，離鞍而起，一掏腰際，銀鱗刀出手，一個「斷魂三砍」，護住全身，腳下着地，一扭回身，不問有敵與否，勁風中，三套追魂飛刀，九道銀虹，連翩飛出，耳邊聞得「嘿」的一聲響，身側有一股勁風掠過，魏充不敢怠慢，單刀一護門戶，腳下一引，身子飄出老遠，看清一條人影，在自己身側丈來遠外站住，一照面，魏充心中一凉，此人的相貌好怪。

原來，這傢伙乃是個披頭散髮，一對怪眼，隱含紅光，塌鼻小口，却有兩枚獠牙露出口唇外，依稀有着血跡，沾在小口的四邊，一身黑衣，不過滿籠黃沙，顫巍巍的抬起一手，想是戟指斥罵而露了出來，這手形如鷄爪，又黑又瘦，對魏充一笑道：「想不到是你！一個大膽的小兒，竟敢用這小刀對付我兄弟，來來來，你那飛刀呢？向我招呼呀……哈哈！不讓你現世完了，吸你的血好似你不心服？來呀，哈哈……」

魏充聽了此人的話，不禁心驚肉跳，本來，這傢伙的相貌已是萬分不得人緣，再加上這樣的說話，陰、冷、詭、狠，可以說是：殘忍到了極點，殺人，在江湖上行走的，誰個沒有殺過人來的，即使是邪魔外道，手段殘狠，處置異己，無所不用其極，也沒聽過當了對頭面，竟狠狠的說出這種吸血的話來，魏充在江湖上行走有年，對事對人，也可說是饒有閱歷，心膽不小，却也會讓這怪人說得毛髮悚然，但是，總得闖吧！他一整心神，當然，也無視這周圍的情形，一聲怒喝，手中銀虹抖動，因已知此人身法詭異，來歷不明，不敢託大，一出手，就是師門的重招，「玉龍乍現」，但見他身隨刀進，銀虹環繞中，三抖三揚，刀虹三叠三現，向這怪人環身攻上。

魏充身隨刀進，眼前一花，耳邊聞得一聲極淒厲的長嘯，全身立感一陣重壓，勁力如潮，本身宛如上了一道箍一股，令他無法施展身法，連手中的寶刀也有不能抓握之勢，魏充不由嚇得目瞪口呆，心神大亂之際，一隻黑瘦形如鷄爪的手掌，已向他的面門抓來，他不禁大叫一聲，盡力一低頭，來個「藏頭縮頸」，躱避來抓，可是，全身無力，這一下用力過度，頭是避開了，却將個肩頭賣給了對頭，左肩一陣劇疼，又見一張怪臉，張開小口，獠牙森森，向他的肩頭咬來。

這可說是從來沒有的打法，魏充被這怪人的出手弄了個手足無措，即使他想敗中取勝，或者再抖出他成名飛刀，但是，全身已爲怪人的不知名的勁力所束，除了頭部還可以免强轉動之外，其他地方已無牽動的能力，這一張獠牙森森的「小口」，那怕是小，也已令人見了就有說不出的難受，一絲凉意從心底泛了出來，何況，這小口一張，咬的乃是肩部。

魏充已聞到了一陣極難聞的腥味，差些要他嘔吐，肩頭一陣痲癢，魏充不禁機伶伶打了一個冷顫，立即產生了一種莫名其妙的感覺，肩頭有一股壓力，使他又快感，又痛苦，若不痛苦就難有這樣的快感，其實，他那裡知道，他已中了潛踪多年的第一個邪派，「吸血教」中的吸血攝魂大法。祇要他破皮見血，再爲這些人的口部一接觸，就像上了癮，這等於吸毒者那樣，明知毒品有害，却非吸不可那樣，不到血盡身亡，他是無法再脫出這個陰毒的攝魂大法的圈套之中了。

魏充祇感到一陣暈眩，眼神已散，連個東南西北也看不清了，而肩頭在出血，他却覺得有說不出的樂趣，突然，肩頭一鬆，耳邊却聞得一陣大震，像是有人大聲呼叱的那樣，又是一聲噓嘿嘿的慘嘯。

魏充莫明其妙的摔身在沙地之上，混身有如被萬針所扎，羣蟻啃咬的這般難受，口中不自覺的發出了「胡——胡」的叫聲來，十指如鈎，死命的往身上抓，爬……難受，他有說不出的難受，若不是「章門」穴突的一痲，將他制止了全身的活動，那麼，魏充眞有可能，將全身的血肉抓裂，見骨而亡的了。

* * *

魏充的「章門」穴一痲，神智突然一清，混身的難受更加厲害，他已知道受了毒手所損，祇是難受得他無法解脫，當然，他已看清了這一下的出手，就是那個單身客，不過，他眞想哭，因爲，這種滋味，使他實在難以忍受，耳邊又響起了一聲熟悉的招呼，正是自己的好友侯天冲，他不禁想請求侯天冲給他一個痛快，可惜，他

無法開口，侯天冲看了魏充一眼道：「魏老弟，忍一忽兒，我想這位好朋友，是能夠解救你的，不過，對手太多了，恐怕他一個人難以照顧——我想幫一幫手，但是實在插不上手。」

魏充此時是想快些死，這些話那裡聽得入耳，可是，侯天冲是一心的在注視着戰場上的一切。

祇見一條人影，兩道銀虹，在七個奇形怪狀的惡人中盤旋，這是甚麼身法？是那一派的手法？侯天冲是看了個目瞪口呆，老實說，這七個怪人的出手，沒有一個不是神詭莫測，而且這出手發招，夾雜了一聲鬼嘯，使到這地方平白蒙上了一陣陰風，就像他倆無意中走入了地獄門一樣，可是，這個單身客，抖開兩道銀虹，看來又拙又鈍，慢吞吞的毫無生氣，但是，以一敵七，將七個武林惡客，江湖怪人，弄了個一籌莫展，祇能離開此君的週圍一丈之遙，在拚命的應付。

再看一看清楚，這單身客實已動了眞怒，並且是鬚髮戟張，雙目神光閃閃，長袍未脫，但是，在行動之中，轉步之間，大袖抖起的勁風，將七個吸血門下的能手，阻隔在丈外來，誰要冒險衝入，那麼，就得陷入他的「天潛絕滅炁圈」之中，雙手抖動的銀虹，乃是兩柄銀光燦爛的雙戟，七鬼是多年未履中土，根本不知在百年前，威震天下的神行戟，兩次出土，而這單身客所持的，就是這件前古異寶，武林中的大尅星，這一對戟，已不知毀了多少有名的魔頭，也不知染上了幾許的鮮血，今日在這沙漠之中，竟然遇上了邪魔門中，第一個煞星的「吸血九妖」。

吸血門本是橫行武林，一般人提起就皺眉頭的著名惡魔，可是，在七十年前，爲武當門中怪傑王太岳，與北邙山的太幽祖師，兩個武林大名家，一仗九宮翻，一憑靈蛛圈——又名天孫環——聯合出手，將「老九曜」打敗，老九曜果然功力不凡，在這樣無窮威力殺手神招之下，依然被他殺出重圍，雖說一個個身負重傷，却也被他們用了鬼陰遁法逃了出去，從此後，中原武林再也不聽見有這一個門戶，誰想得到，這老九曜爲了中原無法存身，竟然來到了這邊區之地，沙漠之中，重開門戶。

吸血九妖年老成精，明知自己所習煉的，爲一般武林所不齒，誰也不敢再露形跡，邊區沙漠地帶，却好爲他們再振旗鼓，作事是十分隱秘，不想張揚開去，免爲太幽祖師與王太岳發覺，再加上沙漠之中，天時變化莫測，就算有甚麼事發生，也比較容易掩飾。所以，這幾十年來，在白龍堆沙漠中，着實被他們毀了不少人，不過，老九曜是精通鬼幽大功，每一年按時害人命，風聲不易傳出，又加受了王太岳與九幽祖師的重傷，將他們的盛氣打窒，因此出面爲惡之事極少，而且也過不了多少年，一個個的壽終正寢，老九曜中最後一位過世之時，突然發現了一本禪功神籍，乃是佛門中密宗的秘笈，於是，老鬼頭頓悟前非，當其過世之日，他立下嚴命，不許手下徒衆，爲禍人間，而吸血門就此無聲無息了。

不過，世事變幻莫測，今日，事隔多年，竟然在此發現，尚幸地處偏僻，武林人士做夢也想不到在這個地方，伏下了一個極大的禍胎，而這個禍胎已在漸漸的蔓延開來，如果不早些阻止，那麼，中原武林不知有多少人得受其荼毒，這原因是：吸血門中，出現了一個狠厲陰險，心雄志大的能手，他本是峨嵋派中的棄徒，受盡了正派人的氣，一氣之下，遠走邊地，想不到爲吸血門中第二代祖師看中，帶回沙漠洞府。

這一來，此人就身兼兩派之長，吸血門中的武功，爲其平空提高了不少，野心就此漸漸的暴露，尚幸第二代祖師，全受了第一代最後一位師長的佛法告誡，並無大惡之念，可是，那能阻止得住此君的狂妄心機，不幸中之大幸，第二代祖師個個心中有數，故此在坐化之時，將本門中的最後一部神籍，那就是那本密宗法錄，交付了門中唯一的女弟子收藏，這一來，却鬧了大禍。

峨嵋派那棄徒得知這一本秘笈的妙用無窮，心中立生覬覦之念，但是，不論是花言巧語，不論是用武掠奪，全是無法與這位師姊比，此人一計不成，再生一計，先用言語僵住了師姊，然後用了他的心機、言語，引誘同門，依照了吸血門中的練功法訣，最喪天良的「血影化炁」，四出爲惡，本來吸血門有吸血練功這一門，不過，由第一代老人覺悟前非，已禁止不用。也是惡人的氣燄該長，讓這個武林的惡魔無意之中得到了殘本，悟出了全套妙用，因此，聯合了其他七個同門，練他們的無影鬼炁，血魔神爪，沙漠中，就此不時有人失踪，斃命了。

照這個邪門口訣練功，多吸一次血，多增一分功力，漸漸的，這八個惡徒的功力，竟然凌駕在這個女弟子之上，如果不是此女深通了「天龍禪功」、「金剛無敵三爪」，那麼，她是老早爲這幾個同門惡徒所害，爲他們奪走了這一部秘笈了。可是，雖然勉强能守住這一部佛門秘笈，却也無法能行動，祇能枯坐在自己佈排的金剛壇上，尚幸，這八個惡徒爲了爾虞我詐，誰也不放心誰，進出與共，這女弟子總算能按照他們的出外時刻，料理自己的膳食，否則，眞個是難以設想。

當然，也得一說明，八人圍鬥一個，此女祇是全靠金剛壇與金剛無敵之爪護身，令他們無法近身，如果一走了事，那麼，惡徒還是懷有戒心，

在他們心目之中，唯有將無影鬼炁，「血魔神爪」煉到第九層，可以硬抵硬以八人之力，用以一拚金剛三爪之外，實在是無法輕攖其鋒，目下，他們的邪功，已使到了第六層，有三個月的時間，就可與之一拚，到時奪得寶笈，以佛門禪功加强了本身武功後，這天下武林，就是再難有敵手，即使再有能手圍剿，憑了他們八人，深精鬼潛匿跡的大法，以暗對明，這天下，誰也難奈他們的何了。如果，眞的到了這一個地步，那麼，中原武林，至少是峨嵋派，就可能有被消滅之禍。

也是事有湊巧，當然也可說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場無謂開釁，竟然鬧了個瘟頭搭腦，世事眞是如此的湊巧嗎？或者是：天理難容吧！

今日來了個單身客，幾個保鏢的，爲了保鏢看出這兒鬼旋風有玄虛，出手管了一管閑事，這幾個吸血門下，又是狂妄慣了的人，那會放在心上，作夢也想不到，這個單身客就使了他的一對乾坤神戟，就此將他們全部困住，這一來，七個惡鬼不禁又驚又怒，叫聲連天，出手發招，更爲凌厲猛惡，與他戰在一起。爲甚麼八個人祇有七個出手？嘿！其中一個，首先已爲單身客所傷了，甚麼時候，怎麼樣中了毒手？

原來，那人捲起一陣旋風時，用了地遁之法，先伏身在前，本來，他們是地勢熟，單身客也不知道他們有這一下手法，因此，當疾風起時，他是一個疏於防範，爲老大奚泉石順勢一下鬼爪，將他的坐騎抓斃，單身客與此馬有十分深厚感情，心愛坐騎被毀，心中已是憤恨萬分，一面佯作受驚，摔下馬背，一方面早已備下了最狠的殺手。

八惡那知此人身懷絕學，一招得手，未免將事看輕，奚泉石還想自己出手，尚幸侯天冲的金星串打來，百忙中，他用了游龍手法一格，而第二個老大金靈子，一折一掠，搶先向此君掠到，不知道他這一搶先撲到，恰作了個替死鬼，他的獨門鬼爪，剛一引，抓到此人的當胸，眼前突的一花，人影不見，到底是習武有年，而且這天鬼百式，端的妙用無方，神詭莫測，在這樣的時候，還能見風立迴，硬生生一個「幽冥異途」，一掌反拍，一面將身子盡力前竄，但是，他那料到此人乃是一代怪俠，功力通神，出手之狠，眞個是獨步江湖，何況又有失駒之痛，用招使式，全已用上全力，拿揑得分寸不差，一個「六陽折」，一掌已斫中了金靈子的右爪腕骨。

金靈子的內功豈是等閒？發覺對頭掌風凌厲，功力驚人，早已一咬牙，氣運於臂，臂注於腕，來個硬碰硬，作夢也想不到，此人一掌竟有斷金切玉之力，金靈子祇覺腕骨一陣劇痛，眞氣已被打散，非但打散，而且直往四處亂竄，胸膈間悶脹難受，而且又是「格」的一聲响，壞了，右手已爲其大力斫斷，一聲極凄厲的長嘯聲中，金靈子直竄出老遠，一跤摔倒，再也無法起身，若不是同門看出不妙，那麼，依照此人的心思，就能直撲過來，再補一掌，讓他立即命歸九幽的了。

金靈子這一聲長嘯，早已驚動了他的同伴，一見他人已摔出，而敵人又有進撲之勢，立即有人撲了上來，這一下，先已撲來兩個，加上老大奚泉石的迴身加入，以三對一，圍住了這個單身客惡鬥。

三鬼突聞一聲極雄厲的怒叱道：「賊徒爾敢！」就見眼前銀虹一現，兩柄形式奇古的銀戟抖出，又見此人身形一動，好快，快得令他們自以爲天下輕功獨一的吸血門，也是目瞪口呆，他們那裡知道，這乃是失踪已久的「天潛遁法」，一縷烟般似的，輕巧的滑出了三人萬分狠辣的鬼爪包圍，一晃眼，來到了老五趙破星面前，祇一戟，就將他格開，將趙破星所困住的侯天冲阻開，好寫意的手法，左手一抖，銀光耀目中，一縷長虹一劃一引，已架住了偸襲的老八衛軍。

老六車公證已咬住了魏充，就不知這傢伙用的是甚麼身法手法，雙戟一移一引，趙破星與衛軍，宛如金鐵附磁一般，莫名其妙的隨了他走，而侯天冲也已看不妙，緊貼在此君身後，嘿！怪事！他是幾個騰步，業已來到了車公證身邊，右手戟一抖，銀虹環腰捲到，逼使老大無法再顧吸血，口一鬆，爪一揚，還想施展鬼魂神爪，抓住此君的兵刃，不想一伸一縮，銀虹泛現中，如不見機得早，怕不將他的鬼爪子活生生的卸了下來。

此人正是神出鬼沒，武功高得出奇，簡直到了不能令人相信的地步，一邊出手，一面還得阻止了幾個惡鬼的糾纏，可是，他却看出了魏充業已血潛陰毒，而且在百忙之中，不，簡直是好整以暇的，反手一戟，已點住了魏充的「章門」要穴，部位之準確，出手之漂亮，將八個惡鬼個個嚇呆當場，並且還聽他說了句話：「你倆是無法對付這些人一招半式，好好的站在一邊，別在中間打岔，使我分心……」

這一來，七鬼才知道碰上了對頭尅星，沒奈何，祇能放下這兩個鏢客，老實說，擊斃了這個硬手，這兩個鏢客還不是手到擒來，因此，七鬼是一窩蜂的向單身客撲到，好厲害，七鬼一個個步踏七星位，此起彼落，一刹間，魔爪縱橫，鬼聲如潮，一聲聲怪嘯中，一招招陰狠無比，詭異莫測的鬼爪，全向單身客的要穴部位抓來，再看此君，現在已不用他的輕靈游移身法了，雙腳移動甚緩，雙戟抖動，就如兩座小山那般，大袖飛拂，勁風如海浪疊潮，一個接一個，牽制住七鬼的殘手辣招。

雙戟吞吐如蛇舌，銀光如虹，即使轉動極緩，卻也如兩道銀虹，交織成一面巨網，將七鬼扣了個狠狠實實。

目下，這七鬼全是鬼嘯連聲，知道陷入了此君的殘手陷阱之中，這是爲何？原來，七人合力，還可以勉强支持，如果有一人想脫出糾纏，那麼，至少就得有一人爲其所傷，絕不是輕傷，吸血門中，鬼靈心巧，再說全是江湖上難得的好手，那會不知厲害，一上手，乃用上了吸血門中的「九曜大法」——可惜少了兩人——連鎖進攻，這手法的好處，是七人之力互相照應，與魔教中分身大法異曲同工，一人具七人之力，七人有四十九人的神勁，壞處是：一用上此法，如果勝不了對方，就得七人同受其累。

事實也擺得極爲明白，如果不是用了這九曜大法，憑七鬼之力，老早已爲此君所斃，目下雖然無法勝了對方，不過，硬拚硬耗，卻可以支持一個時期，如果此人的精力先耗盡，七人還可反敗爲勝，反客爲主，否則，祇有死路一條了。

但是，七人之力合鬥一人，還加上了這九曜大法的相助，單身客想在短時間解決七鬼，也是大爲困難，尚幸一上場，爲其傷了一人，否則，八人齊上，這位乾坤神行戟天潛六遁大俠，也難能討得了好去，以目下的情勢來看，單身客看來是好似胸有成竹，事實上，也是騎虎難下，祇要看他用上了神行戟中的最後一部「潛龍伏虎」手法，分明是以守爲攻，也打了耗時耗力的打算，可恨是：這七鬼個個功力不弱，而且將「血影鬼炁」已煉到了第六層，功力極純，一時半刻絕難耗盡他們的精氣眞力，再看一看那面，不好，那邊受傷的老七金靈子，已顫巍巍的站起身子來，看情形，他已看出了這目下的情形時勢，他想來幫一手，這不是對此君百上加斤？

須知金靈子右腕已斷，眞氣已爲單身客一掌擊散，可是，他本身功力不弱，再說他總算爲同伴阻住了對頭的出手，他也眞是狠心，竟在這時間，强忍劇痛，默運神功，將被擊散的眞氣潛心收集，回納丹田，然後吐氣調息，將眞氣循環來復，完成了三次一週天的回來，右手已無法運用，可是，這左手及其他的部份，並無損傷，眞氣一轉，功力已復，他是站起身來，陰惻惻一聲冷笑，吸一口氣，身法已動，向這戰場中撲來，人未到，身先到：「師兄……此人的血……須由我開頭……我不將此人咬上幾口，就難消我心頭之恨……」

好狠毒的吸血門下，金靈子一加入，就如八八六十四人來對付一人了，糾纏的時間就得長了，侯天冲那能忍得住，明知自己不是此人對手，在江湖行走，生死事小，大義不可缺，他是怒喝一聲：「打！」

金星串就如暴雨一般向金靈子打到，一面早已抖出雁翅鋤，一股風的向那惡鬼撲到，七鬼一見金靈子趕來，心中正在一歡，可是，這個不知死活的鏢客在中間打岔，就此激起了七鬼的怒火，老四白云生一聲怪嘯，道：「七弟，先解決了這個臭保鏢的……」

金靈子已身法一引，左手，右肩，雙脚齊動，一聲聲爆音發出，侯天冲發出的金星串，早已爲其用了他那鬼靈游大風手法，擊、撞、彈、消的化解殆盡，聽白老四的說話，他是桀桀一笑，道：「我才不屑理會這個臭保鏢，祇要叫他乖乖的躺在一邊等死就是了……」

金靈子一邊說話，一面已展開旋風身法，祇見一股沙柱，平地捲起，人影一晃，向侯天冲捲到，侯天冲怒吼一聲，雁翅鋤一揮一抖，一招「雁落平沙」，好手法，竟然直到下盤，可是，金靈子的功力本比侯天冲高出數倍，他這一招還是擊了個空，鼻端却聞到一股極難聞的腥味，已在他面前浮動，侯天冲差些叫了出聲來，連忙一個縱身，想掙脫重困，耳邊又聞一聲鬼笑，「肩井」穴一麻，連下來「大椎」穴又是一痛，眼睜睜的祇能乾瞪着眼，腰際好好的爲人踏了一脚，本來是會仆在地，現在是變了仰面朝天，眼前一亮，祇見金靈子對他齜牙獰笑道：「臭保鏢，慢慢的將你來消遣消遣。」

侯天冲心中直冒凉氣，想罵幾聲出出氣，可是，罵不出口，突然，眼前一片紅光抖來，又聞一聲清脆的女人聲道：「惡賊，你的死期到了。」

侯天冲不禁一怔，這時候有誰來到了這沙漠之中，並且，趕來救自己的，他不免努力一抬頭，可是大穴被封，全身無力，沒法可想，突然，眼前一花，一條青影越過，侯天冲眼尖，由下看上，爲其看清了來人面目，侯天冲不由更是一驚。

這是爲何？原來，來人是個相貌詭異的女子，祇見她一領青衫，披頭散髮，一張綠臉，一對鳳眼，高顴骨，長眉毛，殺氣隱隱，是個潑婦的相貌，若不是她出手阻止了金靈子，眞以爲她是惡鬼的一黨，左手臂有一張不知名目的網，右手執一個形狀古怪的金環，與金靈子打了個難分難解。

此女一現身，侯天冲心中一寬，至少，這位單身客少了一層顧慮。

可是，這女子却尖聲叫道：「駱大俠，你放心，等這惡鬼死了之後，我來幫你……」原來此君姓駱，而那女子的這一叫嚷，那姓駱的笑了一笑道：「嘿！姑奶奶，怎麼妳也來到了這個鬼地方，這是幹麼呀！」

「毒龍門中，講的是有恩必報，多虧你幫了我的忙，將叛徒誅殺，請回了毒龍神解，我那能欠了你這筆債，因此，我一直跟在你身後，眞的，不

清了這筆數，我那能再開毒龍門來的……」

哦，原來還有這個故事的呢？各位看官，原來這女子乃是毒龍門中，碩果僅存的一位女弟子，她複姓上官，單名一個錦字，而這姓駱的，乃是中原武林中名震蠹邪的銀戟大俠駱不凡，一年前，他路過三危山，因緣湊巧，助了毒龍門中的上官錦，清理師門，不想結了這一個緣，今日，得了報答。

駱不凡的身手，可稱武林第一流頂尖兒人物，如果不是吸血門實有不凡獨特之秘，再加上七對一，那麼，憑他的乾坤神行，天潛六遁身法，老早就將他們斃於戟下，也不會弄得如此糾纏的了。

現在，他是身有一援，精神一振，雙戟的出手招勢也就越發頻密，本來，如果金靈子的加入，他是不得不要冒險用殺着，現在，是不必這樣走險着的了。天潛身法展開，雙戟之銀虹如潮，將七個惡鬼更加予以壓力。

再看這上官錦，施展的身手更是詭異不可名狀，左手有毒龍網，右手的鋼環却發出一聲龍吟聲，金靈子右手不能運用，雖仗他的鬼靈游大旋風身法，滑溜異常，可是，上官錦的毒龍十四式，加上這毒龍神網的妙用，端的神妙莫測，金靈子勉强抓了幾下，又飛也似的騰跳閃避，算是避了幾招，不料眼前突見一朵紅雲抖來，向他當頭罩下，他是不禁一個兀突，仗了腰腿靈活，身法精靈，一個「魂飛魄散」，身子倒退了丈遠，那知上官錦的天罡身法也是不慢，一網未將撈住，一抖一翻，毒龍網就似一匹錦緞的平鋪在地上，却是巧，剛好鋪在金靈子落脚之處，金靈子也知道厲害，好身法，吸一口氣，脚不落地，用了「寃魂隨風」之法，硬生生的騰身而起，但是，已經來不及了，祇見紅雲如潮，金靈子的左脚如被物一鈎，那知毒龍網所附之龍牙鈎，左脚一沉，眼前一花，一陣清香歡腥之味撲鼻，毒龍網已如一窩蜂的將他裹了個結結實實。

金靈子還想掙扎，不料大力已來，原來是上官錦左手用力一引，將網一緊一拉，金靈子就此爲上官錦抖至脚邊，但見她右手一下，那邊傳來一聲喝采，而這邊傳來一聲慘叫，金靈子已爲上官錦一環擊斃。

上官錦就手一抖毒龍網，將金靈子的屍體抖下，剛想飛身上前，相助駱不凡，不料一聲聲厲嘯响起，又見一片紅光迸現，一刹間，一股股旋風平地捲起，風沙中，六條人影，其疾如箭，向四處游竄，身法之快，嘆爲觀止，而駱不凡雙戟一迸，看了地下一眼，原來是老四白云生，爲其一戟刺斃，他是祇顧喝采，忘了這幾個惡鬼比甚麼都靈，一見上官錦出手狠辣，就知不妙，剛巧駱不凡一個疏神，七人就此打了退堂鼓，一窩蜂的展開旋風身法飛竄，白云生是首當其衝，難脫劫運，落了個屍橫就地。

駱不凡將侯天冲、魏充二人救了過來，又仗上官錦送了一粒毒龍丹，化去魏充身中血毒，兩人千恩萬謝的告辭而去，而駱不凡與上官錦相互看了一眼，駱不凡嘆了一口氣道：「唉！我的馬！我的老馬……」

沙漠中依然這樣，一陣歌聲傳來，是那個駱不凡……

（全文完）

上文提要：程垓隨尚觀天、棋兒回到相府，蕭翎已有人將她送來相府治理感冒之病，她在廢宅病倒，似是被尚觀天發現，故送回相府，程垓對尚觀天的一舉一動，留心觀察，尤其是他的書童棋兒武功贏了自己，懷疑尚觀天是否黑衣人或天殘毒掌，經過孫清羽、林佩奇的証實，黑衣人就是蕭旭，爲甚麼尚觀天刻意將蕭旭殺傷，程、孫、林三人懷疑尚公子是否假冒天殘毒掌的人，或是他的弟子……



麥中青·文
可飛·圖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天殘掌

天靈星巧妙施計　老江湖勇救堡主

衆人默然，這問題也是大家心中都在疑惑不解的問題，當然沒有一人能夠爲林佩奇解答這一切。

天靈星孫清羽沉默了半晌，才緩緩說道：「程老弟說那位尚公子的武功像是深不可測，以我所見，方才他在前行時的身法，輕功也委實到了深不可測的境界，若說這北京城裡有着這一個武功高絕，高得可以假冒天殘毒掌的人，那麼這位神秘詭異的尚公子，實在大有可能。」

衆人暗嘆一聲，不禁默默頷首。

稍爲一頓，孫清羽又道：「至於他假冒天殘毒掌的原因，往好處去想，那是這位尚公子身懷絕學，不甘永蟄，想和天殘毒掌鬥一鬥，是以穿了這魔頭的衣服，學着這魔頭的學動，因爲假如天殘毒掌知道除了自己之外，還有一個冒牌貨，他自然會現身一鬥。」

林佩奇急不及待的接口問道：「若是往壞處去想呢？」

孫清羽長嘆了一聲，道：「若是往壞處去想，這位尚公子可能就是天殘毒掌的弟子，假如天殘毒掌到別處去，他可能讓他的弟子留在北京做出一些事來，而收到擾亂天下武林耳目的效果。」

他一捋長鬚，又道：「若果然如此，有了一個天殘毒掌，已使天下武林不安，現在又多了一個，那眞是不堪設想了。」

衆人又陷入了沉默裡，良久……

始終未說過話的孫琪突然說道：「依小侄看，這位尚公子當眞有些可疑，他受了師父之命，故意取出竹木令，引得瀟湘堡中的人來，然後再擊傷他，讓他的師父沒有後顧之憂，那天他突然送來竹木令的時候，我就有些懷疑了，他怎肯將這種東西貿然送給陌生的人。」

孫清羽目光凝住，孫琪微微頓了頓，又說道：「不過奇怪的是，若說他假冒天殘毒掌，那麼他爲什麼也是斷臂缺指，面孔嚇人，和叔叔說的天殘毒掌一樣呢？」

孫清羽緩緩的說道：「這倒可以解釋，他可以穿着一件沒有左袖的衣服，將左臂藏在衣服裡面，這以他的功力，不難辦到，然後再戴起一隻鏤金手套，讓人家根本不知道他有多少隻手指。」

這叔侄兩人的一問一答，使得龍舌劍林佩奇、八步趕蟬程垓二人都聽得出神，心中不斷忐忑，驚訝之中，又滲和着些欽佩。

孫清羽兩道長眉一皺，沉聲又道：「奇怪的是他這位相國公子，怎會做了天殘毒掌的徒弟，學得了這一身絕世的武功。」

他突然一頓，像是想起了什麼，問道：「那玉劍蕭翎是在這裡養傷嗎？」

程垓一點頭，孫清羽又道：「我倒

要去問問她，她怎麼會和這位尚公子認識的，他們之間是什麼交情，依我看，要想知道天殘毒掌的下落，只有從這位尚公子身上着手，若想知道這尚公子的眞相，也只有這唯一的一條路，那就是從玉劍蕭翎身上打聽一些。」

程垓沉吟了半晌，道：「只是那位蕭姑娘病得很重，根本不省人事，終日說着囈語，此時就算去問她，恐怕也不能問出個結果來。」

屋內各人言來語去，都是在討論着這儡人威震武林百餘年的天殘毒掌，和那奇詭神秘，武功高絕的貴介公子尚觀天。

只是他們却未想到，究竟他們知道了天殘毒掌的下落，和尚公子的眞相，那又當如何？

難道憑他們的武功，還能將天殘毒掌怎樣？難道憑他們的身份，還能將這相國公子怎麼樣？天靈星孫清羽顯然計智過人，在武林中的聲望也極高，可是他武功却僅平平而已，縱然絞盡腦汁，可也擋不住人家一掌。

就在他們說話之際，在這側軒的窗外，卓然立着一人，聽着他們的談話，臉上泛着一種冷峭已極的微笑，嘴角掛着譏誚。

等到他們說完了，他才緩緩的走了進去，却故意放重了脚步。

他，他正是奇詭神秘的尚觀天。

這時，天已放出曙色，又是一天過去了，有誰知道武林中的恩怨情仇，隨着一天的過去，又增加了幾許。

＊　＊　＊

蕭翎矇矓中醒來，也不知自己睡了多久，側目一望窗外，東方已微微顯出一點魚肚白色，映得窗紙也泛起一片魚青。

四週靜得很，她覺得自己出了身大汗，人彷彿好了許多，就連先前自己眼皮上那種沉重的負擔，也像是消失了。

她覺得有些口渴，這時當然是不會有人侍候她，她只得試着掙扎，看是否能爬得起來，這些天她的這種企圖也不知試了多少次了，但總覺全身一絲氣力也沒有了，總是爬不起來。

那知此刻身子像是輕了不少，稍一掙扎，居然爬了起來，她有說不出多麼高興，也顧不得冷，從被中鑽了出來，看到床頭有件袍子，她就拿來穿了，套上了鞋，她竟然走下了床。

藉着微光，她看到茶水放在靠門的小几上，於是就扶着牆慢慢的走了過去。在萬籟無聲中，她突然聽到有人在說：「玉劍蕭翎……尚公子……天殘毒掌……」有些話她雖然聽不清楚，但這幾個名字，却令她入耳驚心。

這幾天來無時不在她心中糾結一個問題，又突然襲向她的心：「這究竟是什麼地方？我怎麼會到這裡來的？難道……難道這地方又和尚觀天有着什麼關係？」她暗忖着。

於是，那甚至在她暈迷的時候，仍在她芳心縈繞的尚觀天的影子，那可愛、又可恨，令她沉醉，又令她痛苦的影子，就隨着日光投向她心上，也正像日光的不可抗拒。

她要將自己心中糾結的問題打開來，突然之間，她像是又增加了幾分力氣，走到了門口，悄悄推開了門，走了出去。

她的房子外間是個小廳子，小廳的那邊就是程垓所睡的房子。

蕭翎一腳跨進小廳，却恰巧有一人從另一扇門中走了進來，她抬頭一看，晨光雖曦微，但就只一眼，她已認出了這人是誰來。

這人就是尚觀天，就是那被她恨過千百次，也愛過千百次的人，即使此處沒有一絲光線，她祇要看到他一絲影子，就能認出是他，即使影子都沒有，她也能感覺得出是他了。

刹那間，她心中情潮翻湧，久病小癒的身體，此刻又像是突然的虛脫了，再也支持不住，眼前一黑，跌倒在地上。

尚觀天一跨進小廳，當然也看到蕭翎，在同一刹那間，他心中是不是也在翻湧着蕭翎那同樣的情感呢？

他嘴角的譏誚和面上的冷笑，在見到蕭翎後就消失了，變了另一種表情，却是任何人也解釋不出的，像是自責，像是憐惜，像是不安，像是無情，却又似是有情，但無論如何，這堅冷如石的尚觀天，總是動了情。

玉劍蕭翎倒在地上，寬大的袍子散在地上，秀長的頭髮，一半落在她那已被病魔折磨得蒼白瘦削的臉上，鞋子也脫落了一隻，露出那潔白如玉，小巧玲瓏的脚，這寬大袍子裡的胴體，都是他所熟悉的。

他微微嘆息了一聲，臉上露出的憐惜之色，在此刻裡，掩住了其他的各種情感。

於是他走了過去，溫柔的爲她拂開了亂髮，溫柔的抱起她那嬌小的身軀，緩緩走進房中去，小心翼翼的將她放到床上。

他不知道該留在這裡還是離去，但他却知道，無論他留在這裡或是離去，對他都是一種痛苦。

他不知自己是否了解自己，但這世界上若還有一人了解他，那麼這人除了自己之外，再無別人，因爲，若有人自己也不能十分了解自己的時候，那麼這世上人還有誰能了解他呢？

對於玉劍蕭翎所給他的那份純眞無邪，却深入腑肺的情感，他也不知究竟該怎麼辦好，那麼，爲什麼自己不能解決自己的事呢？

於是他不禁自憐的嘆息一聲。

就在這聲悠長的嘆息消失在清晨而潮濕的空氣裡後，蕭翎的眼睛突然張了開來，瘦了的她，眼睛更大了。

兩人目光相觸，尚觀天微笑了一下，俯下身子，輕聲問道：「妳好了些

嗎?」

這溫柔的問候,像是一把利劍,直刺入蕭翎的心裡,她想起在雪地上和尚觀天的初遇,暖室中的淺酌,臥房裡的溫情,這一連串溫馨而美麗的回憶,已牢牢的編織在她心裡。

但她也不能忘記了自己被摒於門外時的淒涼、失望、深入骨髓的痛苦,甚至這險些使她形消骨立的病,不也都是為着他嗎?

於是這一份愛和這一份恨,這兩種絕對不同,可卻有時又奇妙的發生着關連的情感,便在她心裡激烈的爭戰着,是愛呢?還是恨呢?糾纏難解,連她自己也無法分解得開。

她想回轉身子不理他,但尚觀天的眼睛裡,卻好像是有着一種強大無比的力量在吸引着她,使她頭也轉不過去。

尚觀天微喟一聲道:「妳怎麼不理我?」

伸手想去撫摸她的秀髮,但卻又中途停住,帶着幾許嘆息之意的微笑了一下:「妳病好了,我高興得很。」

這兩句話,像是一隻無形的溫柔之手,在輕輕的撫摸着她那已被情感折磨得千瘡百孔的心。

嚶嚀一聲,她終於再也控制不住自己那一份刻骨的深情,投向尚觀天的懷裡,讓尚觀天那雙手抱着自己,抱着自己整個身軀,也抱着自己整個心,她已經整個投向他了。

良久,他們沉醉於似水柔情裡,渾然忘了世間上其他的一切。

蕭翎帶着嬌喘的問道:「那天你為什麼不等我,害得我……我知道,你有很多事騙我,我本來在那破房子裡,怎麼會跑到這裡來?」

尚觀天的目光緩緩的從蕭翎面上移開,遠遠投向牆角,沉聲道:「翎妹,我有我的苦衷,終有一天妳會諒解我的,現在我向妳解釋也是沒用,唉……」

他嘆息了一聲,收回目光,又道:「以前的事,讓它過去好不好?現在我已在妳身邊,妳也用不着去想以前的事了。」

在說着這些話的時候,他臉上有一種煥然的光采,使得蕭翎不可抗拒的接受了他的話,有些人與生俱來就帶有一種奇異的力量,使得別人不由自主的相信他,尚觀天就是屬於其中之一。

就在尚觀天和蕭翎互相沉醉着,而忘了外面的人世的時候……

門外突然有人輕輕的咳了一聲,雖然這只是一聲輕輕的咳嗽聲,卻已足夠使他們由沉醉中驚醒,從擁抱中分開。

孫清羽大踏步的跨了進來,哈哈笑道:「老夫無理,老夫無理……」笑聲突然一頓道:「但蕭大俠的傷勢嚴重得很,老夫對醫道卻一竅不通,尚公子是否先請個大夫來,先看看蕭大俠的傷勢,遲了,恐怕就來不及了。」

尚觀天站了起來,不知道是因為尷尬還是為了別的原因,臉上又閃過一絲奇異的神色,拂了拂衣服,沉聲說道:「我這就去。」轉身走了出去。

蕭翎聽了孫清羽的話,心頭猛然一跳,急切問道:「蕭大俠是誰?」

她已隱隱覺察到有不幸的意味存在。

孫清羽已轉過頭去,踱到窗前,將窗子支開一線,向外去望,見那尚觀天已沿着側軒前小徑向內走去。

「告訴我蕭大俠是誰好嗎?」蕭翎又急躁的問道。

上半個身子已支出床外,想是因為氣力不支,全身微微戰抖着。

天靈星孫清羽嘴角泛起了一個奇異的微笑,走到床前,道:「蕭姑娘,妳要知道蕭大俠是誰?隨老夫去看看就知道了。」

蕭翎冰雪聰明,剛才發現他的笑容古怪,那知道孫清羽突然疾伸向她頭頂的「百會穴」點來。

蕭翎久病之下,體弱不支,但她自幼訓練而得的武功,卻再不會忘去,一見孫清羽手指點來,驚詫之下,喝道:「你這是幹什麼?」

她本想向後閃避,但卻噗的向前倒下,孫清羽手勢一轉,突然劃下,在她頸上大椎下款的第六骨節內的「靈台穴」輕點了一下,左手疾速的托住她的肩頭,道:「蕭姑娘,莫怪老夫放肆,日後妳就知道老夫的苦心了。」

這「靈台穴」直通心腦,為人身大穴之一,蕭翎只覺全身麻痺,腦中也是混沌一片,孫清羽的話她約莫聽到,但身子突然凌空而起,想是已被天靈星孫清羽托了起來,向外走去。

一出門外,孫清羽輕輕咳嗽了一聲,立即掠出數人來,除了林佩奇、程玹、孫琪外,竟多了一個入雲神龍鐵中錚。

原來孫清羽等在聽說蕭翎病重,覺得此刻不便去打擾,而再來探看飛花神劍蕭旭病勢的時候,房間的後窗突然有人在外輕輕的彈了一下,房中各人都是老江湖,林佩奇翻一掌,熄滅油燈,颯的掠到窗前,低聲喝問道:「什麼人?」

「是我,鐵中錚。」

林佩奇鬆了口氣,方支開窗子,窗外已翩然掠進一人來,孫琪打開火摺子,點亮了燈,見到進來的人,身軀瘦長,卻穿着家奴一類的青衣帽兒,但臉上清秀堅毅,目光炯然,卻是武林中新進高手「入雲神龍」鐵中錚。

鐵中錚這一出現,衆人才想到在天殘毒掌突然出現的那天,這鐵中錚本是和龍舌劍林佩奇同居於一室之內的,但自那天之後,即未再見,大家因為心中憂患重重,也沒有想到他。

但此刻各人心中都奇怪:「這鐵中錚這幾日去了何處?為什麼作這種打扮?此時此刻,卻又怎的突然出現了。」

入雲神龍鐵中錚目光一掃,看到各人的臉色,於是將手一擺,沉聲道:「小侄這兩天來頗有所獲,此時卻不便解釋。但是小侄可先簡略的告訴各位,那尚觀天就是天殘毒掌的化身,而且方才孫老前輩在房中之言,他已在窗外聽得一清二楚……」

他稍一喘氣,屋中各人都面色大變,卻聽鐵中錚又道:「幸好他此刻被玉劍蕭翎纏住,依小侄之見,此人深藏不露,陰惻已極,武功卻又極高,此刻既然知道了我們已猜出他的底細,可能會對我等不利,我等還是早早的離開這是非之地,再作打算。」

他一口氣說完,目光卻一直盯住房門,像是生怕那位「尚公子」會突然走進來似的。

孫清羽止住了大家想要問話的企圖,閉目尋思了半晌,突然道:「你們在此稍候,老夫再出去一下,等會兒老夫咳嗽了一聲,你們就趕快出來,琪兒抱着蕭大俠,其餘的人都將兵刃備好,以防生變。」

天靈星孫清羽以機智名聞江湖,這調度是有用意的,他果然騙走了尚觀天,又將蕭翎抱出,幾人極快的掠出側軒,入雲神龍一馬當先,輕聲道:「各位跟小侄出去。」

沿着軒後三轉兩轉,竟然走到一個連程玹都不知道的小門,乘着破曉之際園中無人,走出了相府,四望一下,連這條小小的弄堂裡也杳無人跡。

沿着牆角急走,走在最前面的入雲神龍鐵中錚回頭問道:「孫老前輩的意思,往那裡走是最好?」

孫清羽目光一轉,見到大道上已有行人,便道:「我們先僱輛車……」

突然轉身向林佩奇問道:「鐵指金丸王守儒的居處你可知道?」

林佩奇略一點頭,當先帶路,出了弄堂向左轉去,這時相府後院的那小門中探出一個人頭來,眨着兩隻靈活的大眼睛,正是尚觀天的貼身書僮——棋兒。

鐵指金丸王守儒乃是北京城平安鏢局的局主,這平安鏢局名聲雖無「鎮遠」響亮,但在河朔道上,也是頗為吃得開的鏢局。

但自從天殘毒掌出現,鎮遠鏢局封門,鐵指金丸王守儒便也收了業,但此刻平安鏢局的兩扇黑漆大門卻是開着的,門口也停着兩架馬車,原來天靈星孫清羽等已經到了。

安頓下來之後,疑團最重的玉守儒,這幾天來發生的變化,他自然一概不知,尤其是令他奇怪,當然也是這位瀟湘堡主怎的會來到北京城,又怎的會受了這麼重的傷。

別的人心中也有疑問,就是這入雲神龍鐵中錚這幾天來的行踪。

於是,鐵中錚便說出一番驚人的話來:「那天晚上我腸胃有了些問題,去了毛廁躭誤了很久,那時回到房中,林大叔竟不在了,我心裡奇怪,那知跑到孫老前輩房中一看,孫老前輩和程大叔,黃大叔也全不在了。

「我就知道一定發生了事故,再聽到院子裡的聲音,越發知道情形不妙,但這個時候外面像有人很多,我又不知道詳情,就祇有留在房子裡先等一等,看看情形再作打算。」

龍舌劍林佩奇暗中點頭,忖道:「這鐵中錚年紀輕輕竟比我還沉得住氣,不管他的武功怎樣,就憑這份沉穩,已無怪他能成名立萬了。」

卻聽鐵中錚又道:「但是我一看兩間房子都沒有人,我怕你們出了事,一想之下,覺得也不能留在這裡,因為萬一有人來查的時候,又不便,於是我就想從那間側軒後面繞出去。

「那知我剛走到後面,突然聽到一陣輕微的聲響,在這個時候,我可不能不注意小心,就往旁邊一閃,那知那裡也有個門,我心裡奇怪,突然從後面的氣窗中看到有條金色的人影掠進來。」

他略為喘了一口氣,又道:「我大驚之下,慌不擇路的退到那間房裡,看到那間房很小,房裡只有一張床,和一個大櫃子,我遲疑了一下,想先避在這大櫃子裡,那知這時候外面又有響動,我來不及再轉念頭,只能躲在床下底去,卻不知這麼一來,反而救了我。

「我伏在床底下,連大氣都不敢出,看到有個人走了進來,我看不到他的上面,只看見兩條穿着金色褲子的腿,我幾乎嚇得閉過氣去,因為那時我已經知道了,進來的人就是天殘毒掌。」

他透了口氣,聽着的人也跟着透了口氣,卻聽他又接道:「我那時真是緊張到了極點,一方面奇怪這天殘毒掌怎會跑到這裡來,一方面却在躭心,假如這天殘毒掌發現我在床下面,那豈不是糟了,於是我越發不敢喘出氣來。

「房子裡悉悉響動着,我也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事,忽然,這天殘毒掌竟把身上的金褲子脫了,露出裡面的灰色褲子,又換了雙薄底快靴,這時,我眞恨不得伸出頭去看看這位武林大魔頭、天殘毒掌的眞面目。」

大家凝神的靜聽着,鐵指金丸王守儒尤其緊張得透不過氣來。

入雲神龍鐵中錚又道:「那知這時候外面突然又進來一人,看他的腳,却是小孩子的樣子,我聽小孩子說:『公子,車子都準備好了,就停在外面。』那時候我就希望這天殘毒掌說話,因為這時候我已經從這小孩子叫的『公子』兩字上,猜出這天殘毒掌到底是誰來,只是還不能够十分確定罷了。」

鐵指金丸王守儒實在忍不住問道:「是誰?」

鐵中錚微微一笑，並不回答他的話，兀自說道：「過了一會兒，他果然說話了，他說『棋兒，你也跟着我去吧，假如那裡還有人，那最好，不然我們就隨便拖個人回來。』

「那小孩却說：『公子，你何必一定要把大姑娘留在這裡呢？』，他却嘆了口氣，再沒有說話。

「等會兒，這兩人都走了出去，可是我已經從這兩句話的口音聽出天殘毒掌竟然就是那位尚公子尚觀天。」

鐵指金丸王守儒驚「呀」了一聲方過，又有一聲極輕微的「嗯」聲，鐵中錚眼角一動，發現這「嗯」聲是從卧着的玉劍蕭翎那邊發了出來的，忙一掠而前。

原來他們是在王守儒後房中談着話，蕭旭、蕭翎父女就分躺在這間房裡的兩張床上，此刻，鐵中錚略一檢視蕭翎，回頭道：「孫老前輩，你點的這位姑娘穴道，還沒有解開嗎？」

孫清羽微笑一下，道：「我倒忘了。」走過去輕輕兩掌解開了蕭翎的穴道，那知蕭翎仍然動也不動，竟又暈了過去。

原來她穴道雖然被點，可是別人說的話，她仍然聽得見。

她聽鐵中錚說那天殘毒掌竟是尚觀天的化身，腦中轟然一响，便又暈了過去。

入雲神龍鐵中錚這一證實，尚觀天就是天殘毒掌的化身時，非但事前絲毫不知道眞相的王守儒驚異，別人也是吃驚的。

林佩奇搖了搖頭，像是想不到這位尚公子爲什麼要這樣做，八步趕蟬程垓却問道：「那麼鐵老弟之後又怎麼呢？」

鐵中錚看了看躺在床上的玉劍蕭翎一眼，回頭道：「我等到他們兩人一走，就趕快爬出來，這時天色已經亮了，你們還沒有回來，我當然不知道你們到那裡去了，再三考慮之下，就從後面越牆而出，但是心裡仍然放心不下，又怕你們都遭了天殘毒掌的毒手，但是我自問自己也不是那天殘毒掌尚觀天的對手。」

他竟將「天殘毒掌」之名字加到尚觀天頭上去。

稍爲頓了一頓，他又道：「這時候我就想多聯合幾個人的力量，來對付這尚觀天，於是我急忙出城，但究竟要找誰？這時我心裡並沒有譜，除了家師之外，別的人不是武功不够，就是離得太遠。

「我想來想去，只有霧靈山上玄通觀的玄通道人，他雖然久已不出江湖，但却是這河朔地面上武功最高的一個人，而且家師與他也有淵源，我若去找他，告訴他這些事情，也許他會出手也未可知。」

天靈星孫清羽却哼了一聲，手捋長鬚，冷冷的說道：「那個牛鼻子的武功也和我老頭子差不多少，把他找了來，也未必有用。」語調頗爲不愉快。

鐵中錚暗中一笑，知道自己方才那句「河朔地面上武功最高的人」已將這位也在河朔地面上的天靈星孫清羽惹得有點不高興，暗忖：「這孫前輩年紀這麼大了，好勝之心還是如此之强。」

心中雖如是之想，口中却陪笑道：「但那時小侄也沒有別的法子，那知道到了霧靈山一看，那位玄通道長却偏偏不在，於是小侄只得又趕回到北京城來，冒着危險，又潛回到相府，想搜集一些證據，使得這尚觀天以後無法抵賴。

「那知我剛剝了他們一個家丁衣服穿在身上，站至軒側，就看到那尚觀天竟悄悄站在窗口聽着你們說話，於是我就繞到後面，一邊看他的動靜，一邊也聽聽你們在說什麼。」

孫清羽哈哈大笑接口道：「我們房子裡的這些『老江湖』，以後可再也別亮字號了，有兩人站在外面，我們竟像是死人一樣。」頓了頓，他又大笑道：「鐵老弟，看來你這『入雲神龍』倒眞是名副其實了。」

鐵中錚微笑一下，却不禁露出得意之色，接着往下說道：「後來那尚觀天竟走了進去，我伏在後面向裡看，看到他……他跑到蕭姑娘的房子裡去了，我就趕緊通知你們。」

龍舌劍林佩奇長嘆了一聲，也暗暗慚愧，自己這「老江湖」竟都比不上一個剛出道不久的小伙子。

八步趕蟬程垓心中不禁突然一動，沉吟的向着鐵中錚問道：「鐵老弟，聞得江湖傳言，你是武當派掌門人黃羽眞人的關門弟子，可是嗎？」

鐵中錚點了點頭，程垓却又道：「那麼你知道貴派的靈機道長近年來可曾收過弟子？」

鐵中錚微一沉吟，道：「靈機祖師叔早已封關避世，小侄也只見過他老人家數面，還是他老人家特別開恩，他老人家已屆百歲高齡，近三十年來，根本未曾下過山，若說近年來收弟子，恐怕是不可能吧。」

程垓心中暗罵一聲，起先他險些被棋兒騙了，認爲尚觀天眞是少林玄空、武當靈機、鍾先生、七手神劍這些高人的門徒，那知道鐵中錚沉思半晌，突然又說道：「不過他老人家近年來却授過一個人幾天武功，那是因爲……」

他話還未說完，程垓心中又是一凜，急切的問：「那是爲了什麼？他老人家授過什麼人的武功？」

鐵中錚覺得有些奇怪，這八步趕蟬程垓此刻怎的問起這些不相干的事情來了？但人家既然問出了，自己也不能不說，遂道：「這原因小侄並不清楚，只是聽家師說過，少林嵩山的神僧玄空上人發現了一個資質絕佳的人，就到靈機祖師叔他老人家這裡來，請他老人家造就這人，說是因爲這人

不是空門中人，是以才送到他老人家這裡來，但不知爲什麼，他老人家傳了這個人幾天功之後，又將他送走了。」

程垓又搶着問道：「送到何處去？」

鐵中錚搖了搖頭，道：「這事已隔了許多年，那位據說是資質絕高的人，我根本沒有見過，我也不知道祖師叔他老人家爲什麼不收留他，也不將他留在武當山，至於後來到什麼地方去了，我也是不知道，但是祖師叔他老人家確實傳過他幾天武功的，而且據家師說，這人資質確實很高。」

程垓長嘆了一聲，道：「這就對了！」於是他就將在那廢屋中棋兒所說的話，說了出來，又道：「如此看來，這尚觀天可能就是鐵老弟所說之人，是以……」

鐵中錚却連連搖頭，接口道：「不對，不對，小侄雖未見過那人，却知道那人是個孤兒，甚至連父姓都不知道，怎會是這位相國公子尚觀天？」

此言一出，程垓又墮入了五里霧中了，只覺得這件事就在大霧裡，剛依稀看出了一點影子，但撲上去時，又撲了個空。

大家雖然知道尚觀天確會扮裝過天殘毒掌，但他這天殘毒掌傷人時，却並沒有留下金色掌印，那麼眞的天殘毒掌是否眞有其人？而尚觀天又爲何要假扮天殘毒掌的樣子？他和眞的天殘毒掌到底有何關係？

這些問題令人仍然是不解，天靈星孫清羽雖然以「機智」名滿江湖，但此刻也只有皺着兩道灰白長眉說不出話來。

靜了半晌，孫清羽長嘆了一聲，道：「這些日子來，有些事令老夫的確參詳不透，而且這天殘毒掌一眞一假，眞假難分，此後到底要做出什麼事來，我相信普天之下，大概沒有一個人能够知道他其中的眞相吧。」

蕭翎被孫清羽拍開穴道之後，昏昏迷迷，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甚至連自己是不是自己都有些模糊了。

混混沌沌中，彷彿有一個極小、極淡的影子，向自己冉冉飛來，但那影子瞬即擴大，瞬即清晰，帶着一臉似笑非笑的神情，向自己默默的注視，却不是那恨也不是、愛也不是的尚觀天。

「他是會武功的，」她對自己喃喃說着：「原來那雪地上的跌倒，是騙我的，原來在房中，他是故意點中我的穴道，來欺負我唉……我那時爲什麼不一指點在他的『鎖喉穴』上。」

晶瑩的珠淚悄然溜在她的面頰上，使得她的臉有一絲絲癢癢的感覺，但是她伸手去搔一搔氣力也沒有了。

突然，她覺得一個蒼老的聲音在對自己說話，於是她努力睜開眼睛來，看到天靈星孫清羽正對着自己說話：「蕭姑娘，現在妳該知道老夫的意思了吧，而且，我再告訴你一件事，那就是令尊大人此刻就卧在妳旁邊的床上。」

蕭翎的瞳孔突然擴散了，刹那間，她似乎不能完全領悟到這句話的含意。

然後她不知那裡來的一股力量支持着她，從床上跳了起來，目光無助的四下望了一下，身軀向另一張床撲去。

飛花神劍痛苦的呻吟了一下，他被天殘毒掌一掌擊在後背，幸好他本是前掠之勢，是以並未致命，但若不是有他這種數十年性命交修的深湛內功在支撑着，此刻怕不早就已經不成了。

孫清羽勸着蕭翎，王守儒拿了些內服的傷藥，但這種普通的傷藥怎治得了被內家掌力擊傷的傷勢？

蕭翎忍着眼淚道：「家父的傷勢那麼重，需要靜養，我……我也不想留在這裡了。」

她轉向孫清羽道：「你老人家能不能幫我一個忙，替我僱輛車子，我想，我們今天就回到江南，反正，我們在這裡也沒有什麼用。」

名重武林的瀟湘堡，上下兩代竟落到如斯田地，令得天下武林人聞之，都不禁爲之扼腕。

孫清羽長嘆一聲道：「姑娘的病勢也未癒，令尊的傷勢更重，還是先在這裡休息兩日吧。」

「還是回去的好。」蕭翎搖着頭說，聲音雖然是微弱，但語氣却是很堅定的，好像是她在北京多留一刻，便多增一分痛苦。

「我永遠不要再見他，若是我有這份能力，我要將他一劍刺死，然後……然後我再陪着一齊死去。」她悲哀的暗忖着，因爲她不能忘去他，是恨也好，是愛也好，這愛與恨，都是刻骨銘心的。

突然，一人匆匆自外行來，衆人閃目一望去，却是王守儒以前鏢局中的鏢伙，此時家中的僕人手中拿着一物，向王守儒道：「門外有個人將這個交給小的，小的問他是那裡來的，他說是尚公子派來的，就匆匆忙忙的走了。」

孫清羽一皺眉，取過一看，却正是瀟湘堡成名武林的兵刃，玉劍，於是他雙手遞向蕭翎，這老人對蕭翎的尊敬，倒不是爲着別的，而是對這美貌少女覺得可憐而同情。

入雲神龍鐵中錚的目光一直望着蕭翎，此刻突然道：「蕭姑娘要回江南，小可願效犬馬之勞，陪姑娘和蕭大俠回去。」

孫清羽微微的點點頭，道：「這樣也好，有了鐵老弟的照料，老夫才放心讓這一傷一病兩個人上路，唉！自然恐怕還有麻煩瀟湘堡主的地方，唉……當今武林之中，怎的就沒有一個人是那天殘毒掌的對手？」

他一連長嘆了兩聲，心情像是沉重已極，龍舌劍林佩奇突然接口道：「但願那位尚公子不是和天殘毒掌一路，憑他的那身武功，恐怕還能和天殘毒掌一鬥。」

鐵中錚却冷哼一聲，目光飄向蕭翎，冷冷的道：「就算他不是天殘毒掌，也不是天殘毒掌的弟子，而是爲着別的原因假扮天殘毒掌的，可是他手段之狠辣，心腸之惡毒，恐怕也不在天殘毒掌之下。」

林佩奇望了他一眼，又復默然無語。

蕭翎此刻仍在怔怔的持着那柄孫清羽遞給她的玉劍，心中柔腸百結，對別人講的話，根本不聞不問，王守儒却皺眉道：「那尚公子怎麼知道你們來到我這裡來的？他會不會……」

孫清羽微喟一聲，接口道：「這位尚公子眞可稱得上是神通廣大，老夫一生號稱『天靈』，但比之他來，彷彿還差一籌，唉，但願蒼天有眼，不要再爲武林造個煞星，他若是也像那上官天一樣……」

說到這裡，他的語聲突然凝住了，喃喃自語着：「尚觀天，上官天？」猛的一拍大腿，忽然又站了起來，低頭繞了兩個圈子，然後廢然長嘆了一聲，像是支持不住似的倒在椅子上。

「上官天，尚觀天。」林佩奇跟着唸道，雙眉也皺到一處，道：「難道這尚公子眞和天殘毒掌有着淵源嗎？他若是假的天殘毒掌，那麼眞的天殘毒掌又在那裡呢？」

下午，入雲神龍鐵中錚與冲冲的僱了輛車，送着大病初癒和重傷的蕭旭父女走了，他似乎對這趟差使極其高興，因爲自從第一眼看見玉劍蕭翎的時候，他就對這美麗少女起了一種難以自制的情感，「一見鍾情」往往是最爲激烈的，也最爲不可解釋的情感，因爲那是眞正發自內心，而且絕無做作的，只是，這多情的少年俠士的用情，却遲了一步。

孫清羽望着他們的車馬消失在北國的沙塵裡，這馬車外表上看去和任何的馬車都一樣，但是車中坐的，却是名滿天下的人物。無論是飛花神劍或是終南方達夫，這兩個名字的任何其一，便足以名傾天下。

蕭門中人來了，又走了，這本是他們唯一的希望——用以對付天殘毒掌的，然而這希望却破滅得如此突兀，如此狼狽，這是誰也想不到的事，然而却是千眞萬確的事。

到目前爲止，他們再無一條可行辦法來用以對付天殘毒掌，因爲，他們根本不知道天殘毒掌在那裡，他們完全是處於被動的地位，等待天殘毒掌的再次出現。而即使他再次出現了，他們也辨不出眞假，只有從另一個被天殘毒掌擊斃的人屍身上有無金色掌印，他們才能推斷出一些，然而這豈不是太過悲哀了嗎？

* * *

尚觀天靜靜的坐在側軒中那間房裡的床上，床似乎仍有蕭翎留下的溫馨，他目光投向窗外，窗戶是支開着，窗外月色將暗，那種昏暗的光線，却正和尚觀天的目光混爲一色。

他在沉思着，削薄的嘴唇緊閉，於是他臉上便平添了幾分冷峭之意，然而，他所沉思的是什麼？

突然，他站了起來，嘴角泛起笑意，只是這種笑意是落寞的，因爲天下雖大，並沒有一個人了解他，然而，他自己能了解自己嗎？

他自己，眞的就是他自己嗎？

* * *

雪又開始下了起來。

迎着撲面而來的西北風，雪花，冰涼的黏在入雲神龍鐵中錚的臉上，他却懶得伸手去拭擦一下，因爲他此刻的心胸中，正充滿着青春的火熱，正需要這種涼涼的寒雪來調劑一下。

筆直伸向前方的道路，本來積雪方溶，此刻又新加上一層剛剛落下的雪，更加泥濘滿路，連馬蹄踏在地上時發出的聲音，都是那麼膩搭搭的，膩得人們的心上都像是已蒙上一層豬油。

鐵中錚觸着被他身旁的大車所濺起的泥漿，才知道自己的馬方才靠近大車走得太近了，不禁暗中微笑了一下，右手將馬韁向左一帶，那馬便向左側走開了些，距離大車也遠了些。

但是，鐵中錚的心，仍然是依附着那輛大車之上的，因爲，車裡面坐的是他下山以來，第一個能闖入他心裡的少女。

他七歲入山，在武當山裡，他消磨了十年歲月，十年來，他不斷的刻苦磨練自己的身心，以期日後能在武林中出人頭地，果然甫出江湖，連挫高手，就在武林中闖下了很大的「萬兒」，「入雲神龍鐵中錚」這幾個字在江湖武林道上已不再生疏了。

但是，這年輕的江湖高手的心，却始終冰涼而堅硬的，這想是因爲太長日子的寂寞，直到此刻，才有一個少女的倩影進入他的心裡，她，就是名重武林的蕭門傳人——玉劍蕭翎。

他多麼希望她能伸出頭來看看自己一眼，只要一眼，便也甘心了。

但他却也知道這希望是極爲渺茫的，因爲他無論如何殷勤，這落寞的少女都沒有對他稍加辭色，而他也非常清楚這原因，因爲她的一顆少女芳心早已完全交給那個神秘的尚觀天了。

「尚觀天！」他懷恨地將這名字唸了一遍，目光四轉，却見今天道上的行人彷彿特別多，而且人人面上都似乎帶着一種喜色。

他不禁喟然暗嘆，却聽得趕車的車把式「呼哨」一聲，將馬鞭掄了起來，「吧！」的打在馬背上，一面轉頭的笑道：「客官，你老鴻運高照，剛好可以趕到保定去看『打春』。」

鐵中錚「哦」了一聲，緩緩道：「今天已經是立春了，日子過得眞快。」

車把子大聲笑笑道：「可不是日子過得快，去年小的也在保定府看的打春，啊，那可眞熱鬧得緊。」他「國國」嚥下了口沫，又笑道：「好教你老知道，小的這輛車趕的路子，正是往保定東門那兒走，現在還沒有過戌時，城東瓊花觀裡，可正熱鬧啦。」

鐵中錚漫不經意的笑一笑，此刻，他那裡有這份閒情逸緻去看「打春」。

這「打春」之典，由來已久，俗稱「打春三日，百草發芽。」這打春和農田有着分不開的關係，是以也就被重視了，立春之辰，連天子都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迎春於東郊，故各州各府各縣，也都有這「打春之典」。

「春，其位在東，其色爲青，五行屬木。」所以，在立春這天，各縣各官皆服青色，以鞭打牛，這就是「打春」之意。

車把式想着是急於看「打春」，車子越趕越快，坐在車裡的蕭翎，覺得顛得很厲害，嘆了口氣，將她父親的被褥墊好，心裡却空空洞洞的，不知該想什麼，又幽幽的長嘆了一聲，推開旁邊的車窗，探出頭去，望着漫天的雪花，喃喃的道：「又下雪啦。」想起自己初至京城，不正也是下着雪。

於是雪地裡那尚觀天似笑非笑的影子，又不可抑止的來到她心裡，她心裡又翻湧起紊亂的情潮，甚至連鐵中錚對她說的話都沒有聽到。

突然，前面傳來一陣雜亂人聲，她不禁將頭伸出去一些，雖然仍沒有看到什麼，但這種嘈聲越來越近，到後來車子都停了下來。

她微皺黛眉，方想一問究竟，却聽得鐵中錚含笑道：「今天剛好趕上『打春』，前面人擁擠得很，車子看樣子是走不通了，姑娘如果覺得好了些的話，何不出來看看，也散散心。」

蕭翎回頭看了她爹爹一眼，這蕭湘堡主此刻像已睡熟了，她就推開車門，走了出來，因爲她正心亂得很，要找些事來藉以忘却此刻正盤佔在自己心裡那可恨又復可愛的影子。

一出車門，就看見前面滿街滿巷都是人頭湧湧，人頭上面，竟還有一個比巴斗還大的人頭在中間，蕭翎不禁嚇了一跳，仔細一看，看清了，才知道那不過是個紙紮的芒神。

她不禁暗笑自己，怎的這些天來眼睛都昏花了，却聽車把式的巴結道：「妳站到這車座上面來，才看得清楚。」

蕭翎淡淡一笑，便跨上車轅，入雲神龍鐵中錚連忙下馬，想伸手去扶她，那知道蕭翎早已跨上去了。

車把式却跑了下來，笑道：「你老也上去看看，那紙紮的春牛和那芒神可大得很，站在簷下面穿着吉服的就是保定府的大老爺，現在還唱着戲文哩。」

鐵中錚看了蕭翎一眼，逡巡着的也跨了上去，却見蕭翎似是並不在意，不禁就和她並肩站在一起，眼角望着她清秀美麗的面容，心裡祇覺得跳動得甚爲厲害，忙定了神，也朝人堆裡望去。

祇見瓊花觀外坐着十餘個穿着青色吉服的官員，前面有三張上面擺滿了美餚酒饌的桌子，筵前用幾塊木板圍了起來，正有一個伶人在這塊空地上唱着小曲，只是人聲太嘈吵，他唱的什麼，却一句也聽不清楚，不覺有些乏之味。

再加上此時還落着雪，他心中一動，想勸蕭翎不要冒着風雪站在外面，但眼角瞬處，却見蕭翎嘴角似乎泛起了笑容，於是，將嘴邊的話又忍了回去，何況風吹過時，蕭翎身上散發着處女幽香也隨着傳來，他實在不忍離開。

片刻，那伶人唱完了，旁邊却打起鑼鼓來，走上了一個穿着紅緞子裙的女優，和一個臉上抹着白粉的丑角，這兩人一扭一扭的，竟做出許多不堪入目的樣子來，他又覺不耐，忽然看到那坐在上首戴着花翎的官員將桌子一拍，這時人聲竟靜了下來，只見這官員做出大怒的樣子罵道：「爾等豎民，不知愛惜春光從事耕種，飲食之餘，竟縱放蕩，不獨有傷風化，直是荒廢田疇，該當何罪。」

蕭翎聽了不禁「噗嗤」一聲笑了出來，側望鐵中錚笑道：「這人怎麼這樣糊塗，人家在做戲，不是眞的，他發什麼威？」

鐵中錚久走江湖，却知道這是例行公事而已，這位玉劍蕭翎想是從未出家門，連這種民間的俗事都不知道。

他方自向蕭翎解釋着，却聽那小丑跪着筵前高聲說道：「小民非不知一耕二讀，實因老牛懶惰，才會這樣的。」

接着就是那官員高聲喝打，於是站在兩旁的差役就跑了出來，拿下那芒神的軟紙鞭，對那紙紮的春牛重重的打下去，嘴裡叫着：「一打風調雨順二打國泰民安，三大老爺高升。」

這時，蕭翎也知道這些不過只是一個俗例的儀式罷了，但這種平日看來極爲可哂之事，此刻却最能消愁，不知不覺她竟笑了起來。

忽然，那官員竟將面前的桌子都推翻了，杯盤碗筷全打得粉碎，接着嘩然一聲，四面八方的人全都擁了上去，爭先恐後的去扯那紙紮的春牛，亂得一塌糊塗，原來古老相傳，如能將這春牛扯下一塊，帶回家去，多年不孕的婦人，也會立刻生子。

蕭翎不覺失笑，但人羣越來越亂，又覺得身體仍軟軟的，像是要倒下去的樣子，正想下來，目光動處，却

看到一樣奇事。

原來這奔湧人潮正向前面湧過去的時候，人潮的中間，却似是有一塊礁石中流砥柱似的，人羣到了那裡便中分爲二。

入雲神龍鐵中錚想也是發現了，側望蕭翎一眼，微微笑道：「想不到在這些人裡還有武林高手。」

他到底閱歷豐富得多，是以一眼望去，便知道人羣中定必有着武林高手，奔湧前去的人羣一到這幾個人身邊，便不得不分了開來。

蕭翎久病初癒，站得久了，身子便虛弱得很，微笑了一下，就從另一方面跨了下車去，但不知怎的，眼前又是一暈，一脚竟踏空了。

她不禁驚呼了一聲，滿身武功，竟因這一場大病，病得無影無踪了，此刻身子竟往下面直栽了下去，鐵中錚轉身一望，却已來不及了。

那知蕭翎正自心慌的時候，突覺腰間一緊，一股巨大的力量，突然自下面將自己托了起來，然後，安穩的落到地上。

她更驚了，兩脚已着地，趕緊回身去看，却見一個青衣青帽的少年秀士，正笑嘻嘻的望着自己，一面笑向自己說道：「像姑娘這樣俏生生的人兒，怎麼能到這種地方來，若是摔壞了身子，多不好。」

蕭翎面現微紅，見這少年的眉梢眼角，竟有幾分和尚觀天相似，却比尚觀天看起來還更娟秀些。

奇怪的是，她竟對這青衣少年幾近輕薄的言詞，竟沒有半點怒意，輕輕的說了句「謝謝」，便低着頭朝車廂內走去。

鐵中錚見了，心裡却不受用得很，一脚也跨下車子，狠狠的瞪了這少年一眼，那少年却仍只在笑嘻嘻的緩緩說道：「尊駕也要小心些，跌壞了身子可不是好玩的。」

入雲神龍鐵中錚雙眉一豎，目光充滿怒意，厲叱着說道：「朋友，招子放亮些，這裡可不是你逞口舌的地方。」

入雲神龍鐵中錚向以生性深沉見稱，然而不知怎的，此刻却沉不住氣了。

那少年哈哈一笑，目光瞬處，臉色却已微變，鐵中錚方自奇怪，却聽得背後已有一個低沉的聲音冷冷的說道：「好朋友，這才叫天下無處不逢君，想不到山不轉路轉，竟又讓我們在這裡碰上了，眞教我姓展的高興得很。」

那青衣少年仍然是嘻嘻笑笑的，也不說話。

鐵中錚忍不住的回身去看，只見一個身材特高的人站在他身後，見他轉過身去，森冷的目光竟轉向他身上，從頭到脚打量了幾眼。

鐵中錚本已滿腹怨氣，此刻不禁更爲不快，暗怒這人的無禮，那知這人竟跨上一步，伸手朝他胸前便推，一面叱道：「閃開些。」

鐵中錚雙眉頓豎，怒叱道：「你幹什麼？」脚下微錯，右手突然而出，五指如鈎，去扣這人的脈門，左掌極快的劃個半弧，「刷」的擊向這人的脅下。

這一招兩式，這正是武當派中的絕技，「七十二路小擒拏手」中夾雜着「九宮連環掌」，這種招式在朝夕浸淫於此的武當弟子入雲神龍鐵中錚的手中運用起來，風聲颼然，快如閃電，更覺不同凡響。

那高身材的漢子果然面色微變，手臂一沉，極快的將右手撤回去，左掌却同一刹那裡揮出，口中已自叱道：「好朋友，果然有兩下子。」

鐵中錚悶哼了一聲，雙掌伸屈間，猛再擊出，手指斜伸，掌心內陷，一望而知，其中含蘊着內家「小天罡」的掌力。

兩人這一動上了手，玉劍蕭翎可走不進去，倚在車轅上，眼睜睜的望着鐵中錚和人家無緣無故的動起手來，自己又和鐵中錚毫無深交，連出聲喝都不能，不禁暗自埋怨鐵中錚的莽撞。

她目光瞬處，却見那青衣少年又朝自己微笑了一下，朗聲說道：「那人本是衝着小可而來的，想不到却和尊友動上了手。」

鐵中錚搶攻了數招，却見那人身手遠在自己意料之上，此刻聽了那青衣少年的這幾句話，不禁也埋怨了自己，怎的糊裡糊塗就和人家動上了手，以這人的武功看來，必定也是武林中的高手，奇怪的是面目却生疏得很，年紀也很輕，身手却還在自己之上。

須知入雲神龍鐵中錚在江湖上，本有後起之秀中最傑出的高手之譽，此刻自然奇怪，又有些驚恐，却又不禁怪自己多事。

刹那之間，兩人已拆了十數招，飄舞着的雪花被兩人的掌風激蕩得四下飛了開去。鐵中錚知道對手必定將自己認做那少年一路，是以才會出手，但事已至此，自己也無法解釋。

青衣少年嘻嘻笑的在旁邊看着，居然是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蕭翎見了好氣、又好笑。

却又見有幾個人如飛的趕了過來，一面喝道：「展老弟，怎的在這裡動起手來？」

話聲中人也已掠了到來，一眼看到鐵中錚，不禁驚呼了一聲，連連揮着手，說道：「展老弟，快些住手，都是自己人。」又道：「保定府尹就在這裡，等下驚動了官府上的人，那可就有些麻煩了。」

那身材特高的少年「哼」了一聲，却停住了手，鐵中錚自也是遠遠退開，蕭翎閃目望去，只見勸架的人是個矮胖的漢子，年紀很輕，肚子却已突

了出來，和他同行的還有一男一女，却都是英俊青年，身手之間，也都顯露着身懷絕學上乘武功。

鐵中錚見了這三人，却微吃了一驚，跨前兩步，脫口說：「原來是唐大俠。」

那矮胖漢子哈哈一笑，朗聲道：「一別經年，鐵兄怎的也到此地來了。」眼光一掃蕭翎，「是否帶着家眷到京城去過新年，那正好和兄弟同路。」

蕭翎暗啐一聲，却也不便發作，轉身走進車廂去。

那矮胖漢子還在後面哈哈大笑着，伸出手掌朝那身材特高的漢子肩上一拍，笑道：「你們兩人怎會動上了手，來來，我給你們兩位引見引見。這位就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入雲神龍鐵中錚鐵大俠，展老弟想必也聽過這名頭吧！」於是又向鐵中錚：「這位是展一帆，展少俠，雖然初出道，却是當今點蒼掌門人的高足。」

他又大聲一笑，道：「你們兩位都是名門正派掌門人的高足，以後可多親近親近。」

鐵中錚恍然暗忖，難怪人家如此，原來竟是點蒼高足，笑着寒暄了幾句，但那展一帆鐵青着臉，瞬也不瞬的望着鐵中錚背後，冷然道：「鐵大俠，你爲甚麼不將尊友也替我們引見一下。」他冷哼了一聲，又道：「我們路上多承尊友一路照顧，還未曾謝過哩。」

鐵中錚一怔，但刹那即會過意來，正待開口，那青衣少年却笑嘻嘻的走了過來，道：「小生一介書生，可高攀不上鐵大俠這種朋友。」一伸手去拂自己身上沾的雪花，又道：「天氣這麼冷，小生在這裡實在躭不住了，如果大俠們沒有什麼吩咐的話，就此告辭了。」

展一帆臉上青一半白一半，似是氣得發昏，那矮胖的漢子却哈哈一笑，道：「朋友，眞人不露眼，但我姓唐的自問眼睛不瞎，還得看出閣下是個武林中高手，不過在下與閣下既無新仇，也無舊恨，朋友屢次相戲，却有些說不過去。」

那少年仍在笑道：「閣下可別弄錯了，小可只是一介書生，可不是什麼高人。」

展一帆的面色越發難看，方自怒叱一聲，却被那姓唐的胖子阻住了，那青衣少年朝他一笑，又回身往車廂裡看了一眼，竟揚長而去。

蕭翎望着他的背影，情緒又紊亂了起來，這少年着實和尚觀天太相似，那種嘻皮笑臉，懶洋洋的自稱「小可一介書生」時的神色，不就是活脫脫的尚觀天在京城的影子？

但是，她却也非常清楚的知道此人不是尚觀天，因爲他不但身材較尚觀天纖細，而且說話的聲音也是軟軟的，竟有幾分似是女子，却與尚觀天的英挺俊朗，自是不及。

於是她幾乎爲着自己心上人的卓爾不羣而微笑起來。但是她又怎能笑得出來呢？因爲還有着另一種情感正在壓制着她的微笑，此刻她腦海中翻來覆去，又陷入深遠而濃厚的悲哀裡。

展一帆緊緊握着雙拳，望着那少年的背影恨恨的說道：「若不是唐大哥攔住小弟，小弟倒要看看他究竟是什麼變的。」

鐵中錚也暗自奇怪，忖道：「唐老大怎地怕起事來。」轉念又忖道：「這唐門三傑，居然也到河北，恐怕不出孫清羽所料，也正是爲着天殘毒掌吧。」

突然，他心中一動，又轉起一個念頭來。

原來這矮胖漢子却正是以毒藥暗器名震天下武林的「四川唐門」中的高手之一笑面追魂唐化龍，此刻聞言笑了一下，道：「展老弟，你又何苦無端生這些閒氣，人家也沒有怎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況你不是還要趕到京城去鬥一鬥那天殘毒掌嗎？」

天殘毒掌四個字一入蕭翎耳中，她不禁探出頭去想看看是什麼人有一鬥天殘毒掌的雄心，入雲神龍鐵中錚也正望着那點蒼初入江湖的劍手，心中也在玩味着了鬥天殘毒掌這句話的意思，却又不禁爲之暗中失笑了一下，忖道：「憑閣下的功夫，要鬥天殘毒掌，還差着一些哩。」口中却道：「展大俠若能爲武林除此魔頭，實是武林之幸。」

唐化龍突然打斷了他的話，問道：「鐵兄遠來河朔，大概也是爲着和兄弟同一原因吧，聽說瀟湘堡中，此次居然也有人來，終南劍客方達夫也在河朔出現過行踪，北京城裡，想必是熱鬧得很了。」

他朗聲一笑，回頭指了指他身後始終沒有作聲的少男少女，又道：「舍弟們一聽京城中羣雄雲集，就等不及似的拉着我出來，剛好展老弟恰巧也在舍間，聞言也和兄弟一齊來了。」

摸摸他那超人的肚子：「想不到在這裡又遇見了鐵兄，眞是好極了。」

這素有「追魂」之譽的暗器名家又一笑道：「兄弟在家裡悶了多年，想不到一出來就遇着如此熱鬧場面。」

鐵中錚望望那輛大車，却不禁苦笑了一下，沉聲說道：「小弟此刻却不是上北京去的，而是剛從北京城裡出來的。」

他嘆息了一聲，指指那輛大車，又道：「不瞞唐兄，此刻坐在車子裡的，就是瀟湘堡主蕭大俠和玉劍蕭翎姑娘父女兩人。」

此話一出，展一帆和唐氏兄妹不禁都驚得輕呼出聲來。

（未完・五）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巨龍幫

千紅院幫主遇害　總堂主難辭其咎

巨龍幫的聚義廳內，坐着幾個漢子正在閑聊，正中虎皮交椅上那位蓄短髯的中年漢子，正是副幫主朱高正，此刻也不知他聽了甚麼好笑的話，仰頭大笑。

就在此時，外面闖進一名尖腮快腿的漢子來，朱高正剛欲斥他忘記幫規，那漢子已道：「啓稟副幫主，謝總堂主回來了。」

朱高正欠一欠身子，道：「他一到便請他進來。嗯，幫主沒與他一道回來麼？」

那漢子未等他說下半句話，已結結巴巴地道：「但幫主他……咳咳，總堂主帶他回來了。」

朱高正怒道：「張林，你說話吞吞吐吐，到底是甚麼意思？」

那漢子口舌依然不靈。「幫主他……他躺在棺材裡……」

「混賬，這是甚麼意思！」朱高正霍地站了起來，廳內其他人都是巨龍幫之堂主，此際也都驚詫地長身而起。

張林口吃似的道：「幫主，他……他好像……好像死了……」

刑堂堂主邢長雄年紀較大，也較冷靜，溫聲問道：「張林，幫主到底是生是死，難道你不問清楚？」

「屬下在碼頭邊遇到總堂主，見他扛着一副巨大的棺材，一張臉比冰還冷，一臉的于思，似有多天未曾剃過般。屬下心中奇怪，乃問道：『總堂主，這棺材……』，屬下話未說畢，總堂主已厲聲道：『別煩人！』」。

張林說到此，喘了一口氣方續道：「屬下忍不住又問：『那麼幫主呢？他不回來麼？』總堂主拍拍棺木道：『幫主在裡面，快回去通知！』屬下見他神情異常，不敢多問，快馬回來報告。」

廳內諸人心頭均是一沉，朱高正揮手道：「再去打探！」他摒退了張林，轉頭望着廳內下屬，但見他們均是面色凝重，蓋由張林口中所述，幫主上官光明恐怕凶多吉少了。

半晌，邢長雄乾咳一聲，道：「總堂主一向注重儀表，性子雖然沉毅堅韌，但對下屬一向和顏悅色，看來幫主處理恐怕不大妙！」這幾年，巨龍幫在上官光明整治下，蒸蒸日上，已是長江兩岸之第一大幫，幫內諸人對他敬若神明，是以邢長雄說話仍有保留。

工堂堂主霍陵已道：「副幫主，你說是誰殺死幫主的？咱們一定要爲幫主報仇！」

朱高正斥道：「未有足夠証據不可亂說。」他寒着臉續道：「幫主武功蓋世，誰能殺得了他？別胡思亂想！」

禮堂堂主白子文輕捋頦下長髯，道：「副幫主，不管如何，咱們都出去迎接吧！」隨即提高聲音對外喝道：「打開中門！」衆人在朱高正率領之下，一齊走出大門。

長江兩岸乃魚米之鄉，是以巨龍幫亦甚是富裕，總舵不但佔地大，房宅多，外牆高，門簷亦極具氣勢，丈五寬的七級石階，每階兩旁各站着一名雄赳赳的壯漢，鋼刀在日光下，耀眼生輝，威風凜凜，尋常人在外面經過，正眼也不敢看一下。

外三堂之白虎堂堂主卜戰南，一臉虬髯，撇開上衣，急得他直跺足。「他奶奶的，老謝怎地還不來？副幫主，俺可否去找他？」

朱高正道：「他扛着一副棺材，脚程較慢，不必緊張。」

卜戰南道：「若幫主眞的……咱們更應該上前，與老謝一起扶靈。」他回頭高聲呼道：「快備一輛馬車！」他這個說法甚有道理，朱高正不能反對，當下一齊迎上去。

不料走了一段路，仍不見總堂主謝英，衆人心頭均甚詫異。恰好見張林氣喘吁吁地跑回來，卜戰南急問：「謝總堂主呢？」

張林一頭大汗地道：「屬下也到處找不到他。」

朱高正臉上變了顏色，怒道：「簡直豈有此理！在自己的地頭居然會不見，快發訊號找尋！」

霍陵忙施放了烟花，道：「副幫主，屬下先回去調動人馬分頭找尋。」他展開輕功往來路急馳。

邢長雄雙眉緊鎖，道：「副幫主，此事看來有點蹊蹺，說不定是江湖上之『朋友』有心眷顧，不得不小心戒備。如今最重要的已不是找尋謝總堂主，而是保衛敝幫總舵，先準備好一切，方能化解危難。」

朱高正沉吟道：「邢堂主說得有理，諸位也都回去吧！」

卜戰南咬牙道：「那個不長眼的毛賊，敢打咱們巨龍幫的主意，俺老卜頭一個不放過他！」

衆人返回總舵，只見大門外已增加了一隊壯漢，裡面的人亦神情緊張，來去神色匆匆。

朱高正見霍陵在聚英廳外指揮下面的佈置，忍不住問道：「有消息否？」

「人已派出去了，尚未有人回來報告。」

朱高正上了大廳，聽霍陵報告之後，又作出幾點指示。

卜戰南道：「副幫主，且待屬下帶一隊人去搜索一下，俺一直擔心有人欲對敝幫不利。」

朱高正點頭稱是，卜戰南點了二十多名幫徒，隨他離開總舵，到處搜查。路上見到不少幫徒，查問之下，無人找到謝英之踪影。

卜戰南想了一下，喝道：「快找張林，說不定是這斷妖言惑衆，他根本未見過老謝！」

這麼多人找不到一個人，而且此人尚扛着一副大棺材，格外引人注目，除非謝英能插翅而飛。是以卜戰南之看法，不能說沒有根據。

張林根本沒有回總舵，過了兩頓飯工夫，一名幫徒氣喘吁吁地跑來報告：「啓稟堂主，咱們找到張林的屍體……」

話未說畢，卜戰南已急不及待地道：「快帶咱去！」

巨龍幫總舵設在長江南岸之江陰縣城內，此處有座小山名君山，在城北郊。那幫徒引他們到山下一叢小林裡，只見張林倒卧在血泊中。

卜戰南粗中有細，立把二十多人散開，在附近佈防，然後蹲下身子，仔細驗屍。但見張林雙眼圓睜，似乎臨死前絕不相信他會被殺般，而致命之處是在咽喉。再仔細一看，張林喉頭上之傷口起稜角，分明是死在槍下。

「奪命槍」謝英正是以槍法馳譽江湖的。這刹那，卜戰南立即聯想到謝英，不過他隨即暗罵自己疑心生暗鬼，謝英因何要殺張林？

是次謝英是陪上官光明去「鐵船幫」，商談聯盟合作之事宜。巨龍幫在長江兩岸之發展，已至一個程度，若想進一步發展，不是向南，便是向北。雄踞黃河兩岸的是「鐵船幫」，與巨龍幫有個相似之處是先以水上爲根基，再發展陸上之勢力。

「鐵船幫」幫主鐵千舟與上官光明是多年之朋友，由於鐵船幫與巨龍幫情況差不多，必須擴大地盤，所謂不進則退。但他們同樣面臨困難，是故鐵千舟來函邀請上官光明，到鐵船幫商量合作之問題，他們離幫已近月，想不到今日却發生了這種怪事。

在卜戰南的心目中，上官光明之武功深不可測，加上有謝英爲助，自長江至黃河這一帶，幾乎無人可以將他殺死，那麼他爲何會睡在棺材中？是因爲他受傷，又恐半路有人襲擊，因此謝英將他藏在棺材裡？

張林如今被殺，而且死於槍下，與上官光明之死有否關係？又是否與謝英有關係？

可惜卜戰南不是善於思考的人，但覺得腦袋裡似塞滿了草，亂糟糟的，恨不得找到謝英立即問個清楚。

謝英可說是上官光明之左右手，沒有他的努力，也許巨龍幫也沒有今日。他由十二年前，上官光明創立巨龍幫開始，便一直擔當總堂主之職位，直至如今，沒有人說他不稱職。在巨龍幫內，他武功與朱高正在伯仲之間，而僅次於上官光明。

朱高正是後來才加入巨龍幫的，不過因爲他立了一次大功，而當時巨龍幫又有了很大的發展，需要一位副幫主協助上官光明，因此被提升爲副幫主，且當時是由謝英提議的，斯時幫內還有很多弟兄提議由謝英升任，但爲謝英所拒，他自認只能當總堂主。可是總堂主實際上最掌實權的，副幫主只是地位較崇高。

卜戰南猛吸一口氣，喝道：「把張林的屍體抬回去，其餘的人向四周搜查，看看是否能找到線索！」巨龍幫幫規嚴峻，下面的人訓練有素，接令立即分散搜查。

卜戰南自己亦向前面走去，他性子較急，很快便走在最前面。忽然他聽到一個沙沙的脚步聲，忙向後揮揮手，低聲道：「有人來，小心。」

他匿在一棵大樹後面，探頭窺望，未幾即見一個人扛着一副大棺材，自山上走下來，可不正是謝英？

卜戰南尖嘯一聲，召集手下，他躍前攔住謝英，謝英臉無表情，只用眼瞪着卜戰南，卜戰南本來一肚子的話要問他，此刻不知爲何，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謝英聲音沙啞，問道：「卜堂主，幫內有事麼？」

「一切平安。」卜戰南噓了一口氣，問道：「幫主呢？」謝英寒着臉拍拍肩上的棺材。卜戰南怪叫一聲。「幫主到底是生還是死？」

謝英喉底吐出一個字來：「死。」

卜戰南高聲問道：「是誰殺死他的？」

謝英臉色不變，聲音亦不變。「不知道。」

「不知道？你不是與幫主在一起的麼？」卜戰南呆了一呆再問：「你爲何會到山上去？」

「回去再說。」

「慢着，張林是誰殺的？」

「誰是張林？本座不認識他。」謝英跨出大步，自卜戰南身邊走過。「回去吧！」

卜戰南道：「老謝，俺幫你一齊扛。」

「不必，誰也不能動！」謝英厲聲道：「不必問原因，回到總舵再說！」他邊說邊洒開大步，卜戰南只好率手下尾隨其後回幫。

＊　＊　＊

聚英廳內已有二十多個人，在巨龍幫總舵的香主級以上的人，幾乎已全聚集在此。謝英不慌不忙地將棺材放下，抱拳道：「副幫主，屬下保護不力，以致幫主罹難，自願請罪，不過屬下須回住所一下，最多頓飯工夫便回來。」他不管朱高正答不答應，邊向內走去，邊回頭道：「備茶，大家準備座位。」

聽他之語氣，似乎須長時間報告，朱高正揮揮手，示意下面的人去辦，忽然又道：「着人開棺，叫段七來驗屍！」

段七今年已六十歲，當仵工已有四十餘年，對屍體最有研究，連官府也常請他去驗屍。

謝英果然守信諾，將臨頓飯工夫便出來了，還換了一套乾淨的青袍。與此同時，段七亦到。朱高正道：「謝兄弟，本座令段七開棺驗屍，以正視聽，你是否反對？」

謝英向來面無表情，此刻更似鐵鑄一般，道：「屬下完全同意。」

段七於是上前，衆人之目光亦全都落在棺上，忽然邢長雄道：「副幫主，屬下認爲該先聽總堂主說出此行之經過，若有疑問再開棺未遲，以免騷擾幫主之英魂！」

朱高正捋鬚略作考慮，終於道：「邢堂主說得有理！如此請總堂主先把經過說給弟兄們知道，諸位請坐，上茶。」他首先往正中的虎皮椅上坐下，這本是幫主之位，但若上官光明不在，副幫主代行幫主職責時，也可以坐。這虎皮椅之前，左右各有一張太師椅，左面是朱高正之座位，右面則是總堂主之座位。

謝英往自己的椅子上坐下，長長一嘆，道：「此事說來話長，也不知該從何處說起。」

白子文道：「總堂主與幫主是在八月二十日離開的，便由斯時說起吧！」

恰丫頭們奉上香茗，謝英不管冷熱，一口氣喝了一盅，丫頭又給他斟了水，然後退下。謝英淸淸喉嚨，廳內數十對眼睛都落在他身上，此刻方發現謝英神態疲憊，雙眼多了許多紅絲，面頰也似乎陷了下去，估計此行必有危難，是以一顆心全都提了起來，偌大的一座大廳，不聞人語，但聞此起彼落的粗濁的呼吸聲。

頓了一頓，謝英又嘆了一口氣，然後道：「咱們離開敝幫，乘船過江，一路順風順水，不但過了長江，而且八日之後，已至安陽『鐵船幫』的總舵，一至大門外，但見鐵幫主率領該幫的頭目，在大門外迎接……」

邢長雄截口問道：「且慢！這五天是否一丁點意外也沒有？有遇到熟人或扎眼的人否？半途是否有順道去拜訪同道？總堂主與幫主是否一路同居一室，起居飲食都一起？」他心思縝密，一口氣提出了好幾個問題。

謝英又喝了一口茶，續道：「一路上，屬下與幫主都住在一家客棧，一起吃飯，但幫主一向喜歡獨自一人睡覺，是以咱們是賃兩間房的。路上既未遇到熟人，亦未發現有扎眼的人跟踪。而每晚幫主均與謝某交換意見，以及估計『鐵船幫』會提出甚麼條件……」

朱高正道：「總堂主請繼續說下去。」

謝英道：「咱們到鐵船幫那天是八月廿三日下午，鐵幫主親自迎接咱們進大廳，廳內還有十來個鐵船幫的頭目，梁仲衡副幫主、郝睿總堂主、畢尚武副總堂主當然在座。閒談了一陣，便擺上酒席，承他們看重，菜精酒醇，份量又多，最令人感動的是他們非常之熱誠……」

卜戰南截口問道：「是眞熱誠，還是佯裝出來騙你們的？」

謝英沉吟了一下，似在回憶。「當時……直到如今，謝某仍未發覺他們

是佯裝的，除非他們佯裝得太好了，但二十餘人全都如此，很難佯裝，而且言談之間十分熟絡，全是老朋友似的交往。事實上，幫主與謝某和他們之間都見過好多次面……」

朱高正道：「總堂主請繼續。」

「那一晚直鬧至三更方散席，鐵船幫之鐵、梁、郝、畢四巨頭親自送咱們進客房。那兩間客房，佈置十分華麗，且是毗鄰的，謝某左首那一間住的是鐵船幫的金鯊堂堂主沙搏波；幫主另一旁住的則是金鯨堂堂主司徒復，鐵幫主臨走時還問幫主：『上官兄，長夜漫漫，無佳人相伴，能否入寐？小弟已包了兩名藝伎，可供兩位解乏。』

「幫主道：『小弟一路奔波，又被諸位兄弟好友們灌了一肚子酒，那還有此精神？』

「畢尚武哈哈笑道：『上官幫主功力過人，長江至黃河這段路，近在咫尺，用不了幫主多少氣力。』

「鐵幫主却道：『上官幫主今夜無此雅興，改天吧！嗯，小弟也知上官兄及謝兄日理萬機，不宜外出太久，咱們明天便開始商談合作事宜如何？』幫主答稱『那就最好不過。』當下他們告辭之後，謝某及幫主也各自上床休息。」

謝英說至此，喝了一口茶方繼續。「次日吃了早餐，咱們四個人便在內廳開始研究合作事宜……」

朱高正截口問道：「鐵船幫派誰作代表？」

「鐵船幫派出他們的正副幫主作代表。會上鐵幫主的見解與咱們不一樣，他最初打算向北發展，希望咱們向南發展，則彼此地盤，永不接壤，便不會發生衝突，友情也會長久。而咱們則提出反對，同時說出彼此發展，會產生困難，雖說可以互相支援，派人協助對方拓展地盤，但到底困難較大，最好是咱們向北，他們向南，打通中間這一大塊地盤。」

白子文問道：「他們肯麼？」

「第一天，他們只聽咱們的分析，第二天休息，大概是召開會幫頭目的會議，仔細研究，第三天，他倆提出一個問題，假如中間這塊地盤打通後，以後如何管理？有何辦法避免雙方手下因小故衝突？」

這的確是個大問題，也不容易解決，是以卜戰南亦忍不住插腔問道：「幫主如何答覆他倆？」

「此點咱們早已商量，遂提出以淮河爲界，並謂淮河南岸屬咱們的，北岸屬他們的。他倆又研究了一天才答應，換而言之，鐵船幫最後是贊成敝幫之方案。」

廳內諸人一聽，臉上都有喜色。朱高正又問：「如此你跟幫主在鐵船幫一共住了幾天？」

「咱們一共住了七天，因爲還研究了許多細節，以及分析在這一大塊地盤內的幾個幫會的實力及情況。」

卜戰南問道：「鐵船幫認爲那一個幫會實力最强？」

邢長雄忙道：「這些事以後再說未遲，請總堂主先說正事。嗯，幫主是不是死在鐵船幫內？」

白子文接問：「第二天開始，幫主有否……咳咳，接受鐵幫主的好意？」

謝英訝然問道：「是甚麼好意？」

白子文期期艾艾地道：「鐵幫主不是包了兩名藝妓麼？他錢白花了？」

謝英乾咳一聲，道：「錢倒沒有白花，第二天開始，那兩名藝妓便睡在咱們房內，但不妨礙謝某跟幫主商量要事。」他頓了一頓方續道：「不錯，幫主不是死在鐵船幫內，而是在路上。」

朱高正道：「幫主死在何處？當時你是否在場？請詳細說來。」

「那是第三天，咱們到了信陽城，天已近黃昏，幫主提議在那裡過夜。謝某剛洗了澡，幫主便來找我去吃晚飯，由於信陽客棧飯館已滿座，是以小二介紹咱們去添福酒樓吃飯。」

＊　＊　＊

雖已是晚飯時間，但因爲添福酒樓是全信陽城最好及最貴的酒樓，是以樓上只坐了三分之二的食客，上官光明及謝英很容易便找到一個座頭。

小二上前哈腰問道：「兩位客官要吃甚麼？」

上官光明對吃沒有甚麼研究，隨口答道：「先來兩壺酒，有好的菜餚，先來四五個。」酒很快便送上來，謝英又點了一盤送酒的鹵牛肉，兩人邊喝邊談，神情都十分愉快。蓋此行收穫甚豐，最重要的是說服了對方接受己方之提議。

上官光明斟了滿滿一杯酒，道：「謝兄弟，此次咱們能成功，多仗你想出這個方案，愚兄代表幫內衆兄弟，敬你一杯。」謝英推辭了一番，却因在興頭上，也不拒絕，一口便將酒喝光。上官光明又問：「謝兄弟，你認爲咱們何時便可動手？」

謝英沉吟道：「咱們與鐵船幫都動了手，這塊地盤內的『三刀會』、『五毒教』、『行義寨』、『黑沙幫』、『月神會』、『四象堂』等等組織必然就會察覺，是以宜快不宜慢，但也不能在準備未足之情況下出擊。」

凡有大事，上官光明必定徵求謝英之意見。「以你看，一個月時間夠不夠？」

「在咱們北面，最近的是『月神會』，要攻打她們，準備幾天便已足夠，但也須提防對方聯盟反擊。屬下另有計劃，不知可行否？」

上官光明「唔」了一聲。「謝兄弟，你這不是見外麼？你該知道，本座一直以來，最重視你。」

謝英壓低聲音道：「屬下建議咱們跳過『月神會』，先攻打『黑沙幫』，消滅了『黑沙幫』，『月神會』乃囊中物

耳。」

上官光明拊掌道：「妙計，就如此決定，一切由你主持，回去之後半個月左右便行動。」兩人開始吃飯，飯飽酒足之後，上官光明含笑道：「謝兄弟，聽說此處有家『千紅院』，其中有對姐妹十分清麗，追求之人極多，有興趣去湊湊熱鬧麼？」他怕謝英不去，話一說畢又立即道：「去去去，大戰之前先輕鬆一下，聽聽曲子，有何不可！」

上官光明寡人有疾，巨龍幫堂主以上的人無不知道，是以謝英一笑應允。上官光明把小二召來，道：「會賬。嗯，請問一句，『千紅院』如何個走法？」

小二仔細指點了路徑，上官光明給了賞錢，兩人便下樓去了。

那「千紅院」離添福酒樓並不遠，也不如傳聞中之大，不過佈置甚是別緻，一座院子裡面，花園兩邊各有一座小樓，住了十二名姑娘，那鴇母見上官光明及謝英氣宇不凡，出手又大方，眉開眼笑地道：「要見水仙、海棠兩姐妹還不容易，兩位大爺請跟老身來。」

上官光明和謝英隨其後上了左首那棟小樓，鴇母人未至便呼道：「有貴客到。荷香，快請海棠到水仙那裡。」她伸手敲門。

俄頃，裡面有位丫頭來開門，喚了一聲媽媽，鴇母肅手道：「兩位大爺請進，水仙，快出來見客。」又吩咐那丫頭。「今夜任何人要找水仙及海棠，都給老身推掉。」

上官光明進內，只見小廳佈置甚是華麗，牆上掛着一具瑤琴，長几上薰着一爐香，中人欲醉。鴇母忙招呼他倆坐下，又往內嚷道：「水仙我兒，別讓貴客久候！」

片刻間，裡面走出一位麗人來，清麗之至，全不似風塵中人，長佻身材，該肥的肥，該瘦的瘦，添一分嫌多，減一分嫌少，果然名不虛傳。上官光明但覺眼前一亮，不由自主地長身而起，謝英看在眼中只笑笑。

水仙忙道：「大爺請坐，眞愧煞賤妾。」她聲如黃鶯。

上官光明哈哈笑道：「你也坐下吧。」親自替她拉椅，鴇母一看便知生意做成了，當下着水仙的丫頭青葉把果品、花生捧出來。她告辭下樓去。

水仙問道：「兩位大爺喝酒還是喝茶？」

上官光明一張嘴巴合不攏了。「你喜歡甚麼，咱就喝甚麼。」

謝英道：「茶酒都備吧。」說話間，海棠也來了，模樣兒跟水仙一般，身子略高略瘦，也是美人，她傍着謝英坐下。

上官光明指指牆上之瑤琴，道：「水仙，你房中有此物，必善彈能歌，可否先給咱們來一曲解解悶？彈得好自然有賞。」

水仙含笑道：「賤妾尚未請教兩名大爺高姓大名。」

謝英搶着道：「在下姓莫名銘南，表哥姓歐陽名開。」

海棠笑道：「原來兩位是表兄弟。」

上官光明態度開始放肆，笑嘻嘻地道：「咱表兄弟配你們姐妹，正應了一句：天生一對。」

海棠笑嘻嘻地道：「歐陽大爺眞會說話，莫騙死了人，咱姐妹想從良，兩位眞想配成雙，大可以將賤姐妹贖出去。」

上官光明道：「家有河東獅，須從長計議，急不得急不得，先聽段曲子壓壓驚。」水仙一笑，着青葉取下牆上之瑤琴，她先調調弦，便開始撥弄起來，海棠啓唇唱歌。水仙琴藝嫻熟，海棠聲如出谷黃鶯，一曲既終，連興趣不大的謝英也鼓起掌來。

上官光明更是如痴如醉，讚不絕口。鬧了一個更次，謝英意興闌珊，先告辭回客棧，上官光明則留在水仙處過夜。

上官光明很了解謝英的性格，假如自己不回去睡覺，謝英肯定今晚睡不着，是以當謝英開門時，又喊了一句：「我三更前回去。」

謝英返回信陽客棧，的確睡不着覺，他躺在床上，一顆心跳個不停，這是從未有過的，他開始後悔自己離開「千紅院」。二更未盡，他心中那種不祥的感覺越來越强烈，霍地一骨碌下床，換了衣服，帶上自己的長槍，快速奔向「千紅院」。

當他到達「千紅院」外，已聽到裡面有打鬥聲，一顆心登時一沉，立即躍牆而入，只見小花園內有人在打鬥，上官光明因爲沒帶兵刃，形勢甚是不利，對方是位蒙面的黑衣人，一把長劍十分凌厲。

謝英喝道：「休傷吾主！」仗槍衝過去，就在此刻，上官光明已中了一劍，倉皇後退，謝英仗槍上前保護，這才發現上官光明身上傷痕斑斑。

謝英手中的那桿長槍擊敗過無數好漢，此時爲了救主，展盡平生本領，也僅僅與對方鬥個平手。上官光明倉皇後退，謝英道：「老大，你先回去！」同時又問：「閣下到底是甚麼人，跟咱們又有甚麼仇恨？」

那蒙面人喉頭咯咯地响着，似笑似哭。「你到地府裡，自然知道。」

就在此刻，背後突然傳來上官光明的一陣慘叫聲。謝英大吃一驚，不由自主地轉頭望去，只見上官光明雙手捂着臉，與此同時，假山後突然躍出另一個蒙面人，手提長劍，向上官光明刺去。

謝英亡魂喪膽地呼道：「幫主小心！」他分神之下，但覺後背一涼，緊接着是一陣徹心的疼痛。他知道自己受了傷，但仍向上官光明奔去。

他的速度如何能與對方的長劍比較？劍尖送進上官光明的喉頭，一股

鮮血迸出，人亦仰天跌倒。

後面那個蒙面人緊隨而至，憑謝英的經驗，判定上官光明已死，是以打消救他的主意，回身再鬥。「謝爺跟你拚了！」長槍如毒蛇出洞，與對方鬥在一起。

殺死上官光明的那個蒙面人，行動甚快，向左首那座小樓飛去，半晌樓上便傳來一道女子的慘叫聲，俄頃又傳來第二道慘呼聲。

不問而知，他們去殺人滅口。謝英雙眼噴火，罵道：「你們這雙禽獸！」

那蒙面人默默苦鬥，不發一言。過了片刻，去殺人的那位自樓上躍下，低聲道：「老三，走吧！」

謝英加緊進攻，欲與對方同歸於盡，但對方突然張手洒出一團白粉。幸好花園內燈多，光線充足，看得分明，加上謝英反應快，立即偏身躍開。那蒙面人似只欲迫退他，立即轉身與同伴越牆而去。

謝英追了兩步，神智未泯，覺得追下去，徒送性命，是以回身去看上官光明，只見他一張臉已爛得不成樣子，早已斷了氣。

謝英呆了一陣，小心翼翼把上官光明的屍體捧回客棧，然後再到「千紅院」。此番再去，院內燈火更盛，鴇母及龜奴都在。謝英長槍一直，指着鴇母道：「快從實招來，是誰殺死我表兄的？」

鴇母身子一抖，霍地跪下，道：「大爺明鑑，老身甚麼也不知道。」

謝英冷冷地道：「不知道？剛才你們因何一個也不見？想脫嫌可沒這般容易！」

鴇母道：「咱們在半夜聽見打鬥聲，偷偷看了幾眼，見你表哥跟那人能夠飛簷走壁，又動刀槍，誰敢出來？事實上咱們做生意的，誰都不願弄出人命，影响生意。」

另一個龜奴則道：「壯士若不相信咱們，可報官請大人調查。事實上出了人命，也該如此。」

謝英道：「好，你們快去報官。」

＊　＊　＊

謝英說至此便停了下來，擧起茶盅，一口氣將茶汁全喝光。白子文問道：「總堂主，官府是否有來調查？」

「有，但諸位也該知道，官府查江湖上之案件，歷來都是不了了之的，這次又能例外麼？結果只是把謝某的行程拖延了四五天。」

卜戰南咬牙道：「那兩個蒙面人實是敝幫之公敵。總堂主，你還認得他們麼？心中可有嫌疑人物？」

謝英垂首搖頭，嘆息道：「謝某無能。」

霍陵忽然厲聲道：「這只是你一面之詞，咱們只能半信半疑，不過有一點你還未交代，因何發生了這件事，不直接回來，反而先去君山？」

謝英面無表情地道：「幫主有一次在閒談中，曾與謝某開玩笑，說他死後要葬在君山，是以謝某先到那裡走了一趟。」

霍陵咄咄迫人。「此事不急，大可以在事後才去。」

「謝某也便急，難道這違反了幫規？」

邢長雄道：「幫規無此條，但此實違反了常規。再說，張林因何死在那裡？而且是被槍刺死的，說不定他是發現破綻，被你殺人滅口的！」

謝英臉色微微一變，忽然轉頭問道：「副幫主，屬下如今尚是總堂主否？」

朱高正沉吟道：「如今當然還是，你有甚麼話要說？」言下之意乃以後可能便不是了。

謝英微現激動。「屬下去君山乃關係到幫主的一個秘密，是以建議，除了副幫主、邢、卜、白、霍四位堂主之外，請其他人暫時離開大廳。」

朱高正考慮了一下，終於同意，揮手讓其他人出廳。「你如今可以暢所欲言了。」

謝英自懷內掏出一個鐵盒來，盒上還有泥巴，道：「這是幫主藏在君山的私產，屬下不知道幫主因何在離開鐵船幫時，把秘密告訴屬下，並要求屬下，假如他有意外，替他掘出私產，交給他妻兒。」

朱高正臉色一變，這件事按理上官光明應該告訴他才對，而居然告訴謝英，可見在上官光明的心目中，謝英的地位猶在自己之上，怎教他不憤怒？

邢長雄道：「若是這般簡單，你大可以回來之後再去取。」

謝英輕輕一笑，道：「只怕謝某已無此機會，你們會相信謝某是清白的麼？本來我不該將這個鐵盒拿出來，但又怕無機會交給幫主夫人，謝某個人的事不放在心上，但這個鐵盒一定要交給幫主夫人，否則幫主死不瞑目，謝某也死不瞑目。」

邢長雄沉吟道：「幫規規定，任何人不得有太多之私產，副幫主，咱們該將鐵盒打開看看。」

「說得有理。」朱高正打開鐵盒，只見裡面有十顆渾圓的珍珠，還有四海通銀號的一千両白銀。「哼，居然偷取了十顆珍珠！謝英，你講清楚，這是幫主的，還是你自己的？」

謝英道：「這是幫主的。據說是南海珍珠島主送給他的。南海島與咱們沒有交情，與幫主純粹是私交。嗯，島主叫林明珠，今年大概三十歲，尚未找到合適的夫婿。」

他如此一說，衆人都有點明白，林明珠與上官光明必然有不尋常之關係。換而言之，這筆錢不在幫規規定的範圍之內。但朱高正却冷笑一聲：「謝英，你如今從實招供還來得及。再說一遍，這筆財產是你自己的還是幫主的？」

「是幫主的，謝某沒有私產。」

霍陵冷笑一聲。「誰曉得這鐵盒，是否你回房之後，在自己房內拿出來的？而且不要忘記幫主有妻有兒，而你也有女兒。」

謝英哈哈笑道：「謝某一生行事，對得住天地，對得住良心，無所畏懼。你們若硬要派個罪名的，謝某無話可說，但公道自在人心。」

朱高正道：「謝總堂主，不管如何，咱們如今都不能讓你到處亂跑，因為這都只是一面之詞而已。待咱們查清楚後，若証明你是無辜的，便會放你，而你依然是巨龍幫的總堂主。」

霍陵道：「再說你殺張林，亦不能就此逍遙法外。」

「張林勒索謝某。」

霍陵哈哈笑道：「總堂主，你這話誰能相信？咱們相信的是：一、幫主可能還有其他東西，被他看見，你為了私吞，因此殺了他，否則秘密必定外洩；二、你到君山另有目的或陰謀，說不定你上山付酹勞給兇手，那麼張林更加非死不可了。」

謝英霍地長身而起，怒道：「這根本是莫須有！」

朱高正揮揮手，道：「不必多說，總堂主你請吧！邢堂主，帶他去一個清靜的地方。」

邢長雄道：「對不起，總堂主請跟屬下去。」謝英昂然而行。

霍陵低聲問道：「邢堂主，要否派幾個人陪你？」

謝英輕蔑地一笑，邢長雄道：「不必！」邢長雄帶謝英到地窖裡，這裡只有他一個人。邢長雄道：「這件事怪不得副幫主，人人都會有疑心。」

謝英平靜地道：「是以我不怪任何人，也不反抗。」

邢長雄壓低聲音問道：「屬下可否問你一個私人的問題，這很重要。」

謝英語氣更加平靜。「謝某自信對得起幫主，對得起巨龍幫，沒有甚麼話不可說的。」

「飛紅不在，要否我派人去找她，叫她暫時避一避？」謝飛紅是謝英的獨生女，今年已十七歲多。

「不必，假如有人連她也不放過，天意如此，謝某亦無話可說。邢堂主，你只須依幫規行事，不可因私廢公，否則對你有很大的影响。謝某不希望因我而連累了任何兄弟。」

邢長雄長長吸了一口氣，道：「屬下再說最後兩個問題：一、張林真的是你殺的？理由如你所說？二、幫主之死真的與你無關？」

「這兩個問題絕對是肯定的。張林背後有人，否則不敢威脅勒索我，至於是誰他不肯說，我只好殺了他，若不殺他，謝某會擔上更多冤枉。」謝英忽然輕輕一嘆：「邢堂主，幫主既死，我又被幽禁，你自己也得小心。」

邢長雄沉吟道：「我不想巨龍幫在旦夕之間四分五裂。巨龍幫有今日之成就，是用許許多多弟兄的血汗換來的，豈能毀於一旦。」

「那就全靠你了，不過，謝某再提醒你，一切小心。」

邢長雄瞿然一驚，再問：「總堂主還有何提示？」

謝英搖搖頭，道：「邢兄快上去，免得別人懷疑你。」

邢長雄當然知道其嚴重性，當下連忙告辭。「珍重！」

謝英哈哈一笑，笑聲充滿了悲憤及無奈。「如今人在俎上，只能任人魚肉，何必再奢談珍重。」邢長雄神色一黯，快步出欄，親自把鐵柵鎖上。

當邢長雄返回大廳，只聽朱高正道：「派人把謝飛紅找回來，不許洩漏謝英被幽禁的事。」

邢長雄道：「副幫主，咱們如今要辦的事很多，何必花氣力找他女兒？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姑娘，濟得甚麼事！」

霍陵冷笑一聲。「謝飛紅在幫內，甚麼事都好辦，正所謂百利而無一害，何樂而不為？」

朱高正問道：「邢堂主，適才謝英可有跟你說甚麼話？」

「沒有，他只希望不要虐待他，伙食照舊。屬下答應他，除非咱們已找到証據証明他是兇手。」邢長雄反問：「副幫主，咱們準備如何調查此事？」

朱高正沉吟道：「派幾個精細的人去信陽調查一下再說，倒是幫主之喪禮，須仔細考慮一下。」

邢長雄問道：「如今還要否開棺？」

朱高正沉吟間，霍陵道：「暫時勿驚動幫主英魂，除非幫主夫人或全體弟兄要求開棺，再作決定。」

朱高正道：「霍堂主說得有理，而且值此時刻，本座下令，幫主之死訊秘而不宣，待去信陽調查的人回來再說。」

邢長雄問道：「副幫主準備派誰去調查？」

霍陵道：「屬下願領十個弟兄去。」

朱高正沉吟道：「霍堂主平日事務已多，不宜離開，本座認為白堂主去較適宜。」邢長雄嘴巴一動，卻不作聲，白子文聲稱領命。朱高正又道：「把幫主的棺材妥善保管，由霍堂主負責保護，至於幫主夫人那裡，本座親自去見她。」

說着他把那個鐵盒拿起，道：「不管此盒珍珠之來歷如何，本座認為幫主對敝幫貢獻至大，應該交給幫主夫人，日後幫主遺屬仍應受敝幫弟兄之擁護及愛戴，未悉諸位認為如何？」

眾皆曰理該如此，朱高正乃下令散會，臨走時又道：「捂住幫主死訊一事，也由霍堂主負責。嗯，邢堂主亦請協助之，至於卜堂主，為恐外面的人知道幫主死訊而來進犯，本座令卜堂主即刻趕回東寨，須提防外敵偷

襲！」

卜戰南一向對巨龍幫忠心耿耿，聞令立即告辭。邢長雄又道：「副幫主，咱們是否該通知青龍堂堂主關祖德及黑豹堂堂主苗青？還有快馬堂的馬逢林？」

朱高正頷首道：「應該，本座稍後即派人去。」

眾堂主剛散去，一位探子進來報告：「啓稟副幫主，快馬堂堂主駕到。」

朱高正抓起鐵盒，道：「囑他到本座住所等候。」

＊　＊　＊

雖然上官光明的死訊被捂住，但謝英與上官光明一齊北上，回來只帶一口棺材的事，有很多人親眼目睹，消息在內部傳着，但巨龍幫的規矩極嚴，無人敢外洩，不過以前每晚都有閒着的人在聚賭，今晚卻例外，偌大的一座巨宅，死一般靜寂。

邢長雄卻在二更的時候去敲白子文的門。白子文尚未睡覺，開門見是邢長雄，微微一怔。「邢兄有事？」

邢長雄閃身進去，道：「白兄，小弟有幾句話與你商量。」

白子文引他進書房，邢長雄開門見山地問道：「白兄認為此事是否有蹊蹺？」

白子文吸了一口氣，道：「今日咱們所聽的只是一面之詞，但此事顯然有蹊蹺，第一，副幫主本來提議派幾個隨從同去，為謝英拒絕；第二，他去君山也耐人尋味。不過話說回來，謝英對本幫及幫主忠心耿耿，十餘年來，人人均有目共睹，又使人不敢懷疑他。」

邢長雄接口道：「白兄之見，正合小弟之意，是以如今最重要的就是吾兄了。到信陽城調查最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調查結果必須公正，而且要公佈於世。」

白子文一怔，不悅地道：「邢兄這是甚麼意思？懷疑小弟的人格？」

「邢某若懷疑你的，今夜又怎會來找你？只是怕白兄查到真相，也未必能……」

白子文急問：「邢兄有何懷疑？」

邢長雄抬起頭來，白子文見他雙眼竟有淚光，受他感染，心頭一沉，只聽邢長雄喟然道：「小弟今日整天都在擔心，恐怕幫主一死，總堂主又……日後本幫也許會四分五裂。」言畢長身告辭。

白子文道：「邢兄你欲語還休，教小弟摸不着頭腦，何不明言？」

邢長雄嘆了一口氣，道：「小弟個人沒有野心，只求本幫能繼續屹立不倒，也許我是杞人憂天。對不起，小弟自己亦心亂如麻，白兄不必再問，有時自己多些琢磨，好過聽信人言。」

白子文身子一震，目送他離開，竟然忘記送行。

＊　＊　＊

秋老虎的確厲害，已是九月份，仍教人揮汗如雨，不過，乘舟在蘇州河中暢遊，在這種天氣，卻又教人更加愜意。

一葉小舟停在河邊，此處沒有碼頭，亦到處是碼頭，只須把船纜往岸上的木柱一拴，都是現成的碼頭。謝飛紅一直想到蘇杭遊玩，可是爹爹管得嚴，不讓她走出江陰三十里。這番好不容易等到父親隨上官光明北上，便悄悄帶了貼身婢女葉小葉偷偷溜了出來。主婢先到杭州遊了幾天，意猶未盡，又來蘇州。嗯，不比較一下，又怎能証實「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此話的真偽？

蘇杭是否天堂並不重要，她猶如脫樊之籠中鳥，一到外面，甚麼都是好的，由第一天開始，她沒有一天不在笑。船一靠岸，只見迎面來了一個遊歷書生，兩人幾乎撞在一起。

那書生十分守禮，連忙退後，不料他退得匆忙，看不到後面有一灘積水，那一腳踩得重，污水全濺了起來，不但弄污了自己長袍的下襬，還把謝飛紅的一身白衣濺污。她一張臉立即沉下來，罵道：「你瞎了眼麼？」

書生手足無措地道：「對不起姑娘，區區不是有意的，請姑娘大量見諒！」

謝飛紅自小嬌生慣養，幾時吃過這種虧，不由怒道：「一句對不起就行了麼？快賠！」

書生似有急事，不與她爭，邊伸手去掏錢，邊問，「區區賠你，你這件裾裙買了多少吊錢？」

「三兩白銀。」

書生那隻手再也掏不出來，結結巴巴地道：「姑娘，區區只剩一兩銀子，而且還要趕着回家，這個這個……區區付洗衣費給你好不好？」

謝飛紅尚未開腔，葉小葉已斥道：「難道要我家小姐除下裙子給你洗？簡直豈有此理，無錢便不要輕易答應賠！」

「區區實在不知道姑娘的裙子值這麼多錢，以後再還你如何？區區須趕着回家探母病，請讓開。」

葉小葉小鼻輕哼一聲：「沒那麼便宜！以後還？你如何還？咱們又到那裡找你？」

忽然背後有人應道：「如今就賠！」謝飛紅及葉小葉同時回頭，但見一個二十五六歲的青年，一身風塵，雖然五官端正，但絕不英俊，可是卻又有一股說不出的吸引力，令人既想與他接近，又不敢正視。那青年腰上插着一口刀，窄而長，套在鯊皮鞘內，看來有點滑稽。觀其神情衣着，更似落魄，他目光無奈，但又蘊藏着堅韌之色，教人看不透他的心。

青年道：「這錠銀子五兩重，應該足夠，也不用你找贖。」回頭又對書生道：「你急着回家探母病，還不快走！」

（未完・一）

上文提要：廬州府要代唐明洗雪錯判九龍珮偷竊罪，必先入沙九府探虛實，府衙千金程小蝶要考驗自身學藝十年的功力如何，自薦跟隨郭總捕頭潛入沙九府，沙九府中護衛衆多機關密佈，危險重重。程小蝶闖入迎香閣，原來閣中困着博學多才的吳先生，他被常奇用天蠶絲索穿琵琶骨控制着，當吳先生瞭解了程小蝶的身份與來意後，將她收藏秘處傳授氣功，伺機以動……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臥龍生·文
可飛·圖

九龍珮

沙九府內興土木　常奇暗中練邪術

但聞吳先生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常兄，你明知兄弟已被你廢了武功，這樣鬼哭狼嚎的一個笑法，豈不是想要兄弟的老命麼？」

「好說，好說，常某數日不見吳兄，心中掛念得很，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咱們豈不是有十幾年不見了，今日得見，兄弟一高興，就大笑起來，倒是忘懷了吳兄已失去武功的事。」

「算了，你常奇無事不登三寶殿，來此必有所為，說吧。」

「一來是探望吳兄的傷勢，二來是想探問一下，那塊玉珮，是不是真的九龍珮？」

「大概不會錯了，想不到世上真有此物，竟又被你找到了。」

「運氣，運氣，常某人已登花甲之年，數十年來，除習練武功之外，無時無刻不在為天下蒼生盤算，總算上天不負苦心人，雖然來得晚了一些，但總算還來得及，以兄弟我的修為而言，活上個百來歲，應屬不難，就算十年征戰，也還可以享個三十年的太平福氣。」

「聽你的口氣，似是真想當皇帝了？」

「這有何不可呢？只可惜，吳兄不肯幫我一把，這託土封侯的大位，只怕要和吳兄絕緣了。」

「吳某過慣了閑雲野鶴的生活，就算是皇帝的寶座，也不會放在心上。」

「死亡呢？」常奇的聲音突然冷厲起來，道：「不管你才華如何卓絕，不管你武功如何高強，可是你也只能死一次，也許吳兄不把生死之事放在心上。」

「誰說的？如果我吳某人勘破了生死之關，豈會甘心在這座囚房中為你譯出天竺神書？」

「說得也是啊！吳兄只要再把玉珮之秘解開，常某一定履行諾言，放吳兄離去，並致送白銀十萬兩，足夠吳兄圖個下半世的歡樂，小文、小雅已侍候吳兄近年，看樣子，吳兄還算滿意。」

「唉！若是沒有小文、小雅的細心照顧，吳某只怕也活不過這一年了。」

「好，我正式把她們收列門牆，再送給吳兄為妾。」

「常兄準備讓我帶着天蠶絲索，離開此地了？」

「吳兄縱有此意，常某還捨不得這根天蠶索呢，此索雖然不畏刀、劍斬割，但打的却是個活結，解開玉珮之秘，我就先解去吳兄身上這個累贅，唯一抱歉之處，是要吳兄再忍受一次抽出絲索的痛苦，當然，吳兄如果願意留下來，助我一臂之力，共創帝王之業，常某人就更歡迎了。」

「吳某武功已失，雄心不再，老實說，失去了自保的能力之後，竟然有點怕死的感覺了。」

「放心，放心，常某人絕不會讓吳兄衝鋒陷陣，這件事，咱們以後再談，我不打擾了。小文、小雅，你們要好好的照顧先生，如若不能讓先生活得愉快、滿意，我會立刻處死你們，絕不寬貸。」

「是，小婢敬遵法諭。」小文、小雅同聲回答。

但聞步履之聲傳入耳際，常奇似已離去。

小文吁一口氣，道：「先生，天已近午，可要準備午餐。」

「好，你去準備，小雅去見大法師吧！」吳先生道：「他剛才不是示意你去見他麼？」

「先生也看出來了，你的遁術精奇，小雅心中坦然，大法師怎麼問，我也不怕，剛才大法師施展『鬼嘯』神功，程姑娘如在此地，只怕早被他搜出來了。」

「說得也是，你坦然無懼，自不怕他的查問，早去早回，我等你回來，共進午餐。」

「多謝先生，小雅感激不盡。」

程小蝶聽完了這番對話，心中感慨更多，吳先生既要利用二女幫她，又要防範二女出賣他，這中間得要花費多少心機？

這位被稱為智者的吳先生，定然是江湖上一個很具名氣的大人物，但程小蝶從未在江湖上走動過，無法猜出他的身份，但憑他傳授的內功心法上，很快証實到效用神奇。

「程姑娘，」吳先生的聲音傳入了耳際，道：「你必須忍耐饑餓，你能在極短的時間中，抗拒了常奇的『鬼嘯』魔功，那証明了你具有過人的天份，內功基礎紥根很穩，才能及時運氣抗拒，你可能要打坐個兩三天不能離開，因為常奇對我疑心甚重，我相信他會在暗中窺查，這段時間內，吃東西，對你也是種負擔，記着我傳你的口訣和內功心法揉合一處，但只能想，不能練，這對你一個出於官宦之家的千金小姐，要求也許過份一些，但情勢逼人，只有咬着牙忍受這番熬練了。」

程小蝶沒有回答，但却不住點頭。

不知吳先生是否看到了程小蝶的神情，詳細解說一番內功心法之後，又傳了二招武功口訣。

只能想，不能練，程小蝶只好憑想像把三招武功溶入內功心法之中。

* * *

吳先生作了最壞的打算，他準備在常奇看出他譯出的天竺神書中、暗弄玄虛之時，也準備一舉毀掉玉珮。

所以，他把一生中習練的武功精萃，化繁為簡，傳了給程小蝶。

三招武功，當然不能包括他所有的武功，但却是他最好的三招武學。

因為，吳先生的推斷，常奇如仔細審閱，一天內就可以看出毛病，就可能來追問他。

至多兩天，以常奇之能，定會發覺他在搞鬼。

可是，事情却沒有吳先生想的那麼壞。

不是他推算有誤，也不是常奇的智慧消退，而是一種外在形勢的變化，使常奇無法安下心去看那本天竺神書。

廬州府的總捕郭寶元，集中了三十六名最精銳的捕快，在兩百名官兵支援下，竟然把沙府團團圍住。

唐夫人不但得到了通知，也親眼看到了這次驚人的行動。

只為了他們孤兒寡母一塊玉珮，廬州府竟然大動干戈，軍馬、捕快一齊出動，弓上弦、刀出鞘，把沙九的府邸圍住。

世上竟有如此不畏權勢的人，如此為民作主的好官，唐夫人感動極了。

因為，這在廬州地面上，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件。

但唐夫人却也為郭總捕頭一個請求鬧得六神無主，想不通是怎麼回事。

原來，郭寶元請求她大力支援，廬州府的程大人已為她們母子，拚上了前程不要，他郭寶元、劉師爺也都拚上了老命，也希望唐夫人不要再保留甚麼，大家同心合作。

當時，唐夫人一口答應，不過，唐夫人想的是打官司時出庭作証，就算五刑加身，也不能改口，害了程知府這個好官。

但回來之後，越想覺得不對，若是為了打官司預留後步，知府大人應該先把她提入府衙，問個口供。

最客氣的作法，也會派劉師爺到她家裏問問案情。

所以，唐夫人經過一番思量之後，感到郭寶元是別有所求，隱隱有求助之意。

唐夫人百思不解，只好和兒子商量，看唐明精神稍好時，遣退了大丈，道：「明兒，知府衙門為甚麼突然舊案重審，放了你？」

唐明搖搖頭，道：「我也覺得奇怪，不但重審此案，而且，把幾個折磨我的獄卒，重重的責打一頓，唉！世上有這樣的好官，就算包文正還魂重生，也不過如此了。」

「孩子，廬州府調動了兵馬，也出動府中捕快精銳，把沙家給團團圍住了。」唐夫人道：「只為了追回咱們的玉珮，是不是有些奇怪呢？」

「奇怪？有甚麼好奇怪的？知府大人發覺了我含冤下獄，受盡苦刑……」唐明道：「翻案重審，怒打獄卒，決心幫我們追回玉珮……」

「明兒，」唐夫人打斷了唐明的話，道：「就算如此，也不用動用軍兵，圍困沙府啊！老實說，知府大人用不着去麻煩沙府的，隨便買一方翠玉珮回來，再找人雕上一些花紋，還給我們……」

「不是我們的原物，」唐明道：「我們可以不要啊！」

「你自小就帶着玉珮，我相信你能認得出來，可是，你能提出証明麼？」唐夫人道：「就算能提出來，也得別人相信啊！」

唐明呆了一呆，道：「母親說的是。」

「明兒，郭總捕頭好像提出了一個請求。」唐夫人道：「似是要我們幫他點忙，爲娘的想不出，我們有甚麼能幫他的？」

唐明道：「孩兒傷勢未癒，若是傷勢好了，倒可以助他一臂之力。」

「你……你能幫他甚麼？」

唐明道：「跟着去沙府，爲郭總捕頭助助威呀！」

「唉！幾百位軍兵出動，數十位精幹的捕快出馬，還用得着你這個文弱書生不成！」唐夫人道：「但郭總捕頭絕不會隨便開口向人求助，這中間，難道有甚麼過場不成？」

「是不是有人暗伸援手，逼得劉師爺翻了案情，」唐明道：「郭總捕頭向我們求助，是……」

「明兒，你猜的應該是八九不離十了，」唐夫人道：「問題是，那個人是誰？現在何處？」

唐明搖搖頭。

「這件事透着稀奇，不過，不會是空穴來風，一定有線索可循，」唐夫人道：「我們都仔細想一想近日中發生的事。」

唐明道：「這些時日，我在獄中，不是養傷，就是挨打，如有另外的事，就算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也會記得很清楚。」

「爲娘倒是想起一件事了，」唐夫人道：「那是在你出獄之前，竟然有人先通知我。」

「一個甚麼樣子的人？」唐明道：「如何才能再找到他？」

「他叫我唐伯母，年紀自然不會太大，但我却記不起他的樣子，因爲，我根本沒有看清楚，除此之外，再也沒有別的事了。明兒，這些年，我們日子過得很平靜，除了這次玉珮被人訛詐的事件之外，沒有一點風波，雖然我們的日子過得很苦。」

「娘，能不能想辦法找到他問問看？如果眞是他幫助我們，我們更應該知道原因，爲甚麼要幫我們呢？」

「娘也是這個想法，只不過，要如何才能找到他呢？」唐夫人道：「他突然而來，飄然而去，有如見首不見尾的神龍。」

唐明道：「我們找不着他，只有想辦法請他來找我們了。」

「對，可是怎麼才能引他來此呢？」

唐明沉思了一陣，道：「在門掛上一面白布，寫上『感恩求見』四個字，若是今天不來，晚上就挑起一盞紅燈，仍然不來，那就是不願見我們了，娘也可以據實回答郭總捕頭了。」

「說得也是，這種事，本就無可捉摸，只有盡其在我了。」唐夫人本身也能寫字，用不着唐明幫忙，就寫了個布匾，掛了出去。

＊　＊　＊

這時，沙九府中正鬧得不可開交。

沙九稱病，不肯出見，但郭寶元和劉文長在四個捕頭、兩個百夫長陪同之下，坐在沙府的客廳中，不肯離去。

事實上，劉文長、郭寶元都在仔細觀察，沙府中的男僕很少，年輕的丫環倒是不少，單是在客廳中招呼郭寶元等一行人的，就有四個。

但却只有兩個年過半百的老僕人守在門口。

郭寶元仔細觀察之下，發覺了那兩個老僕人，似是經過了一番改扮，雙目開闔之間，神光閃動，似乎是有着相當深厚的內功基礎，是很難對付的高手。

再仔細看，四個守在廳中的丫頭，也是步履輕盈，手脚俐落，不是一般的弱質女子。

劉文長也發覺了一些可疑之處，沙府中的房子太多了，而且，大都是新蓋而成，大部份的房子都是門窗緊閉，不像是住有人的。

但沙九不出面，劉文長、郭寶元心中有顧忌，不敢下令搜查。

出面的是張副總管，四十多歲的年紀，神情冷漠中帶點傲氣。

他阻止了郭寶元等搜查，冷然說道：「要搜查，要知府大人的手諭才行。」

郭寶元以多年的江湖經驗，感覺到有不少強敵在暗中窺伺，對方似在爭取時間，作某些部署。

原本計劃一下子制住沙九，逼他同意搜查，以找出程大小姐。

却未料到沙九沒有露面，竟把劉文長和郭寶元陷入了廳中。

大家都知道沙九是江西布政使的岳父大人，女婿的官位比盧州府高出一大截，雖非直屬上司，但這場衝突鬧下來，吃虧的可能是盧州知府。

兩個百夫長眼看形成了僵持之局，自己是統兵的人，不便從中挑解，悄然溜了出去。

張副總管的態度也愈加强硬。

感受到危機就在身邊的人，是劉文長，不知何時，他竟被人點了一處穴道，感覺到全身酸軟，呼吸困難，坐在太師椅上，汗流浹背，全身抖動。

「郭兄，我看咱們還是先回府衙，請了大人的親筆令諭再來不遲。」劉文長說得很辛苦。

郭寶元臉色一變，道：「張副總管，這是怎麼回事？」

「劉師爺整日在書辦房中動腦筋，想點子整人，」張副總管笑道：「這一

次大駕親征，看到了作捕快的辛苦，驚駭之下，大概是有點嚇壞了。」

郭寶元哈哈一笑，道：「看樣子，諸位是準備抗官拒捕了，這可是滅門大罪啊！」

「那就要看你郭總捕頭怎麼處理這個場面了！」張副總管道：「你自信一個盧州知府，能和一個布政使對抗，你就試試看吧！」

郭寶元被激火了，大喝一聲：「拏下！」

陳剛立刻撲了上去，右手一探，抓向張副總管，張副總管翻腕拍出一掌。

眞的是翻臉拒捕了。

陳剛變抓爲掌，迎了上去。

但聞蓬然一聲，雙掌接實，陳剛被震退了一步。

張副總管却原地未動。

「慢來，慢來！」劉文長大聲喝止了兩人。

「劉師爺，他們是拒捕啊！」郭寶元身軀移動，向張副總管欺去，準備親自出手了。

「再等候片刻！」劉文長道：「我已經派人通知了知府大人，大概就要趕到了，這是盧州府從未有過的頭等大事，還是請知府親自處理的好。」

說話聲音宏亮，似乎是已完全康復。

原來，他又被人解了穴道。

郭寶元轉頭看去，只見站在劉文長身側的兩個青衣女婢，肅然而立，竟然無法瞧出是那個出手暗算，那個出手解穴。

形勢已經很明顯，沙宅中人已準備出手抗拒，但似是心中亦有顧忌，非到迫不得已，不會出此下策，但拒絕搜查的決心，却又十分堅定。

郭寶元爲難了，就算下令官兵攻入宅院，但兩百個官兵能否制服沙宅中的武師、高手，很難預料。三十六個捕快，雖是盧州府的精銳，對付一般人犯，固是手到擒來，但對付江湖上眞正的高手，就全無把握了。

但最使郭寶元爲難的，還是程大小姐的下落。

她落入沙九的宅院，眞要惹火了對方，對方來一個殺人滅口，要他如何向知府大人交代？

困難處還在無法挑明了說個清楚。

正感爲難當兒，突見一個女婢匆匆奔入，低聲對張副總管說了數言。

同時，郭寶元的耳際中，也響起了一個細微的聲音，道：「打不得，這裏潛藏了很多武林高手，這點軍兵、捕快，絕對吃不住他們，眞要拚起來，勢將全軍盡墨，但也不能突然態度大變，郭總捕頭要費心應付了。」

是程小蝶的聲音，用的是傳音入密之術。

郭寶元心中稍定，燥急的心情立刻平復下來。

只見張副總管突然轉向劉文長，一抱拳，道：「劉師爺，在下吃的是九爺的飯，拏的是九爺的錢，九爺要張某人往東，張某是不敢往西，現在九爺已決定抱病見客，正在洗臉更衣，請再稍候片刻，九爺就可和劉師爺對面交談了，九爺也答應了，你們就可以搜查，我是拏着雞毛當令箭，得罪師爺的地方，還望你多多擔待。」

由硬到軟，瞬息大變，使得心計多端的劉師爺也爲之暗暗佩服，忖道：「六月天，變得好快呀！豪門刁奴，眞是不讓官府衙役專美於前，軟硬鬆緊，說變就變。」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知府大人也就要到，他們兩位當面說明，縱有甚麼誤會，也許就一言冰釋了。」

你繞圈子，我轉彎，針鋒對刀尖，大家都把怒火往下壓，打哈哈，也來個半斤八兩。

「如果是劉師爺能夠作主，怎敢勞動知府大人移玉寒舍呢？」

沙九披了一件淡黃披風，穿青綢子夾袍，在兩個天藍短衫、長褲的美婢扶持下，步入大廳。

他臉色薑黃，果然似抱病而起的樣子。

但郭寶元却留心上兩個丫頭，看她們穿着緊身的衣褲，是一種非常俐落的打扮，動手時，連衣服也不用脫下了。

「九爺，打擾了！」劉文長道：「害你老人家抱病出迎，眞是不敢當啊！」

「坐，坐！」沙九先在一張太師椅坐了下來，笑道：「甚麼事啊？這麼個勞師動衆法？」

「九爺遺失的一方玉珮已經追回奉還……」

「對對對，」沙九打斷了劉文長的話，道：「還有一枚玉斑指和翠玉釵，是不是也追回來了？」

劉文長道：「璧還九爺的那方玉珮，不知現在何處？」

「我交給他們收起來了，怎麼？有甚麼差錯麼？」沙九道：「還是竊盜翻了案？」

郭寶元一直在暗中留心，不着痕跡的四下查看，希望能看到程姑娘。

但他非常失望，程小蝶施出了傳音之術後，就似乎突然消失不見了，這就使得郭寶元一直無法安下心來。

依照常情而論，程小蝶應該和郭寶元照個面的，不知爲甚麼竟然避開。

郭寶元反覆思索，肯定程小蝶傳音的方法，就在這大廳之內。

但廳中有六位姑娘，都是沙府的丫頭身份。

郭寶元仔細看過六女，都未用過易容藥物，那麼，程小蝶又在那裏呢？

「不錯，唐明提出了很確實的証明，指出了那方玉珮爲他家傳之物，」劉文長道：「但以九爺的身份、財富，自

然不會去訛詐一方玉珮，這中間，只怕有誤會，所以在下奉命來查問一下。」

「這麼一件小事，竟然勞師動衆，包圍了我的府邸，程硯堂也未免小題大做了。」沙九一顧左側女婢，接道：「去，把那方玉珮拏過來。」

左側女婢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沙九的回應，大大的出了劉文長意料之外。

顯然是沙九不願把事情鬧大，忍氣吞聲，準備交出一塊翠玉珮了事。

程小蝶確是在這座大廳之中，而且，也經過了一番易容改扮。

她穿着一件寬大的藍布大褂，一頭花白頭髮，手中還拏着一把掃帚，站在大廳一角處，似是一個正在打掃廳房的傭婦，被突如其來的變化嚇住了，躲在大廳一角，不敢出來。

＊　＊　＊

原來，小雅在晋見大法師常奇時，郭寶元、劉文長正好帶來了捕快、軍馬，把沙府給圍困起來。

遭此大變，常奇自然無心情探問吳先生的事情，一面下令把大批刀、劍兵刃轉入地下密室，一面要沙九裝病拖延時間，讓大部份徒衆也都轉入地下密室。

二百軍兵、三十六個捕快，絕不會放在常奇的眼中，但他不願這樣一處隱蔽的所在遭到破壞，擊退來人不難，但勢必引起大軍圍剿，白蓮教重新嘯聚的秘密亦將暴露。

但最令常奇顧忌的是，他花費了近年的心血，練的邪術即將功德圓滿，絕不能使它功敗垂成。

這種邪惡之術，尚未成形之前，不能移動，也見不得天光。

常奇決定以最大的忍耐，以保全沙府這片基地。

小雅被遣回迎香閣，也奉了密令，必要時處決吳先生，以保秘密。

這些事，小雅全都告訴了吳先生。

吳先生一番思索之後，決心幫程小蝶易容改裝，讓她乘亂溜出了迎香閣。

常奇在沙府中潛隱了不少教徒，男男女女，不下百人之多，除了十三太保之外，還有十幾個武功高强的綠林大盜。

白蓮教有一套安定內部的辦法，就是大量利用美色，所以常奇廣收女弟子，大都以美色入選，這些人也就是常奇用以籠絡人心的工具。

所以，白蓮教的秘密主壇，建立在廬州城中，一年多來，竟未發生過採花案件。

沙九有三房妻妾，雖和常奇的徒衆在一座宅院中，但常奇却嚴厲的約束手下，不得侵入沙九妻妾居住的庭院之中，界限分明，倒也相安無事。

但防守沙宅的大任，却由教中的高手擔當起來。

沙九被捧為新任教主，表面上受盡尊崇，最讓沙九滿意的是，教中的女弟子，只要被他看上了，立刻可以隨心所欲。

常奇在沙家大宅院中，大興土木，建築了不少新房子和地下密室，原本花木扶疏的大宅院，完全變了樣子。

沙九也是老狐狸了，眼看景物日非，越想越覺不對，找到常奇談判，要常奇遷離沙府，本身也要辭去教主之位。

常奇虛與委蛇，答應把主壇移於他處，但教主的身份却不讓沙九辭掉。

沙九也發覺了沙府中的一切事物，都已被常奇所控制，眞要翻臉，立刻可能被殺，何況白蓮教又是當今嚴命緝拏的叛徒，是抄家滅門的大罪，連女婿也保不住他，來硬的是不行了，只要軟求常奇放他一馬。

常奇答應再給他三個月的時間，一定離開，他告訴沙九，人數看來很多，但眞正要走，一天就可以走完，而且是神不知、鬼不覺的離開廬州。

沙九雖然不是很清楚，但隱隱知道常奇正在煉製一批東西，趕得太緊了，反爲不美，只望餘下這三個月不要出事，却未料玉珮案翻，廬州府的文案和總捕頭帶了兵馬捕快找上門來。

那方玉珮究竟有甚麼用處，沙九並不清楚，而是常奇在無意中看到，頗似傳言中的九龍珮，九龍珮的秘密，普天下也沒有幾個人知道，偏巧常奇就是極少數知道這個秘密的人。

以他精奇的武功，出手奪取，簡直是易如反掌，但他怕鬧出事情來，利用沙九的身份，派人把唐明送上公堂，硬把一方玉珮訛詐過來。

沙九聽常奇說出經過，才瞭解前因後果，但他想不通知府大人怎麼會把這麼一件小事，牽引出偌大的風波。

＊　＊　＊

藍衣少女手捧着一方翠玉珮，步入大廳。

沙九取過玉珮看一陣，笑道：「是不是這一塊玉珮呀？」

「不是。」劉文長搖搖頭，道：「那方玉珮上有花紋。」

「這一塊也有啊！」沙九把玉珮交到劉文長的手中，笑道：「這是一塊上好的翠玉，比這塊還好的，只怕不多，斑指、玉釵，我也不再追了，請回去告訴知府大人一聲，我沙九可是守法的良民，也有吃虧、忍氣的風範，這件事到此爲止，一筆勾銷，若是貴府再要胡鬧下去，我就不客氣了，官司打到北京城，我沙九也未必會輸給你們廬州府。」

「唉！九爺說得是。我也看得出，這是一塊好玉，不過，唐明那塊玉珮是家傳之物，論價值也許不如九爺這

塊翠玉珮值錢。」劉文長道：「但也許它有別的作用，九爺既然肯還，爲甚麼不原璧歸趙呢？」

「這就有些刁難意味了。」沙九道：「你倒說說看，那方玉珮雕的甚麼樣子花紋？大小重量，開一個規格出來，看看我能否賠得出來？再不然，讓他開個價值也好，劉師爺，我這是息事寧人啊！」

劉文長呆住了，沙九說的是道理，而且，他也無法開出大小規格。

事實上，那方玉珮刻的是甚麼花紋，劉文長也已經記不起來了。

劉文長回頭看看郭寶元道：「郭兄，九爺的話，你都聽到了吧？」

郭寶元全部心神都在想着程小蝶的事，根本沒聽到二人在說些甚麼，隨口應道：「九爺可是答應了讓我們搜查一下了？」

「甚麼？搜我的宅院啊！」沙九一下子臉紅脖子粗了，吼道：「這是甚麼話呀！我要叫程硯堂給我一個交代！」

說曹操，曹操就到。程知府在兩個大漢保護下，快步走了進來，道：「九爺有甚麼吩咐？硯堂這裏洗耳恭聽。」

沙九呆了一呆，道：「御駕親征啊！」

程知府道：「言重了，硯堂是次來此，一是向九爺請安，二是追查玉珮下落，三嗎？」

「還有三哪！你倒說來聽聽。」

「九爺府上窩藏有重要人犯，硯堂斗膽請求九爺允准……」

「誰說的！我窩藏了甚麼人犯？」沙九色厲內荏的說。

這一下，踩住了沙九的痛脚。

程知府心急愛女下落，指沙九窩藏人犯，也是指程小蝶被沙九拘留之事。當下一整臉色，道：「自是有人告密，沙兄如肯自己交出來，硯堂也不願鬧得沙兄家宅不安。」

這是以退爲進了，只要沙九肯交出程小蝶，這搜查宅院之事，就可以免了。

這眞是陰差陽錯，沙九却聽得臉色大變，心中像風車一般不停的轉動，想不出一句適當的措詞回答。

「九爺，他們一定要搜查，就讓他們搜搜看吧！」說話的竟然是張副總管。

沙九搖搖頭，道：「若是搜不出可疑人物，老夫絕不罷休。」

郭寶元上前一步，低聲道：「大人，逼急了他們，他們會不會殺人滅口呢？」

「這個……」程硯堂猶豫不決。

程小蝶一提眞氣，施展傳音術，道：「爹，我很好，非常危險，不能搜查，賞給沙九一個面子，退出去，我會盡快和爹見面。」

程硯堂聽得很清楚，陡然哈哈一笑，道：「九爺，你說一句，府上確沒有扣押人麼？」

沙九一皺眉頭，道：「沙某府上，又不是衙門，爲甚麼要扣押人呢？」

「好！」程知府道：「硯堂相信九爺，劉師爺、郭總捕頭，傳令下去，全部撤走。」

這又是個意外的轉變，沙九楞了一陣，道：「程大人不搜查了？」

「沙兄，情非得已啊！有人告了密，說你這裏窩藏了大批人犯。」程硯堂放低了聲音道：「那人也有相當的身份，硯堂如果不予置理，怕他向上頭告密，那時，就要多費你我一番唇舌了。沙兄，如果有朋友留居太久，讓他早點走吧！硯堂告退了。」抱拳一禮，向外走去。

郭寶元心中一動，道：「廬州府的捕快聽着，咱們這番打擾九爺，大大的不智，九爺大人大量，不見罪咱們，大家進來，給九爺見個禮，陪個不是。」

三十六個捕快，一下子擁入大廳，抱拳的抱拳，作揖的作揖，立刻引起了一陣吵雜、混亂。

原來，捕快之中，大部份人都已體會到郭寶元的心意，在廳中製造混亂，推擠呼叫一陣，擁着劉文長、郭寶元離開大廳。

程小蝶借那一陣混亂，離開了沙府。

郭寶元招呼兩個百夫長，撤除了沙府的包圍。

＊　＊　＊

退回廬州府衙，劉文長搖搖頭，道：「這大概就是虎頭蛇尾了，你郭兄加上我劉某人，帶了軍馬、捕快，浩浩蕩蕩的圍住了沙府，吵鬧了一個時辰，一個人也未抓到便回來了。」

「文長，怎麼把我忘了？」程知府信步跨入了劉師爺辦公的刑房，笑道：「小女說，要盡快和我們見面，可不知道是眞是假？」

「甚麼？大人見到了令嬡？文長的雙眼都看直了，怎麼沒有瞧到程姑娘？」

「我也沒有看到，只是聽到她的聲音。」程硯堂道：「她告訴我，會盡快趕來和我們會合，希望不要騙我們才好。」

父女情深，溢於言表。

「大人，」郭寶元道：「我也聽到了小姐的聲音。」

「怪了，爲甚麼我就沒有聽到呢？」劉文長微微搖頭。

「程姑娘施用的是一種武功，叫作『傳音入密』，能把聲音聚成一線，傳入特定之人的耳中。」郭寶元道：「這要相當的內功修養，我就沒有這個本領了。」

「總捕頭太謙虛了！」程小蝶推門而入，接道：「我也是第一次施用，竟然沒有露出馬脚。」

程小蝶已經更換了一身淺綠色衫裙，容光依然，嬌麗動人。

（未完・四）

上文提要：獨角神龍出土一戰，大部份來尋寶的人都死傷慘重，唯鐵山一行人得到了龍之獨角。獨角威力凌厲，晚流香將自己祖傳之鎖虹寶刀與之比試，竟被它所毀，也因此因禍得福，原來寶刀中空，內存冰簞神功最後三招心法。而且把獨角插入鎖虹寶刀刀鞘，讓鐵山舞弄，獨角之威力與鐵山內力水乳相融，產生一股如虹光芒其勢不可擋，晚流香等有見及此，增强信心，打回中原去……

俠義奇情連載故事／高 皐・文 可 飛・圖

羌笛怨

鐵山道：「爹想去瞧瞧神龍，我想牠必然還在原地。」

鐵湘菱道：「我也要去。」

鐵山道：「好吧，紫菀……」

紫菀道：「公子有甚麼吩咐？」

鐵山道：「派人把現場清理一下，不要留下任何痕跡。」

紫菀道：「是，公子。」

此時黃葉回來了，她的報告使得鐵山有些失望。

適才驚天動地的一擊，綠夫人是首當其衝，如今地上散落着許多屍體，竟然沒有一具是她的。

這位魔女眞箇不凡，她居然能夠逃過如此凌厲的一招痛擊。

晚流香仍不放心的詢問黃葉道：「妳有沒有瞧過那些屍體的衣衫？」

黃葉道：「屬下仔細的瞧過，沒有一件是翠綠的。」

鐵山道：「當代七大奇人，果然不是等閒之輩，咱們今後應該多加一份小心。」

包蓮兒道：「七大奇人又怎樣？她還不是挾着尾巴逃了。不過我有點不解，七大奇人已成名多年，她爲甚麼會如此年輕？」

鐵山道：「這沒有甚麼稀罕，魔女多半習得駐顏之術。」

他們談話之間，鬥場已經清理完畢，然後分道揚鑣，鐵山率領包蓮兒等逕向沙漠奔去。

他們找到了地頭，却找不到神龍的屍體，雖經擴大搜尋，結果還是交了白卷。

晚流香道：「大哥，你看是不是有人將牠移走了？」

鐵山道：「這應該是最爲合理的推斷。」

包蓮兒道：「神龍體積龐大，重量必然驚人，要移走牠十分不易。」

晚流香道：「都木塔父女部屬衆多，只有他們才有移走神龍的能力。」

紫菀道：「他們無法剖解龍皮，移走了又能怎樣？」

鐵山道：「天下事很難逆料，也許他們另有法子，不要管這些了，咱們回去吧。」

回到順昌分舵，鐵山立即詢問孫釆蓉道：「孫姑娘，傷者怎樣了？」

孫釆蓉道：「已經餵過葯，不礙事了，三五天內就可以復元。」

一頓接道：「找到神龍了麼？」

鐵山道：「沒有，或許被人移走了，他們無法剖開龍皮，看來是枉費心機了。」

孫釆蓉道：「這就難說了，如果他們能夠找到石鴨石蒜……」

晚流香接口道：「石鴨石蒜是甚麼？它能夠剖開龍皮？」

孫釆蓉道：「石鴨是棲息於牡丹葉上的綠色小青蛙，石蒜是生於水火同源之處形如蒜苗的毒草，用它們多半可以軟化龍皮。」

晚流香道：「莫非都木塔父女也知

道此一秘方？」

鐵山道：「都木塔父女不一定知道，綠夫人就很難說了。」

包蓮兒道：「這女人十分可怕，她一日不死，咱們只怕不得安寧。」

晚流香道：「大哥適才那一招，似乎少了幾分力道，我想如果能將龍角裡面蓄藏的能量吸爲己用，綠夫人絕對無法逃掉。」

包蓮兒道：「對，大哥，你再運功試試。」

鐵山道：「我吸收龍角蘊藏能量的功力還嫌不足，此事急不得，遲早我會收爲已用的。」

包蓮兒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至於神龍失踪的事還要不要查了？」

鐵山道：「要查，如若神龍的內丹爲綠夫人所獲，將爲江湖帶來極大的災難。」

晚流香道：「這件事交給我跟孫姑娘好了，咱們會儘快查出來的。」

鐵山道：「那好，只待此事有了結果，我想走一趟科布多。」

晚流香道：「你想捉拿皇宮盜寶之人，及翦除哲別古台的羽翼？不過，大哥，這件事你要愼重，弄得不好會引發邊患的。」

鐵山道：「我知道，所以我要先跟伊犁將軍許飛卿聊聊。」

孫釆蓉道：「將軍夫人孫釆芙是我的胞姊，她是羌笛怨的旗主，手下擁有不小的實力，據我所知，她想控制將軍，但未能如願，因爲許將軍也不是一個簡單人物，公子要見將軍，她必然會百般阻撓。」

晚流香道：「她既是妳的胞姊，妳應該可以克服這項困難。」

孫釆蓉道：「家姊的性格十分偏激，從不輕易接受別人的意見，不過屬下當盡力而爲。」

此後晚流香派出生花九筆，孫釆蓉派出帽簾雙客，他們整天爲查尋神龍而奔走，結果都交了白卷。

這天傍晚時分，紫菀匆匆奔來道：「公子，他來了。」

鐵山一怔道：「誰來了？」

紫菀道：「還不是他嘛，九天神煞。」

鐵山精神一振道：「好得很，他在那裡。」

紫菀道：「不知道。」

鐵山道：「不知道？妳不是說他來了麼？」

紫菀道：「咱們只瞧到他留下的記號，怎會知道他在那裡。」

鐵山道：「記號怎麼說？」

紫菀道：「他約我明晚三更在東門外射狼坡會面。」

鐵山道：「射狼坡距離東門多遠？」

紫菀道：「五里不到，那地方怪石嶙峋，犬牙交錯，是一個極爲荒涼的所在，在那等鬼地方約會，我眞不想前去。」

鐵山道：「不要怕，紫菀，妳儘管按時前往，我會保護妳的。」

紫菀道：「好吧，小婢告退。」

包蓮兒看着紫菀的背影道：「半夜三更約女孩子在那等荒涼的地方見面，我看此人的心態大有問題。」

鐵山道：「妳忘記他是羌笛怨的了，那本是一個邪惡的組合。」

「你不要一竿子打翻一條船，羌笛怨中並不是沒有好人。」接話的是晚流香，一閃身走了進來。

鐵山哈哈一笑道：「對不起，流香，是我說溜了嘴，快坐下，對明晚紫菀赴約之事，咱們先要作一點安排。」

晚流香道：「我正是爲這件事找你，你說咱們要怎樣安排？」

鐵山道：「九大神煞負責傳達命令，巡視各方，他是羌笛怨的神經，上下溝通的橋樑，咱們要對羌笛怨多作瞭解，就必須生擒此人。」

晚流香道：「九大神煞都有一身傲視羣倫的武功，要生擒他只怕不太容易。」

包蓮兒道：「咱們調集精銳，來個以多勝少，他功力再高，也只是孤身一人，我不信就收拾不了他。」

鐵山道：「妳這是小看九天神煞了，咱們如果這麼作，他多半不會出現，而且以多勝少也不一定成功。」

包蓮兒道：「你是說他會知道咱們的安排？」

鐵山道：「否則他憑甚麼巡視，羌笛怨的笛主，又如何掌握散佈極廣的部屬？」

晚流香一呆道：「那我……」

鐵山道：「咱們的一切，笛主必然已經明瞭，所以我懷疑九天神煞約見紫菀，絕對不只是兒女私情那麼單純，今後你對自己的安全，也應該多加幾分小心。」

晚流香先眉峯一皺，然後淡淡一笑道：「大哥，你該不是危言聳聽吧。」

鐵山道：「但願我的顧慮是多餘的，不過，冰簞門是羌笛怨在西北的主力，他們不會輕言放棄的。」

晚流香道：「大哥，你看笛主會怎樣對付咱們？」

鐵山道：「冰簞門人數衆多，其中的份子難免良莠不齊，爲了確實掌握這股武力，笛主可能以威脅利誘的手段收買一些認識不清之人，所謂禍起蕭墻，妳不可等閒視之。」

晚流香道：「不可能，本門弟子都是家母親自選拔調教出來的，他們怎會懷有貳臣之心？」

鐵山道：「別太自信，流香，人性如水，小心一點總是好的。」

晚流香略作沉吟道：「好，我就作一次總清查，紫菀明晚的約會呢？咱們應怎麼辦？」

鐵山道：「除了咱們，還有幾個人知道明晚三更的約會？」

晚流香道：「茯苓、鶯聲、燕語都

知道。」

鐵山道：「還有呢？」

晚流香道：「還有甚麼，你以爲我貼了佈告？」

鐵山道：「至少還有一兩個人知道，要不，九天神煞的記號，怎能傳到紫菀的手中。」

晚流香微微一笑道：「你說的對，是有兩個人知道那面牆壁之上出現了記號，不過他們只知道那是記號，並不知道它的內容。」

語音一頓，接道：「這只是一點小事，瞧你緊張的。」

鐵山道：「此地的環境太過複雜，任何一點小事，咱們都不能掉以輕心。」

晚流香道：「那你說明晚之事，究竟怎樣安排？」

鐵山道：「我想咱們三人就夠了，對付一個九天神煞，沒有必要勞師動衆。」

包蓮兒道：「還要加一個孫采蓉，她會使毒，到時候或許用得上。」

鐵山道：「好吧。」

翌日晚間晴空如洗，是一個星月交輝的好天色，時當三更左右，一條纖小的人影，正向射狼坡馳去。

紫色皮帽之下，露出一蓬烏溜溜的披肩長髮，雖然夜風勁急，寒氣極重，她那張吹彈得破的嬌靨，還是那麼迷人。

強勁的夜風，有時會吹開她的紫色風氅，現出一身紫色勁裝，連小蠻靴也是紫色的。

她是紫菀，應九天神煞之約而來的。

她沒有見過這位羌笛怨中的神秘人物，此時隻身赴約，又是這等荒涼的所在，她雖是身負上乘武功，仍然有着幾分怯意，因而距離那嶙峋怪石還有二十餘丈，她就不再前進了。

一股陰森冷酷的笑聲，恰於此時飄進她的耳鼓，笑聲雖是短促，她却心頭一震，幾乎驚得跳了起來。

她在停下腳步之時，就已經向那些怪石及四週瞧過，除了盈耳的風聲，當得是杳無人跡。

在冰簞四婢之中，無論姿色武功，紫菀都是其中的翹楚，經她的目光掃瞄之下，二十幾丈的距離，應該不會出甚麼差錯。

但那白雪覆蓋的石筍之上，原已立着一名迎風飄飄的白衣人，如非他發出笑聲，紫菀竟未發現。

當然，他身着白衣，在雪地中本難分辨，再加上紫菀心情緊張，才有此一失誤。

笑聲一落，白衫急蕩，他像被風吹起的一片樹葉，輕靈而快捷的落於紫菀身前八尺之處。

他年歲不大，約莫三十上下，而且長相英俊，算得是一個美男子，像他這種條件，而又身具傲視羣倫的武功，在女人堆中應是予取予求。

令人不解的是紫菀，她只是向白衣人瞧了一眼，心中立即昇起一股厭惡的感覺。

這是爲了甚麼？莫非是女人的心，眞箇像海底針那等難以捉摸？

他比鐵山年輕，也較鐵山英俊，但紫菀寧願滾進鐵山的懷裡，不想再看白衣人一眼。

這總該有個原因吧？

當然有。

白衣人雖是身長玉立，長相英俊，可惜他那雙邪惡的眼神，將一切美好破壞得點滴不遺。

甚至他混身都散播着邪惡，像是魔鬼化身一般。

但他是羌笛怨的九天神煞，具有深不可測的武功，紫菀有些後悔了，她不該來赴約的。

祇不過後悔已經嫌晚，她只得暗凝功力，以防不測。

這些只是在她的腦海中電光石火般的一轉，一股比冰雪還要冷的語音已送了過來，道：「紫菀姑娘，幸會。」

紫菀冷冷道：「你是誰？找我作甚麼？」

白衣人道：「姑娘應該知道在下是誰，找妳麼，嘿嘿，姑娘的心裡也該有個底。」

紫菀道：「這就怪了，難道你不知道咱們從來沒有見過？」

白衣人面色一沉道：「那妳爲甚麼要來？」

紫菀道：「這沒有甚麼，好奇嘛。」

白衣人道：「好奇？說明白點。」

紫菀道：「你這人看似聰明，原來愚蠢得很……」

白衣人大喝一聲道：「在本神煞之前，姑娘說話最好小心一點。」

紫菀撇撇嘴道：「別向本姑娘發威，我高興怎麼說就怎麼說，你既然不願意聽，那我走了。」

她緩緩擰轉身形，並提足功力全面戒備，激怒了九天神煞，可能會惹來一場苦戰，不過她相信鐵山多半已經到達，所以她毫無懼意。

想不到白衣人對紫菀的倔強態度十分欣賞，非但不怒，反而和聲道：「姑娘請留步。」

紫菀停下腳步道：「你還要怎樣？」

白衣人道：「在下仰慕姑娘，希望跟妳交個朋友。」

紫菀道：「這我不能作主，必須請示咱們的公子。」

白衣人道：「妳的公子是誰？」

紫菀道：「我不想告訴你。」

白衣人一怔道：「這麼說姑娘是不想跟我交朋友了？」

紫菀道：「你一定要這麼想，我也沒有法子。」

白衣人哈哈一陣狂笑道：「紫菀，妳應該知道我是誰。」

紫菀道：「適才好像聽你說過，你是九天神煞。」

白衣人道：「不錯，我是九天神煞，也是本組合的白衣令使，除了笛主，本令使操有生殺大權，就是妳的主人晚流香，也不敢違抗我的命令。」

紫菀撇撇嘴道：「聽來是很神氣，可惜……」

白衣人道：「可惜甚麼？」

紫菀道：「可惜世上吹牛的太多，對閣下的身份，不能不令人懷疑。」

白衣人由懷中掏出一塊長約三寸，寬才兩指的金牌，一面鐫着一隻橫笛，環繞着九條張牙舞爪的飛龍，另一面是一個紅色的令字。

他將九龍金令高舉過頭，面色嚴肅的冷冷道：「相信了麼？紫姑娘。」

紫菀搖搖頭道：「這個麼，讓我想想看，哦，我明白了，這塊牌子必然是從古董店裡買來的。」

白衣人面色一寒，他將九龍金令放回懷中，沉聲叱喝道：「侮辱九龍金令，就得立刻處死，本令使雖然喜歡妳，却不能知法犯法，好啦，妳自裁吧。」

他似乎心有不忍，語音一落，身形便已擰轉過去。

令使具有生殺之權，九龍金令更是視同笛主親臨，在他的記憶裡，沒有人敢反抗白衣令使，自然更無人敢違背九龍金令了。

這是他以背相向的原因，一個丫頭罷了，縱然借他三分膽量，她也不敢心存異圖。

他在期待着，只要身後響起人體倒地之聲，他會表示一點惋惜的，因爲這位姑娘，畢竟是他喜愛過的。

他的期待沒有落空，身後果然有了音響。

「你到現在才來，我不依……」

這不是人體倒地，是紫菀在向別人撒嬌。

白衣人心頭一懍，憑他一身超凡的絕俗的武功，十丈內落葉飛花，也逃不過他的聽覺，如今來人近在數尺，他竟然毫無所知，此人功力之高，豈不是駭人聽聞。

他猛一旋身，果然瞧到紫菀正依偎在一名青衫中年人的懷裡，笑靨如花，顯得風情萬種。

白衣人滿面殺機，目注青衫中年人哼了一聲道：「你是誰？」

紫菀一抬頭道：「你這人當眞笨得可以，他就是我說的公子嘛，現在我可以告訴你，適才你想要我的老命，所以公子不要我跟你交朋友。」

白衣人目射煞光，顯得惱怒以極，口中大喝一聲道：「姑妳敢耍我，晚流香呢？叫她來見我。」

「晚流香在此，閣下有甚麼指教？」

語音來自身後，白衣人又是一震，急旋身一瞥，他適才立身的石筍之後，現出三名綺年玉貌，美甚仙姬的女郎。

晚流香領先走出石筍，後面是包蓮兒及孫采蓉，她們身形一晃，便以白衣人爲中心，採取三面包抄，互爲犄角的位置。

白衣人怒叱道：「晚流香，妳想造反！」

晚流香冷冷道：「閣下言重了，本門既不勾結權臣陰謀叛亂，更不暗通胡人作那禍國殃民的勾當，怎能稱爲造反？」

白衣人怒叱道：「住口，你私通外人，背叛本門，就是造反，本令使已呈報笛主，妳將死無葬身之地了，估念初犯，本令使法外施仁，給我拿下姓鐵的，準許妳將功折罪，希望妳不要自誤！」

晚流香撇撇嘴道：「聽說白衣令使橫行江湖，積惡如山，瞧閣下的嘴臉，果然不是善類，我倒要瞧瞧你憑甚麼這等跋扈，請。」

她說話之際，已由頸上解下一面紅色披肩，這是她的獨門兵器一片雲，她與冰簞四婢全都使用這種武林罕見的奇門武器。

鐵山知道晚流香身負絕學，但這九天神煞非等閒可比，因而出聲招呼道：「慢一點，流香，讓我向他領教，妳們瞧着一點，別讓他溜了就行。」

晚流香道：「九天神煞只是一個小角色，那裡用得到你來動手，不過你既然想活動一下筋骨，只好讓給你了。」

他們這一唱一和，竟將江湖上聞名喪膽的九天神煞，當作插草標賣人頭的混混，還能不惹來他滿腔怒火？一聲「找死」出口，銀芒一閃之間，強悍得令人窒息的勁風，已射到鐵山的胸口。

鐵山沒有低估白衣人，早已提聚九九旋陀神功以備萬一，却沒有想到此人出招如此之快。

一招擊出，捷逾閃電，力道之剛猛，不亞於急雷撼山，放眼天下，能夠接下他這全力一擊的必不多見。

鐵山雖是心頭暗懍，反應却也不慢，身形一個急旋，便已旁移三尺。

白衣人嘿嘿一聲冷笑，雙袖一盪，身形凌空急撲，寒芒撕破天宇，發出扣人心弦的銳嘯，鐵山腳跟尚未立穩，他已如影隨形的撲來。

鐵山似乎不想跟他硬拚，點足彈身，再度避開這凌厲的一擊，他們就這麼一追一逃，滿場飛舞，白衣人佔盡了上風，不時發出得意的狂笑。

紫菀柳眉一蹙道：「小姐，妳看公子是怎麼啦，咱們快去幫幫他。」

晚流香道：「別擔心，公子如果要他死，他早就趴下了，妳瞧不出公子沒有還招，連龍角寶刀都未撤出？」

紫菀道：「我明白了，公子要他消耗眞力，然後抓活的。」

晚流香微微一笑，道：「看來妳不算太笨。」

紫菀櫻唇一噘道：「人家只是一時沒有想到，那裡笨了。」

她語音甫落，鬥場忽然發生極大的變化。

在羌笛怨組合之中，九天神煞是幾個頗爲特殊的人物，他們不僅身負絕學，心智之高也非常人可比，否則他們就不能擔當巡視各地，溝通聯繫的任務了。

適才他傾盡全力，是想將鐵山斃於獨門兵器鐵畫銀鈎之下，經過一陣撲擊，他連人家的衣角都沒有沾到，自己倒浪費不少眞力。

他發覺這位青衫中年人是一位極端可怕的對手，功力之高是他出道以來所僅見，如不及早撤走，可能會栽在這裡。

於是他大喝一聲道：「有種的就別走，接招。」

他這是裝腔作勢，其實並未出招，語音未落，身形突然倒縱而起，以電光石火的速度，向石筍竄了過去。

「啊，他想逃。」

尖叫的是紫菀，但變生意外，使得包蓮兒等全都慌了手脚。

如果當眞叫他逃了，可是一樁痲煩，鐵山固然無法對羌笛怨作進一步的瞭解，冰簞門更會陷入極大的危機。

白衣人的輕功十分出色，快得像流矢划空一般，可惜當他接近石筍之際，竟然一頭栽了下來。

紫菀噫了一聲道：「他怎麼啦？裝死狗？」

鐵山道：「我這一指點得重了一點，如果不替他解開，只怕當眞要變作死狗了。」

敢情白衣人適才一栽，是中了鐵山凌空一指。

鐵山先閉着他的武功，再解開指力封閉的穴道，然後對包蓮兒道：「妳們在四週戒備，我要跟這位朋友聊聊。」

待包蓮兒等散開，他才揪着白衣人道：「朋友，能夠告訴我你的貴姓大名麼？」

「哼……」這是白衣人的回答。

鐵山微微一笑道：「朋友，在下不想叫你太過難堪，希望你能夠合作。」

白衣人哼了一聲，索性將兩眼閉了起來。

鐵山嘆了一口氣道：「朋友既然知道在下，就該明白鐵某曾經作過甚麼。」

白衣人雙目一睁道：「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鐵山道：「我是說在衙門中當過差的，都會兩手整治悍匪的手法，我不希望用在閣下的身上。」

白衣人面色一變，沉吟良久，道：「你究竟想知道甚麼？」

鐵山心中暗暗一笑，白衣人害怕遭受整治悍匪的手法，已經遞出降表了。

於是……

「閣下尊姓大名？」

「嚴棱，在九天神煞之中排名第四。」

「原來是嚴大俠，失敬，聽說九天神煞是羌笛怨主的親信，那麼嚴大俠與貴笛主的關係，必然極不平凡了，說說看，你們之間，究竟是怎樣一種牽連？」

「對不起，歉難奉告。」

「嚴大俠……」

「國有國法，幫有幫規，不得談論笛主，是本組合的第一戒條，你也是江湖人，請你不要强人所難。」

「好吧，咱們不談笛主，說說貴組合在各省的佈置，啊……」

鐵山最後這一聲驚呼，是瞧到嚴棱的嘴角流出了血水，這位名震江湖的九天神煞，竟然咬舌自盡。

鐵山攤攤手道：「看來咱們是白費氣力了。」

晚流香道：「咱們至少獲得兩項証實，一是九天神煞與笛主的確具有極不平常的關係，二是羌笛怨並不見得怎樣可怕。」

包蓮兒笑笑道：「流香妹子所說的第一點，我也有同感，至於第二點我就不敢苟問了。」

晚流香道：「蓮姐說的對，當今之世有幾個能在大哥的手裡討得好去。」

鐵山道：「別給我戴高帽子，我也只是僥倖得手，紫菀，搜搜他的身上。」

他的身上除了一面九龍金令，就只有一些銀兩，鐵山道：「流香保存金令，以後說不定可以派上用場，天快亮了，咱們埋掉屍體回去吧。」

孫采蓉道：「不用費事，我這裡有化骨粉。」

她取出一隻瓷瓶，洒了一些黃色的葯粉在屍體之上，不到片刻，一具龐大的軀體已經化爲一灘黃水了。

* * *

今天天色不錯，陽光普照，氣溫回昇了小少。

鐵山不想再浪費時日，正與孫采蓉相商前往烏魯木齊，只待向伊犁將軍取得協議，他就要進軍科布多了。

商談還沒有結論，紅綾四嬌之一的凝香進來稟報道：「公子，狂沙堡有人求見。」

鐵山道：「哦，人呢？」

凝香道：「在前廳。」

鐵山道：「好，我就來。」

狂沙堡的來人是總管葛式榮，在西北，此人可是一位呼風喚雨的人物。

想不到這位大總管竟然一改他那飛揚跋扈的常態，見到鐵山立即恭謹的抱拳長揖道：「葛式榮見過鐵大俠。」

鐵山道：「原來是葛大總管，失迎。」

葛式榮道：「不敢當，式榮是下人

，鐵大俠千萬不要客氣。」

鐵山道：「葛總管太謙虛了，今日大駕光臨，不知有甚麼指教？」

葛式榮道：「在下是奉鷹王及玉瑪小姐之命，特來接鐵大俠回狂沙堡的。」

鐵山一怔道：「這個麼，在下還有些未了之事待辦，不得不有違鷹王的意旨，不情之處，請多多鑒諒。」

葛式榮道：「鐵大俠有甚麼待辦之事，請交代下來，狂沙堡將全力以赴。」

鐵山道：「在下的私事怎敢勞動狂沙堡，葛總管請回吧，一旦事了，在下當向鷹王請罪。」

葛式榮道：「鐵大俠，在下有幾句聽來不會順耳，但却是忠實的言語，請不要見怪。」

語音一頓，接道：「鐵大俠參加比武招親，並已雀屏中選，你已經是玉瑪小姐的未婚丈夫，狂沙堡的未來嬌客，咱們已是一家人了，鐵大俠還要分出彼此，豈不讓玉瑪小姐傷心失望！」

葛式榮沒有說錯，鐵山的確參加了比武招親，而且勝了玉瑪，應該是狂沙堡的嬌客了，此事天下皆知，他說甚麼也無法否認。

再說求取鷹王父女的支援，本是他的初衷，如今有了冰簞門就將玉瑪一脚踢開，這種話他也說不出口。

他不便說，却有人代他說了，一陣香風帶來了紫菀姑娘。

「葛總管是聰明人，但也不能把別人當作傻瓜。」

「紫菀，妳在跟誰說話？」

「自然跟你說話了，別在我的面前擺總管架子，咱們冰簞門並沒有將狂沙堡放在眼裡。」

紫菀只是一個丫頭，這位丫頭却處處逼人，給葛大總管一頓難堪，但此地是冰簞門的分舵，其中藏龍卧虎，擁有不少身手不凡的高人，就拿這位頂撞他的丫頭來說，如果反臉動手，他不一定討得好去。

因此他忍下怒火，道：「妳剛才的話是甚麼意思？」

紫菀道：「我是說玉瑪配不上鐵公子，所以咱們不承認那件婚事。」

葛式榮一怔道：「妳剛才說咱們，莫非妳……」

紫菀道：「這你就不必管了，把我的話帶回去就是。」

葛式榮道：「可是我不懂，玉瑪小姐國色天資，武功過人，她那一點配不上鐵大俠了？」

紫菀撇撇嘴道：「我說過，不要把別人當傻瓜，你請回吧，大總管。」

葛式榮面色一沉，道：「不要太過份，紫菀，妳怎樣對我，看在妳們小姐的份上，我不跟妳一般見識，侮辱玉瑪小姐，妳就替冰簞門惹來橫禍了！」

紫菀哼了一聲道：「就憑狂沙堡？」

葛式榮道：「狂沙堡妳們不一定惹得起，而且還有你們更惹不起的。跟我回狂沙堡吧，鐵大俠，鷹王與玉瑪小姐都在盼望你呢。」

鐵山道：「對不起，葛總管，在下的確還有要事急需處理，無法跟你回去。」

葛式榮見鐵山態度堅決，只得告辭離去。

紫菀道：「忽罕登堂入室，跟玉瑪雙宿雙飛，在狂沙堡人人皆知，虧得他們還有臉要你回去。」

早就隱身在屏風後面的包蓮兒及晚流香此時也走進了大廳，晚流香道：「大哥，你看鷹王父女葫蘆裡賣的是甚麼葯？」

鐵山道：「我想有兩種可能，一是他們想得到龍角，其次就是跟羌笛怨有關了。」

晚流香道：「這兩種都有可能，你有甚麼打算？」

鐵山道：「神龍的軀體多半是被他們藏了起來，我倒是想到狂沙堡看看。」

紫菀道：「你千萬不能去，公子，他們分明要害你，爲甚麼要自蹈危機？」

包蓮兒道：「紫菀說得對，你犯不着以身試險，就算他們藏了神龍的軀體，你不見得就能探聽出來。」

鐵山道：「既然如此，我不想再在此地待下去了，明天咱們就去烏魯木齊。」

* * *

季節迫近冬天，寒氣逐漸加重，這個新疆的首府烏魯木齊，在嚴寒籠罩之下，顯得一片沉寂。

當然也有熱鬧的地方，孫采蓉的府邸就是其中的一個。

網春堂主在羌笛怨組合中，只是一個基層的負責人，孫采蓉却得天獨厚，不只是擁有龐大的財富，還擁有强大的武力，爲甚麼會這樣，因爲她是一位寡婦。

她的丈夫是西遼王室的後裔，不幸英年早逝，她擁有的一切，都是她丈夫遺留下來的。

如今這幢豪華的宅第，已是鐵山進軍科布多的基地了。

在一間寬大的起居室裡，鐵山正與包蓮兒、晚流香、孫采蓉、尚曉春等相商，如何求見伊犁將軍，並取得他的共識。

包蓮兒道：「要見許將軍，必先通過許夫人，看來只好偏勞孫姑娘了。」

晚流香道：「據小妹所知，許夫人孫采芙是羌笛怨的狂熱份子，許將軍忠誠英武，功在朝廷，她却與將軍同床異夢，甚至爲羌笛怨不惜出賣自己的丈夫。」

孫采蓉嘆息一聲道：「家姊崇敬笛主，而且個性偏激，她連丈夫都不顧，我的話只怕她很難聽得進去。」

鐵山道：「這的確叫孫姑娘爲難，咱們還是另想辦法吧。」

孫采蓉道：「別這麼說，鐵大俠，爲正義采蓉不惜一身，一點困難又算得了甚麼，只是怕打草驚蛇誤了大事，那就不好了，要不……」

晚流香道：「孫姑娘是有良策了？請說。」

孫采蓉道：「談不上甚麼良策，只是想替鐵大俠製造一個機會而已。」

包蓮兒道：「是會見將軍的機會？」

孫采蓉道：「是的。」

晚流香道：「那是調虎離山了，如果能將令姐請來此地，我倒想會會這位將軍夫人。」

鐵山道：「這樣有些不妥。」

晚流香道：「我以江湖人的身份跟她見面，有甚麼不妥了？」

鐵山道：「我說的不是這個。」

晚流香櫻唇一噘道：「你是怎麼啦？大哥，你到底想說甚麼？」

鐵山道：「我到過將軍府，見識過將軍夫人的能耐，她的手下似乎擁有一批强大的實力，將軍的一切行動，全在她的掌握之中，咱們縱然將她引來此地，要見將軍未必能夠如願。」

晚流香道：「那怎麼辦？」

孫采蓉道：「鐵大俠顧慮的對，看來咱們只得另思對策了。」

尚曉春道：「在下有一點拙見，想提供各位參考。」

鐵山道：「尚大哥請說。」

尚曉春道：「許將軍是一位勤勞負責的統帥，每年都會僕僕風塵的到各地巡視防務……」

鐵山道：「好辦法，咱們可以在旅途中見他。」

包蓮兒道：「將軍何時出巡？如是等待的時間過久，只怕也非善策。」

尚曉春道：「探聽將軍出巡的時間，就要偏勞孫姑娘了。」

孫采蓉道：「這個容易，將軍的侍衛長白登，他的妻子是梨花的姐姐，叫梨花走一趟，很容易就能查個明白。」

鐵山道：「在下與白登在將軍府曾有一面之緣，他好像很聽從將軍夫人的指揮。」

孫采蓉道：「不錯，他是將軍的侍衛長，也是家姊的得力部屬，一身功力也高明得很。」

晚流香眉峯一蹙道：「將軍出巡，侍衛長必然要追隨左右，咱們旅途會唔將軍之事，看來還得好好的計劃一下。」

孫采蓉一嘆道：「將軍運籌帷幄，虎帳談兵，應該是一個叱咤風雲的人物，他却除了一個貼身侍衛廖虎，連一個可以信賴的人都沒有。」

鐵山道：「許將軍膺朝廷重寄，專閫一方，必然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他可能有困難，但不至束手無策，所以咱們不必太過替他擔心，咱們會唔將軍之事勢在必行，孫姑娘，請妳去安排一下。」

孫采蓉應了一聲，轉身出門而去。

* * *

沙泉是一個鎮集，位於烏蘇、精河兩縣之間，北臨沙漠，南依爾奇依楞山的北麓，地形險要，商業繁榮，應該是兵家必爭之地。

令人不解的是這兒並沒有駐軍，只有一個哨卡，是由十幾名軍士組成的，他們只是對過往旅客作例行的檢查而已。

此地最大的特色，是酒樓及風月場所太多，只要踏進鎮口，就可聽到笙歌盈耳，猜拳行令之聲，這是邊塞其他的城鎮少見的。

鳳儀客棧是本鎮最具規模的旅邸，由於消費價格昂貴，在這兒投宿的不是富商巨賈，就是達官貴人。

當然也有別的，例如綠林劇盜，武林豪客甚麼的。

客棧原是一個複雜的所在，只要有銀子，店東必然會來者不拒。

時當正午，是午餐時刻，鳳儀客棧的食堂却客人不多，原因是酒樓的菜餚比客棧好，還有女侍陪酒，歌舞助興，人們自然要捨此而就彼了。

不喜歡酒樓那種場面的也有，就是食堂中的這般客人。

這般人的裝扮可是神秘得很，兩張圓桌坐着二十四名黑衣人，除了嘴鼻及雙眼，全身上下都罩在黑色布袋之內。

另外一張方桌只坐六人，其中四人也是黑色布袋裝，只有兩個是本來面目。

這兩人是江浸月及綠夫人，名列黑道的絕世魔頭，自然不必掩蔽行藏了。

令人納悶的是，這般裝扮神秘的黑衣人是何許人物，一向獨來獨往的兩大魔頭，爲甚麼會跟他們攪在一起？

鳳儀客棧的食堂除了這般傢伙別無他人，要問原因麼，那簡單，任何人只要瞧他們一眼，都會敬鬼神而遠之的。

別人避之惟恐不及，此時偏偏有人闖了進來。

她是一個明眸皓齒的大姑娘，一雙靈活的眸子向食堂一瞥，神色上也是一呆。

這一呆十分暫短，然後櫻唇一撇，哼了一聲，一掉頭就向櫃台奔去。

「掌櫃的，我家公子還要一壺酒，哼，你們店小二是怎麼啦？不去伺候客人却躲到這裡發呆。」

這位姑娘眞不含糊，當着這麼多的兇神惡煞，她竟然滿不在乎。

也許她惹火了黑衣人了，一聲怒哼，其中一個站了起來。

「冰簞門的一個丫頭，竟敢如此狂妄，老夫要不給妳一點敎訓……」

此人語音蒼老，又自稱老夫，年齡當在五十以上，他要教訓大姑娘，已由衣袖之中取出一隻青面獠牙，形狀獰惡的木偶，也許木偶就是他的兵器，可惜他還未施展，就被另一黑衣人所阻止。

「坐下，祁老，對一個小丫頭，何必跟她一般見識。」

玩木偶的雖是有點不願，還是依言坐了下去。

大姑娘也不想再惹事，取了一壺酒，就奔回一間客房。

原來她是燕語，客房中間坐着飲食的是鐵山、包蓮兒、晚流香、孫采蓉，以及冰簞、紅綾等八名婢女。

晚流香見她噘着嘴，不由詢問道：「你是怎麼啦，燕語？」

燕語道：「今天時運不好，一出去就遇到一羣魔鬼。」接着她將食堂中的情形說了出來。

晚流香道：「這當眞是不是寃家不聚頭，想不到咱們聚到這家客棧來了。」

包蓮兒道：「流香妹子，你知道他們是誰？」

晚流香道：「拿木偶的名叫祁驥，在七大傀儡中排名第三，喝止他的是女音，很可能就是玉瑪。」

包蓮兒道：「那是說玉瑪不只是出動三人，而且還親自出馬。大哥，你看是不是衝着咱們來的？」

鐵山道：「如是衝着咱們，何須藏頭露尾？」

包蓮兒面色一變道：「那是衝着許將軍來的了？」

鐵山道：「我想是的。」

包蓮兒道：「這樣許將軍豈不是危險了？」

晚流香道：「許將軍是有危險，但在本鎮不會發生問題。」

包蓮兒道：「爲甚麼？」

晚流香道：「此地是一個重鎮，却沒有駐紮軍隊，蓮姐可知道其中的原因？」

包蓮兒道：「不知道。」

晚流香道：「此地的駐軍，較一般縣城還多，他們却滲入民間，使人以爲是一個不設防的鎮集。」

包蓮兒道：「爲甚麼要這樣？」

晚流香道：「因爲此地是一個情報交換站，如果滿街都是軍人，豈不妨礙了情報的活動？」

包蓮兒道：「那情報交換站是由官方主持的了？」

晚流香道：「是的，但此地負責的却是一個長袖善舞的商人。」

鐵山道：「他們交換以及蒐集的，都是那一方面的情報？」

晚流香道：「我想孫姑娘比我清楚，你問她吧！」

孫采蓉道：「情報蒐集的範圍十分廣泛，包括鄰邦的政治、軍事、經濟、人事、本國各民族及江湖幫派的動態，甚至各派的武功秘技都在蒐集之列，情報交換只是各取所需而已。」

鐵山心頭一懍道：「看來我是多此一舉了。」

包蓮兒道：「大哥，你的意思是……」

鐵山道：「朝廷的觸角遠達邊塞，對鄰邦、對國內都明如觀火，我還在替民衆擔心，豈不是愚不可及！」

晚流香道：「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鐵山道：「哦，你說說看。」

晚流香道：「大內重寶失竊，江湖動亂不已，蒙人更整軍經武，虎視眈眈，對邊防已構成重大的威脅，朝廷既是明如觀火，爲甚麼任令發展，毫無對策？」

鐵山道：「這個……也許時機未到吧！」

晚流香道：「不，我認爲明如觀火，憂心國事的，只是一個伊犁將軍而已。」

孫采蓉道：「將軍雖是手綰兵符，專閫一方，他的權力畢竟是有限的，如果得不到朝廷的大力支持，再加邊塞形勢複雜，他又家有內顧之憂，這樣他就很難有甚麼作爲了。」

晚流香道：「孫姑娘分析得很對，大哥，你還有甚麼疑慮？」

包蓮兒道：「我有一點想法，不知你們是否同意。」

晚流香道：「蓮姐請說。」

包蓮兒道：「江湖之中雖是殺伐不斷，一般都是避免與官方發生衝突的，那些黑衣蒙面人竟敢意圖不軌，對邊塞權力最大的將軍下手，你不覺得其中隱藏着某種駭人的危機？」

鐵山道：「不錯，這意味着心存不軌之人羽翼已豐，他們不在乎與官府爲敵，許將軍是他們的阻力，所以他們非除去他不可。」

包蓮兒道：「這是原因之一，最重要的是他們加害將軍之後，如何才能使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晚流香道：「這可能麼？蓮姐，伊犁將軍是專閫一方的朝廷重臣，他的意外死亡，必然會震驚朝野，甚至朝廷用兵邊塞都有可能，怎麼能夠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呢？」一頓接道：「大哥，你怎麼說？」

鐵山道：「你們說的都對，不過流香說的是情理，蓮兒說的是事實，有些事是不能以情理作定論的。」

晚流香愕然道：「如果眞是這樣，那就太可怕了，大哥，咱們該怎麼辦？」

鐵山道：「許將軍是安定邊塞的柱石，咱們不能讓他受到傷害。」

孫采蓉道：「在本鎮他們不敢對將軍公然行兇，咱們自己倒該提高一點警覺。」

晚流香點點頭道：「不錯，他們出動三十名高手，對將軍的狙擊是志在必得，爲了淸除障礙，自然不會放過咱們。」

（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丁天仁醒來，黑袍人對他說是從溫九姑手中把他救出來，要他改名換姓，還易了容，說完就走。接着石破衣來到，說出跟踪黑袍人很久，仍看不出他是甚麼人。丁天仁問不出頭緒，只好按着他的指示行事，首先，在破廟之內跟他學先天氣功，還有那黑袍人贈送的五行門截經手法，這手法早已失傳，現在也學到了。然後石破衣帶他上酒樓，遇上溫九姑用迷葯將金少泉、白少雲帶走……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玉辟邪

石破衣茶園相約 歐陽休故弄玄虛

丁天仁問道：「我們要如何動手呢？」

石破衣道：「還早着呢，哦，小兄弟，你千萬記住，那老婆子連衣衫都不能用手去碰。」

丁天仁道：「她有這麼厲害？」

石破衣道：「你可是不相信？江湖上爲什麼叫她九寡十八迷？就是說溫九寡婦有十八般迷功，只要你沾上她一點衣角，就會被她迷翻，尤其她的『聞風散』，無形無色，她連手都不用動，只要催動眞氣，就會隨氣散發，迷人於無形。」

丁天仁道：「那道長要如何對付她呢？」

石破衣笑了笑道：「你到時自知。」

兩人在房中休息了一陣，黃昏時分，石破衣領着丁天仁上街，在一家小麵館吃麵，石破衣少不了又自斟自酌喝了兩壺酒，才回到客棧。

店伙掌上燈來，又泡了一壺茶送來。

石破衣道：「時間還早，你可以運一回功，到時候，老朽會叫你的。」

丁天仁依言在鋪上盤膝坐好，默默運功，快到二更光景，石破衣輕聲道：「小兄弟，是時候了。」

丁天仁趕忙答應一聲，跨下床鋪。

石破衣輕輕開啓房門，閃了出去，丁天仁跟着閃出，隨手帶上房門，兩人一路來至後進，石破衣朝身後打了個手勢，就縱身躍上牆頭，再一點足，就長身而起，一下隱入二樓走廊。

丁天仁不敢怠慢，緊跟着掠起，撲上走廊，隱入暗處，他自從練成「先天氣功」，又有石破衣輸給他二十年功力，自是身如飛絮，沒有半點聲息。

等他隱好身形，抬目看去，石破衣已經貼近一處窗下，舉手朝屋中屈指輕彈，就回過身來，朝自己招了招手，一手輕輕推開窗戶，像一溜烟似的閃了進去。

這下直看得丁天仁暗暗一怔，九寡十八迷溫九姑一身武功極爲高明，石道長只是舉了下手，屈指輕彈，就把她制住了，這份功力，當眞若非親眼看到，又有誰能信？

心念轉動，也立即閃了過去，石破衣已把窗戶開好，就很快穿窗而入。

石破衣以「傳音入密」說道：「你快把窗戶掩上了。」

丁天仁依言輕輕掩好窗戶，只見房中靠壁處一張木床，布帳低垂，溫九姑當然就在帳中了。

石破衣取出兩方布條，迅快的把一方布條蒙住了口鼻，一面以「傳音」說道：「你也蒙好了。」

丁天仁接過布條，蒙好口鼻。

石破衣從身邊取出一雙很薄的手套，套在手上，一面說道：「這老婆子

當眞不易對付，方才老朽剛貼近窗下，她已經發覺，倏地睜開眼來，若非老朽出手得快，今晚不僅前功盡棄，還會被她迷翻呢！」

這話聽得丁天仁又是一怔，石破衣貼近窗下，並沒戳破窗紙往裡張望，即使戳破窗紙，凑着眼睛看去，溫九姑也坐在床帳之中，根本看不到他，但石道長却能看到她睜開眼來，這是如何看到的呢？

石破衣雙手套上手套，一面又以「傳音入密」說道：「這老婆子在布帳上一定撒有迷藥，你小心些跟我來。」

舉步走近帳前，用旱烟管把布帳撩起，只見溫九姑果然雙目緊閉，盤膝坐在床上。

石破衣右手一探，從她懷裡掏出四五個瓷瓶，迅快交到左手，朝丁天仁道：「快接過去。」

丁天仁伸手接過，石破衣再次從溫九姑身上掏出四五個瓷瓶，一面仍以「傳音說道：「這老虔婆果然狡猾得很，這些藥瓶還分別藏在兩個地方。」

說話聲中，迅即退下，走到一張小圓桌旁，把瓷瓶放到桌上，然後坐了下來，丁天仁也把手中瓷瓶，一齊放到桌上。

石破衣褪下手套，從懷中取出十來個大小瓷瓶，放到桌上，然後取起溫九姑的瓷瓶，逐個仔細看了瓶上標籤，喜道：「全在這裡了，這趟咱們總算沒有白來。」

他手法極快，把溫九姑瓷瓶中的藥丸、藥粉，一一倒入自己準備的瓷瓶之中，收入懷中，再從身邊取出幾個紙包，也有藥丸、藥粉，連顆粒大小，以及顏色都和溫九姑的藥丸、藥粉完全相同，分別裝入溫九姑的瓷瓶之中，回頭笑道：「大功告成。」

接着拿起這些瓷瓶，回到床前，依舊放入溫九姑懷中，再用旱烟管挑着放下布帳，說道：「咱們走。」

丁天仁當先退出窗外，石破衣出來之後，把窗戶掩上，再撥上木閂，恢復原狀，然後隔着窗戶屈指作勢，這自然是替溫九姑解開被制的穴道了。

兩人輕悄退出，回到房中，丁天仁問道：「道長這時解開她穴道，不怕她追出來嗎？」

石破衣笑道：「老朽沒有解開她睡穴，不到天亮，她不會醒的，就是醒來，一時之間，也未必就會發覺。」

丁天仁道：「你老曾說，金少泉、白少雲是可交的朋友，怎麼不救他們呢？」

石破衣笑了笑道：「她只是奉命把人送去，這時候不宜打草驚蛇。」

丁天仁又問道：「道長從她藥瓶裡掉換來的，是些什麼藥呢？」

石破衣嘻的笑道：「這次換來的可以說是嶺南溫家之寶，大概在一年之內，這老婆子也不易配得成呢。」

丁天仁笑道：「這麼說，她一年之內不能害人了？」

「不！」石破衣微微搖頭道：「她叫九寡十八迷，迷人的方法多的是，老朽說的是專解天下迷毒的溫氏清靈丹。」

丁天仁喜道：「道長把清靈丹拿出來了，那是普天之下，只有這一瓶是眞的了。」

石破衣道：「你此話怎說？」

丁天仁道：「這是她自己說的，她把祖傳『迷經』上所載最靈驗的解迷藥方『清靈丹』原方上，塗去了一味藥，此後嶺南溫家的『清靈丹』，就沒有這一瓶的靈效了。」

石破衣笑道：「那是溫家後代，少了一味主藥，但這老婆子親手塗去的，她自然記得，只是咱們把它掉換出來，等她發現，再要採集藥材，重新煉製，少說也是一年以後的事了。」

丁天仁道：「還有呢？」

石破衣道：「嶺南溫家三寶，就是專解天下迷毒的『清靈丹』，和『聞風散』、『迷信丹』，包括解藥，老朽全給她換出來了。」

丁天仁問道：「迷信丹是什麼呢？」

石破衣道：「這是十足害人的東西，給人服了之後，除了對你終身信服，永無二心，其他一切均與常人無異，目前這幫人就是利用這老婆子配製的『迷信丹』，控制武林中人，所以她這瓶解藥，可說天下武林的救星。」

丁天仁道：「道長眞是江湖武林最大的救星。」

石破衣嘻的笑道：「救星不是老朽，該是你小兄弟才對。」

丁天仁道：「怎麼會是在下呢？」

石破衣道：「老朽只是把解藥換出來而已，還要有人去施放，這施放的人，就是小兄弟了。」

丁天仁道：「要如何施用，在下悉聽道長的。」

石破衣道：「這件事要慢慢的來，時間不早，該休息了。」

第二天早上，天剛朦朦亮，石破衣和丁天仁已經結賬出門，趕着出城。

丁天仁忍不住問道：「二叔，現在我們要去那裡了？」

石破衣聳聳肩，笑道：「咱們去守株待兔。」

丁天仁道：「二叔，你老怎麼儘打啞謎？」

石破衣聳聳肩笑道：「這叫天機不可洩漏，這一路上，老朽那一件事瞞你了，只是你年紀還輕，早和你說了，遇上事兒你會沉不住氣，沉不住氣，就會從臉上、眼神流露出來，咱們這一路遇上的人都是老江湖，只要你稍露形迹，人家就會有了防範，這不是給自己增加麻煩？對了，前天老朽教你的易容變音，這兩樣都要多加練習，才能運用自如，這幾天路上沒事可做，你就多練習練習。」

幾天之後，他們來到夔州，這是川東的大鎮，大街上店肆林立，行人往來如織，午牌時光，他們在大街上一家叫瞿塘春的酒樓飽餐一頓。

石破衣付了賬，站起身道：「老朽要去城西看一個老朋友，這裡樓下就是茶園，你就在茶園裡等我好了。」

說完，匆匆下樓而去。

丁天仁跟着下樓，一個人在附近大街上逛了一會，就回到樓下，舉步跨入。

茶樓和酒樓不同之處，就是雅與俗之分，茶樓清靜，酒樓嘈雜，瞿塘春茶園進入大門，是一個長形木櫃，左首有一道雕花圓洞門，裡面就是大廳，放着二三十張方桌，配以雕花坐椅，壁上、柱上，還懸掛了不少書畫，更顯得有些書卷氣。

喝茶的人差不多已有六七成座頭，有的在輕聲交談，有的在下着圍棋或象棋，各樂其樂。

丁天仁剛一跨進圓洞門，就有茶博士迎着含笑道：「客官只有一位嗎？」

丁天仁點點頭。茶博士領着他在一張空桌上坐下，問道：「客官要喝什麼？」

丁天仁從沒上過茶館，說不出要喝什麼，只好說道：「隨便。」

茶博士道：「那就來清茶可好？」

丁天仁點點頭，茶博士退下之後，不過一會工夫，就送上一個白瓷描金小茶壺和一個白瓷金邊茶杯，放到桌上，然後拿起手中銅壺，在瓷壺中沖好開水，才行退下。

丁天仁取起茶壺，斟了一小杯，湊近嘴唇，輕輕喝了一口，果然茶香清洌，齒頰留芳，一面舉目瀏覽。

廳上茶客多半是商賈人，只有自己右前方一張桌子，坐着一個身穿藍布大褂四十出頭的漢子，生得濃眉大眼，臉色微紫，目光充足，似是江湖中人，他一人踞坐一桌，桌面右首，放一個三尺長的青布囊，一望而知是一柄長劍。

丁天仁朝他看去，那漢子也正好朝丁天仁看來，但丁天仁一身粗布衣衫，臉上經過易容，只是一個二十來歲膚色黝黑的少年，鄉下人進城，毫不起眼，自然不會引起他的注意，也就別過頭去，看他情形，大概是在等人。

丁天仁雖然看出他是個會武的江湖人，但茶樓酒館這樣的人隨處可見，也並不在意。

這時忽然從門外走進一個人來，這人是個瘦高老頭，頭上盤着一條花白小辮，身穿洗得已經發白，又髒又舊的青布長衫，縮頭，聳着雙肩雙手抱着一個青布囊，活像大馬猴，站在走道上，東張西望，好像在找人。

茶博士招呼道：「老客官……」

瘦高老頭沒等他說下去，就尖聲陪笑道：「沒什麼，小老兒馬上就要走的。」

茶博士看他這麼說了，顯然不是喝茶來的，也就退了開去。

瘦高老頭一眼看到藍褂漢子桌上放着長形布囊，兩顆鼠目登時一亮，臉上有了喜色，立即三腳兩步朝藍褂漢子桌邊走來，口中嘻的笑道：「這位老弟請了。」

那藍褂漢子看他走近，只是大不刺刺的問道：「什麼事？」

瘦高老頭兩手把青布囊緊緊的抱在胸前，一臉諂笑，說道：「老弟一定是道上朋友了？」

藍褂漢子沒有答話，只是哼了一聲。

瘦高老頭弓着腰又道：「小老兒看你老弟帶着長劍，一定是武林同道，才來找你的，古人說寶劍贈烈士，看你老弟相貌堂堂，一定是早就揚名立萬的人物，小老兒可惜太窮了，贈是贈不起，就是要賣，也總該替它找個好主人……」

他雖是儘量放輕聲音，但丁天仁聽得清清楚楚，心想：「聽他口氣，好像有一柄寶劍想要賣給藍褂漢子了。」

藍褂漢子自然也聽出來了，本來大不刺刺，愛理不理的神氣，稍稍好了些，目光一瞥瘦高老頭抱在胸前的青布囊，問道：「你有寶劍要賣？」

「是！是！」瘦高老頭看他似有意思，心頭一喜，忙道：「不瞞你老弟說，這柄寶劍寒家已經傳了三代，還是小老兒的先曾祖爲貴州知府時一位將軍送的，不但斬金截鐵，還可以伏魔辟邪，是一柄名劍。」

藍褂漢子被他說得有些心動，會使劍的人，有誰不喜名劍的？這就說道：「你拿出來看看。」

「是，是！」瘦高老頭口中沒命的應着，從抱在胸前的長形布囊中，打開袋口，取出一柄長劍來。

丁天仁聽他把這柄劍說得如此名貴，自然也極爲注意，此時看他從布囊中取出來的長劍果然形式古樸，劍柄已成焦黑，劍鞘也陳舊不堪。就在此時，只聽嗆的一聲，瘦高老頭已經把長劍從鞘中抽將出來，長劍這一出鞘，便見劍身上寒電般一閃，光芒流動，不可逼視，心中暗暗叫了聲：「好劍！」

藍褂漢子也是使劍名家，自然識貨，看得微微點了下頭。

藍褂漢子諂笑道：「你老弟是行家，這劍不錯吧？古人時常說，好的寶劍可以吹毛立斷，這柄劍也辦得到，不信，你看！」

他迅速從頭上拔下一根白頭髮，放到劍鋒上，用口輕輕一吹，那根頭髮果然立時齊中折斷。

瘦高老頭得意的笑道：「小老兒沒騙你吧？」

藍褂漢子看得目芒飛閃，問道：「你要多少銀子？」

瘦高老頭伸出五根手指，比了一

下，聳着肩諂笑道：「這是小老兒三代祖傳名劍，小老兒要這個數目不算貴吧？」

藍褂漢子心想：「這柄如果眞是名劍，就是五千兩也不貴，他可能只要五百兩。」一面微微搖頭道：「你開的數目太高了。」

「不高，不高！」瘦高老頭道：「你老弟剛才也看到了，這是吹毛立斷，削鐵如泥的寶劍。」

藍褂漢子道：「削鐵如泥？」

「是，是！」瘦高老頭忙道：「普通上好緬刀，也可以削鐵如泥，但這是寶劍，就算百鍊精鋼的刀劍，也一樣削來如泥……」

藍褂漢子不信道：「你說它削得動百鍊精鋼的刀劍？」

「是，是！」瘦高老頭連連點頭，諂笑道：「用它削百鍊精鋼的刀劍，哈，就好比削豆腐一般。」

藍褂漢子道：「我不信。」

瘦高老頭目光一溜桌上青布囊，聳聳肩笑道：「這個布囊裡，一定是你老弟的隨身兵刃了，你老弟是大行家，隨身兵刃定是最上上的精鋼鑄製的，你只要拿出來試試，就知道了。」

藍褂漢子目芒飛動，心中也有些不大相信，自己這柄長劍，確是千中挑一的百鍊精鋼鑄製，普通刀劍也可以削得斷，他這柄劍眞要削得斷自己長劍，那眞是「寶劍」了，心念一動，點頭道：「好，我也想試試。」

瘦高老頭立即把手中長劍遞了過去，一面巴結的道：「讓小老兒來。」

他雙手迅快解開袋口，取出一柄紅總長劍，然後用力按了下吞口，嗆的一聲拔出長劍，但見劍身色呈淡青，刃薄如紙，也確是一柄百鍊精鋼的好劍。

瘦高老頭把劍尖擱在桌沿上，說道：「老弟，可以削了。」

藍褂漢子只覺自己手中這把長劍，大概只有二尺六七寸長，除了初出匣時，光華閃動，森寒逼人，現在時間稍久，也不覺得什麼了。心中想着，就舉劍朝自己劍上輕輕揮落。

耳中但聽「嗒」的一聲，劍刃過處，果然一下就削下了兩寸長一截，果然像削豆腐一般，心中一高興，振腕之間又「嗒」「嗒」兩聲，削下寸許長兩截來。

瘦高老頭一臉諂笑，說道：「你現在相信了？」

他迅快收起被削斷了四寸長的長劍，納入布囊之中，放到桌上，一面又道：「這樣一柄寶劍，小老兒只要賣這個數目，實在便宜，你老弟……」

藍褂漢子手中拿着「寶劍」，確實愛不釋手，不待他說下去，說道：「我給你兩百兩銀子，你看如何？」

「兩百兩！」瘦高老頭心裡原是想賣個五十兩銀子，一聽對方說出二百兩，自然要發怔了！

藍褂漢子不待他開口，又道：「像這樣的好劍，照說五百兩也不算貴，但在下身邊，只有二百兩銀子，全給你了。」

他伸手從懷中摸出一張銀票，往桌上一放，老實不客氣取過劍鞘，還劍入匣，也不再套入布囊，隨手掛到了身邊。

這是因爲瘦高老頭說過要五百兩的，怕他不賣，才把劍掛到身邊的，意思是你不賣，我也非買不可。

瘦高老頭手裡拿着銀票，心中已經滿懷高興，但臉上却裝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望着藍褂漢子道：「小老兒說過，古人說得好，寶劍贈烈士，小老兒是窮得不得已才賣的，你老弟身邊只有二百兩，那也只好如此了，只是你老弟這把斷劍就送給小老兒吧！」

他把銀票徐徐收入懷中，一手正待去取桌上的青布囊。

藍褂漢子道：「斷劍送給你可以，不過要把劍總留下。」

瘦高老頭連聲答應，忙着從布囊中解下紅色劍總，放到桌上，然後取起青布囊，雙手抱在懷中，連連躬身道：「小老兒少陪。」

躬着身子，像大馬猴似的一顚一顚，往門外走去。

就在他出門之時，正好有兩個身穿青布大褂的漢子各自手中提一長形布囊，從門外大步走入。

丁天仁眼看藍褂漢子化二百兩銀子，買了一柄削鋼如泥的寶劍，也覺得不貴，心想：這樣一柄好劍，就是自己也會買下來。

心中想着，只見從門外走來的兩個漢子一直走到藍褂漢子桌邊，雙手下垂，恭恭敬敬的叫了聲：「堂主。」

丁天仁心中暗道：「不知他是什麼堂主，看來身份似乎不低。」

藍褂漢子口中「唔」了一聲，抬目道：「你們才來，快坐下來。」

兩個漢子答應一聲，分在他左右兩邊坐下，把手中青布長囊放到身邊的椅子上。

茶博士問了兩人要喝什麼，迅快就送上兩把茶壺，泡上開水，退了下去。

左邊一個看到桌上放着的劍總，忍不住問道：「堂主這劍總……」

藍褂漢子喝了口茶，得意的笑道：「本座方才化了二百兩銀子，買下一柄寶劍，才把劍總解下來的。」

右首漢子忙道：「堂主法眼，買下來的自然是寶劍了。」

藍褂漢子微笑道：「確實是一把吹毛立斷，削鋼如泥的好劍，唔，不信你們試試！」

抬手抽出長劍，朝右首漢子遞了過去。

丁天仁看他抽出長劍之時，似乎沒有方才那樣光華湛然。

右首漢子趕忙站起身，接過寶劍，說道：「屬下聽說過最好的寶劍可以吹毛立斷，但屬下還沒有見識過。」

藍褂漢子笑道：「你試試就知道了。」

右首漢子應了聲「是」，一手從頭上拔下一根頭髮，小心翼翼的放到劍刃之上，低下頭呼的吹了一口氣，頭髮分毫不動，他對堂主說的話，自然深信不疑，只當自己吹得不够用力，這就用力呼的一聲朝劍上吹去，頭髮依然如故，沒有吹斷，心中一急，又呼呼的吹了兩口氣，頭髮還是吹不斷，不禁臉上一紅，望望堂主，還沒開口。

他連吹四口氣，藍褂漢子自然全看到了，臉上神色微變，說道：「任龍，把你的長劍取出來。」

他左首漢子答應一聲，立即從身邊青布囊中取出一柄紅繐長劍，雙手遞去。

藍褂漢子伸手接過，右手一伸，再從右首漢子手中接過那柄「寶劍」，隨手朝左手劍上削去。

「噹！」一聲金鐵交鳴，左手長劍竟然絲毫不動。

藍褂漢子在這一瞬間，臉上陡現怒容，沉喝一聲：「好個老賊，膽敢騙到我頭上來了，快追！」

他把左手長劍迅即交還左首漢子，手持寶劍，身形閃動，很快掠出門去。

坐在他左右兩個漢子驚慌失措，抓起桌上布囊，左首一個掏出一錠碎銀放到桌上，就匆匆跟了出去。

丁天仁看得暗暗驚奇，剛才是藍褂漢子親自試的，還一連削斷了三截，確實削鋼如泥，何以瘦高老頭一走，就削不動了呢？

瘦高老頭明明是個騙子，不但手法高明，可能還是身懷上乘武功的人，不然，在他抽出劍來的刹那之間，怎會光芒閃耀，森寒逼人，由此可見是他把內功貫注到劍身上，才會有這樣奇亮的流動光芒。

這樣一位高人，怎麼會淪落到在茶館酒肆，以賣劍為名，施展騙術，說來豈不可歎？

他一個人一面喝茶，一面想着心事，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只見石破衣才施施然從門口走了進來，趕忙站起身招呼道：「二叔，你怎麼這時候才來？」

石破衣坐下之後，用手搥了幾下背，才道：「二叔和這位老朋友，明明約在夔州見面，怎知把這裡幾條街都找遍了，就是沒有他的影子。」

茶博士送來了一壺茶，就自退去。

丁天仁道：「二叔，方才這裡有一件事，眞是精彩極了，可惜你老來遲一步，沒有遇上。」

石破衣哦了一聲，問道：「如何精彩法？」

丁天仁就把瘦高老頭賣劍的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石破衣口中「嗨」了一聲道：「老朽到處找他，他却在這裡捉弄人……」

丁天仁忙道：「二叔找的就是他嗎？」

「怎麼不是？」石破衣道：「他大概把約了二叔的事給忘了。」

丁天仁問道：「二叔，這人是誰呢？」

「歐陽休。」石破衣道：「大家都叫他醉翁，其實他眞是名副其實的醉翁，一杯就醉。他最大的本領就是磨劍，經他磨過的劍，就是鈍鐵，也可以變成精鋼，所以大家又稱他磨劍老人。」

丁天仁道：「不知他武功如何，方才那個被稱為堂主的人，和他兩個手下都趕了出去，找他算賬去的。」

石破衣拿起茶杯喝了一口，笑道：「那是因為這個堂主不知他就是磨劍老人，知道了，就算天王老子借膽給他，他也不敢追上去了。」

丁天仁問道：「磨劍老人很厲害嗎？」

石破衣道：「他一雙手就是劍，就算你是百煉精鋼的刀劍，他只要磨幾下掌，就可以把它削斷，二叔帶你來找他，因為他幾十年來從未收過徒弟，希望他能把這一手絕活傳給你。」

丁天仁道：「這是他獨步武林的絕技，怎麼肯輕易傳人？」

石破衣笑道：「所以我帶你來給他瞧瞧，像你這樣資質，是練武的奇才，他到那裡去找？只要他一高興，就會傳給你了。」

時間漸漸接近黃昏，茶客漸漸散去，石破衣站起身道：「走，咱們到樓上去用晚餐了。」

晚餐之後，石破衣領着丁天仁來至橫街一家叫夔州老棧的客店落脚。

第二天中午，又去瞿塘春酒樓用餐，飯後，石破衣又要丁天仁在樓下瞿塘春茶園喝茶，他又匆匆走了。

丁天仁現在已經知道石破衣可能又是去找磨劍老人了，也就一個人在茶園裡喝茶，躭了一個下午，晚上又去樓上酒樓進餐。

兩天來的生活，就過得這麼刻板。

丁天仁心裡早就料到，自己兩人在夔州一躭兩天，終日無所事事，不知是在等待什麼？

一連兩天，午、晚兩餐，為什麼都要在瞿塘春酒樓吃呢？因為瞿塘春酒樓，是全城首屈一指的大酒樓，二叔要等的人，一定是大大有名的人物，如果到了夔州，就一定會上首屈一指的大酒樓來。

這人會是誰呢？

第三天中午，他們又在瞿塘春酒樓用餐。石破衣照例每餐都要喝酒，喝酒照例不喜和人說話。他自斟自酌，一杯復一杯，好不悠然自得。

丁天仁和他在一起，這些日子也習慣了，你喝你的酒，我吃我的飯，瞿塘春酒樓廚師手藝是一流的，叫了

兩個菜，色香味俱佳，丁天仁吃得津津有味，一連吃了三碗飯。

飯後，跑堂的給他送上一杯香茗，他就悠閒的憑窗看着大街上往來的行人。

就在此時，樓梯上走上來三位少年公子，走在前面一個身穿天青夾袍，生得劍眉朗目，少年英俊，只是臉色稍稍黑了一些，那是經常在外，給太陽晒黑的，但英氣颯颯，顧盼之間，有如玉樹臨風。

稍後兩人個子稍矮，却生得修眉星目，膚色白晰，同樣的英俊瀟洒、風流美男子！

而且這三位少年公子同樣腰懸長劍，敢情還是武林世家出來的。

丁天仁乍覩三人，心頭不由驀然一怔，這第一個少年公子，如果自己臉上不經過易容，那麼看到他，不就和自己從鏡子裡看到的自己一樣？

這人不論面貌、身材、一擧一動，莫不活脫脫的和自己一模一樣，甚至連他腰間那柄佩劍，也正是大哥送給自己的紫虹劍！

他身後兩人，自己也最熟悉不過了，一個是自己口盟二弟金瀾，一個是師叔的義女，易釵而弁化名丁天義的易雲英！

他居然假冒了自己……他在這一瞬之間，幾乎要霍地站起身來。突聽耳邊及時響起石破衣「傳音入密」的話聲：「小兄弟，千萬忍耐，衝動不得，否則咱們此行，全功盡棄了。」

丁天仁心裡突然有些明白過來，石破衣三天來每餐都要上瞿塘春酒樓來，原來就是在等他們三人了。這也不是什麼機密事兒，也要如此口緊，一直瞞着自己。想到這裡，不覺嘴皮微動，以「傳音入密」說道：「道長這三天來，等的就是他們了？為什麼不肯早些和我說呢？」

石破衣咕的喝了口酒，朝他一笑，仍以「傳音入密」說道：「老朽不是不肯早些和你說，實在事關重大，事前連半點口風都洩露不得……哦，小兄弟注意，從現在起，你不可再以傳音入密和老朽說話了。」

他在說話之時，目光有意無意的朝左首迅快瞄了一眼。

丁天仁聽他忽然要自己不可和他以「傳音入密」交談，難道「傳音入密」也會被人聽去？哦，石道長目光朝左迅速一瞥，莫非左首有什麼人不成？

心念一動，右手拿起茶杯，裝作漫不經意的迴眼朝左首桌上看去。原來左首桌上，剛坐下一個身穿藍緞夾袍的老者，這人年約五旬開外，四方臉、濃眉、闊嘴、鬢髮花白，看去像個商賈。

這時正好跑堂的送上一盞香茗，在問他要些什麼。

丁天仁再回頭看去，那個假冒自己的人和二弟金瀾、三弟易雲英已在一張空桌坐下，三人好像談笑甚歡，但因距離得較遠，聽不到他們說些什麼。

他不看猶可，這一看不由又氣往上冲，恨不得過去一下制住這假冒的人，問問清楚，忍不住取起茶杯，喝了一口，乘機又以「傳音入密」朝石破衣問道：「道長，你到底有何打算？」

石破衣咳嗆了一聲，擧杯喝了口酒，也以「傳音入密」說道：「唉，小兄弟，你怎麼一點耐性也沒有？這件事咱們回去再說，你只要聽老朽的就不會錯，不可再說了，這老傢伙剛才正在注意咱們，不可讓他瞧出來了。」

過了一會，石破衣已經喝完兩壺酒，就醉醺醺的站起身來，丁天仁慌忙跟着站起，一同下樓，回轉客店。丁天仁掩上房門，急急說道：「道長……」

石破衣擺了下手道：「你不用多說，快坐下來，老朽有話和你說。」

丁天仁依言在舖上坐下。石破衣從懷中取出五個拇指大的扁瓶，說道：「這就是嶺南溫家三寶，另外二瓶是『聞風散』和『迷信丹』的解藥，你仔細收好了。」

丁天仁望着他，遲疑的道：「道長……」

石破衣不待他說下去，笑了笑道：「這東西對你今後用處太大了，第一是『清靈丹』，不但能解一切迷藥，也專解天下奇毒；第二是『迷信丹』服下之後，永遠對你信服，武林中有不少黑道中人，殺不勝殺，給他服下一粒，就可為你所用，化敵人為己用，這也是一件好事；第三是『聞風散』，只要用指甲挑上少許，以內功彈出，十步之內，立可使最强的敵人昏迷過去，留在身邊，可防萬一，現在你明白了吧？」

丁天仁點頭道：「在下明白。」說着把五個扁瓶一起收入懷中。

石破衣道：「小兄弟，以你目前的身手，江湖上儘可去得，所缺少的只是江湖經驗而已，老朽贈你兩句話，你記住了，逢人只說三分話，遇事最好口不開，能够做到了，就是老江湖也會對你莫測高深。」

丁天仁道：「道長對在下說這些話，好像道長要走了嗎？」

石破衣笑了笑道：「要走的不是老朽，是小兄弟。」

丁天仁愕然道：「在下要去那裡呢？」

石破衣道：「要去那裡，要到晚上才知道，目前老朽也說不出來，只是小兄弟此去，一身繫武林安危，老朽不能隨時在你身邊，凡事務必小心。」

丁天仁看他說得這麼鄭重，心頭有些惶恐，說道：「道長，如你所說，責任如此重大，在下只怕難以勝任。」

石破衣笑道：「小兄弟一定可以勝任愉快，而且這件事除了你，也沒有第二個人可以代理，好在你身邊還有兩個義妹，可以幫你。」

丁天仁奇道：「在下只有一個師妹……」

石破衣道：「金蘭不是你義妹嗎？」

丁天仁一怔道：「你說金蘭是女的？」

「你眞的不知道？」石破衣道：「她是擎天手金贊臣唯一的掌珠，本來叫做蘭兒，她爹從小給她男裝打扮，才叫金瀾的。」

丁天仁道：「道長不說，在下眞還一點也看不出來。」

石破衣取起茶盅，喝了一口，輕唉一聲道：「這醉鬼眞是誤事，明明約了好的，竟會三天不見人影，這要到那裡去找？」

丁天仁心知他說的一定是磨劍老人了，自己不知他們交情如何，就不好多說。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已是黃昏時候，石破衣今晚可不再上瞿塘春酒樓去，兩人只是在附近一家麵館，叫了兩碗麵，一盤醬牛肉和十八個饅頭，另外當然還有一壺酒。他依然像是在等人，等的人當然是醉翁歐陽休了，但始終不見有人過來。

石破衣敢情愈等愈不耐煩，喝完第二壺酒，端起麵碗，希裡呼魯的很快把一碗麵連吞帶嚥裝進肚裡，就結賬出門。

丁天仁看他神色似乎很不愉快，走出麵館，又走了幾步路，才道：「二叔，你老好像有些不愉快？」

石破衣哼了一聲道：「這裡是老朽和醉鬼約好的地方，老朽等了他三天，看來他眞的不來了，哼，其實沒有他，咱們一樣辦事。」

* * *

二更時分，夔州老棧第二進上房屋脊上，忽然出現了一條人影。

這人輕功極爲高明，踮着足尖，走在屋瓦上，一點聲息也沒有，現在他停下來了，原來是個瘦高個子，彎着腰，東張西望，活像一隻大馬猴。

就在此時，他突然似有警覺，迅疾轉過身去。這一轉過身去，陡見自己身後不知何時站着一個身穿藍袍的老者，此人看去年約六旬開外，方臉濃眉，鬢髮已見花白，一雙炯炯目光，宛如兩點寒星，雙方相距不過八尺光景。

瘦高個子不防此人會在他身後出現，心頭大吃一驚，口中低「嘩」了一聲，拔足就跑，他跑的時候，扛頭縮肩，連蹦帶跳，更像大馬猴了，說實在他跑得眞還極快。

藍袍老者口中發出一聲沉嘿，不見他擰腰點足，一道人影迅疾撲起，右手一探，朝瘦高個子後心抓去。

這一抓風聲嘶然，眼看快要抓到，但瘦高個子也正在沒命的連跳帶跑，你手指快要抓落，他一蹦之勢就竄了出去，這一抓也就落了空。

藍袍老者幾乎不相信自己既已出手，竟會抓不到他，心頭一怒，猛吸一口眞氣，身如電射，再次凌空撲起，猛向瘦高個子身後撲去，右手箕張，朝前抓出。

瘦高個子根本不知道藍袍老者兩次探手抓來，他沿着屋脊跑了一段路，想回頭瞧瞧有沒有追來？那知這一回頭，瞥見藍袍老者凌空撲來，他連對方抓來的手爪都沒看清，口中驚「啊」一聲，縮頭朝前竄出。

這一下藍袍老者是看準了才出手的，那知瘦高個子這一縮頭前竄，依然只是毫釐之差，抓了個空。

瘦高個子發現有人追了下來，自然要沒命的飛跑，從客店屋脊，躍上毗連的民房，一重又一重奔躍而過。

後面的藍袍老者兩次沒有抓到，心頭大怒，豈肯放過，自然要一路銜尾疾追下去。

片刻之間，兩條人影一前一後已經追出城外，藍袍老者眞有些不敢相信對方連蹦帶跳，看他跑得也並不很快，居然一直能和自己保持着一丈距離，始終追不上他，心頭更是怒惱不已！

這樣又追了頓飯工夫，現在離城少說也有二三十里了，前面瘦高個子依然縮着頭直跑，藍袍老者越追越怒，忍不住大喝一聲：「你給我站住。」

雙方距離極近，瘦高個子自然聽到了，口中哼道：「站住就站住，誰還怕了誰？」

他果然一下站住，轉過身來，瞪着兩顆豆眼，只是喘氣。

藍袍老者提着雙手，舉步朝他逼過去，喝道：「朋友是什麼人？到客棧上房去做什麼？」

瘦高個子看他提着雙手逼近過來，慌忙也提起雙手，往後退去，口中不住喘息，一面說道：「你想做什麼？你別過來。」

藍袍老者看他學着自己提起雙手，心中暗暗冷笑，這一式乃是自己獨門殺着「出雲爪」的準備式，難道你也會「出雲爪」不成？

哦，此人只是腳程極快，但好像不會輕功提縱，是以一停下來，就不住的喘息，難道他不會武功？

心念一動，冷喝道：「老夫要你快說，到客棧上房去做什麼的？倘有半句虛言，這裡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瘦高個子又連退了兩步，臉色有些發白，疑懼的道：「你……是官家的鷹爪……」

藍袍老者嘿然道：「老夫不是。」

瘦高個子稍稍放寬了心，聳聳肩諂笑道：「你老人家不是官家鷹爪就好，咳，你老方才早些說了，小老兒就不用沒命的跑了。」

藍袍老者看他一副猥瑣模樣，不屑的道：「好，你現在可以說了，你到客棧上房去做什麼的？」

瘦高個子這回膽子大了，不覺跨上兩步，湊着臉陪笑道：「你老垂詢，

小老兒也就只好直說了，夔州老棧上房，今天來了三位少年公子……」

藍袍老者心頭一動，沉哼道：「三位少年公子關你什麼事？」

「嘻嘻！」瘦高個子又湊上一步，諂笑道：「這三位少年公子衣着光鮮，身上自然有不少油水，嘻嘻，小老兒……」

他話似乎不好意思說下去，但提在胸前的雙手，手指下垂，輕輕動了幾下。

原來他是個老偷兒。

藍袍老者聽得幾乎氣昏了頭，憑他在江湖上的名頭，追了幾十里，追的竟然只是一個下五門的偷兒，口中怒嘿一聲：「很好，你可以走了！」

右手突然朝前揮出，他這一下雖然只使了五成力道，但已足可把瘦高個子內腑一齊震碎而有餘。

那知瘦高個子一雙豆眼一直一霎不霎的盯着他，這時驟睹藍袍老者提着的右手突然揮來，心頭大驚，也急忙依樣葫蘆把他提着的右手朝前揮出，口中咦道：「你老怎麼這樣不講理，說動手就動手……」

「蓬」！雙手接實，竟然銖兩悉稱，兩個人各自被震得後退了一步。

這下不禁看得藍袍老者心頭猛然一楞，自己使的這一記「蒼龍拂水」，乃是九式「出雲爪」之一，對方不可能會使，他好像是看了自己手勢才模仿着使出來的，居然能和自己平分秋色，心頭更是怒惱，喝了聲：「很好！」

身形倏然欺進，右手一收再發，五指箕張如鉤，猛向瘦高個子抓去，這一記「毒龍探爪」，含怒出手，不但快捷如風，手爪上也用八九成力道，自然不敢低估對方，才打算一舉斃敵。

「不好！不好！」瘦高個子口中嚷着，腳下連退兩步，豆眼一瞪，咦道：「你老好像認了眞！」

他看藍袍老者右手一收再發，也趕緊右手一收再發，五指箕張，朝前推出。

這一記依然是依樣畫葫蘆，臨時模仿着對方手勢使的。臨時模仿，又在慌張匆忙之際，自然荒腔走板，不會很像，只是有些形似而已。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這一來一往，兩隻手爪乍然一接，又是「蓬」的一聲大震，兩個人依然各自被震得後退了兩步！

這下直驚得藍袍老者雙目圓瞪，半晌說不出話來，對方這瘦高個子究竟是何來歷，竟然能以臨時模仿自己的招式，接下自己八九成力道的一爪，此人武功豈不是勝過自己甚多了？

口中發出一聲大笑，喝道：「哈哈，閣下果然眞人不露相，你再接老夫一招試試！」

喝聲出口，雙臂上揚，雙手箕張，作出攫物之狀，身形突然間好似增高了許多，猛地跨上一步，雙爪鉤屈，朝前抓落。

瘦高個子聳聳肩笑道：「試就試，你唬不倒小老兒的。」往後疾退兩步，瞪着一雙豆眼，藍袍老者雙臂上揚，雙手箕張，他也雙臂上揚，雙手箕張，跟着也跨上一步，雙爪鉤屈，迎着藍袍老者抓去。（他先前退後的兩步，此時跨上一步，和藍袍老者跨來的一步，雙方一來一往正好相抵）

要知藍袍老者這一招「怒龍推雲」，乃是九式「出雲爪」中最厲害的一招，雙爪齊發，足可洞穿金石，生裂虎豹，江湖上能夠接得下這一擊的人，可說寥寥無幾，屈指可數！

這招「怒龍推雲」果然聲勢非同小可，掌心推出來的是兩股暗勁奇强的掌力，滙成一道洶湧波濤，直撞而出。

在這道暗勁之中，另有九道勁急如箭的銳利指風，無聲無息隱藏其間，就算你和他功力相等，出掌硬接，接下了他的掌風，也必會被他九道銳利指風所傷。

這回雙方還未接觸，瘦高個子就已經給他比下去了，因爲他推出來的手掌，根本沒有壯闊如濤的內勁，當然更沒有隱藏在掌風中的銳利指力。

這一記接觸得更快，但聽「啪」的一聲，雙掌接實，瘦高個子連晃都沒有晃一下，藍袍老者却被一連震退了三步之多！

瘦高個子忽然「啊」了一聲，呵呵笑道：「小老兒想起來了，你就是九爪蒼虬余滄海，哈，你老弟只有九根手指，難怪要輸我一指了。」

他伸着雙手十根手指，笑得極爲得意，沒待藍袍老者開口，接着又道：「小老兒雖然痴長你幾歲，但慚愧得很，一生只是做些偷雞摸狗的勾當，你老弟九爪蒼虬名氣却大得很，小老兒今晚眞是時來運轉，碰上你老弟，來，來，咱們就再玩幾手，別說小老兒還勝過你一指，就是打成平手，明天傳出江湖，我這老大和你較過手，豈不立可揚名立萬，够露臉的了。」

口中說着，人已像大馬猴似的，顚着足尖走了上來，雙手揚處，似爪非爪，朝藍袍老者抓來。他只是隨手發爪，根本沒有招式

九爪蒼虬余滄海成名多年，沒想到今晚會栽在這樣一個自稱老偷兒手下，心頭又驚又怒，這回對方抓來雙手雖然毫無招式可言，却也不敢小覷了他，等到瘦高個子雙手離身前還有四五尺光景，立即大喝一聲：「來得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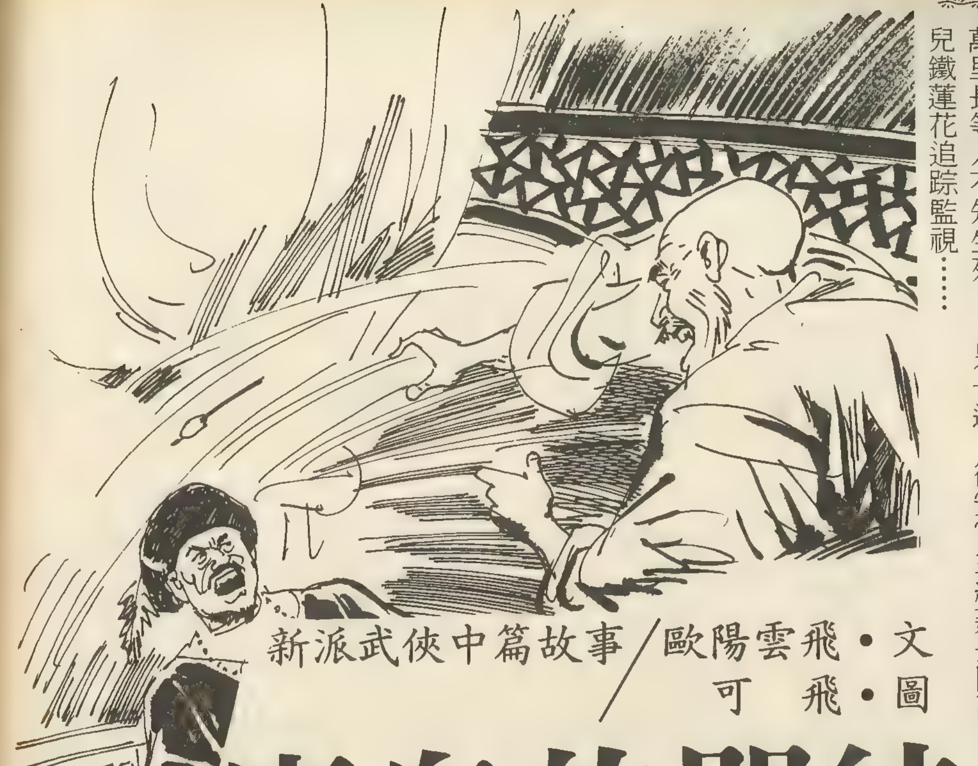
雙爪一前一後迎着擊出。這回出手，自然用上了十二成力道！指風嘶然，十分淩厲！

瘦高個子敢情發覺自己抓去的雙手，不成章法，沒有對方一前一後來得靈活，口中叫道：「這樣不對。」

趕緊雙手一縮，也跟着改成一前一後，朝前湊去。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 朱明遺老講述反清復明組織已在雍正身旁種下禍根，用換太子的方式，將陳閣老的兒子換了太子的事向大家宣佈，以後的事縹緲堡已在進行中，至於如何刺殺雍正，要從長計議。阿坤將自己的武功傳授給縹緲堡的人，然後離去。在渡河時遇到萬里長、赫隆納的陷害，阿坤用計使他們撞船落海，傷亡過半，萬里長等人不知生死……另一邊，德安宮主約姦夫阿爾巴德幽會，女兒鐵蓮花追蹤監視……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魔鬼的門徒

阿花刺殺失手　二小及時相救

天黑。街上難得看到一個行人。

畫舫內的「惡戰」亦告匆匆了結，阿爾巴德步下船來，打算在鐵蓮花返轉之前先一步離開這個渡口。

詎料，甫至街角，正要進入客棧，陡覺金風破耳，有一物攔頸襲來，急切間連忙低頭，轉身……

眞不愧為是一等一的高手，應變的速度快到毫巔。

儘管如此，他還是不曾看清偸襲他的是甚麼東西？

亦未完全逃過此一劫難，猛覺頭頂一陣灼熱，痛得他發出一聲慘叫。

頭上少了一塊皮。

臉上洒下一臉血。

終於弄明白是怎麼回事，只見一把飛刀呼嘯而去。

「魔刀！」

「魔刀！」

口中喊叫，脚底抹油，比風還快，比電還急，禁軍統領的名頭不是憑空得來，長白老人的弟子果眞名不虛傳，當魔刀回到阿花手中的同時，阿爾巴德也趕到了，當場在黃土崗下人贓俱獲，疾展「七星步」，突施「大擒拿手」，鐵蓮花連思考的餘地都沒有，腕脈已被他扣在手中。

阿花此時戴着面具，是醜妞的身份，阿爾巴德一怔神，道：「妳是誰？」

鐵蓮花牙關緊咬，一言不發。

刷！扯下面具，阿爾巴德看得一呆，驚呼道：「咦，是妳，蓮花！」

鐵蓮花聲色俱厲的道：「老魔，我恨你，要殺了你！」

阿爾巴德截口道：「阿花，妳瘋了，我是妳的四叔呀！」

「放屁，你害死我爹，侮辱我娘，人面獸心，猪狗不如，姑奶奶沒有你這樣的四叔，要抽你的筋，剝你的皮，喝你的血，吃你的肉！」

越說越大聲，也越說越難聽，鐵蓮花右手不能動，用左手來打，用脚來踢，甚至用嘴來咬，惹惱了阿爾巴德，立將她的痲、啞二穴點住。

阿花馬上變成一個木頭人，身子不能動，嘴巴不能說，僵立在原地不動了。

霎時間，阿爾巴德的腦子裡閃過好幾個念頭，最後決定把阿花幹掉，一了百了。

但在未殺人之前，還想先吃吃嫩草，摘一下嫩芽，喃喃自語道：「奶奶的，就是因爲妳這個丫頭片子，害得老子沒能和妳娘挑燈夜戰，惡鬥三百合，僅僅短兵相接，便告鳴金收兵，現在要從妳的身上加倍找回來，大戰六百合。」

話畢，把鐵蓮花扛在肩上，登上黃土崗。

選了一處背風的地方，還找來一些乾草，將鐵蓮花四平八穩的放下來。

暮色蒼茫，玉兔高懸，在月光之

下，本來就麗質天生的鐵蓮花，益增三分朦朧之美。

阿爾巴德就站在她的脚前，頭上的鮮血仍在不停的往下淌，眸中的慾火則已經開始燃燒，像是一位獵人欣賞他的獵物，或是一隻野獸把玩牠的食物，直從阿花的頭頂看到脚尾。

鐵蓮花身穿勁裝，曲線玲瓏，誘人的胴體表露無遺，看得阿爾巴德神魂顚倒，慾火中燒，囈語般地呢喃道：「好，好，眞是上帝的傑作，造物者的佳構，比妳娘更妖冶，比妳娘更夠味！」

阿花雖然痲、啞二穴被制，身子不能動，嘴巴不能說，心裡則明白得很，見此情狀，知道將有禍事發生，恨得牙癢癢的，在心底深處怒吼道：「老賊，老魔，老色鬼！野狗，癩蝦蟆！你敢動姑奶奶的一根汗毛，本少宮主死後做鬼也不饒你！」

這話只是在心中狂吼，阿爾巴德當然聽不見。

但從阿花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咬牙切齒的表情中亦不難心領神會。

阿爾巴德却另有他自己的看法，認爲辛辣的女人才夠刺激，更具挑戰性，以猥褻的眸光逼視少頃後，熾熱的慾火再也按捺不住，當即俯下身來，準備替她寬衣解帶，一逞獸慾，口中則道：「媽的，在妳娘那邊雖略有所失，却從妳這個丫頭片子的身上加倍討回來，想是大走桃花運，天助我也，哈哈，哈哈！」

言畢，一陣狂笑，得意至極，也狂妄至極。

鐵蓮花的運氣實在太差了，呂四娘先殺王國棟，再砍岳鍾琪，她却出師不利，殺人不成反而變成了仇人的俎上之肉，囊中之物。

阿爾巴德是個粗魯的傢伙，一點也不懂得憐香惜玉，沒有耐心寬衣解帶，而是用撕的，扯的，拉的，拽的，一身織錦緞的緊身裝，霎時間便被弄得絲絲縷縷，片片斷斷。

峯巒溝渠，高山平原，乃至神秘的三角洲，皆忽隱忽現。

可憐的鐵蓮花，眼看就要慘遭色狼的蹂躪。

一朵鮮花，眼看就要慘遭暴風雨的摧殘。

刀已出鞘。

箭已上弦。

驀然，「阿彌陀佛」，一聲佛號劃空而來，接見一個黑忽忽的龐然大物硬生生的撞上來，阿爾巴德反應奇快，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發掌迎擊。

砰！兩股暗力一撞，發出一聲巨震。

阿爾巴德身子一仰，向後退了三步。

來人更糟，一下子退了七八尺才穩住身形。

定目處，阿爾巴德發現來人並非別人，正是曾去畫舫化緣的那個野和尚，身上袈裟未乾，脚上的芒鞋還是濕的。

老僧怒容滿面，字字冰冷：「施主好大的胃口，玷污了母親，還想染指女兒，也不怕天打雷劈，遭到報應。」

阿爾巴德雙目盡赤，吐字如刀：「該死的野和尚，處處破壞老子的好事，敢情是活得不耐煩了？」

匆匆忙忙的穿好褲子，方待出手發難，却被老和尚搶得先機，呼！呼！呼！連攻三掌，復將手中的木魚當作暗器擲出去。

阿爾巴德措手不及，被迫橫飄丈八躲開去。

正好給了老僧一個救人的好機會，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解開阿花的痲、啞二穴，將自己的袈裟蓋在鐵蓮花身上。

「禿驢，你這是找死，納命來！」

怒火加上慾火，阿爾巴德如瘋似狂，人隨掌進，招隨人發，殺氣騰騰的攻上來，決心要將和尚砸爛砸扁，送上西天去見如來佛。

可是，進沒三步，便又倒退回去。

不是阿爾巴德自動退縮。

而是撞上了一堵無形的氣牆。

氣牆是馬少坤撒下來的。

人已到達現場。

小三子就站在他身旁。

正當此刻，鐵蓮花亦站起身來，匆忙中竟忘了將袈裟披上，儘管峯巒溝渠，高山平原，以及神秘的三角地帶並未完全暴露，但已足夠阿三一飽眼福，口沒遮攔的道：「啊！好涼快啊，這是怎麼回事？」

阿坤瞪了他一眼，斥責道：「笨蛋，這還用問，一看就知，你不開口沒人把你當啞巴。」

是不必問，阿花躺在地上，衣裳不整；阿爾巴德一臉邪惡，眸中慾火如熾；和尚的僧袍蓋在鐵蓮花的身上，自然是護花的人。

無敵公子心裡雪亮。

德安公主也心知肚明。

原來經過這一陣吼喝打鬥後，已驚動了不少人。

龍鳳宮主到了。

阿坤、阿三到了。

與哥兒倆住在同一家客棧的哈必魯等人也到了。

公主氣得花容色變，一陣青，一陣白，拾起濕淋淋的袈裟，披在女兒的身上，含淚道：「孩子，阿爾巴德沒有把妳怎麼樣吧？」

阿花連正眼都沒瞧母親一下，僅搖一搖頭，表示自己還是清白之身，緊一下袈裟，投到阿坤的懷裡哭起來。

馬少坤聰明精靈，略一尋思，已大致弄清楚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與身份，道：「阿花，振作點，現在不是哭泣的時候，是報仇時間。」

小三子道：「對，先殺了這個老色

鬼，再哭也不遲。」

阿坤道：「阿花，妳娘說的這一頭色狠就是阿爾巴德？」

鐵蓮花抬起頭來，惡狠狠的道：「不錯，他就是阿爾巴德，阿爾巴德就是他！」

馬少坤臉一沉，猛地衝前數尺，殺機滿面的道：「無恥的老賊，幸會，今天是咱們第一次見面，也是最後一次！」

阿爾巴德愕然一楞，道：「娃兒何人？」

馬少坤傲然道：「無敵公子，武林盟主，馬少坤，阿坤，也叫阿吉。」

小三子趨前道：「本少爺是不敗少爺，副盟主，張三元，阿三，也叫小三子。」

眞是吹牛皮不犯死罪，阿三官癮不小，又給自己加了一個「副盟主」的銜頭。

阿爾巴德驚「哦」一聲，道：「那兩個到處胡作非爲的臭小子原來就是你們，沒有掉在萬宮主、赫堡主的網羅之中？」

馬少坤冷哼一聲，道：「哼，萬里長、赫隆納早已黔驢技窮，江郎才盡，怎能奈何得了本公子，可能已經變成黃河鯉魚的佳餚美點。」

張三元接口道：「或者是餵了王八，到龍王府做客去了。他們兩個老匹夫替你打前站，下一個就輪到你這個狗東西了。」

阿爾巴德怒沖沖的道：「本座與娃兒們素昧平生，爲何口出狂言？」

無敵公子冷笑道：「你說得倒輕鬆，你是我們馬家毀家滅門的第二號仇人。」

「那個馬家？」

「將軍馬千里家。」

「馬將軍是你甚麼人？」

「先父。」

「哦！」

小三子道：「另外還有一筆帳也要算。」

阿爾巴德道：「那一筆賬？」

「冷面魔君鐵老虎的賬。」

「本座與大師兄情同手足，無賬可算。」

「有。」

「甚麼？」

馬少坤怒不可當的指着德安公主道：「你偷了他老婆。」

張三元跳着脚嚷嚷道：「你卑鄙、無耻、下流、不要臉，給鐵老虎戴綠帽子！」

這話等於是在駡德安公主，羞得她垂下了頭，不敢正視。

老僧則頗欣賞，連道：「駡得好，駡得好，姦夫淫婦理當受到天譴！」

阿爾巴德雙眉一挑，忽道：「上，把這個臭小子，還有那個野和尚，一起斃掉！」

「是，統領。」

「是，頭兒。」

諾應聲中，三人齊步跨進，一字排開，全部亮出了傢伙。

哈必魯手使雙鐗。

一名大內高手執鞭。

另一人拿着一把劈天斧。

三人同聲一喝，大踏步的衝殺上來。

馬少坤伸手作勢道：「且慢，本公子還有話要說。」

哈必魯一楞，道：「有話快說。」

兩名侍衛同聲道：「有屁快放。」

阿坤道：「報上你們的姓名來。」

哈必魯道：「大爺哈必魯。」

左面的侍衛道：「老子胡必克。」

左面的侍衛道：「你爸趙德威。」

馬少坤沉吟一下，對胡必克、趙德威道：「你們兩個一邊涼快去。」

胡、趙錯愕一下，同道：「娃兒此話怎講？」

小三子冷言冷語道：「聽不懂？笨啊，讓本少爺告訴你們，兩位不在黑名單上，閻王不收，小鬼不要，滾到一邊去看熱鬧吧，別爭着往棺材裡鑽！」

胡必克的銀絲鞭猛一抖，發出一串刺耳的「畢卜」聲，氣虎虎的道：「假如老子不答應呢？」

馬少坤道：「朋友想死，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只好請閻王老子開恩收留。」

「殺！」

「殺！」

胡必克、趙德威聞言大怒，一個舞鞭，一個揮斧，似怒獅猛虎般殺上來。

「欠揍！」

「找死！」

哥兒倆不再遲疑，反擊的招式既快且猛。

確是找死，當眞欠揍，玄元神功蓋世無雙，鐵老虎的眞元更是威力無邊，胡、趙二人的長鞭利斧連阿坤、小三子的邊都沒沾到，便覺對方的掌風呼嘯而至，如碰上牆，撞上山，向後退去。

阿爾巴德給哈必魯使一個眼色，雙雙電縱而出，一瞬間便連攻三鐗十二掌。

却全是虛招，純屬佯攻。

阿爾巴德是個老狐狸，拿胡必克、趙德威去作犧牲挨打，試探阿坤的功力深淺，眼見苗頭不對，心知事不可爲，一旦野和尚與鐵蓮花挺身而上，甚至德安公主也倒戈相向，自己準會吃不了兜着走。

三十六計，走爲上策，故而以進爲退，虛晃幾招，率衆落荒而逃。

「那裡跑？」

「看刀！」

哥兒倆吼聲如雷，魔刀似燕舞鷹飛。

很快便傳來一聲殺猪似的慘叫，胡必克身首異處。

不旋踵間，哀號再起，刺耳已極

，趙德威丟了腦袋。

哈必魯死得最慘，全身被削成薄片，彷若扶桑佳餚生魚片。

阿爾巴德跑得最快，運氣也最好，跑進一大片茂密的叢林內，藉着林木的掩護，被他逃走了。

＊　＊　＊

收回魔刀，返回原處，發覺老僧已不在現場。

鐵蓮花緊裹着僧衣，眼角淚痕斑斑，離得她母親遠遠的，是恨，也是嗔。

德安公主依舊站在原來那個地方，臉孔死死板板的像個木頭人，是怨，也是哀。

阿坤四下裡一掃，道：「咦，那位大師父怎麼不見了？」

鐵蓮花無精打采的道：「走了。」

「甚麼時候走的？」

「沒留意。」

「往那裡去了？」

「不清楚。」

「他是誰？」

「不知道。」

弄得小三子一頭霧水，莫名其妙，傻呼呼的道：「這可鮮，野和尚是妳的大恩人，幫了妳的大忙，居然會不曉得恩人的來龍去脈？」

鐵蓮花認眞的辯解道：「我說的是實話，素不相識，今天以前不曾見過他。」

阿坤道：「有一件事妳非表示意見不可。」

鐵蓮花怔愕道：「那一件事？」

馬少坤怒視着德安公主道：「要不要殺了這個婆娘爲妳爹報仇？」

張三元亦道：「阿花，只要妳點點頭就可以了，不必自己動手，阿坤哥會代勞的。」

德安公主是皇上的姐姐，從來也沒有人敢在她面前這樣說話，氣得她雙眼發直，臉色泛青。

但她並未開言，亦未離去。

她在等蓮花開口，想聽聽自己的女兒怎麼說。

鐵蓮花開口了，生生硬硬的，毫無感情：「你們無權傷害我娘。」

阿坤道：「誰有權？」

「自然是我爹。」

「咱家是鐵老怪的代理人。」

「我不答應。」

「如果咱家堅持呢？」

「本少宮主就跟你們翻臉！」

鐵蓮花這話說得很堅決，也很絕情，看來似乎絲毫沒有轉圜的餘地。

阿坤猶豫了一下，轉對德安公主道：「公主，看在阿花的情面上，本公子放過今天，希望妳能夠大徹大悟，痛改前非，跟那個卑鄙無耻的老色鬼斷絕來往，別再作賤自己。」

小三子道：「最好的辦法是親手殺掉那個老混蛋，這樣鐵老虎在九泉之下也許可以原諒妳。」

這小子的點子還眞多，微頓又道：「或者乾脆自殺算啦，一了百了，免得阿花左右爲難。」

德安公主還是沒答腔，强拉着鐵蓮花，步下黃土崗。

阿坤、小三子呆立未動，直至目送她母女二人返回畫舫，方始飄然而去，重回到原先投宿的客棧內。

＊　＊　＊

北京。

天橋。

是拉洋片、耍把戲、賣膏藥、獻雜技、說學逗唱者的大本營。

也是扒手、賭棍、流浪漢、亡命之徒等常常出沒的大雜院。

這裡藏汚納垢。

這裡卧虎藏龍。

北京城裡，有不少驚天動地的大事，據說多數都是從天橋開始的。

今天，天橋來了兩位很特別的貴客，是阿坤與小三子，但不知是否會有大事發生？

二人那裡也沒去，亦無心觀賞各種雜藝，品嚐各種小吃，直接來到街尾，一家專門販賣蛇肉的小店。

店名很怪，叫「一條蟲」。

更怪的是，店主的綽號也是「天橋一條蟲」。

當然不是小蟲。

是長蟲——蛇。

「天橋一條蟲」的手藝絕佳，蛇的種類又多，加上價錢公道，在京城內外擁有極高的知名度，不論何人，只要想吃蛇肉，八成會來「一條蟲」。

生意實在不錯，並非吃飯的時間，竟然上了八九成的座。

哥兒倆挑了一個角落上的位置坐下來，屁股還沒熱，便過來一位小妞，先送上手巾把子，倒了兩杯茶，然後才說：「兩位公子要吃甚麼，青竹絲？雨傘節？眼鏡？百步？或是其他的？」

乖乖，小妞口中的蛇，皆絕毒無比，聽得小三子頭皮發炸，直冒鷄皮疙瘩。

阿坤神色自若的道：「咱家要吃錦蛇。」

小妞嬌笑道：「毒蛇才好吃，越毒越佳。」

馬少坤堅持己見：「本公子偏好大錦蛇。」

「幾斤？」

「一斤十六兩。」

「紅燒？清炖？」

「乾炸。」

「要湯嗎？」

「八珍湯。」

這不是點菜，是暗語，是在開封時獨行秀士牛人俊告訴他倆，跟天橋一條蟲牛人豪連絡的方法。

小妞聽到這裡，花容立變，親切的招呼一聲：「請兩位貴客少待，馬上來。」

輕擺柳腰，姍姍而去。

很快就來了。

來的並非乾炸錦蛇、八珍湯。

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四十來歲年紀，白白胖胖的，腰裡繫着一條白圍巾，頭上戴着一頂白帽子，掛着一臉彌勒佛式的笑容，活像是一位道道地地的生意人，正是天橋一條蟲牛人豪。

* * *

牛人豪先沒開口，將二人恭謹的引至後面的一間密室，關起房門後始正容說道：「區區牛人豪，兩位想必就是名震江湖的馬公子與張少爺吧？」

馬少坤道：「咱家馬少坤，三俠可以叫我阿坤。」

張三元道：「我是張三元，大家都喜歡叫我阿三，小三子。」

三俠牛人豪道：「歡迎兩位光臨北京，比預期的還要早一些。」

阿坤道：「張叔、阿芳、大掌櫃他們到了沒有？」

「天橋一條蟲」牛人豪道：「該來的差不多都來了。」

小三子思親心切，忙道：「我爹呢，快請出來一見。」

牛人豪搖頭道：「他們都到城裡去了。」

「城裡那兒？」

「百珍齋。」

「幹嘛？」

「開會。」

馬少坤神色一緊，道：「可曾籌得一條把胤禎拖下金鑾殿，讓陳閣老的兒子當皇帝的奇策妙計？」

三俠牛人豪的臉色突然變得嚴肅起來，道：「胤禎高臥紫禁城內，身邊高手如雲，他自己本身也技深若海，想刺殺他談何容易。況且，就算行刺成功，同樣問題重重。」

張三元道：「還有甚麼問題？」

牛人豪道：「雍正死後，誰敢保証陳閣老的兒子弘曆一定能夠接位登基，這事牽涉到愛新覺羅氏帝位傳承的律條，也與文武大臣的好惡親疏有關。非本會單方面所能完全掌握，必須廣搜資料，多方面循序漸進，一點也急不得。」

阿坤忽發奇想，道：「能有人打入宮中就好啦。」

「天橋一條蟲」壓低了聲音，道：「已有人卧底紫禁城。」

「幹甚麼的？」

「一名太監。」

「能接近狗皇帝嗎？」

「能，送了不少財帛，買通了總管太監，最近才調到御書房去。」

阿三興奮的說：「好極了，在雍正的身邊安排上一個人，隨時都可以把他幹掉。」

牛人豪道：「這人的主要任務不是行刺，而是搜集有關帝位傳承的資料。」

馬少坤道：「可有訊息傳出？」

「還沒有。」

「可靠嗎？」

「絕對可靠。」

「是那一位？」

「此人本名年貴，加入本會後改為牛人貴，淨身入宮當了太監後叫阿貴，是大將軍年羹堯的第三子。」

年羹堯官拜大將軍，是鐵老虎的二師弟，雍正的二師兄，為清廷立了不少汗馬功勞，尤其是擁立胤禎為帝的大功臣，阿坤、小三子做夢也想不到，他的兒子居然會加入反清組織日月會。

而且，甘願自閹，當了太監，怎不叫人嘖嘖稱奇？

張三元道：「阿貴為何要這樣做？」

牛人豪道：「為了報仇。」

「報甚麼仇？」

「雍正下令殺了他大哥年斌，二哥年富。」

「年羹堯沒死吧？」

「雍正寡恩薄情，唯恐他接位登基時的那些見不得人的醜事留傳後世，決心殺人滅口，先將年大將軍連降十八級，貶為一個守門小卒，然後找了一個藉口便拖出去斬了。阿貴就是為了這個緣故，才加入本會，藉自閹混進大內去。」

無敵公子不解道：「阿貴怎能逃得此劫。」

「天橋一條蟲」道：「大將軍戎馬倥傯，年貴從小就寄養在一位叫王涵春的夫子家中研習經書，外人並不知道年家還有他這一條根。」

小三子唉聲歎氣的道：「唉，可惜是一條發芽的根，生不出兒子來。」

阿坤氣忿不已的道：「胤禎這個狗皇帝簡直無情無義，年羹堯對他忠心耿耿，竟落得如此悲慘的下場。」

牛人豪跺一跺脚，道：「年大將軍充其量不過是個大臣而已，雍正豺狼其性，蛇蠍其心，連他自己的兄弟也不放過，逼得八阿哥、九阿哥、十四阿哥等皆淪落街頭，走投無頭。」

阿三道：「八阿哥現在幹甚麼？」

「沿門乞討。」

「甚麼？皇上的弟弟當乞丐？」

「胤禎還給他改了一個名字叫阿其那。」

「阿其那？蠻好聽的嘛。」

「不好聽，阿其那滿語的意思是『豬』！」

馬少坤道：「九阿哥的情況怎樣？」

牛人豪道：「眞是難兄難弟，九阿哥也淪為乞兒。」

「沒有改名字吧？」

「改了，叫塞思黑。」

「甚麼意思？」

「狗！」

小三子怒不可當的道：「可惡，胤禎這個混蛋，頭頂生瘡，脚底流膿，簡直壞透了，不知十四阿哥的處境如何？」

牛三俠道：「稍微好一些，在紫禁城內御花園中當園丁。」

阿坤精神一振，道：「能否跟他接上頭，十四阿哥說不定可以助咱們一臂力。」

「天橋一條蟲」沉重的搖搖頭，道：「這事恐會落空，十四阿哥風聞已經瘋了。」

阿坤與小三子跟十四阿哥頗有淵源，張勇、馬千里都曾在他手下為官，聞言不由皆心頭為之一沉，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憤懣。

牛人豪起身道：「兩位請坐，待牛某親手弄兩碗蛇肉來嚐嚐。」

馬少坤不假思索，立道：「謝了，咱家對蛇肉沒興趣，想現在就告辭。」

「去百珍齋？」

「不，想去逍遙宮、神風堡，先把萬里長、赫隆納這兩個老匹夫解決掉，然後再集中全力對付狗皇帝就省事了。」

* * *

逍遙宮在西郊門頭溝。

哥兒倆剛剛離開天橋，距門頭溝還遠得很，便被人喊住。

是鐵蓮花。顯得略微清瘦一些，愁眉不展，無疑乃心情鬱悶使然。

自然而然的，大家都想到黃河邊上，黃土崗上，差點被阿爾巴德强暴那檔子事，彼此都覺得有些兒尷尬。

默然半晌後，阿坤始道：「阿花，妳回來多久了？」

鐵蓮花面無表情的道：「已經好幾天。」

小三子道：「那天一早，我們本來要去找妳，怎麼畫舫忽然不見了？」

阿花道：「那晚，一回到船上，我娘便下令開船，意思就是不願小妹再見到兩位。」

馬少坤道：「開到那裡去？」

「濟南。」

「這樣也好，妳們母女正可利用這個機會，認眞的溝通一下。」

「事實恰恰相反，我娘一句話也沒有說。」

「她在幹嘛？」

「哭。」

「妳呢？」

「差不多也是在哭泣中渡過。」

不是嗎，眼圈還是紅的，聲音顯得有些沙啞。

小三子道：「返回北京以後，那個老色鬼阿爾巴德有沒有再來找公主？」

鐵蓮花搖搖頭，表示沒有。

「我覺得妳應該主動的找妳娘談判，甚至攤牌。」

「攤牌甚麼？」

「直截了當的要求妳娘，叫她斷絕跟老色狼的一切關係。」

「回到龍鳳宮後，我說過。」

「公主如何作答？」

「始終一言不發。」

小三子暗中臭罵道：「哼，本性難改，大概無藥可救，離開男人就活不了啦。」

馬少坤道：「阿花，妳自己究竟作何打算？」

鐵蓮花道：「阿坤哥是指那件事？」

「要不要咱家依照妳爹的遺言，殺了妳娘？」

「這……」

「這事非常重要，妳一定要表明態度。」

「不要，我絕對不同意。」

「假使本公子堅持己見怎麼辦？」

「我會翻臉！」

這話說得很認眞，態度堅決，毫無商量的餘地。

阿坤沉吟一下，道：「妳既然這樣說，咱家就決定放手不管了，由少宮主自己去處理吧！」

小三子道：「將來百年之後，在九泉之下見到鐵老怪時，亦請代為解釋，可別怪我們言而無信，說話不算話，未遵照他的遺言辦事。」

鐵蓮花道：「這一次的風波，對我娘打擊很大，應該已經看清楚了阿爾巴德醜惡的嘴臉，我相信她老人家會斷絕和他來往的。」

張三元冷言冷語的道：「斷不斷絕都沒有關係啦，反正這個老混蛋馬上就要死啦。」

阿花一揚柳眉兒，道：「兩位是專程為追殺阿爾巴德而來？」

小三子神采飛揚的道：「還有更精彩，更熱鬧，更轟轟烈烈的大事要辦。」

鐵蓮花聽得一楞，神色緊張而又亢奮的道：「還有熱鬧精彩的大事要辦？」

四皇子弘曆乃漢人之子，日月會企圖刺殺雍正，將弘曆推上金鑾殿的計劃，是極端機密的事情，阿坤生怕小三子嘴快溜出去，告訴身為胤禎外甥女的鐵蓮花，忙搶先道：「阿三嘴上沒毛，說話不牢，別聽他胡吹八扯，實際上也沒有甚麼大不了的，除阿爾巴德之外，我們至少還要幹掉好幾個人。」

「都是那些人？」

「逍遙宮主萬里長，與張忠、魏義。」

「還有誰？」

「神風堡主赫隆納，以及神龍隊長巴賽克。」

「就這麼多？」

「另外還有丐幫幫主神丐常青欠一條手臂未討。」

阿三這時也省悟到，自己差點說錯話，補充道：「阿花，這些人都是妳爹的仇家，我們此番北上，就是為鐵老怪辦事，妳等着看熱鬧吧，一定會把北京城鬧得鷄飛狗跳，天翻地覆。」

馬少坤道：「但不知赫隆納、萬里長這兩條老狗，是否已葬身黃河？或者在不在京城？」

（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石不全為了利用君不畏押鏢銀，知道他嗜豪賭，投其所好，用自己的手下偽裝富商伴賭，吃喝玩樂盡在賭坊後院內，君不畏也想利用押鏢之便，希望從海道上遇到田九旺而擊殺之，故答應石不全的要求，他知道這個黑道梟雄的手段詭詐、吝嗇，查出富商是假冒的，故從中詐取賭坊五千兩白銀，然後和包震天離開賭坊，跨上鏢船，和跨海鏢局的人放船出海了……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辛棄疾・文　可飛・圖

浪子出馬

探索魚山島遭困　施用攝魂法催眠

苗小玉十分明白，君不畏必定對田九旺有大仇大恨。她嘆口氣，道：「好嘛，這件事我不插手。」

君不畏淡淡一笑，又伸手拉住苗小玉，道：「對不起，我愛上妳。」

苗小玉一笑，道：「還沒有人愛過我，你算是第一位，我反而高興。」

君不畏道：「妳應該生氣的。」

苗小玉道：「你不是喜歡輸銀子嗎？我這是和你一樣的反常呀，嘻……」

「哈……」君不畏大笑着。

苗小玉道：「你也早些睡吧，包老爺只怕早就睡了。」

苗小玉扭着柳腰往後艙的後艙門走回去了。

君不畏却木然的站在艙門口不動。

如果這時候能看清他的面，這人必定嚇一跳，因為君不畏的雙目中充滿了血紅的恨芒……厲鬼才有他的那種眼神，怪嚇人的。

* * *

這一夜海面上平靜得異乎尋常，連一個漣漪也不起，快船就好像行駛在一片巨大的鏡子上似的。

天快亮的時候，君不畏正抱頭大睡，突然間他的身子不由自主的滚起來了。

君不畏是在那張安放在艙中央的矮桌子震醒的。

他撐臂而起，只見包震天吃驚的雙手抓牢矮桌不放手。

「怎麼了？」

包震天道：「怕是天氣要變了。」

君不畏道：「外面好像是晴天呀！」

包震天道：「大海與陸上不一樣，大海上出現大浪，天就快變壞了。」

君不畏道：「大浪來了，這船……」

包震天以手示意，君不畏立刻住口不言。

君不畏也知道，行船人忌諱多，船上不許亂說話。

他這才露出個笑意，却不料快船突然一個大傾斜，君不畏幾乎又要滚動了，所幸他抓得快，抓住矮桌不放手。

便在這時候，艙外面傳來小劉的呼叫聲：「快出來幾個活的，落帆一半啦。」

不旋踵間，前艙奔出來七八個漢子，打着赤脚去落帆，有人還大聲叫：「看吶，烏雲從南邊過來了。」

這時候才發現附近另外兩條快船也落了半帆，快船立刻緩慢下來。

小劉在船尾掌舵，他忽然指着苗剛那條快船上，大叫：「有信旗掛上了，是叫咱們多加小心。」

苗小玉從後艙出來了，她小心的來到君不畏那艙門口，道：「君先生，包老爺子……」

包震天道：「苗姑娘，遇上這種天

氣，咱們大伙多小心，妳就不用為我們費神了。」

君不畏道：「苗姑娘，快回去吧，浪起了，艙面上很危險的。」

苗小玉道：「你們也不要隨便走動，需要什麼，只要呼叫就可以了。」

君不畏道：「苗姑娘，我們知道，妳快回艙去吧。」

苗小玉急匆匆的又折回後艙，立刻把艙門緊緊的關了起來。

小劉在船上大聲的吼叫，紮帆、繫桅杆，還要叫兩個漢子把吃的先分送到後艙來。

就在一陣折騰之後，當頭便是一陣黑風刮過來，那快船不聽使喚的直往大浪裡撞……

「啊！」

這時候舵也不管用了，一個大浪，船面上的人全都成了落湯鷄。

當海水自船面又滑入海中時候，快船就好像上了天，人們抬頭看，天啊，另外兩條快船就好像在山谷裡一般……

於是又一巨浪掀過來，小劉這條快船一落千丈到山谷，再看另外兩條船，我的乖，兩條船被托上了半天空。

這時候船艙中的人就慘了。

船上升，人們的心就像塞了個石頭般不舒服，船下沉，又好像往十八層地獄落，那份痛苦就甭提了。

君不畏雙手抓牢矮桌子，他老兄還雙膝盤起來，雙目一閉運功來了。

包震天就不一樣，橫躺在那兒抱緊桌腿隨它搖吧。

* * *

雨越下越大了，中間還夾着雷電，這時候任誰也難吃進東西。

「跨海鏢局」的三條快船就在這旋風大浪中像三個被撥弄的不倒翁似的東倒西歪，有幾次幾乎撞在一起。

那苗剛單臂抱住後桅，大聲吼叫着指揮快船往開駛，太近了會撞船，萬一撞中就慘了。

副總鏢頭羅世人帶傷指揮，已是精疲力盡了。

君不畏發覺艙內進水，却不知水從什麼地方進來，他一驚之下睜開眼睛四下看，包震天正在用布往船艙一角塞堵，想是船艙被海浪壓破了。

有些節奏的「轟」聲，一波一浪的壓在船上，也一濺而滑入海水，緊接着巨浪排山倒海似的兜頭襲上船艙，引起船上幾個合力掌舵大漢的吼叫聲。

小劉便大叫：「繩子拴牢呀，小心被浪沖入海中。」

也傳來船桅附近的聲音：「小劉呀，桅杆撐不住了，怕是要斷了。」

這時候再看海面上另外兩條快船，早已不見踪影，但見巨浪從天而降似的發生巨大的吼聲，然後帶起浪花一片煞白，發出「花」的一聲嚮，這時候如果有人說「海是詩人的樂園」這樣的話，這個人一定是瘋子，不知死活的瘋子。

* * *

快船折騰到快天黑了，沒有人吃下半口飯，而海上的大浪却更見凶猛。

苗小玉不只一次的拍着後艙門，她要大伙出盡力氣，設法保住這條船。

苗小玉也隔着艙板呼叫君不畏，千萬別往艙外走。

這時候她還在關心君不畏的安危，倒令君不畏多少有些感動。

就在這時候，快船被一個巨浪又送到半天空，浪頭上還未開始往下落，猛古丁傳來卡察一聲暴响。

「桅杆斷了！」

「轟！」

眞不幸，桅杆砸在船艙上，便也立刻傳來幾聲淒厲慘叫聲。

「哎唷！」

「有人掉下去了。」

「穩住呀，別亂動。」

小劉又罵又吼，君不畏抹去臉上海水自艙頂伸出頭來看海面，他吃一驚，只見漫天都是大浪，小船就像在水晶宮一般。

桅杆把後艙砸破，前艙尚完整，混亂中傳來是黑妞兒聲音，道：「快來人呀，小姐壓在艙裡了。」

這時候任誰也難動一下，君不畏聽得清，但那桅桿壓在後艙頂，一時間他拖不動。

黑妞兒也發現君不畏了。

君不畏正把半個頭自破艙頂伸出來，一副落湯鷄的樣子。

「君先生，我家小姐壓在裡面了。」

君不畏又見船被托上天，他雙臂運力，要在船往下落的時候去推開斷桅，只可惜他托了幾次未成功，那面，黑妞兒急得掉眼淚。

包震天似乎嚇呆了，他仍然在艙內亂堵塞，有什麼用，海水自上面灌進來了，包震天早已全身濕透了。

君不畏大聲喊：「苗姑娘！苗姑娘……」

也許浪聲太大，沒有苗小玉的回聲，君不畏把頭又縮回艙內，立刻被海水當頭澆下來，便也澆得他清醒不少。

君不畏見包震天在盲目的堵漏，他沉聲道：「包老爺子，沒用的，你歇着吧，我來想辦法。」

包震天似乎沒聽見，仍然在堵……

君不畏坐下來，他面對那道厚厚的隔板，運起內力，力貫雙臂，突然暴喝一聲：「嗨……」

「卡……」厚厚的隔板被他一掌擊破，引得包震天回頭看，不由大叫：「你嫌死得慢呀！」

君不畏撥開破板看，苗小玉被壓在矮桌上，海水澆濕了她的頭髮，她

似乎頭往後面偏。

「苗姑娘！」

君不畏伸手去拉苗小玉，可惜苗小玉難掙扎，這時候包震天才看見苗小玉危險了，他也爬向破板邊，道：「先摸摸還有氣嗎？」

君不畏探手摸，點點頭，道：「要快把她救出來。」

黑妞拭着淚道：「君先生，咱們合力把桅杆推開吧，晚了就救不活了。」

君不畏拍拍黑妞，道：「妳平日看來力氣大，兩個男人也打妳不過，對不對？」

黑妞道：「君先生，你這時候說這幹什麼？」

君不畏道：「妳有力量爲何不在這時候使出來？我幫妳把桅杆推開。」

黑妞咬牙，道：「我試試！」

君不畏又對包震天道：「包老，你的手腳要快，我二人把桅杆抬起來，你就把苗姑娘從下面拖出來。」

包震天點點頭，他雙手拖住苗小玉的腳踝上。

君不畏冲着黑妞兒點點頭，道：「我喊一二三，妳就用力的頂。」

黑妞把肩移在桅杆下方了。

君不畏大聲吼：「一二三……扛……」

黑妞發出「哎！」的一聲叫，君不畏拿背往上頂。

船晃得太厲害，他二人頂了三次才見包震天把壓在下面的苗小玉拖出來。

「哇！」一口鮮血吐出來了。

鮮血是黑妞兒吐的，她用力過急又猛，忍不住口一甜吐出一口血來，也算力氣使盡了。

君不畏抱住苗小玉，他仔細一探，也算幸運，有幾塊木板墊着，未曾全部壓住苗小玉，可也撞得她昏了過去。

君不畏先是以掌在苗小玉胸前推宮活血，這時候還管什麼男女有別非禮勿「摸」，他不但摸，還揉着，而且不時的用力揉。

有人說應該以眞氣自背上貫入，那個效果就太小了，這是什麼時候，巨浪濤天，船快完蛋，那有時間再去磨。

苗小玉被君不畏一陣揉搓，君不畏不能毫無反應……他的反應是身上漸漸熱起來了。

苗小玉果然是一位貞烈女子，君不畏一摸便知道。

君不畏正自爲苗小玉吐眞氣急推拿的緊要時候，外面有人大叫：「不好了，船歪了。」

船在這時候歪，怕是快沉了。

君不畏心急了，他要把苗小玉交給黑妞了。

黑妞還在大喘氣，沒昏死也算不錯了。

「黑妞兒，快抱緊妳家小姐。」

「你呢？」

「船歪了我去看看。」

他把苗小玉往黑妞懷裡一放，頭又伸到艙頂外，果見七八個人圍在小劉一邊相互抱得緊極了。

君不畏再看斷桅杆，只見桅杆倒在後艙頂正往一邊歪，他立刻明白，這是因爲桅杆太重，壓得船身一邊斜。

君不畏抓牢艙門大聲喊：「小劉呀，我過來了。」

掌舵小劉高聲道：「君先生，船要沉了，你快找木板抱起來，落海以後有得救。」

君不畏道：「小劉，你們小心聽我的，咱們合力把這斷桅推落海裡去，船不會沉的呀。」

小劉指指船桅底部，道：「君先生，桅杆有一半還連在那裡，你看怎麼辦？」

原來桅杆並未完全斷掉，難怪幾個大浪之後桅杆仍然連在船上面。

快船的桅杆比船還長，斷裂處距離船面四尺半那麼高下，四根繩子再加上破帆，一時之間大海怎麼打得斷桅脫離船身。

快船隨浪擺又晃，漸漸往左面壓，再有幾個大浪，這條船非翻沉海中不可。

君不畏見天色也快黑了，七八個大漢擠在船尾沒辦法，浪高十丈沒有人敢移動。

君不畏用力看看海面上，只見他突然在船往浪頭升的時候，平飛而起，三丈外他先抱住斷桅杆，這動作嚇得小劉幾人大聲喊。

「小心被壓住呀！」

君不畏那有說話時間，他抬手疾揮，電光閃掣，破帆與繩索當先被風刮得隨浪往海裡漂去。

君不畏抖抖衣袖出力疾劈，他一共狠劈七刀，暴抬腿把斷桅踢落大海裡，却也正是船自高處往下沉的時候。

快船這刻又平穩多了，小劉第一個大聲喊叫：「君先生，眞有你的。」

君不畏接過拋來的繩子，小心的又躍到後艙邊，已聽得破艙中有苗小玉的聲音傳出來。

君不畏走進後艙，只見苗小玉身手去拉他。

「謝謝！」

苗小玉落淚了……其實苗小玉的全身也早已濕透。

君不畏道：「妳醒來就好了。」

苗小玉掙扎着要起來，她只挺了一半便倒入君不畏的懷中了。

君不畏摟住苗小玉，水濕的衣褲很光滑，苗小玉那一身光滑却也引不起君不畏的幻想。

這時候生死關頭，什麼七情六慾早就不存在了。

「妳傷在那裡？」

「我被撞昏卡在桌面上，多虧你出手救……」

君不畏道：「我能不救嗎？同舟共濟呀。」

苗小玉看看君不畏，她激動的雙目見淚，也感動的採取主動，她手攀君不畏脖子，送上個芳香的吻。

君不畏沒有拒絕，他安慰的回吻，這時候一邊的黑妞兒開口了。

「你們吃些東西吧，一天了，都沒吃什麼。」

她遞來兩塊肉乾，還有兩個滷蛋。

君不畏接過來，他分了一半給苗小玉。

當他吃了些東西伸頭看，海面上除了白浪花之外，呼嘯的風刮得海面一片漆黑。

苗小玉又哭了……

君不畏拉過包震天，道：「老爺子，依你看另外兩條船會不會……」

包震天道：「這樣的大浪我也是頭一回見到，這情形只怕那兩條也不樂觀。」

苗小玉「哇」的一聲哭得聲音更大了。

苗小玉再是英勇，這時候也免不了現出女兒態，她哭得十分傷心。

君不畏嘆口氣，道：「這樣的天氣要幾天？」

包震天道：「且等天明才能知道。」

君不畏伸頭往外再看，他發現前面艙裡也有人在，只是出不來，船尾擠了七八人，大伙輪流在掌舵，這時候正是危險時候，如果舵掌偏，船往浪裡打橫，大浪壓下來船就完了。

君不畏不懂這些，他見這幾人抓着繩索纏腰間，隨着快船直瞪眼。

這些人大概也一天沒吃東西了。

「黑丫頭。」

君不畏拉過黑妞兒急急的問……

黑妞走過來，道：「君先生……」

君不畏道：「還有吃的嗎？」

黑妞道：「滷蛋大餅還有些，君先生你還要吃？」

君不畏道：「統統快拿來。」

黑妞把個油布包取來，君不畏接過來便把苗小玉扶在一邊，他對外面看看。

「我出去一下。」

苗小玉道：「是的，船尾的人一定餓了。」

隔着個小桅杆，君不畏抓緊落下來的帆，急急的把油包送到船尾。

小劉等見君不畏冒險過來，齊聲大叫「小心吶！」

君不畏把吃的分送各人，他只對大伙說了一句話：「辛苦了！」

說完他又回身走，一個大浪又壓上了船。

「花！」

「小心吶！」

大浪消失海中了，船面上不見君不畏的人，這一下大伙驚慌了。

「君先生，君先生掉進海裡了呀。」

後艙中苗小玉就要往外衝，却被黑妞用力抱住不放手。

「放開我，放我出去呀！」

苗小玉拚命掙扎，一邊的包震天說話了。

「苗姑娘，海上這麼大的浪，天又那麼黑，妳出去又有什麼用。」

「我不要他死，我要找到他。」

包震天道：「行嗎？這是命，咱們只有認命。」

「我要出去。」

便在這時候，又有人高聲大叫：「嗨！君先生沒有掉進海裡，他是被布帆捲住了。」

小劉立刻大叫：「君先生，你嚇壞大伙了。」

苗小玉也聽到了。

她破涕一笑，便伸出頭來看，果然，君不畏正一寸寸的往這邊移動，布帆有時候遮住他的臉也會蓋住他的身子。

包震天找到一根繩子，他拋向君不畏，別看只不過三丈不到，想過來還眞冒險。

只不過君不畏很會看形勢，一把抓牢繩子往腰上纏，縱身便到後艙門，匆忙的鑽進艙裡了。

苗小玉「啊」了一聲，一頭鑽進君不畏的懷裡了。

「你嚇死我了。」

「我還不打算就此死掉。」

「你若死了，我也不打算活了。」

「我更不打算死了。」

「嗯！」苗小玉抱得君不畏更緊了。

船也搖晃得更厲害了，因爲有幾個巨浪幾乎把船吞噬掉，所幸三個大漢冒死推動船舵。

＊　＊　＊

天色更黑了，黑得叫人幾乎忘了太陽是個什麼樣子。

就在大伙哭天不應的時候，快船上有人大聲叫：「哎唷，前面是山吶。」

僅僅只是這麼一句喊，快船「轟」的一聲不動了。

船雖然不動，但海上的巨浪仍然不放過，一個接一個的大浪壓上快船來，大伙用力看，啊，這兒竟然是個橢圓形孤島，快船被浪衝得卡在礁石上了，這光景一時間是不會翻船了。

＊　＊　＊

小劉等幾個大漢爬到船頭用力看，有人大聲叫，道：「是個荒島呀！」

有人更指着大海，道：「海上不見咱們的船了。」

海上早就不見鏢局快船了，這種風暴，再大的船也吃不消。

＊　＊　＊

天黑的時間很長，當天空透出一片灰白時候，大伙只覺得已有一個世紀長。

天總算亮了，海上的風雖仍大，

但浪小多了。

小劉立刻把人集合一起，眞幸運，船上十一個人都在，只不過有三個受過傷的人，如今被海水泡浸，傷處泛白，痛得他們齜牙咧嘴。

包震天就不住的吸大氣，他背上受過傷，剛結好的疤又落了。

有人把吃的弄齊全，至少先把肚皮塡飽。

這條快船好像已有幾處破裂，所幸船殼完整，主桅斷了，只有後邊一根小桅杆。

苗小玉找來小劉，問道：「你有什麼主意？」

小劉指指荒島，道：「大小姐，先着人到這島上去瞧瞧，也許另一邊有人家。」

苗小玉道：「如何上岸？」

小劉道：「那得等浪小風停才能上岸。」

突然間，有人叫起來。

「有人往這兒奔來了。」

大伙一齊往島上看，嗨，還眞有人往這兒跑，一共是三個人，雖然來人個子不高，却也看不出是男人還是女人。

君不畏直視一眼便笑了，道：「三個全是女人。」

是的，三個人拖着長髮蓬鬆的好像要飛起來似的，那身段與姿態，一看便知道是女人。

島上三個女人跑得快，刹時間到了岸邊礁石上，這三個女人大聲叫，風大，聽不清那三人叫什麼。

小劉站上船頭，道：「喂，我們的船不能動了，快去把島上男人都叫來，幫我們個忙呀。」

他站的是順風的，喊的話島上三女都聽見了，只不過三人一齊在搖手。

小劉可急了，他看看船，還好是擱在淺沙灘上，就是沒有碰在左右礁石上。

他回頭道：「咱們先上岸吧，且等風小浪消，咱們有希望慢慢把船駛去海上。」

苗小玉明白，小劉的海上經驗好，他說的一定準錯不了。

她點點頭，道：「小劉，咱們怎麼下船？」

小劉道：「若論水下功夫，咱們這裡都是一流的，這麼辦，看那一位自願帶根繩頭游上岸。」

「我去吧，至少我比你們躍得遠。」

大伙一聽回頭看，君不畏已在挽衣衫了。

苗小玉上前，道：「不，君兄，這是我們的事。」

君不畏道：「也是我的事。」

他取根繩子繫腰間，看看右面的礁石四丈遠，只見他雙臂一張，長身就是兩個大空翻，人在中途，船上已有人大叫一聲：「好！」

君不畏落脚在礁石上，把繩子又拉長，騰身又往近岸的礁石上躍去。

他成功了，當他往岸上飛撲時候，冲擊來的大浪那麼巧的自礁上捲向岸。

君不畏到岸上了，只見三個赤足女子往他奔來，君不畏發覺，這三個女子還眞美，怎麼了？這個島上難道出美女呀！

君不畏正欲打招呼，從半坡林中又奔來一個女人，這個女人手上還提着一把彎刀，好鋒利的彎刀。

這女子身法眞快，幾個箭步便撲到岸邊來。

她把彎刀猛一掄，對三個女子大聲吼：「眞大膽，竟敢跑到海邊來，想逃走不是。」

三個女子嚇得擠在一起，那握刀女子又吼：「滾回洞裡去，惹火了我便殺你們。」

三個女子立刻拚命也似的往半坡上奔去，君不畏便在這時候到了握刀女人面前了。

他看那女人手上的刀，笑了道：「妳是……」

那女人一見君不畏立刻變了樣，把刀倒提吃吃笑，道：「喲，原來是個年輕漂亮漢子呀。」

君不畏道：「年輕是眞，漂亮沒有啦。」

那女人再看海邊，礁石中擱淺一條船，她又是一聲笑，道：「你是從船上下來的。」

君不畏道：「我不是天上掉下來的。」

那女人呵呵笑了，她笑起來還有些媚，滿口的牙齒就好像白玉一樣閃光亮。

「你這人眞有意思。」

她指指船上，又道：「船上還有多少人？他們好像在等你救他們了。」

君不畏腰上纏着繩，聞言忙找了一塊大石頭把繩子繫好，這才對船上吼叫道：「上岸了。」

船上開始有人往下跳，他們抓着繩子往岸上游，一個接一個向的游上了岸。

提刀女人吃吃笑，道：「十一個呀！」

君不畏道：「苗小姐與黑妞怎麼不下來？」

小劉還未開口，包震天道：「君老弟，苗姑娘說了，船上有東西，她與船共存亡，所以咱們得盡快設法，等天一好轉，咱們慢慢把船開離。」

君不畏道：「說的也是。」

那提刀女子看看每個人，他笑對君不畏道：「喂，你叫什麼名呀。」

君不畏道：「我呀，我叫『卜拉粗』……」

那女人吃的一笑，道：「什麼了？你叫摸了粗？哈……」

她眞會想，聯想到男人的東西上面了。

可也對，君不畏也是這意思。其實這有兩個意思……拉粗就是摸了粗，君不畏的意思是妳這女人別惹我，我發了脾氣就是摸了粗……揍人……

他見這女人剛才對付那三個女人的架式，便對這女人產生了厭惡感。

小劉走過來，對那女人道：「請問，這個島的名字叫什麼？」

那女人上下看了小劉幾眼，道：「魚山島。」

浙江外海是有個魚山島，聽說田九旺的根就在這個孤島上，那麼……

小劉心眼靈活，他一把拉過君不畏，走到五丈外，神秘的道：「君先生，咱們誤打誤撞加上老天開玩笑，把咱們送到個好嚇人的島上來了。」

君不畏道：「這海島什麼地方嚇人？」

小劉道：「島不嚇人，島上的人嚇人吶。」

君不畏道：「就憑那個拿刀女人？」

小劉道：「我不說你不知道，我要說出來你嚇得慌，君先生，你知這兒住的什麼人？」

「誰？」

「就是那橫行東海十多年，與太平軍有牽連的大海盜田九旺呀！」

君不畏雙目一亮，兩道劍眉斜上挑，道：「怎麼說？」

小劉道：「大海盜田九旺的老巢在此呀。」

「哈……哈哈哈……」

君不畏笑起來了。

小劉道：「君先生，我知道你的本事大，可是田九旺也非泛泛之輩，他的手下能人多，咱們一共幾個人，有道是惡狠也難抵衆犬咬，我看咱們要完了。」

君不畏道：「小劉，你別怕，我就是踏破鐵鞋要找這田九旺，要由我說田九旺要完了。」

便在這時候，只見那提刀女人大聲叫：「喂，你二人在那兒嘀咕甚麼？」

君不畏拍拍小劉，道：「別驚慌挺住氣，你且看我來對付這女人。」

他笑呵呵的走向那女人，道：「這個島是魚山島呀，我忽然想起我一個遠方親戚了，聽說他就是在這魚山島上開創個什麼幫呀。」

那女人一瞪眼，道：「卜拉粗，你的親戚叫什麼？」

君不畏心想，這女人認定自己眞叫卜拉粗了，那就卜拉粗吧。

他吃吃一笑，道：「我的娘舅家姓田，我有個遠房老表侄子的親舅，他的名字好像是叫……田九旺吧。」

他見這女人面皮緊，遂又道：「大嫂子，這島上可有這個人？」

那女人沉聲道：「田九旺到底是你什麼人？」

君不畏道：「我不是說了嗎，認眞的說，他應該是我大舅家的大舅，舅的舅舅，妳說我該怎麼稱呼他。」

女人嘿嘿笑，道：「什麼亂七八糟的，莫非你在開什麼玩笑。」

君不畏一本正經的道：「妳帶我去見我這位拐個彎的老表舅，我提幾個名字他一定知道。」

那女人叱道：「你見不到他。」

「爲什麼？」

「他不在，我老實對你說，田九旺是我們這兒當家的，我可並未聽說他還有個你這樣的親戚。」

君不畏道：「妳若不相信，我在島上等。」

只這兩句話，那女人由不相信轉而半信半疑。

她看看上岸的人，道：「你們是那兒來的？」

君不畏道：「小風城。」

那女人道：「喲，三百浬外的閩粵交界海邊小縣城呀。」

君不畏道：「大縣呀。」

那女人嘿嘿一笑，道：「我們當家的押着一批銀子往北去了，山東那面有捻黨，我們當家插一腿，大概再有五七天便會回來了。」

君不畏道：「我們等。」

那女人吃吃笑，道：「好哇，你們這就跟我來。」

她當先往半坡走，矮林子並不密，怪石嶙峋倒嚇人。

半坡上有個小徑往橫裡延伸，走的人沒有一個開口說一句話的。

已經走過大半個山坡了，怎麼仍然不見有屋子。

小劉暗地對君不畏道：「君先生，咱們不能待太久，想辦法把船弄到海裡，船上還有白銀二十萬兩吶。」

君不畏道：「船上還有苗姑娘與黑妞兩個人。」

小劉又對包震天，道：「包老，咱們運氣不錯，田九旺竟然不在島上。」

包震天道：「別多話，我信得過君老弟。」

一行人走到一處懸崖邊，然後發現十幾個女人奔上來，有三個身上揹着娃兒，兩個娃兒在吃奶。

君不畏看得一驚，怎麼當海盜都把家眷帶來了，這倒是令人奇怪的事情。

君不畏打橫一看，剛才海岸邊的三個美女人也站在另一端，三個人臉上無表情，雙目均是痴呆狀。

君不畏已想到，這三個女人必然是在海上被田九旺擄來這島上了。

那女人說得一口寧波話，她高聲對衆女人作介紹，吾儂啊啦的拍着君不畏說着，引得幾個女人吃吃笑了。

君不畏也笑，他笑得當然開心。

一個說謊的人，當他的話被人相信以後，當然會開心，所以君不畏還大笑。

那女人道：「你們跟我來吧，你們衣衫全濕了，要烤烤乾呀。」

她把這批人領着往一處大山洞中走，那山洞還眞的深，君不畏用步量，總有個三幾十丈那麼長。

火把插在石縫上，那女人指着洞中一邊的柴薪，道：「弄了火你們烤衣服，我去給你們拿吃的。」

她走了，而且走得很快。

只不過當她走到那山洞口時候，回頭哈哈一笑，但聽得「轟通」一聲响，嗨，洞門口被好粗的鐵柵給堵住了。

那女人站在鐵柵外大笑起來了。

「哈……」

君不畏第一個衝到洞口，他沉聲道：「喂，妳這是在幹什麼？」

那女人以刀指着君不畏，道：「你是我們當家遠親？」

君不畏道：「錯不了。」

這時候他只有硬着頭皮扯謊了。

那女人冷冷道：「我當家是個孤兒，他闖了一輩子才有今天這片基業，他可並不會說過有你這一遠親呀。」

君不畏道：「我等他回來呀！」

女子吃的一笑，道：「所以我把你們囚起來。」

她再一聲笑，又道：「當然，我也不會餓你們，我這就着人送來吃的，你們升火烤衣吧，哈……」

她走了，而且走得眞輕鬆，口中唱着曲子還帶笑。

君不畏當然火大了，他忿忿的走到洞口，小劉已升火叫大伙圍着烤衣服了。

他們還不知道，這婆娘有多厲害，他找了幾個女人到海邊，想上船發財了。

只不過這些女人沒有一個敢往海浪中跳，近岸的浪比之大海中的浪更危險，萬一頭撞礁石上非死即傷。

船上面，苗小玉伸頭看，她問黑妞，道：「眞奇怪，怎麼咱們的人一去不見了？」

黑妞張望一陣子，道：「來的全是女人，其中那提刀的女人也來了。」

苗小玉道：「是不是出事了吧？」

黑妞兒道：「有君先生同往，不會出事的。」

苗小玉道：「怎麼他們不回來？」

黑妞兒道：「也許他們在同島上的人商量着幫咱們把船修好吧。」

二人正自說着話，岸上面傳來吼叫聲，道：「喂，船上的人聽着，快快下船來，我們給你們備好吃的喝的，下來吃吧。」

苗小玉看看黑妞，道：「我們不下去。」

岸上女人吃吃笑，她變臉色了。

「不下來嗎？那我們上船去了。」

便在這時候，有個婆娘狠下心，道：「田大姐，我們順着他們這條繩子往船上爬，別叫潮水漲船跑了。」

姓田的女人點點頭，道：「對，咱們先上船，上面只不過兩個女人，咱們定打得過。」

五個女人加上一個姓田的，一個個紮緊褲帶拴頭髮，拖鞋甩在沙灘上，頂着大風便往那根繩子上攀去。

姓田的第一個，她後面也有四五個，眼看着就快爬上船，黑妞兒急得直跳脚，苗小玉很想一刀把繩斬斷，又怕君不畏一行回來了難登船。

只這麼一猶豫間，姓田的女人已攀上船。

她橫刀逼退苗小玉與黑妞兒，一邊還吃吃笑，道：「喲，妳這位姑娘好美呀，殺了妳太可惜了。」

苗小玉見一個個爬上船，心中怒，口中甜，道：「這位大嫂子，別那麼開玩笑，我們那些人呢？」

姓田的呵呵笑道：「他們好得很，正在岸上烤衣衫另外還吃着飯，妳們怎麼不下去呀？」

苗小玉道：「妳們上船幹什麼？」

姓田的女子一掄手上刀，冷下臉嘿嘿笑，道：「幹什麼，妳以爲姑奶奶上船幹什麼？」

苗小玉道：「想發一筆財了。」

姓田的女人笑吃吃的道：「老天爺把你們送了來，我若放過會遭天怒的。」

苗小玉反手抽刀，雙尖刀已握在手上了。

黑妞早就舉起鐵棒準備幹，她厲聲道：「小姐，原來這是藏海盜的地方呀。」

苗小玉想到君不畏他們一行，雙尖刀一横，道：「說，你把我們的人怎麼了？」

姓田的女人笑開懷了。

「喲，原來也會用刀呀，這可妙，當家的最喜歡小辣椒，今天我把妳拿住，我們當家的一定高興得睡不着。」

苗小玉道：「妳還未告訴我，我們的人呢？」

姓田的臉上殺機一現，道：「那些人被我招待在一處山洞裡了。」

苗小玉吃驚的道：「你把他們關入山洞了？」

「等我們當家的回來再發落。」

苗小玉道：「妳們當家是那一個？」

「就是那大大有名的田九旺。」

苗小玉聞言吃一大驚，怎麼如此巧，偏就在田九旺的島上擱淺。

黑妞以手掩嘴，道：「大海盜田九旺呀！」

姓田的女人吃吃笑道：「黑丫頭，沒嚇着妳吧！」

另外五個女人手上也提了刀，有個四十多歲黑皮膚的大脚婆娘吼聲如男音，道：「田姑娘，我看這船上一定有銀子。」

姓田的道：「妳怎麼會知道？」

那婆娘道：「我看這船不是打漁普通船，不相信妳們看看上面。」

幾個女人抬頭看，小桅杆上一面小旗幟。

姓田的女人左右仔細看，她吃吃

笑起來了。

「嗨，妳們那個識得字，小旗上繡的可是個『鏢』字？」

五個女人都不識字，也眞難爲姓田的女人，她還能認得那是個鏢字。

有個女人問：「田姑娘，妳說那是個鏢字？妳不是同我們一樣不認識字嗎？」

姓田的女人得意的道：「當年未來海上討生活的時候，我同咱們當家的加上我大嫂同伙計，就在道上攔劫鏢車，鏢車上插有旗，旗上繡了個同上面小旗的字一樣的，所以我比妳們多知道這個字。」

只認得一個「鏢」字，也眞難爲她了。

另一個女人大聲道：「既然是鏢船，咱們今天發財了，出手吧，田姑娘。」

姓田的刀指苗小玉，道：「船上保的什麼鏢？」

苗小玉冷笑一聲，道：「銀子。」

「多少？」

「二十萬兩，就算送妳們也抬不動。」

姓田的女人呵呵笑道：「殺了妳們我們慢慢的抬，抬銀子是不會累的。」

五個婆娘早已瞪眼了，其中一個短髮女人急道：「啊，二十萬兩呀，咱們把銀子弄上岸，當家的回來一定有重賞。」

姓田的女人往苗小玉逼去，她冷冷的道：「看妳長得這麼美，挨刀可惜呀。」

苗小玉未退，她冷然道：「妳很狂。」

姓田的道：「老娘是幹什麼的，老娘幹的就是瘋狂的事情。」

苗小玉道：「妳也一定常殺人。」

「平常極了，也簡單極了，妳馬上就會知道。」

她把刀揚起一半，又道：「妳很美，如果妳不抵擋，如果妳放下手中刀，我保妳在島上過日子。」

苗小玉道：「那是妳想的。」

姓田的出手了，那眞是狠又準，一刀直劈苗小玉的頭，看上去就如同餓虎撲羊。

苗小玉左手刀橫架，右手刀快得出奇的撲殺，冷芒一閃，姓田的猴叫着往後閃不迭，她的上衣破了，肚皮也破了，只不過傷了皮肉，差那麼半點就開膛。

姓田的低頭看肚子，她抬頭，咬牙道：「眞是小辣椒，姑奶奶大意了。」

苗小玉道：「妳不應大意，拿刀的人如果大意，往往會遺恨終生的。」

姓田的咬唇舉刀，她一躍兩丈高，口中厲吼：「姑奶奶劈死妳這爛嘴丫頭。」

苗小玉側身架，雙刀忽然旋殺，只不過姓田的招式實在，兩個人金鐵互撞，發出兵刃聲音不絕於耳。

姓田的邊殺邊叫：「快，妳們圍住黑丫頭攻，完了再來侍候這野丫頭。」

多個婆娘齊動手，果然把黑妞兒圍住了。

黑妞兒早就按捺不住了舉起鐵棍砸起來。

黑妞兒的鐵棍後發先至一馬橫掃，兩把刀已被她擊落海中了。

有個女子大聲叫：「衝上去，上前抱住她的腰。」

果然有個女子發了狠，張臂去抱黑妞腰，她還發出「唔呀呀」一聲叫。

別看黑妞兒粗又高，動作就像大黑熊，見那女人低着頭衝過去，暴抬左腿側踢，「彭」一聲，那女人被她踢落海裡去。

另外四人發現自己人落入海裡，被浪捲去，其中那個手中握刀的爬到船邊叫：「大妹子呀，妳在那裡呀。」

海浪中已不見那女人的影子，這時候姓田的女人正和苗小玉殺得凶，已無暇再管落海的人了。

那苗小玉也發現，這個女人不簡單，一路刀法她舞得好，如今已是第三遍，雖然第三遍，一時間苗小玉仍然找不出破解的方法。

苗小玉與姓田的女人拚殺在船中央，船頭上又起了變化，當另外三把刀齊往黑妞兒頭上照顧的時候，黑妞兒使了一招「悟空鬧海」，一陣金鐵交鳴，三把刀被她打落兩把，可也被撲上來的女人抱住腰與脖子。

只有一把刀了，黑妞兒鐵棍無法使出來，大伙抱得緊，就在船頭摔跤似的推推抱抱。

黑妞已經發狠了，她摟住兩個女人不放手，拋下鐵棍和兩個女人落入海中了。

「咚，咚……」

海水四濺，海中起了個大漩渦，一時間三個人分開來，拚命的往岸邊游。

黑妞也落水中了，苗小玉這一急立刻雙手併舉，和姓田的女人拚上了。

「殺！」

「唔！」

姓田的右上臂挨一刀，一聲尖叫幾乎手中刀也握不住了，她的心眼眞靈活，立刻就往船頭跑，一邊跑一邊叫：「妳二人快去攔住她。」

握刀的女人迎上前，苗小玉揮刀殺得這女人鼻子上開了一道口。

「這女人眞厲害，快回去，等當家的回來收拾她。」

這是姓田的女人的話，她躍入海中，抓牢繩子先往岸上逃回去了。

另外兩個女子一見勢色不妙，也相繼的往海中跳，苗小玉不跳海，她氣得直跺脚。

苗小玉站在船頭上瞧，還眞的有兩個女人爬上岸去了，可是黑妞呢？

苗小玉本能的大聲喊：「黑妞兒。」

這時候只有海浪聲，海水仍然會拍到船上來，兩邊看，大浪比船還高，苗小玉幾乎想哭。

她坐在船頭往島上看，除了三個女人往半山上跑，便什麼也看不見。

不料也會奇蹟出現，一團影子從岸邊冒出來，苗小玉一看心一寬，只見兩個女人仍然抓牢了黑妞不放手，她三人從大浪中打到岸上去了。

苗小玉知道黑妞的水性好，却想不到她還眞能在這樣的大浪中掙扎上岸。

三個人在岸上又扭成一團，想是力氣用盡了，只要倒下去，一時也爬不起來。

苗小玉大聲喊：「黑妞呀！我去殺了她們。」

她還未往岸上去，兩個和黑妞打的女人不打了。」

姓田的女人都上岸跑了，她們當然不會等挨刀。

雖然她們往山坡逃，黑妞兒也無力氣去追殺，她坐在岸邊直喘氣。

苗小玉大聲叫：「黑妞兒，回來，妳一個人在岸上危險的。」

黑妞回答的聲音也沒有，她的力氣耗盡了。

她往沙灘上斜躺着喘大氣，半晌才對船上的苗小玉道：「小姐……我……去找……君先生……」

苗小玉道：「妳先回來，回來商量以後再決定。」

黑妞兒無奈，便拉着那條繩子又回到船上，苗小玉發現黑妞更黑了，因爲喝了不少海水，彆得臉泛青。

苗小玉拉住黑妞兒，道：「咱們回艙裡去，等妳歇過來，吃飽了東西再作打算。」

黑妞兒道：「我無力追殺她們，小姐，怕是島上還有人要來，她們已經知道咱們船上押的是銀子。」

苗小玉道：「別想得那麼多，他們再來，我把繩子砍斷，他們想游水上船，咱們就出刀。」

黑妞兒閉上眼睛了。

苗小玉走出破艙往岸上看，她除了看到烏雲飛一般的掠島而過，便什麼也看不見。

＊　＊　＊

姓田的女人走得快，她一路奔回山洞中，有幾個女人圍上來，大伙問她怎麼了。

姓田的女人回頭看，她帶去的五個女人只回來四個，她怒視着洞外面，道：「娘的，船上那女子眞厲害，差一點刀砍在我脖子上。」

她把受傷的臂擧起來，有個女人爲她敷上藥。

有個揹娃兒的女人問：「船上載的什麼東西？」

「鏢銀，很多箱銀子。」

她此言一出，十幾個女人叫起來了。

姓田的女人道：「大當家率人去山東，算算日子也就在這三五天了，妳們大家多小心，別叫那小船溜跑了。」

跟來的女人把濕衣換上，原來這個山洞住的是海盜們的家眷，往洞裡面走，只見用布幔隔了十幾個小房間，房間中除了舖的稻草與舊被以外，也有箱籠雜物。

姓田的把傷紮妥，她往另一個山洞走，那當然是囚君不畏一伙的山洞。

只見她氣唬唬的走到鐵栅門，往裡面瞧了幾眼，大聲的吼道：「喂，你們那一個是船上頭兒？」

君不畏大步走過去，道：「我。」

姓田的女人看看君不畏，她露牙吃吃笑，道：「喲，你很年輕嘛！」

君不畏道：「謝謝妳着人送來的東西，我們不餓了，只不過妳打算把我們關多久？」

姓田的吃吃一笑，道：「關到我們當家的回來。」

君不畏道：「妳們當家何時回來？」

她正視着君不畏，道：「快啦，就這三五天吧。」

君不畏道：「妳打算關我們三五天了？」

「不錯！」

君不畏嘆口氣，道：「咱們之間無仇無怨，妳又何必非等妳們當家的回來殺我們？」

姓田的道：「殺了你們，船上銀子就是我們的了。」

君不畏吃一驚，道：「妳怎麼知道船上押的是銀子？」

姓田的半帶笑的道：「我們上船去看了，船上那女人也承認了，這是鏢銀。」

包震天一邊急問：「妳們把船上的人怎麼了？」

姓田的女人冷哼一聲，道：「眞氣人，她二人拚上命，我們只有退回來，我們不急，銀子跑不掉的。」

君不畏暗中運力，他把雙目一亮，直視着栅外姓田的女子，他一眨也不眨，看上去他入了魔。

他使其攝魂大法了。

他的嘴巴也似在說什麼，只不過別的人聽不到。

姓田的女人聽到了，她的反應是哆嗦。

兩個人的雙目漸漸的碰在一起了，誰也看不出君不畏還有這一套。

其實武功到了高層次的武者，很容易習練這種神奇的功夫，只不過使的人很耗精元。

君不畏開口了。

「愛我嗎？」

「唔……」

「我就是妳的心上人吶，唔……妳好美呀！」

君不畏身後的漢子們全怔住了。

這是怎麼了？

君不畏雙手伸出去了，他把手伸向姓田的女人。

姓田的女人眞聽話，她把一雙手去拉君不畏，那麼溫柔的把一雙手放在君不畏的掌上了。

「妳眞的好美呀！」

「啊……公子呀，啊！」

姓田的變了，母夜叉變成桃花女了，爲什麼叫桃花女？只因爲她的雙頰帶點紅。

君不畏道：「美人呀，我愛死妳了。」

「啊……」

君不畏又道：「投入我的懷裡來吧，我的美人兒。」

姓田的女人把身子貼上鐵栅門了，君不畏應該下手的，但他却沒有，他明白，如果此刻挾持，鐵栅門如何開，萬一她大叫，即使來人，這些人也不一定聽話打開鐵栅，那反弄巧成拙了。

君不畏把右臂摟住姓田的女人，低訴似的道：「這樣我抱不住呀，把門打開吧。」

不料姓田的女人道：「我……打不開呀……」

君不畏道：「我太愛妳了，妳看我……渴想和妳……」

姓田的女人面帶桃花的道：「鐵栅落下，沒有機關開啓，每次開栅，所有男人都出動了抬起來。」

君不畏道：「我們這裡人不少，由我們下手抬。」

姓田的女人搖搖頭，道：「我可愛的情郎呀，我不說你怎麼會知道，鐵栅上面有插梢，高高的有四丈，那地方光滑無比，只有我們當家的才上得去，也只有當家的才移得動，我不行。」

君不畏雙目亮極了，他死死的盯着姓田的女人的雙目，柔柔的道：「既然有插梢，妳又怎麼把鐵栅放下來？難道妳還有另外的方法？」

姓田的女人幽幽的道：「情郎呀，發動機關快，我祇把一塊抵住的大石推開，鐵栅便落下來了。」

君不畏動手去撫摸姓田的女人的奶子，摸得姓田的女人吃吃笑。

君不畏並不覺得美，他甚至有些厭惡，覺得自己的雙手是揉着一個綿羊尾巴。

但他的口氣却是誘人的。

「我親愛的，妳這麼一說我明白了。」

「你明白我無能爲力了？」

「我們只有等你們當家的回來了。」

他一邊說一邊灌迷湯，盡在女子的身上摸，更把舌頭隔着鐵栅往女的鼻上舐，光景可眞令女的全身發燒而難以自制。

女的發出「唔唉啊啊」聲，恨不得一頭鑽過去，她不能就這麼的隔靴搔癢過乾癮。

君不畏邊揉摸邊又道：「妳不想登上巫山嗎？妳不想神女峯上激情一番，啊……我好愛妳呀！」

女的似已迷茫得步履不穩，如果不是靠在鐵栅上，如果不是被君不畏抱住，她怕早已倒在地上了。

君不畏便相信他這攝魂大法一般人實難抵拒，這女人當然迷糊了。

突然，女的用力掙脫開來，君不畏吃一驚，只聽女子無力的道：「親愛的，你等我，我去……設法……」

君不畏道：「快去吧，我等不及了。」

姓田的女人回身走，她走得東倒西歪。

君不畏眞怕這女人中途清醒過來，他便前功盡棄了。

＊　＊　＊

小劉與包震天過來了。

包震天低聲道：「老弟，你可眞有一套，自從鴉片進入咱們國裡，從西洋傳來一種催眠術，你這一套……」

君不畏笑笑，道：「比催眠術更厲害，我用的是攝魂大法，時間上比催眠大法久。」

小劉道：「但願這女人快叫人來爲我們打開鐵門，休忘了船上苗姑娘與黑妞她們必定等急了。」

君不畏道：「大伙別過來攪和，我想必有辦法出去，至少田九旺還得四五天才能回來。」

（未完·八）

上文提要：余懷芝改名葉平，避居小鎮，販賣豬肉以掩飾自己是江湖人。魏薇的情侶被江靜殺害，她也來小鎮和余懷芝結交。江靜懷疑葉平就是藍天，更誤會他曾將余懷芝殺害，為了報復，先將藍妻殺死，撫養其子，改名江豪，以為利用其子將其父殺害，此事被魏薇知道，說服江豪，余懷芝和江靜各演一齣詐死復活劇，又再投入江湖險途，夫妻倆分別遇到青春幫又名青苗幫的約會……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亡命怪俠

約岳王廟接見　向青苗幫策反

江靜見過張金，她相信張金見過她，卻相信張金未必知道她認識他，她的姿色確能攝人心脾。

「在下林通，是四海鏢局的趟子手，這次走鏢在二十里外出了事，鏢被劫，五名鏢師全都被殺死……」

「噢！眞太不幸了。」

「在下僥倖逃得一命……到此後門外已經力盡……見後門未關就進來了……姑娘請多躭待。」

「不妨，林大俠用過飯沒有？」

「沒……沒有！不敢叨擾。」

「不必客氣，我叫點菜飯就一道吃吧！」江靜道：「如今武林中的壞人很多，一不小心就會倒楣。」

「是啊，這可是在下有生第一次弄得如此狼狽不堪。」

江靜站起要招呼伙計添菜添飯，忽聞腦後風生。

來勢之快，出乎意料。

當然，這是個很好的機會，她背向此人，似乎有意要給他這個機會，江靜陡然偏頭迴身，且旁移半步。

這正是張金的「寒冰指」，自旁耳而過，砭骨生寒。

江靜過去學得太雜，所以魏薇譏她是在床上拜師的。

這話也對，要是不上床，誰肯把絕招傳給她。

張三傳一招，李四傳兩招，集少成多，她就變成高手了。

若非見多識廣，她也不敢如此託大。儘管此人是西北道上的狠角色，她估量實力，仍然多餘，才會如此。

張金一招落空，知道不妙，也知道對方比他還會裝蒜。

但是，一招落空，在這瞬間已無法對付有備而來的一掌。

「啪」地一聲，正中左腋下腹胸之間。

至少斷折了三根肋骨。緩緩地退着。

張金低估了江靜，他以為江靜之出名，主要是浪漫和美艷，必然是浪得虛名。一念之差，小命難保。

江靜道：「可惜你多少有點臭名。」

「妳認識我？」

「正是所謂，茅厠坑吹喇叭——臭名在外，我當然認識你這個被逐出西北的回子，也可以說是淫賊。」

「我沒有甚麼惡意，只不過……」

「你如沒有惡意，就不會詭稱是趟子手，且偽裝受傷。」

「這是因為在下自知風評不佳，怕姑娘討厭而改了名的。」

江靜冷笑道：「張金在西北道上姑且不談，自你來到中原以後，算算看，你一共糟蹋了多少女人？」

「這……」張金知道不免，他也不是輕易向人屈服之輩，道：「不太清楚，至少也有五六十個吧？」

江靜道：「自即日起，我要為武林來一次大掃除，凡是採花淫賊，只要碰上我，我是一個不留。」

「江靜，就那麼篤定嗎？」

江靜道：「最後一次機會，你應該試試看……」

張金突然抖手，射出三枚鐵蓮子，正要往外竄。江靜抄住兩顆回敬射至。張金急閃鐵蓮子，又中了一掌。

這一掌砸在背上，張金栽出門外，另一腳又踩在他的後腰上，身子飛出兩丈以外，雙手抵牆，還是難免一死。

他的頭撞在碎石牆上，腦殼裂開。

她把屍體弄到後門外的亂葬崗中。

盞茶工夫以前，他想動她的念頭，現在他躺在亂葬崗中。

＊　＊　＊

西湖岳王廟，在圓月之下十分古樸，因為已建了數百年。

十五月圓之夜，三更。

現在，看看天色，大約不到三更也差不多了。

雖是名勝，深秋午夜，此處也闃無人跡。

余懷芝和魏薇在廟的四周走了一匝，然後坐在廟裡。

魏薇道：「會不會不來？」

「應該不會。」

「會不會是辛不古假傳消息？」

「應該不會。」

「辛不古能算個好人嗎？」

「卻也不是個太壞的人，至少他不採花，他以前和江靜及其他女人鬼混，也都是兩廂情願的……」

就在這時，林中走出二人。

這顯然是一男一女，看來都十分年輕。

女的在前，男的在後，女的揹刀，男的持劍。

二人都是披髮。男的約十五六，女的大約也不超過十八歲。

女的很美，渾身洋溢着青春氣息，但男的頗醜。

余、魏二人站了起來。

醜少年指着余懷芝道：「你就是余懷芝？」

余懷芝道：「正是。你是……」

「不要管我是誰。」

魏薇道：「這未免太霸道了吧？」

醜少年人道：「你又是誰？」

魏薇道：「你老娘就是『笑面羅剎』魏薇！」

醜少年道：「沒有叫你來，你來幹甚麼？」

魏薇道：「我是和余大哥一起來的，你們請我，我也不會來。」

少女抬抬下顎道：「這女人咋唬慣了，不知天高地厚，看在余大俠面上，把她攆走算了，別傷了她！」

魏薇一聽，簡直把她看得一文不值，叉住腰大聲道：「他娘的！你們是甚麼東西，敢藐視姑奶奶！」

魏薇光火了，就會表現粗線條作風。

醜少年往上一貼，揚手就要摑她的耳光。

魏薇火氣更大，你想摑我耳光？門兒也沒有。

她想扣住對方的脈門，沒有扣到，對方又抓她的胸部。

她還是個黃花大閨女，這一手更是怒不可遏，閃過胸部，醜少年又去抓她的臀部，反正總是採取主動。

本來魏薇還很神氣，心道：「你未免太天眞了吧？」

但她忽然警覺，自己成名也有十年左右，居然總是採取守勢。

而這時兩人已經是折騰了七八招了。

魏薇奮起狂攻，勉强採取攻勢一兩招，立刻又被迫而成守勢。她心頭一驚，果然把這些毛孩子看輕了。

此刻余懷芝也正在為魏薇躭心。

那少女道：「凡是和本帮很不友善的人，第一次都要在她的身上烙個痕記，以便作為下次被擒量刑之參考。」

乖乖！這口氣可眞大得過火了。

魏薇肺都快要氣炸了，但是，醜少年再加幾成力道，攻勢更加凌厲，根本就無法主動，永遠被動。

她最初不甘心，但漸漸地，不甘心也不成了。

二人十招之後，魏薇相信，未必能搪過百招。

如果栽在這毛孩子手下，她怎麼會甘心？

余懷芝當然不能坐視。正要出手，少女道：「余大俠不可出手！就讓他們去打好了。魏姑娘打不過，自會逃走，她絕不會等着被俘在身上烙個印痕。」

余懷芝道：「這未免太欺人了！」

少女道：「本帮約見余大俠並未約她。」

「就算她來了也不應該如此對待她。」

「我們好言勸她離去，她反而惡語相向，不能怪我們。」

這工夫魏薇更加不濟，一旦心神不平衡，自會如此。

她如果平心靜氣地出招，即使仍然不敵，總可拖過百招。

大約是七十多招，魏薇被擊中多掌。

她認為這是奇恥大辱，繼續奮戰，不一會又挨了一腳。這一腳被踢在腰腹之間，她感到五內如焚。

余懷芝忍無可忍，立刻往上一撲。

那知少女一閃身，就擋住了他。

余懷芝心頭一驚，這少女看來不過十七歲光景，還嫩得很，身法居然如此快速而飄逸。

余懷芝不服，而且非救魏薇不可。

他以「之」字型一扭一轉，絕對夠快，但又被攔住。

「盡管如此，屬下還是……」

燕翎臉色一寒，梁七的下文就收了回去。

燕翎道：「你以爲魏薇如果不輕敵，能接你多少招？」

「大約不超過百招。」

「你以爲余、魏二人的情感如何？」

「看來很不錯。」

「很不錯代表是多深多淺？」

梁七道：「這箇屬下也不敢說。」

燕翎道：「要吸收余懷芝，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梁七道：「爲甚麼不吸收魏薇，她的身手，大致也和本帮的三級三品差不多。也許有三級二品的水準。」

燕翎道：「你少出餿主意，上面不吸收她自有道理。」

「是不是由於她的年紀大了些，余懷芝不是也大了些？」

「余懷芝二十七八不算太大，他是男人。」

「可是帮主才二十歲，妳才十三……」

燕翎又是一瞪眼，道：「記住！在余懷芝面前絕對不可洩漏我只有十三歲。不然的話，哼……」

梁七道：「屬下知道。」

「你看他以爲我有多少歲？」

梁七道：「大約以爲上級有十六七或十七八歲。」

燕翎道：「去盯上他們二人，隨時來報，暫時別和他們動手，如你明知故犯，以後我不會帶你出來的。」

「屬下謹遵上級的命令行事，屬下這就去了。」

* * *

余懷芝和魏薇又回到小鎮上的肉舖中。

好歹這曾是余懷芝的家，不但聊避風雨，還可以避禍。

不過從此以後，此處已無法隱身，他要把少許積蓄帶走，那是賣豬肉賺來的六千兩銀子，眞正是辛苦錢。

由於他志不在賺錢，而在於維持生活，所以獲利極輕。

他拿出六千兩銀票對魏薇道：「這是我的全部家產。」

「也不錯呀！我連六千也沒有！」

「你要用就拿去！」

「我不需要甚麼錢，不過今後你不作生意了，行走江湖，身上總不能沒有錢的。這是六千又不是六萬，又能花多久？」

余懷芝道：「別看這油膩膩的小屋，我還眞有點留戀哩！」

「要不要再換個地方賣豬肉？」

二人大笑，但笑聲未畢，門外又出現了兩個影子。

一個是「青春帮」一級二品的燕翎，另一個是二級一品的梁七。

的確，他們要找余、魏二人是很容易的。

魏薇道：「怎麼？非拉余大哥入帮不可？」

梁七道：「你怎麼老是陰魂不散跟在余大俠身邊？」

「我愛跟誰就跟誰，醜八怪，你家有沒有鏡子？」

梁七立刻又出了手。

魏薇撤劍猛刺，這一次她要好好地幹，沉住氣，不卑不亢，她不信鬥不過這個醜小子，所以出招很認眞。

這麼一來，醜小子的確也很難佔到上風了。

余懷芝道：「燕姑娘仍要强人所難，逼在下入帮？」

燕翎道：「余大俠別這麼說，逼你入帮是不對的，本帮想借重余大俠的技藝和才華……」

「燕姑娘，道不同不相爲謀，恕余某不能從命！」

「就算無意參加本帮，到本帮去作一次客，總可以吧？」

「在下既無意効勞貴帮，就不要扯上這種關係！」

燕翎道：「余大俠，小女子職責在身，我不能不……」

「你要硬請是不是？」

「恕我不能抗命！」

「那就上吧！」「嗆」地出聲，余懷芝撤劍在手。

燕翎道：「在此動手，不免驚世駭俗，我們到鎮外去如何？當然，到目前爲止，小女子仍然不願動手。」

「不必客套，我們走吧！」

此時魏薇和梁七也停止打鬥，四人來到郊外。

這是一片柳林，深秋葉子已大半脫落，一片肅煞氣象。

梁七和魏薇一言不發，就亮劍打了起來。

燕翎道：「余大俠，小女子請求你去一趟本帮，而且保証你的安全，不論你參不參加，一定能全身而退，有此保証，你也不去嗎？」

余懷芝道：「燕姑娘，請問貴帮之成立有何宗旨？」

「宗旨？」

「是啊，任何帮會之成立，都負有使命，如『三合會』之成立是反清復明，白蓮教之興起，最初標榜是彌勒佛降世救人，以後變質又以妖狐之異香而稱之異香教，以後又和八卦教及義和團扯上了關係。不管是正是邪，都有其宗旨，貴帮也該有宗旨吧？」

燕翎道：「綏靖武林，替天行道。」

余懷芝道：「好聽是好聽，只可惜未必如此！」

燕翎道：「余大俠屆時必會見到本帮帮主，可以當面問到這宗旨問題，他會給你滿意的答覆。」

余懷芝不再出聲，緩緩地撤出長劍。

燕翎也撤出了長刀。

此刻魏薇和梁七已打了二十多招，梁七發現，她今天出招十分謹慎，

余懷芝又是一凜。

「青苗帮」只派這麼兩個小孩子出來，就能辦一件大事，可見人家估得頗準，十之八九可以勝任才行。

余懷芝總是不信邪，一出手就是罕見的招式。

那知少女並不很吃力就化解開去。

余懷芝連攻六七招幾乎都是如此。

此刻魏薇又中了一掌，被震退了三四步，只好撤退，說得不好聽一點，那就是打不過人家開溜了。

她總不能被擒被人家在身上烙個印痕吧。

就像牛羊牲畜被烙上痕記一樣，那可眞是奇恥大辱，永遠也洗不掉，更是揭不去了。

魏薇一逃，醜小子就追，目的只是把她趕跑而已。

可是余懷芝却不放心。

他怕魏薇眞會被擒而在身上烙上痕記，那樣一來，她可能會一頭撞死，於是他決定追上去幫助她。

然而，少女纏得很緊，硬是不放鬆。

余懷芝道：「姑娘約在下來此有何指教？」

少女道：「余大俠身手不凡，風評也佳，在外投閑置散，甚是可惜，所以本帮決定予以吸收重用！」

余懷芝道：「在下懶散慣了，不願受拘束。」

「也沒有甚麼拘束，更不會把你留在帮中不准外出。」

「即使如此，也不合在下的脾氣，難於從命。」

少女道：「余大俠今年貴庚是？」

「二十七八歲了！姑娘問這個幹甚麼？」

「由於本帮帮主才二十歲，只要余大俠答應參加本帮，也許有一天會比小女子的身份還高些。」

「姑娘的身份是……」

「一級二品，我們除了帮主外，都以級和品來分，有一級、二級、三級、四級和五級，每級又有一二三品，每一品往往又不止一二人。最多者有十五六人之多。」

余懷芝心頭一驚，這少女是一級二品，她上面還有一品。

再往上面當然還有帮主，而她居然如此厲害。

少女道：「你還沒有問我的名字吧？」

「我想，我們目前是敵對，沒有必要！」

「我叫燕翎。」

余懷芝心焦如焚，也不知道魏薇有無被擒？

燕翎道：「我並不想使雙方抓破了臉，希望你三思。」

余懷芝道：「我絕對不會參加，少打我的主意！」

燕翎道：「余大俠，那就不能怪我了！」

「你有本領可以把我制住帶回去，技不如人，我自然沒有話說，要我主動低頭，你可能會失望的。」

燕翎手下加勁，余懷芝也奮力對付，兩人似乎一時也分不出勝負來。

但余懷芝却相信，勝她不易。

由此可見，如由魏薇來對付燕翎，只怕接不下五十招。

甚至還要更少些。

魏薇說過，她接不下余懷芝一百招，而目前余、燕二人已接了近百招，還是不分勝負，他更加焦灼。

於是他狂攻三招，而且還撤劍攻上。

燕翎也拔劍迎敵，但余懷芝全力一掠，疾退而去。

這一次燕翎未追，却噙着一抹神秘的哂意。喃喃地道：「余懷芝，對你和對付魏薇以及江靜都不一樣，不能一下子就收起網來。」

余懷芝追出十里外，找到了魏薇，她累得坐在大石上狂喘。道：「懷芝，我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像一隻兔子似的被人家追得東一頭西一頭地狠竄，差點累死！」

余懷芝嘆口氣道：「低估敵人眞是太危險了！」

魏薇道：「想不到這醜小子還眞不好纏！」

「最後是你甩掉了他還是他主動不追了？」

「也許是他不追了吧，總之我對自己失去了信心。」

「也不必如此，妳剛才多少有點大意。」

「有嗎？」

「當然，你一定沒有把那醜小子放在心上。所以先機一失，就很難扳回，因爲你已經沉不住氣了。」

「的確如此，因爲我心有未甘。」

余懷芝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服也不成！」

「你和那少女動手之下如何？」

「那一個更厲害，我們打了百十招，實在放心不下。」

「她沒有纏住你？」

「我想，她如果一定要纏我，我還是離不開的。」

「他們的目的是甚麼？」

「吸收我！」

「你不會答應的。」

「當然，我永不會參加那種帮會的！」

此刻燕翎和醜小子在談話，醜小子是二級一品的身份，名叫梁七，道：「上級爲何要放走他？」

燕翎道：「也不是放走了他，余懷芝身負絕學。」

「可是屬下以爲上級能擒住他。」

下屬對上司都稱上級。

「忘了她的綽號叫『閃電飛虹』

一招一式，絲毫也不馬虎。

因而，梁七就不再像上次那麼輕鬆了。

余懷芝對燕翎，二人似乎也都不是猛刺狠打，他們表現的是很有風度的打鬥，但誰也不會留一手。

余懷芝是武林一流高手。

他雖不圖虛名，却不願輸給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子。

燕翎是「青苗帮」的第三號人物，地位顯赫，她也不能輸。

儘管她不願輸，却又不願使余懷芝輸招。

這件事有點矛盾，怎能兩全其美。

因此，百招之後，二人未見勝負。

魏薇和梁七已超過了一百三十招，梁七把魏薇的褲管挑破。魏薇立還顏色，把梁七的頭髮挑去一綹。

在失招的輕重來說，梁七似乎稍重了些。

上次是魏薇犯了輕敵之錯而吃虧，這次梁七却又犯同樣的毛病，所以他們二人的身手是相差極微的。

這樣的差距，全憑臨場表現而定。

他們過了一百五十招也未分出勝負。

就在這時，林中傳來一個十分蒼老的聲音道：「你們這些小王八羔子在這兒打架，吵得老夫不得安睡。」

衆人立刻停止打鬥，四下望去，却看不到人。

這柳林本很稀疏，如今葉又脫盡，可以說一目瞭然。

而且最粗的樹幹也不過比海碗略粗些，樹幹後要隱藏一個人是辦不到的，那麼這人藏在甚麼地方？

這工夫那蒼老聲音又大聲道：「你們這些小渾蛋還磨蹭甚麼？一定要老夫修理你們是不是？」

梁七道：「你是誰呀？」

「老夫是誰，干你這醜小子屁事？」

梁七道：「老傢伙，你能不能讓我看看，你那份德性是否比我高明？別窮咋唬好不好？」

老人道：「好小子，你敢對老夫無禮！」

燕翎道：「老前輩不過是故弄玄虛而已，這兒能睡覺嗎？何不現身讓晚輩們一瞻前輩的丰采？」

「丫頭，你少來這一套，我看還是讓你們吃點苦頭吧！」

不知自何處飛來一塊巨石，「蓬」然落下。

這巨石不下五、七百斤，丟這麼一塊巨石也許不難，自數十步外丟過來可就不簡單了，這要具備神力才行。

但是，巨石落下正好落在林中小水潭中。

這林中因下雨積水，雖只有半尺光景，可是巨石砸下，爛泥和水激射暴濺，不論你閃得有多快，仍不免弄了一身的泥漿。

四人各自暴退，而且挫身。

因爲巨石砸下濺起泥漿，是斜斜向上濺射，蹲下來可以不會正中，然而，泥漿落下，還是會有一頭一臉的泥漿。

「忽」地一聲，又是一塊巨石飛來，四人立刻疾掠。

巨石落下，四人已彈出十丈以外了。

他們幾乎可以猜出這是甚麼人了。

當今武林中人，有此神力的，只有「大力神」鄺海。

「青春幫」雖然不可一世，像鄺海這號人物，還是不便招惹的，於是燕、梁二人趁機走了。

而余、魏二人也未在一起，因爲在閃避巨石濺起的泥漿時，他們二人一個往東，一個往西，女人最怕弄得灰頭土臉。

因而，魏薇離開較遠。

此刻魏薇正要去找余懷芝，忽然又飛來一塊大石。

這塊大石沒有那麼重，大約也有兩百來斤。

魏薇急閃，「蓬」然落地，距她不過一丈。

剛避過一塊，又飛來一塊。

魏薇心頭駭然，道：「老前輩，在現場上有四個人，你却只對付我一個人，你以大欺小，這算甚麼？」

大石不斷飛來，她只好疾逃。

每一塊大石都落在她的背後一丈左右處。

一塊接一塊，甚至同時會落下兩塊，一口氣奔出七八里路，已把她累了個半死。直到停止了落下，她才虛脫似地坐在草地上猛喘。

「老雜碎！你八成是個瘋子，咱們走着瞧吧！」

這些話是她心裡說的，她那敢說出來？

稍後，余懷芝遇上了一個禿了頂的中年人。

這人雖然禿了頂，看面貌及軀幹，却不過四十五到五十之間。

二人交臂而過。因爲余懷芝在四下打量找尋魏薇。

那知二人交臂而過之後，余懷芝忽然聽到風聲。

這風聲來自上空，竟是一塊巨石當頭落下。

現在余懷芝才知道，這確是「大力神」鄺海。

余懷芝急閃，大石落地，仍然弄了一身泥漿。

余懷芝道：「老前輩力大無窮，舉世無匹。」

鄺海瞇着眼道：「小子，你諷刺老夫？」

余懷芝道：「前輩不是很希望在人

前賣弄嗎？」

「小崽子！老夫賣弄甚麼？」

「賣弄你的蠻力呀！」

「放屁！老夫要賣弄也要找個夠份量的對手。」

「前輩既然看不上晚輩等人，你這是幹甚麼？」

「老夫閒着無聊，只是玩玩石頭，活動筋骨而已。」

「你玩石頭，却把泥漿濺到別人身上！」

「誰叫你們像算盤珠一樣，不撥就不動？」

余懷芝掉頭就走。

鄺海道：「小子，你敢輕視老夫？」

余懷芝道：「是前輩不尊重自己。」

「小子，你給我回來！」

余懷芝道：「晚輩還有事，恕不奉陪了。」那知鄺海突然一瀉而至，伸手就抓，余懷芝急閃。

閃是閃過了，但余懷芝心頭一凜，這速度太快了。

意念未畢，鄺海又是一抓而至。

余懷芝知道，這一次一定比上次更難閃避。他決定接下來而不再閃避，那知一接一格，臂骨奇痛如折。

對手是「大力神」，這當然不足爲怪。但對方立刻又一把抓來。余懷芝心頭雖驚，但他臨危不亂。

他是個冷靜的人，而且成就極好。

在這一剎，才眞正顯示了他的本能。

因爲他是「閃電飛虹」，也許這字號不如「大力神」鄺海響亮，其差距却也不多，他以閃電的速度，翻腕去扣對方的脈門。

「好小子，你太天眞了！」鄺海一翻再翻腕，反而去扣余懷芝的脈門，二人都較上了勁。

二人很快折騰了十二三招。余懷芝也知道，打下去吃虧的一定是他，只是對方也不敢說能在多少招上擊敗他。

余懷芝正要搶回先機，鄺海忽然收手，道：「小子，你的成就比老夫事先想像中要高出多多。」

「過譽了。」

「你知道老夫爲甚麼要來這一手？」

「不知道。」

「你總該知道你自己在迴避甚麼吧？」

「這……」交淺不可言深，他不便回答。

「小子，你不必怕我洩露秘密，至少老夫和你是一條線上的。」

余懷芝道：「何以見得？」

鄺海道：「我也曾迴避過『青苗幫』。」

「前輩也怕他們？」

「小子，你怕他們嗎？」

余懷芝搖搖頭。

鄺海道：「你不怕他們，我怕。」

余懷芝道：「我不怕他們而迴避他們另有原因。」

「我也是如此。」

余懷芝笑笑，表示不信。

鄺海忽然掏出一個荷包，看來十分陳舊了。

他小心翼翼地打開荷包，取出一個紙包，打開紙包，裡面是十枚指甲，不多不少，正好是十枚。

「小子，你知道這些東西的來歷和它代表的秘辛嗎？」

余懷芝大爲震動，他凝視着這十枚指甲，目蘊淚光，道：「鄺前輩，恕晚輩輕慢失禮。」

他跪了下去。鄺海把他拉了起來，道：「別來這一手，老夫不喜歡這箇，起來，起來！」

余懷芝站起來，也掏出了一個同樣的荷包。

這荷包中也有一個紙包，打開來是十枚脚指甲。

鄺海看了一會，也不由老眼潤濕，道：「這就對了。」

「前輩早知晚輩的身份？」

「當然，只是一直找不到你，你小子匿在何處？」

余懷芝說了賣豬肉的事。

鄺海道：「早知你在那兒賣豬肉，我早就去投奔你了。老夫一生最喜歡吃肉，不管是肥還是瘦的都成。」

這十片手指甲及脚指甲都是完整的。

也就是說，不是自手指及脚指上剪下來的，而是全部揭下來的。

隱隱還可以看到指甲內部的血痕和附帶的些微皮肉。

「前輩，這指甲的來歷，我知道一點，但不甚清楚。」

鄺海道：「不清楚就暫時先悶一會吧，有一天你總會知道的。」

「不，前輩，你一定要告訴我。」

鄺海道：「目前我不能告訴你太多。」

「一部份也成。」

鄺海想了一下，道：「這是你師父的。」

「鄺前輩，是誰把師父的手、脚指甲揭下來的？」

「是他自己。」

「不，前輩你說謊。」

「老夫說的是實話。」

「那有自己殘害自己的道理？」

鄺海長嘆一聲道：「一個人在受屈難伸之下，就會作出這種行爲了，以便証明他說的全部都是實話。」

余懷芝吶吶道：「前輩是說家師在被人所制之下，百口莫辯，揭下自己的手、脚指甲，以示清白？」

「大概是的。」

「前輩，是爲了何事？」

「不知道。」

「被何人所制？」

「也不知道。」

「至少前輩應該知道家師葬於何處？」

「去吧，我帶你去。」

「家師的後事是誰料理的？」

「老夫。」

「由此可見，家師的一切遭遇前輩都知道。」

「我說過，只知道一部份，不是全知道，而知道的一部份，在目前還不能告訴你，你要原諒。」

「爲甚麼現在不能說？」

「說了會對調查此事的行動有害無益。」

余懷芝的師父「九州一劍」齊天洪，是當時武林中極有名氣的劍術名家。當然，余懷芝還有一位師父。

他的另一位師父的名氣更大更响，幾乎是天下第一。

他就是黑白兩道無人不知也無人不敬的遲先生。

遲先生是武林中的好好先生，據說他一生未殺過人。

一個絕頂高手，一生未殺過人，這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齊天洪的墓並不大，看來已有很多年了。

墓碑很小，墓上的草也很長，而碑文只有「齊天洪之墓」的字樣，沒有立碑者的名字，可謂身後蕭條。

因爲齊天洪終身未婚，他死的時候，余懷芝剛入門不久，才只有九歲，因而對師父失蹤的事沒有印象。

余懷芝先燃了香及冥紙，然後跪下拜祭。

二人還把墓上的草拔去，又培了些新土。

二人離開時，余懷芝道：「鄺前輩，前師之事，晚輩的後師遲先生知不知道？」

鄺海道：「廢話！這麼大的事他會不知道？」

「家師有沒有偵察這件事？」

「這要問你自己，對不？」

余懷芝道：「我離開師門已有五年多了，不知道遲師父是否認識齊師父，要認識才能爲他偵察。」

鄺海道：「那是當然。」

「據前輩所知，我的兩位師父認不認識？」

鄺海搖搖頭道：「我也不知道。」

「前輩甚麼都不知道？」

「怎麼？我是萬事通，武林中的事我都該知道？」

「晚輩以爲前輩所知道的一定不少。」

「不少，對，但也不多。」鄺海道：「老夫的肚子早就餓癟了，你小子也不會請我去吃一頓。」

「晚輩理應請請前輩，只是內心悲慟忘了此事。」

二人來到鎮上，已是入夜時分，來到一家酒樓上。

余懷芝叫了四五個小菜，還有名酒，先爲他滿上酒。

鄺海連乾三大杯，道：「太好了，這兩天非但沒吃飯，酒蟲子早就在嗓子裡造反了。」

「怎麼？前輩三四天沒有進餐？」

「是啊！身上分文不鳴，總不能白吃白喝吧！」

余懷芝慨然道：「由此可見前輩的高風亮節。」

「怎麼見得？」

「以前輩的技藝，弄點銀子吃飯，那有甚麼問題？」

「老夫雖不敢說渴不飲盜泉之水，餓不用嗟來之食，却也有個分寸，不能去作三隻手的無本生意。」

「晚輩佩服。」

「現在我該告訴你一件事了。」

「謝謝前輩。」

「你可別誤會，以爲老夫要告訴你甚麼秘密。」

「我想前輩總不會對晚輩說廢話吧！」

「當然，雖說不是秘密，却也和秘密有點關連。」

「晚輩洗耳恭聽。」

鄺海又吞了一大塊紅燒肉，道：「下次遇上燕翎，如她仍然邀你去『青春幫』，你就作個順水人情。」

「甚麼叫順水人情？」

「也就是看在她甚有誠意，不忍峻拒，而勉爲其難。」

「要我跟她去『青春幫』？」

「對。」

「那不是投降了？」

「這和投降能扯上關係嗎？」

「可是我說過，不會參加該幫的。」

「我也沒有叫你參加他們啊！只是隨機應變而已。」

余懷芝道：「前輩要我去幹甚麼？」

鄺海看看無人，低聲道：「策反。」

余懷芝一楞，道：「就憑我一個人單槍匹馬進入該幫能策動他們反叛？只怕這條爛命難保。」

鄺海搖搖頭，道：「老夫叫你去就有六七成把握。」

「有六七成？」

「對。」

「向誰策反？幫主？」

「不是，是該幫的一級二品燕翎。」

「她？」余懷芝道：「她算是該幫的第三號人物。」

「話是不錯，但只要把她控制了，等於已成功了一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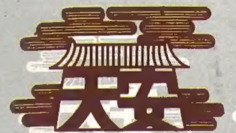
余懷芝道：「這我就不明白了。」

「你當然不明白。因爲她雖是一級二品，在該幫中的身份却比一級一品還高，吃香喝辣的，可神氣哩！」

「這我就不懂。」

「小子，因爲該幫幫主很喜歡她。」

（未完・二）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

註册商標

由1990年4月15日起更改包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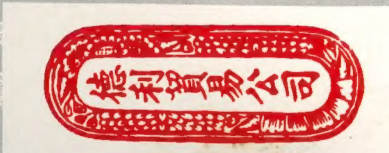
塑料內套正面　　塑料內套背面　　外盒影像

逕啟者：

我公司總代理之天安牌851超級營養液是集多位專家精心研究產品，並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質量上乘，療效顯著，救人無數，著譽中外。本品自在港上市以來，深受消費者所樂用。我公司爲了精益求精，由1990年4月15日起盒內加上塑料內套，敬希各界人仕垂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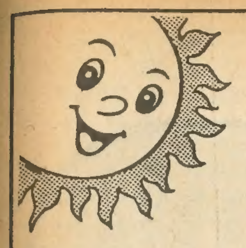
我公司鄭重聲明，本品經已商標註册，任何假冒、仿製或使用“天安”字樣都是違法的（包括出售，儲存任何假冒、仿製商品）。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諸君購買，希認明眞假，以免受騙，庶不自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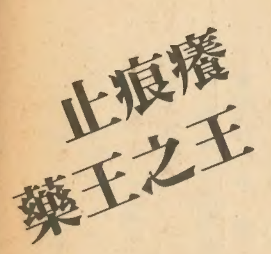
總經銷：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傳眞：5597762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傳眞：8507509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
清血毒、潔腸胃、
去濕熱、解痕癢、
消敏感

立止痕癢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眞：0-6912119



天府牌

强力固牙護齒丸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嘴嚼無力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 牙根出血膿腫
- 牙週袋深
- 牙齒鬆脫

10.
元和堂
$45



十七世紀歐洲王朝御用藥品
九十年代降脂減肥防老新星



月見草油丸

天之驕子—

EVENING
PRIMROSE OIL
（γ—月見草—E）

自然界中唯一
含有γ—亞麻酸的天然製品
γ—亞麻酸降膽固醇的能力
比亞油酸大163倍

應用範圍：
降脂、消除贅肉，除暗瘡、美容顏，收腹減肥、抗衰老。

純天然製劑　無毒無副作用

具有九十年代先進水平的降脂、減肥、美容的理想藥物

EVENING PRIMROSE OIL
月見草 油丸
加速脂肪代謝、除暗瘡
降脂、收腹減肥、抗衰老
最新治療劑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熱潮席卷日本台灣南亞歐美
品質超卓療效確實令人折服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60粒瓶庄

宜利藥品公司
宜利天然保健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 6015715　圖文傳真：(852) 6918344

M&A CO.
M&A NATURAL HEALTHCARE PRODUCTS CO.LTD.
Add：Rm. 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N.T., Hong Kong.
Tel：(852) 6015715 Fax：(852) 6918344